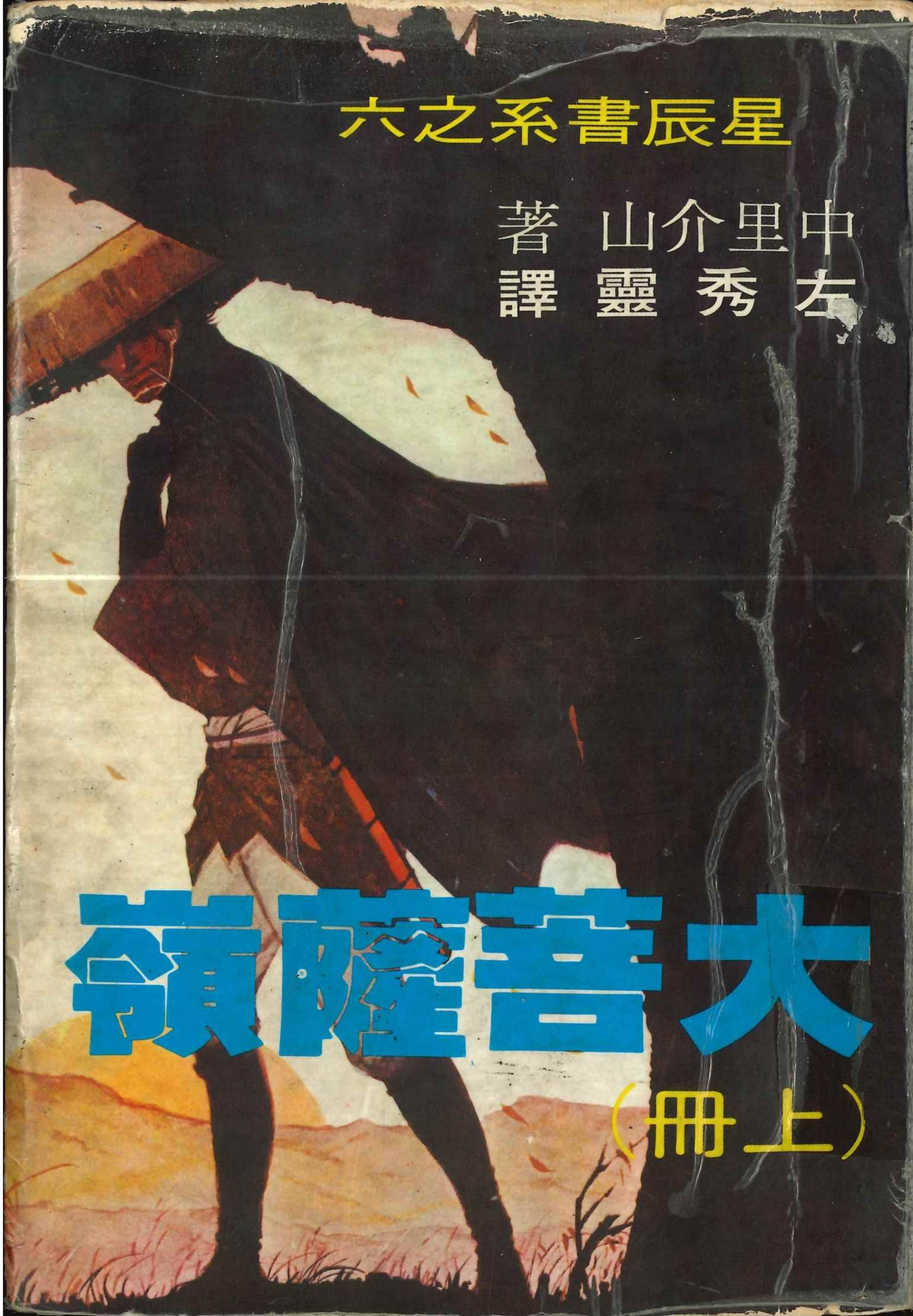


星辰書系之六
中里介山 著
左秀靈 譯
大菩薩嶺
（上冊）



星辰書系之六
中里介山 著
左秀靈 譯
大菩薩嶺
（上冊）
星辰書系 ⑥
大菩薩嶺
（上冊）
社
大菩薩嶺



## 著者簡介

### 中里介山

日本大正及昭和初期（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之小說家，明治十八年年（一八八五年）生於東京，正式學歷僅小學畢業，曾任電話接線生、代用教員，後入東京都新聞社服務，一九一三年於「都新聞」報上連載「大菩薩峠」，文名始大噪。該作竟成爲大衆文學的里程碑，惜未完卷而溘然長逝。遺作尚有：淨瑠璃寺之復仇、篝火、夢殿等。終生未娶，卒於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享年六〇。

星辰書系 ⑥

# 大菩薩嶺 上册

中里介山 著

左秀靈 譯

星辰出版社 印行

# 大菩薩嶺目次（上、下册）

# 譯後感言

我國歷史遠較日本爲悠久，因此日本自草昧時代起，即受我國高度文化之薰陶，故風俗習慣、國民的忠孝觀念及對人生的看法，和我國幾乎一樣。反應到小說上，自然很容易被我國人士所欣賞、接受。但部分國人對日本缺乏深入的研究，一味懷恨及卑視，如此，對日本的認識上，難免不會產生偏差，將來中日無論是爲敵、爲友，對我們都極爲不利。

一部成功的小說，必定是透過作者敏銳的觀察，足以代表整個民族的心聲，換句話說，一部名著，就等於是整個民族個性的自白。各位讀者細閱解說（第5～14頁）中諸多名家對本書的剖析及評價，便會同意筆者的看法，其情節之引人入勝，反爲餘事耳。

「大菩薩峠」是日本國民文學的代表名著，也是大衆文學的里程碑，但作者自稱是「大乘小說」，是反應作者個人的佛敎思想，以「羯磨」—因果報應爲骨架，寫出名垂千古的作品，以字數論，在當時是最長篇的巨構。全書計劃有四十一卷（

最末一卷爲椰子林），自一九一三年開始連載，至一九四四年因作者去世而未能終卷。不禁令人想起明治時代的大文豪──尾崎紅葉的名著「金色夜叉」，也因爲作者於一九〇三年去世而未能終卷，此書後有尾崎的高足小栗風葉代寫餘卷，可是看的人很少，在文學上的價值更不能與乃師之作同日而語。中里沒有學生代筆，但各位讀者可根據大部分的情節及伏筆，而推想出故事的結局，各位自己就是作家，不也是一大樂事嗎？

由於本小說是以佛教思想爲背景，所以時常出現梵文，爲恐不諳佛經者難解其義，特加注釋，以利閱讀。

筆者學淺，再加上時間倉卒，雖時有請教鈕先銘教授，但誤謬之處，仍所難免，請讀者不吝指正。

左秀靈謹識於大直後山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廿一日



# 「大菩薩嶺」出版前言

有段時間，武俠小說在國內大行其道。上迄名流學者，達官貴人；下至莘莘學子，販夫走卒，莫不人手一册而廢寢忘食。曾幾何時，這段風光已成爲明日黃花，過眼雲烟了。究其原因，可以斷言的：乃爲我國的武俠小說幾乎千篇一律，陳空爛調，題材大都侷限於兒女私情，江湖恩怨，尤以內容荒誕不經，怪謬離譜者居多。（如以一敵千、一掌可貫穿地球。甚者，更有所謂簫聲殺人，魔音穿腦，聞者莫不披靡，其殺傷力，較之百顆原子彈有過之而無不及。）

武俠（劍客）小說在日本文壇上之所以始終有其一定的地位，非三言兩語所能闡釋得明白。然一言以蔽之──其意境之眞、善、美，較之任何一類的文學作品，毫不遜色。

自然，日本劍客小說，亦非部部皆爲上乘之作。本社特央請名翻譯家左秀靈先生，在衆多劍客名著之中，首先挑出了這本「大菩薩嶺」，並於百忙之中，抽空執筆翻譯，隆情厚誼，無任感激。

「大菩薩嶺」一書，是一部劍、禪、佛三體合一的典型劍客小說名著。它在日本文壇上之份量，可由國民百科事典（第四册第六三四頁及第五册第五五二頁）看出端倪。雖則由於作者中里介山的遽然去世，本書以「未完成的作品流傳於世」，但我們不難從書中看出作者對人生的「敏銳感受」，以及他筆下超一流的功力。謹借用作者本人的話：「讀者諸君，請勿一味執著於好惡，平心靜氣的讀完它吧！」

本書左先生之手稿，計五十八萬字，由於最近紙張飛漲，已到洛陽紙貴，且有行無市的地步，（有關當局的干預，只能抑止紙價的再次飛揚，並無法使它恢復到以前的價格。）如以一般「一段式」十五行，每行四十二字的排版法，五十八萬字將超過八百五十頁以上，如此一來，定價勢將提高一成半以上。爲了抑低定價，以符合一般大衆的購買能力，本社忍痛改以吃力不討好的「二段式」十八行，每行四十二字的排版法。此種排法較之「一段式」成本又貴上三成。

大菩薩嶺上、下册計「虛」頁六百有四十，定價各五十五元，合計一百一十元正。以頁數上看，似乎不便宜，實際上由於總字數及排版方式的不同，本書成本上仍然是貴得很多。這一點尙請讀者諸君慧眼共鑒！



# 大菩薩嶺

## 解說

——尾崎秀樹——

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號的「隣人之友」雜誌上，刋載了一篇本書作者中里介山以「我並非大衆作家」爲題的論文，大意如下：

「……所謂大衆文學，或大衆文藝等，大衆所愛好的文學，在含義上究竟是什麼？「大衆」一詞，自古以來便是人們所熟悉的詞彙，若以佛教中的含義來解釋：是指寺廟內全體的和尚而言。中國古書中也有不少地方出現過「大衆」，但該詞彙的最初含義並非現今通行的「大衆」之義，似乎是指「大多數」而言。若然，如在「大衆」之下加「文藝」一詞，則全部的意思當爲：「大多數的文藝」。

到此，又可延伸其義爲：被大多數人閱讀，或盼望大多數人閱讀。再或者，作品是否合乎大多數人的口味？或揣摩大多數人的喜好，以求大多數的人去讀；抑或誘導大多數人向上爲宗旨呢？

關於上述各條，何者爲『大衆文學』的定義？衆說紛紜，難有一致的定論。」

假定「大多數文學」存在的話，則與此相對者，卽爲「少數文學」，若美其名，可稱「純文學」，當不爲誤。也許就是爲了與後者有所區別起見，才使用了「大衆文藝」這個名稱吧！而且，它的定義極含混不淸，雖然分門別類，但却沒有把問題的本質深刻地加以研究，這當歸咎今日的新聞界，攪亂了知識階級的觀念，而招致的結果。

介山的大衆文學觀，就如此這般，發展到對大衆傳播的批評，由此可領略出，他是徹底的討厭大衆傳播。爲了預定在朝日新聞連載「海道夜話」，中里介山特地到東海地方旅行取材，想不到却被迫停止了，報社裏發生的事情，多少影響到作者本人，但介山之討厭大衆傳播，却是與他的性格有密切的關係。

一般人視中里介山爲大衆文學之先驅。然而他本人却不喜歡被稱爲「大衆作家」。其原因，我們不難從其「我並非大衆作家」一文中看到端倪。他甚至嚴拒自己的作品被貼以「大衆文學」的標題，愛用自己發明的「大乘小說」來標新立異。

由於中里介山在都（東京）新聞社服務了十三年的關係，以「大菩薩嶺」（原文爲「大菩薩峠」）爲始，「都新聞」刊登了很多他的作品。不過，這只是他身爲社員的一部分工作而已，因此沒有稿酬。

除了「都新聞」之外，作者曾在「讀賣新聞」、「東日新聞」、「婦人之友」及「日本及日



本人」等報章雜誌撰文，却極少在綜合雜誌、講談社系的大衆雜誌撰稿。

「大菩薩嶺」的初版是用手搖印刷機印刷出來的。從某一個時期開始，他只跟自己興趣相投的「隣人之友」、「信書的代理」，以及「山嶺月刊」等媒體交往，以自由寫稿人的姿態發表作品。這是他批評大衆傳播媒體的一種表現，他一貫維持着這種作風，一直到去世都沒有改變過。

日本的大衆文學，踽踽地走上了中里介山所開拓的道路。而介山本人則未能預知。當他知道這事實以後，也許大感意外。事實上，日本的大衆文學本來就含有一種意圖，那就是修正近代文學的「歪曲狀態」，基於這個意義，介山的存在可說是日本文壇的大幸。因爲介山開闢了一條坦途，使得近世以來的平民文藝之傳統，能够在現代開花結果。不過這跟大衆化、大衆傳播化的文學，有着根本的不同。

中里介山在日本三多摩誕生，兒童時期卽在誕生地渡過的。自從歐美的自由民主思想傳到日本以來，三多摩及作者本人深受影響。他家是經營碾米業富商。隨着日本工業革命的進展，農村社會的結構也跟着改變了，再加上不景氣的襲擊，介山很早就嚐到生活的辛酸。

感受性敏銳的介山，立刻被當時時代思潮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所感動，逐漸堅定了人道主義的立場，到了十八歲，他再度上京，開始接近平民主義集團，透過了跟幸德秋水及山口孤劍的交往，始察覺到社會的矛盾，到了日俄戰爭之際，他以反戰主義的詩人姿態展開行動。他發表在「平

民新聞」上的「亂調激韵」，跟與謝野晶子的「君您勿去死」等作品，是當時有名的反戰詩。以痛感日俄戰爭後的「勝利之悲哀」爲起點，他逐漸增强內面的屈折，離開了社會主義青年文學者的集團「火鞭」，一面增强對宗教的信仰，並傾向個人的人生觀，以及自然觀。叛逆事件的旋風，在他的周圍狂吹了起來，奪去了很多前輩的生命。這個期間所造成的憂鬱與委屈，使介山的思想更趨於深刻化。

介山從詩人轉變爲小說家，起因是田川大吉郎介紹他到都新聞社寫書評，才開始寫連載小說。以農民叛變爲題材的長篇「氷之花」爲小說中的處女作，在這以前他也寫過論文、散文，及短篇的習作，但眞正地着手寫小說，却以「氷之花」爲濫觴。接着，他又陸續寫了「高野的義人」、「島原城」、「室之遊女」、「文覺」等等，至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九月，「大菩薩嶺」才開始在「都新聞」獲得連載。

「大菩薩嶺」從「甲源一刀流」到「椰子林」一共有四十一回，但由於介山的去世，以未完成的作品流傳於世。發表的報紙除了「都新聞」之外，尚有「大每・東日」、「國民」、「讀賣」以及「隣人之友」等。

介山曾經介紹這本小說的宗旨：

「寫盡了人間世的諸像，業曼陀羅將參入大乘遊戲之境，我試着把他的風采用一支凡筆表現



出來。這種的構思方式，古今尙無人嘗試。讀者諸君，請勿一味執着於好惡，平心靜氣的讀完它吧！」

這部未完成的長篇，並沒有特定的主人翁。機龍之助只不過位於全體構圖的一端罷了。故事以龍之助在武州御岳神社的慰神比武大會上，擊殺宇津木文之丞，並與死者之妻私奔至江戶爲序幕。

「都新聞」於連載前，曾經預刊廣告說：「從劍術的相爭開始，描寫一個欲報兄仇者的激昂心情，被愛之神捉弄的少女，尤其是一夜飛奔五十里的盜賊，更令人嘖嘖稱奇……」一再的强調富有傳奇性的浪漫氣氛，然而，介山的意圖並不在此地。

那個——「寫盡了人間世的諸相……」云云的宗旨，故然在他奮筆疾書之際，就已變成了確固不移的目標，不過除此之外，也許在一開始，他就不想把它寫成處處討好讀者的故事。

「大菩薩嶺，上下合計有六里路，雖然屬甲斐國，事實上，它是位於武藏與甲斐的分界線上。

在遙遠的往昔，一個道行很高的大師站立於此山巓，禱告上蒼，使流至東、西雙方之水皆永遠清淨，並埋下一尊菩薩之像。從此，流到東邊的水就變成了多摩川，流到西方者就變成了笛吹川。以後這兩條河川都能給附近的人帶來豐衣足食。」

這是當年報紙連載時的開頭一段。跟現在的小說比較起來，顯得樸實多了，雖然缺乏一種適合於寫情的莊重性。不過，所謂「大菩薩嶺」的書名，從對山嶺的描寫開始，到龍之助揮舞無情劍，毫無理由的斬殺老朝山客的構圖，一開始就已非常的明確。

「峠」是人生的象徵，同時也是人生繼往開來的一個中繼路標。上坡也好，下坡也好，在此都不得不作片刻的展望。是高僧（代表「善」）巡廻講道之處，也是外道（代表「惡」），佛教稱其他宗教）作惡的地方，腥風與苦雨交併着，是由坎坷進入康莊大道的休息站。

「大菩薩嶺」這個書題，正是「山嶺思想」的表現。「上求菩提，下化衆生」爲介山終生不變的座右銘。也是這部未完成的大作之柱。後來介山又創辦了所謂的山上山下會，並創刊個人辦的雜誌「嶺」（峠），即爲其思想的具體化。

「大菩薩嶺」故事中的人物，都負有各自的宿業（指佛教的善惡而言），被因果之絲所操縱着。這部巨構以幕府末期的社會形相爲背景，但却沒有歷史性方面的發展，書中人物只盡了戲劇的任務而已。因爲作者的用意是在描寫人與人之間的遭遇，以及有意編織出擔負着宿業的人與人之間的「曼陀羅圖」（梵語：表現諸尊所悟之世界）吧！

以龍之助爲始，及一直把他視成不共戴天的宇津木兵馬；龍之助所斬殺的朝山者的孫女阿松；庇護阿松的怪賊七兵衛；養育郁太郎的愚直者與八；間山女藝人阿玉；精悍無比的米友；小和



尙弁信；神尾主膳；道庵先生以及開明派的駒井能登守等人，他們的性格都非常的獨特，尤其是機龍之助的形像，更使人倍感趣味。

谷崎潤一郎的評語：

「刀劍的鏗鏘聲只有極表面的一層，流於底層者，乃是以機龍之助爲中心，有如氷一般冷森，好似欲沁入骨髓一般的寒冷。」

他又說：「我認爲，機龍之助的某種性格，很可能潛伏於作者本人的體內?」這可說是很卓越的批評。當普羅文學家的藤森成吉批評龍之助是介山本人的「分身」時，介山即表現出「你很瞭解我」的反應。谷崎的這句話，可說是一針見血的入微觀察。

龍之助參加了「天誅組」的義擧，在敗退時，因爲火藥爆炸而雙目失明。關於這個失明的劍客之行動，我們是無法用既成的模式來捕捉它的。他靠「新撰組」，上了京城，一瞬間又加入了「天誅組」，實在叫人猜不透他生活的目的爲何？

如上述，一開始故事就發展到：他無緣無故斬殺了一個老朝山者，這種叫人感覺到莫名其妙的性格，以及虛無的表情，與其說那是富於近代的特徵，不如說，心坎深處蘊藏有佛教的無常感以及寂寞感，令人想起了東方特有的精神模式。

「死吧！死吧！要死的傢伙盡情的去死！」如此喃喃自語的機龍之助的態度，很像正窺視着

生與死深淵者的私語。

在「間山」那一回，出現於備前屋的阿玉，她所唱的間山小調，可說是「大菩薩嶺」全集的宗旨。

晨鐘暮鼓，
發人深省，
可嘆，聽者並未震驚，
花逢春再開，
鳥飛倦而回林，
一旦無常來臨，已是百年身。

旅行於伊勢古市的介山，一定在那兒看到或聽到向參拜之人求乞的女藝人阿杉、阿玉的芳姿。也許，他牢牢的受到這支間山節的吸引，在寫成了「間山」那一回的四年之後，在一部「歸向清淨之白蓮」的開頭，就描寫出青年僧人聽到這支哀調的場面。

還有一首跟這支間山節有關連的詩，那就是：宮澤賢治的卽興詩「閱讀大菩薩嶺之後」：現在節錄其中的第三段如下：

夕陽西下，倦鳥回林，



獨有一人歸不得，無休止的踏上修羅之旅（修羅，梵文，好鬪之義）。
他就是龍之助。

這是賢治口誦的詩，花卷高等女子學校的音樂教師藤原嘉藤治譜曲。

歌詞雖然嫌灰暗一些，但曲調却是民謠式的明朗旋律，由此，我們能痛感到：賢治在聽到了間山節之後，靈感有如泉湧，立刻吟出了這首卽興詩。賢治在這首卽興詩的第一段觸及了無聲的比武架式，第二段為河灘上的比武，第三段則詠間山節。由本詩的結構來看，我們不難知道，賢治的確從「大菩薩嶺」獲得了靈感。

聽到「鳥飛倦而回林，一旦無常來臨，已是百年身」，賢治就詠出了「夕陽西下，倦鳥回林」。由此可知，賢治已經在體質上接受了「大菩薩嶺」的宗旨，因此，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桑原武夫指出「大菩薩嶺」包含了思想的重層性，說它的根部已伸達日本文化基底的原始宗教層。的確，介山的偉大之處，在於能够從意識的第一層（在西洋的影響下業已近代化），第二層（封建、武士以及儒教化的文化），以及第三層（原始宗教）吸取了各層的養分。桑原武夫的說法，使得那些把「大菩薩嶺」貶低的書評家，受到有力的衝擊，所以不得不修正他們的看法，這是一篇值得紀念的論稿。

芥川龍之介在自殺的前年秋天，曾經對佐佐木味津三說：「如果光明正大地樹立起以趣味為

中心的文學，則值得大書特書，應引以爲自豪。試看今後的百年吧！如果有人願意編文藝大辭典的話，現在活躍中的文藝作家，或許只能被記載一、兩行，然而，中里介山一定會獨佔兩、三頁的篇幅。」

芥川龍之介把大衆文學比喩成：「無軌道的花電車」。

由於芥川推崇介山，使轉向大衆文學，而受到四面楚歌的佐佐木獲得了鼓舞。芥川講到「今後的百年之內」時，便萌生自盡之念，因爲，他那一雙淸澈的眼睛，諒必已看透了介山文學的可怕之處。





# 甲源一刀流

## 一

大菩薩嶺在江戶（卽現今之東京）之西三十里處，地當甲州裏街道之甲斐國（卽現今之山梨縣境）東山梨郡萩原村入口，標高六千四百尺，上下蜿蜒達八里，形勢雄勝，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據說在古代，有一位大師立於山巓，以虔誠之心祈禱道：

「願奔流於山嶺東西兩側的巨川，其水淸澈明靜！」

祈禱畢，並將一尊佛像埋於山巓，以後，向東奔流者，卽爲現今之多摩川；向西奔流者，卽爲現今之笛吹川。兩川造成沃野千里，給居民帶來永久的豐衣足食。

從江戶出發，自武州八王子驛站翻越過小佛、笹子等險峻山嶺，進入甲府，卽當年所謂之甲州街道；另一條路線，由新宿追分出發，取道右側，行十三里，抵武州青梅驛站，再穿越山道前行，便可望甲斐國的石和，卽當年所謂之甲州裏街道，又名青梅街道。

從青梅再向西行十六里，便是甲州裏街道最險峻的山嶺——大菩薩嶺（日文原名「大菩薩峠」）。

根據古時的典籍記載，古代的「日本武尊」（傳說是景行天皇的皇子，本名「小碓皇子」）及中世的「日蓮上人」皆曾遊歷過大菩薩嶺。

降至慶應時代（西元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七年），藝人海老藏、小團次等人，曾至甲府獻藝，但是本街道郡內附近一帶的社會風氣不好，生怕沾染惡習，特地忍受旅途跋涉之艱辛而繞道通過大菩薩嶺，可見社會風氣之險惡比山道之險惡更令人畏懼。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大菩薩嶺又到了披上一層新綠的初春，新綠中到處綻放着粉紅色的櫻花。

「聽說有盜賊潛入上野平原！」

「什麼?!有盜賊潛入上野平原?」

「聽說盜賊竟然摸進了兵營，眞叫人吃驚！」

「是啊！盜賊竟如此大膽，最近，盜賊太猖獗了呀！」

一老一少坐在妙見神社的圍牆外，專心談着。這兩人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都是住在附近山村中的村民，以伐木及燒山耕作維生。

村民們以妙見神社爲市場，進行原始的物物交換貿易。例如甲方的人從萩原運來米放置於妙見神社內，就回去。過幾天乙方的人從小菅運來木碳，也放在同一神社內，交換米，把米帶走。甲方的人抽空再來帶回薪碳。

萩原代表甲斐國，小菅代表武藏國。前者多爲海產物魚鹽，後者則多爲山產。欲交換的貨物如果放在神社不取，甚致於過冬，不必擔心會遺失，因爲大菩薩嶺實際上是兩國的界線。

前述的一老一少談論近來盜賊猖獗的事，最後以下面的話收場：

「富翁才怕盜賊，像我們一貧如洗的村民，盜賊唯恐避之不及咧！」

他倆笑着正想站起身來時，忽然發現山下自武州的方向，有一個人正在用手分開青翠茂密的樹葉上山。

「啊！有人來了，好像是武士。」

兩人有點慌張，立刻繫好行囊，擔起木炭，似乎怕被武士看到，忽忙躲避到神社後面的一條小路，朝黃金澤的方向奔去。

## 二

不久，從武州路方面登上大菩薩嶺的人，果然如前述一老一少所猜測的，確實是一位武士。





穿着便裝，衣服上的家徽圖案是「脫韁之馬」，腰上繫的是博多產的絲織帶。腰挿短武士刀。未穿外褂，沒纏綁腿，也沒穿草鞋，竟然赤脚登木屐而泰然自若地登上陡峭的山道。現在已經登上了眺望視界良好的山巔。他取下草笠，回顧剛才來的甲州路方向。

武士的年齡約三十歲，皮膚白晰，身裁瘦長，但體形均稱。當他登上山巔時，滿山青翠的樹叢，好像波浪一樣蕩漾了起來，風自山谷吹向山巔，連成整片的綠色樹葉，宛似起伏的碧波般搖動不已。就在此時，好像被波浪打向岸邊一樣，有很多小動物跳了出來。

高大的栗子樹覆蓋着神社，有十餘隻猴子聚集在樹上，紛紛露出白牙，「吱！吱！」地叫着，並且望着這年輕的武士。

自從柳澤嶺的山道開通之後，大菩薩嶺幾乎已成廢路了，但是就算是在今天，依舊可以通得過去。

猴子在大菩薩嶺是有名的多，因此登此嶺時，遇到猴子是司空見慣的事，不足爲奇。假使你捉弄猴子，必須當心猴子會報復你呢。

這種有合羣性的猴子很會察覺出人類的弱點，而加以威脅，萬一抵擋不過時，會立刻呼朋引件，散居各處的猴子便呼應而來，聲勢浩大，第一次見到這種情形的人，往往被嚇得不敢前進。但是時常出外旅行的人，知道這不過是猴子們虛張聲勢而已，自然有應付的方法。

剛才的那位武士看樣子是見慣了猴子的人。他瞪了猴子們一眼，猴子顯得有點害怕，可是依然在虛張聲勢，望着上下大菩薩嶺的山路，宛如在等人。

但是這條路很少有人通過，到底是等誰呢?

大約過了半小時，從濃密的樹葉中隱隱約約傳來有人講話的聲音。武士聽到人聲之時，迅速走到向萩原街道的方向，把身體隱藏在松樹叢中，往下眺望，果然看見有兩個朝山拜廟的人在登

崎嶇山道。

傳來清脆的呼聲：「爺爺！」

武士仔細一看，離此約五十公尺遠處有一個老頭子，身後跟着一個大約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剛才就是這個女孩子叫「爺爺」。

武士認出祖孫兩人是朝山拜廟來的人之後，好像在想什麼心事地躲到妙見堂的後面去了。

爬在樹上的猴子們把眼睛睜得圓圓的。

「好果，終於到了山頂，啊！此地有神社！」

老頭子向前行，脫下草笠，雙膝下跪，此時，小女孩問：

「爺爺！這兒就是山頂了嗎？」

這個女孩子長得健康、活潑、逗人喜愛。

「從這兒起就要開始下山了。日落之前，我們就可以在河內舒適地過夜。到第三天的現在時刻，我們就踏上江戶的土地了，我有三年沒到過江戶了……喂，我們吃飯吧！」

老頭子打開行囊，取出竹片製的飯盒，此時小女孩說：

「爺爺，請把葫蘆借我一下，在我們剛才路過的地方，我聽見潺潺的流水聲，我想去滔水。」

「啊，我想起來了，我們在旅途中，早把葫蘆中的水喝完了，還是讓爺爺去滔水吧，妳這兒休息好了。」

「不要！我去吧！」

小女孩接過老頭子從腰上解下的葫蘆後便走下山路去滔水。

老頭子目送着小女孩的背影離去，正在茫然若有所失的時候，背後竟傳來脚步聲。

「老頭子！」先前的那位武士。

老頭子慌張地答應了一聲，正想站直身體向武士寒暄兩句，武士却掃視了一下附近，草笠也不取下倨傲地向老頭子招招手，叫他過來，朝山拜廟的老頭子更覺得心中害怕。

「請問有何吩咐？」老頭子微彎着腰向前走





「看那邊！」

一聲叱喝，血柱隨着刀落噴出，轉瞬間，老頭子的軀體前仆到草地上，斷成兩截，慘不忍睹。

## 三

「爺爺！我滔水回來了。」

小女孩雙手捧着葫蘆，高高興興地回來，却看不見爺爺的人影，覺得有點兒蹊蹺，便喃喃自語道：

「爺爺到那兒去了？」

小女孩心想爺爺也許到神社裏面去了，便進來看看。赫然發現爺爺的屍體，不禁「啊！」地驚呼出聲來，拋下手中的葫蘆，奔向屍體：

「爺爺，被誰殺了？」

抱住屍體大哭。

猴子們高踞在栗子樹上，對剛才發生的不幸，從武士的一舉一動，老頭子被殺，小女孩的哭泣，全部看在眼裏。

此時，猴子們魚貫地從樹上爬下來，以小女孩及老頭子的屍體爲中心，作了一個大包圍，包圍圈漸漸縮小。有一隻小猴子突然跳向小女孩，偸拔小女孩頭上的髮簪，在同伴面前眩耀，露出得意的臉色。

另外一隻小猴子見狀，不甘示弱地偸拔下小女孩頭上的梳子，拿在手中揮舞。

大猴子們比較聰明，乘小猴子們在調皮的時候，悄悄地從老頭子先前打開的竹製的飯盒中取出飯團狼吞虎嚥。有一隻大猴子吃飽了飯之後，便在地上抓起一根樹枝當作武士刀一樣地按在腰上，繞行到小女孩的背後，猛力一揮，打在小女孩背上——如同武士剛才殺人的動作一樣。

小女孩本來伏在爺爺身上痛哭，無心顧及旁的事，被突然的一擊，才「啊！」地叫一聲，清醒過來，立刻在地上拾起一根現成的樹枝，便想

朝猴羣打。但是這些猴子看弱女子好欺負，一個個張牙舞爪，準備撲過來，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有一個路人經過。

此人年約四十，頭戴薹草編織的草笠，身穿商人打扮的縱條花紋的棉織風衣，腰間插着護身短刀，手中還持着火把。他把火把稍微舞動一下，先前高傲的猴子們立刻一哄而散，爭先恐後地爬上栗子樹上去了。

手中拿着火把，足以證明他有旅行經驗，因爲動物，尤其是猴子最怕火，在通過大菩薩嶺時，預先準備火把，是最爲妥善的辦法。他依舊使火把繼續燃燒：

「小妹妹，妳沒受傷吧？」

他靠近一看：

「啊！有人被殺了！」

他叫小女孩暫時讓開，仔細查看傷口，說：

「嗯！此人的武藝高强，刀法乾淨俐落，如此好武藝的人，爲什麼要殺老頭子呢？」

他沉思了一會兒，立刻轉身安慰小女孩，然後迅速地把屍體埋葬好。揹着小女孩下山，朝武州路的方向前進。背向夕陽，這個時候，正是下午四點鐘左右。

## 四

下了大菩薩嶺，向東走十二、三里，越過武州的御岳山及多摩川，便是以出產柚子聞名的村莊──澤井。

一走進該村，任何人都會看見一座建築宏偉的邸宅，主人是機龍之助。邸宅背後是山，前面有「冠木門」（日式建築，兩根木柱上架一根橫木），白色圍牆，中央漆著一道蛇形長黑線，大屋頂是「入母屋」式（日式建築）。

機家和相馬家有親戚關係，是名門世家。但是更爲世人所知曉的是：一進大門的左側，建有一座練武場，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有五、六個以上的人在場內練武及閒聊。





今天，練武者們鬧哄哄地談論：

「您聽說過嗎？昨天在大菩薩嶺，發生了試刀殺人的慘事！」

「什麼？發生在大菩薩嶺上？……」

「從甲州來的人紛紛傳說，有一個老頭子是朝山拜廟的，竟慘遭橫禍！」

「眞是太殘忍了。」

「最近不但鬧小偷，又發生了試刀殺人的恐佈事件，眞如同到了世界末日一樣。」

「是啊！本街道不用說，自秩父、熊谷起到上州、野州止每天都有竊盜的事情發生，而做案的手法完全一樣。」

「雖然如此，竟連一個罪犯都沒逮到，眞是令人痛心疾首。」

「但是幸好在澤井村一帶，沒有偸盜，也沒有試刀殺人的事，簡而言之，就是本村有練武場的關係吧！」

大菩薩嶺發生了試刀殺人的第二天，澤井練武場的門徒及食客就開始如上的談論了。

「來，我們來練練武吧！」

「好，試試少爺教我的一套！」

當兩位門徒分左右站好時，裁判員隨即高唱：

「現在開始澤井練武場無聲劍比賽！」

所謂「澤井練武場無聲劍比賽」是劍客們對少爺，即機龍之助的劍術之慣稱。

龍之助無論用竹刀或木劍，瞄準對方的眼睛，不讓對方的刀觸及自已的刀，離二、三寸之外砍擊或直刺對方的頭部。無論對方和自已是否屬同一劍派，也不管對方武藝高低，機龍之助，一律用這種方法擊敗對方。在一次比賽中，根本聽不到竹刀木劍碰擊的聲音，勝負就分曉了。

無論是誰只要一面對機龍之助的刀尖，就束手無策，因此機龍之助所向無敵。

上述的兩位門徒正在專心練習這種無聲劍法時，剛巧有人在大門口，對着練武入口處：

「請問……」

練武場內沒有人理睬。大門口的人又說：

「對不起，請問……」

依舊無人答話。此時，比賽的兩人之中，有一人感到焦躁不安，另一人乘對方不注意，將竹刀擱在對方的頭上，勝負就這樣決定了。

比賽結束時，大家才察覺到外面有人。大家隨意地伸頭向外一看，原來有位裝扮入時的年輕婦人站在花木之間，身旁還跟着一名男僕人。

「我去接待！」

剛才比賽輸了的一位門徒，來不及換衣服，穿着練武裝，就忽忙走過走廊出去。走廊銜接正堂。

「喂，安藤，看到年輕的姑娘不要害臊，要好好地接待！」

大家隨之哄笑。

「是誰說的！」

安藤提高了聲音。

「在下是宇津木文之丞的妹妹，我是從和田來的。」

響起銀鈴似的嬌滴滴的聲音：

「喔，原來如此！」

大家雖然看不見安藤的臉，但是不難想像得出，他已經害羞成什麼樣子了。

「請問少爺……」

安藤終於一本正經起來：

「他剛好不在。」

「龍之助先生不在……」

婦人顯得有點失望，繼續問：

「那麼，什麼時候回來？」

「我不敢確定他什麼時候回來……」

「最遲，今天晚上會回來吧？」

「我剛才說過，不敢確定，您有何貴事，可否讓我轉告？」

年輕婦人和安藤的對話，引起大家的興趣。

「竟然有年輕貌美的女人跑來找少爺，這是





練武場從來沒有發生過的艷聞。」

「我去察看一下如何？」

門徒中有人毛遂自薦，願意擔任斥候任務。

「讚成！讚成！你就從後門繞過去看看究竟吧！」

大家熱烈地議論紛紛，沒過多久，那人回來了：

「我看見了……看得很清楚……」

那人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她是宇津木文之丞的太太，的確是位美人……」

「什麼？宇津木的太太？她剛才不是自稱是妹妹嗎？」

「根本不是妹妹，他們姘居在一起。她的故鄉是甲州的八幡村，我以前在八幡村住的時候，常常看見她，她是絕世美人，又聰明伶俐，家裏又有錢。」

「既然是太太，爲何自稱是妹妹，又來找少爺，眞是令人費解。」

「啊！少爺回來了。」

大家頓時鴉雀無聲，注視着大門，從大門進來的人，儀表軒然。想不到正是前天在大菩薩嶺試刀的人——斬殺朝山拜廟的老頭子，連裝束也一模一樣。

## 五

自稱是宇津木的妹妹，帶有幾分才氣，溫柔地坐在龍之助的面前，看起來只有十八、九歲。梳着未婚女人的島田髮式，穿着長袖和服、緋紅色綢綢的「間着」（穿在和服與貼身內衣之間的衣服），腰繫黃綠色緞帶。

「令兄有何吩咐？」

她等龍之助問話之後才說：

「今天，冒昧地來打擾您，」她的口才超過了她的年齡：

「不是別的，是有關五日那天在御岳山擧行比武大會的事……」

龍之助才回來，剛看過分組對抗表，瞄着放在桌上長長的比武邀請書。女人繼續說：

「家兄爲了這件事，非常焦慮不安，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着，身爲妹妹的我怎忍心看得下去?」

「爲了這次重大的比武，我當然想像得出令兄的心情，我也不可疏忽大意。」

如此冷淡的回答，頗令她感到焦急起來：

「那裏的話，您和家兄雖然同在逸見練武場習武，但是家兄常說：他不是您的對手。」

「未免言之過早，我在逸見老師門下好比是被開除的門徒。老師曾表示希望把甲源一刀流的正統由令兄繼承。」

「不管外人怎麼說，家兄很肯定的說，他無法抗拒您的刀尖。」

「令兄太謙虛了。」

龍之助像一尊木像一樣端坐不動，臉上的肌肉也僵硬不動，每次講完話，嘴唇便緊閉，臉色跟平時一樣蒼白。

少婦終於按捺不住性子，雙頰開始泛紅，淚光開始閃爍：

「如果這次比武大會，家兄招致慘敗，不僅家兄個人，連宇津木一家都會破滅，我就是爲此，很冒昧地親自拜訪您，只求今年祈求得到您的隆情厚誼，高抬貴手，使家兄成名。」

少婦的眼淚無聲地落下，高束的頭髮在龍之助的面前急驟地搖晃，少婦同時在哀求龍之助。

龍之助低下頭，凝視了一會兒正在哭泣的少婦，然後說：

「妳說得太過分了吧！試想比武時，又不是用眞刀撕殺，勝敗還要仰仗運氣，而且勝敗乃兵家常事，豈能和恥辱、榮譽扯上關係?妳竟說會招致全家破滅，頗令人費解。」依舊是冷淡的回





答。

少婦再抬頭時，已是帶雨梨花——淚流滿面，再加上臉上的激情，益發增添不少女人的魅力：

「事到如此，我只好坦白說了，有一位諸侯和家兄約訂，比武若是家兄贏了，便聘請他爲武術老師，並計畫同時擧行婚禮……」

「這正是所謂雙喜臨門，更應該對比武加倍努力，才能給事業及婚姻增添無上的光彩!」

「可是家兄的運氣不好，他被選中和您比武，想戰勝您，根本不可能，如果屆時避不參加比武，那是很沒有面子的事，因此我特地來懇求您慈悲爲懷，放他一馬，爲了家兄，也爲了宇津木全家……」

少婦所說如果全部是事實的話，確實值得同情。一個弱女子爲了哥哥及一家人的前途，如此拋頭露面，身爲武士的人理應給女人一點顏面——答應她的懇求，但是龍之助的臉色越來越蒼白：

「雖然今天才知道妳是文之丞殿下的妹妹，我非常感動妳的一番苦心，但是站在武道的立場來進行比武，則屬例外……」

「例外」兩個字，出自龍之助的口，餘音特別高揚、堅定，少婦狼狽地問：

「願聞其詳……」

龍之助平靜地說：

「持劍對立比武時，縱然對方是父親、兒子、師傅、徒弟、密友，都應該一律看成是不共戴天的仇人，這就是我龍之助對於武道的一貫看法。」

以上的觀念，並非始自今日，平時習武就已抱持這種看法了，對龍之助來說，不過是把平時所想的，和盤托出而已。但對少婦來說無異是晴天霹靂，令她戰慄恐怖：

「您太剛强了，不通人情世故……」

少婦她那幽怨的眼中溢滿了淚水，凝視着龍

之助的臉。

當少婦的眼睛接觸到龍之助炯炯有神的目光時，龍之助的臉上忽然泛起一抹紅暈，但是瞬即又恢復到原先的蒼白。

龍之助輕移雙膝湊近少婦，低聲說：

「妳說我不懂人情世故，頗令我覺得訝異。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武道：武道就好像是女人的貞操一樣，縱然是爲了父母兄弟，女人也不能說不守貞操吧！因此妳無論如何懇求，我也不能假裝輸他，而有虧武道。」

「假使危及父母兄弟的生命時……」

「那時女人可以不守貞操嗎？」

## 六

龍之助送別了少婦，已是夕陽落到御岳山背後的時分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龍之助獨自一人來到萬年橋下，多摩川畔的水車小屋前。

入夜之後，水車停止轉動，水車小屋內傳出老鼠走動的細微聲及暗淡的燈光。

「與八！與八！」龍之助站在門外叫。

「誰？」傳出尚帶睡意的聲音。

「我是龍之助，快開門！」

「咦？這麼晚了……？」

不久，門開了，出來一個青年人身體肥壯如牛，臉孔却帶兒童的稚氣，有點狼狽的樣子。

「與八，你的力氣很大，我想借用一下。」

「什麼？」

這個青年人每次看到龍之助，就會情不自禁地顫慄起來。

「與八，你孔武有力，過來！」

龍之助付耳低聲說了些話，與八發抖得無法回答。

「不願意？」

「但是……少爺……」

「你不願意嗎？」





龍之助逼人就範的樣子問。

「但是……」

「還是不願意？」

「願意！願意！……」

與八害怕得嘴都合不攏。

「您不會殺我吧？」

「到底去不去？」

「去！去！……」

「那就好，這兒有繩子及毛巾，要幹得漂亮，千萬不能有差錯！」

## 七

十七年前，當龍之助的父親彈正從江戶返回邸宅時，途經青梅，聽見附近的山林中傳來嬰兒的啼哭聲，便命侍衞去查看究竟，侍衞不久抱來一個白白胖胖的男嬰，大約一歲左右。抱回家養，就是現在的與八。「與八」這個名字，就是在抱來的時候取的。

到他稍微懂事的時候，因爲經常受到小孩子們的欺負——卑視他是棄兒，他只好時常一個人躲到水車小屋來玩。當時看管水車的，是一個老頭子。等到老頭子去世時，與八已十二、三歲，便接替老頭子的工作。

與八的特長是老實得有點傻，另外就是孔武有力。他的力氣之大，到了十二、三歲時，便已經看出來了。到十五歲時，力氣之大，足以抵敵三個成人。到了現在十八歲，腕力更是驚人。

例如運貨車不小心拉進凹陷處，或者筏子被卡入河邊的岩石孔穴中，唯有央求與八出馬幫忙了。每次發生上述意外時，當事者無法可想，不得不跑來水車小屋：

「與八，請你幫幫忙，我會送白米飯給你吃！」

「嗯！好！」

無論是兩、三個人拉的大運貨車，或者是杉木編的大筏子，只要與八露一手，包君滿意地解

決。如果當事者用金錢來表示謝意，與八並不感激，非要請他吃白米飯，他才會高興，假使再給他大馬哈魚（鮭）魚片吃的話，他會輕而易舉地吃掉三升左右的白米飯。有些人沒有馬上給與八吃白米飯，他也不會立刻埋怨，因爲他很自信地這樣想：回到水車小屋後一定可以飽餐麥飯及燒餅吧！

但是有時遇到狡猾的傢伙，騙他說：一定請吃白米飯，無論如何幫個忙，結果不了了之。與八受騙兩三次之後，便會惱火，說什麼也不再上當了。可是假使又發生了需要上述出力的事情，趕快先請他吃一頓白米飯，與八就會既往不咎，與高彩烈地去幫忙了。

與八不願意待在村莊裏，就是因爲有前述的小孩子們罵他是棄兒，因此經常閉居水車小屋裏，但是令人感動的事是：每天清晨，他從不間斷地到村莊的龍之助邸宅去問主人彈正的身體安否。

「老爺的玉體可好？」

「很好呀！」下女或男僕如果這樣回答，他便會微笑着愉快地回水車小屋。

龍之助的父親彈正因爲年老，患了中風，長年躺在床上。

× ×

與八受到龍之助的逼迫，便一個人出去了。不久，萬年橋上一隻燈籠，劃着S形掉進河中。又過了一會兒，與八粗野地抱住一個女人，氣喘如牛地奔到龍之助的面前。這個女人正是先前向龍之助求情的美麗少婦。

× ×

再過不久，龍之助一個人抄近路沿河回去，此時月亮已經出來了。

× ×

當龍之助走到萬年橋的盡頭時，有一個旅行打扮的男人，肩上負着東西，好像是要到六鄉川的筏夫，哼着小調，與龍之助擦身而過。當那人





瞥見龍之助時，顯得有點驚慌的樣子，立刻禮貌地低下頭說：

「夜色如水，眞美……」

龍之助目送着他走過去，突然呼道：

「等一下！」

「………」

「你是從那兒來的？」

「冰川。」

「冰川？你是冰川地方的人，叫什麼名字？」

「我是筏夫，叫七兵衞。」

「等一下，我說等一下，你沒聽見嗎？」

「……有何貴幹？」

那人像是要站住，但却回過身，將要溜之大吉，龍之助見狀，立刻熟練地拔出腰間的短刀向他揮去。

刀尖好像砍進到什麼東西裏面一樣，那人却像驚弓之鳥一樣地飛跑了。龍之助過分相信自己的武藝，沒想到竟揮了個空。呆了一會兒，站着凝視那人的影子逃掉。

那人逃得太快了，太快了，簡直像飛鳥，像子彈。差不多有三百尺長的萬年橋，縱身一躍而過，宛如在空中飛一樣快，龍之助爲之驚愕，竟忘了追趕。

龍之助檢視短刀的刀尖，的確有傷到對方的身體，再仔細察看橋面，發現有那人滴下的血跡。龍之助本想殺死那人，但是沒有如願，未免令他大失所望，因此恨恨地咬牙切齒，向着回家的路走。却遠遠地望見很多人提着燈籠在邸宅四周來來往往，聲音嘈雜，不知發生了什麼意外事件？

「啊！少爺！大事不好，遭小偷光顧了。」

「小偷？」

龍之助進到房間清點財物，發現被偷的有金子三百兩，藤四郎（寶刀名）一把。

「不必報案，也不可把被竊的事傳揚出去

。」

不知到底爲了什麼，龍之助要大家守口如瓶。

## 八

親自到澤井練武場來拜訪龍之助的少婦，自稱是宇津木文之丞的妹妹，名叫「阿濱」，實際上是宇津木文之丞的未婚夫人，這件事，練武場的人，當天就知道了。她是甲川八幡村某富豪的掌上明珠。

阿濱是一位非常能幹的女子，當她還在八幡村當大小姐的時候，無論自己家裏的事或村子裏別人的事，她都愛管，大家也非常敬重她。她雖然未正式嫁給宇津木，却依舊保持着小姐時代的脾氣，想盡策略來挽救丈夫的危機。

宇津木家族的構成分子數代同心一德，擁有相當廣大面積的山林及田地。也開了一座練武場，和澤井的練武場隔河相望。

龍之助的劍術陰狠毒辣。文之丞待下親切，佐近一帶的人對文之丞的評語非常好，遠在龍之助之上。因此阿濱對文之丞萌生了愛意。但是精通武藝的人都認爲文之丞不是龍之助的對手。這次的比武，偏偏安排好與龍之助對打，以阿濱的脾氣，豈不焦慮難安？當然不能坐視不救丈夫的危急。便如前所述，編造了一些謊言，希望得到龍之助的諒解而妥協。

那一夜，阿濱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心中悶悶不樂。

可惡的龍之助，令人擔憂的文之丞。這兩個男人的面容不停地在她的腦海中出現，旋轉。勝利屬於龍之助，眞叫人痛恨，龍之助是誇耀勝利的男人，因此令她感到切齒，如此一來，在腦海中便浮起文之丞喪失自尊心的樣子，她是一個好勝心强烈的女子，豈能忍受「丈夫」蒙受失敗的侮辱？當然會怒火塡膺。





阿濱與文之丞姘居之前，文之丞擁有弟子一千人，而且文之丞的武術在甲源一刀流（派）中居第一，但是如今情勢竟逆轉。她想到這裏愈痛恨龍之助，也就輕視自己的「丈夫」起來，作妻子的，一旦輕視自己的丈夫，便沒有比此更不幸了。

假使自己是屬於强者的一邊，那該會覺得多麼光彩？多麼有面子？

「比武與女子的貞操相同！」龍之助的話現在又在阿濱的耳中響起。

阿濱曾分別在澤井的邸宅及水車小屋內見過龍之助，在水車小屋內的龍之助是坐在量米的斗桶之上。神龕前點了油燈，在油燈的附近有蜘蛛網，蜘蛛上粘滿了米糠，燈光微弱地自蜘蛛網間射出來。

當阿濱清醒過來時，才發覺自己牢牢地被綑住了。龍之助坐得高高地向下凝視着她。

龍之助的臉色毫無惻隱的表情，眼露白光，看見阿濱受苦，反而覺得高興的樣子。他在地板上來回踱得格格響，在自言自語：

「比賽的勝敗與女人的貞操……」

從此以後，那時的龍之助的容貌時常出現在她的眼前，憎恨的念頭曾幾何時，奇妙地變質了。

「當山上的大鼓在曉風中響起時，這個謎底就會揭曉了！」

每當阿濱想起龍之助說這句話時，心就忐忑地跳。

那一夜，龍之助把雙手交叉於胸前，端坐不動，一直維持到深夜。

龍之助想殺那人，未殺成；珍藏的藤四郎寶刀又被竊。另外還有一件事情，令人想不通的就是：龍之助爲什麼逼迫與八把阿濱綑綁了回來？

當阿濱在龍之助的邸宅內時，龍之助還沒有拘留她的念頭，等她出門之後，才突然想要把她抓回來。

龍之助的脾氣很倔強，做事往往直憑感情而少理智。綑綁阿濱的事，在事先，龍之助也用理智考慮過，但事後竟做出這樣荒唐的結果。

想來想去，還是爲了女人吧！

## 九

這是在龍之助家發生竊案的次日之事：

離澤井三里處的青梅鎮，有一座偏僻的尋常百姓家。

「叔叔，昨夜您上那兒去了？」

有個少女用火鉗在撥炭火，鍋中在煮食物，正是那天在大菩薩嶺被救的少女。被稱爲「叔叔」的男子臥在床上，被少女一問，立刻抬起頭回答：

「什麼，我根本沒到任何地方去。」

這個答話的男子正是那天在大菩薩嶺用火把逐散猴子的人。

「可是，半夜裏我醒來時，沒看見您呀！」

男子側過臉：

「啊！那是因爲下雨，我怕薪柴被淋濕，特地到山裏去把薪柴搬來。」

「原來是這樣，」少女接着說：

「叔叔，那麼今天帶我去江戶吧！」

少女試探性地詢問了一下，但沒有立卽得到答覆，心裏以爲可能是叔叔很不願意帶她去？無可奈何就轉身向祖父的神位。

「我再敬一次香吧！」

剛剛敬的香，青煙依舊裊繞不絕，現在又敬香，少女口中念着阿彌陀佛：

「爺爺，等我長大之後，一定爲您報仇！」

她的眼圈又濕潤起來了。

躺在床上的男子聽少女這樣說，便道：

「阿松！妳過來一下，我有話跟妳說。」

「好！」

她隨卽端坐在男子的面前。

「妳口口聲聲說要報仇，這樣不好，報仇殺





人，是武士男孩子的事，像妳一個弱女子應該專心念佛，使爺爺得到超渡就好了。」

「可是痛恨之念難消！」

她側過臉去拭眼淚。

「妳千萬不可因爲痛恨之念難消而影響到爺爺的超渡……唉！我今天本來想帶妳到江戶去，可是受了傷……」

「咦！受了傷？」

「沒什麼，是在昨夜搬薪柴時，不愼摔倒了，背部被樹根刺傷了，過兩天就會好的，所以江戶之行，不得不向後延了。」

「到江戶隨便那一天去都無所謂，最重要的事是先把傷口養好。」

「妳這樣說，我就放心了……阿松！我有一樣東西想託妳保管。」

男子便從墊被下取出用錦袋裝的東西，像是一把短刀。

「叔叔，這是什麼？」

「妳暫且不必管它是什麼東西，要小心地藏在懷裏，千萬不要給別人看見。」

「這不是一把短刀嗎？」

「嗯，是一把短刀。妳要隨時隨地帶在身邊，日後，妳就會明白一切。」

少女感到莫名其妙，但又不便問下去。

男子費了很大的力氣終於爬起身來，一瘸一瘸地走到懸鍋的旁邊和少女一起吃早餐，看起來傷勢很重。正在此時門外有人叫：

「七兵衞！七兵衞！」

原來，這家的男子就是七兵衞：

「嘉右衞門，你一大早要上那兒去？」

「我想去看一個人，你不知道？」

「看誰？」

「你沒聽說嗎？木材店的老闆藤三郎今天清晨被官兵抓去了。」

「木材店的老闆藤三郎？！」

「是呀！被官兵抓去，正在調查咧！」

「爲什麼?」

「我也不太清楚，但聽說和竊盜有關……」

「和竊盜有關?」

七兵衞不禁有點懷疑：

「這樣老實的人會竊盜嗎?眞叫人不敢相信。」

「聽說最近有小偸摸進甲州上野原的兵營。」

「什麼?小偸竟然敢摸入上野原的兵營?」

「可不是嗎?敢進入兵營的小偸，他的膽子眞不小，但被投宿在兵營內的武士發現，小偸在拼命逃的時候，自懷中落下一張帳單，被武士拾去……」

「帳單被拾去了?!」

七兵衞情不自禁摸了一下自己的口袋。

「帳單上蓋有藤三郎的店印，是木材交易的明細表。」

「這眞是禍自天降，按理說，我也應該和你一起去探望他才是，但是我受了傷，只好請你代我致關懷之意了。」

「你受傷了?」

「是啊!不過沒太大關係，只是昨夜在山上搬薪柴時，不留意摔倒了，腰部受了傷而已。」

「也不可大意，應該注意療養才好……那麼我走了。」

嘉右衞門走出去之後，七兵衞不知爲什麼突然改變了念頭：

「阿松，今天就去江戶吧!」

「但是……叔叔不是受傷了嗎?」

「沒關係，我們可以乘馬或轎子去。」

「啊!我眞高興今天就能去。」

阿松匆忙地把飯吃完，就很快地作旅行的準備。

## 十

五月五日這天，關東八州——即相模、武藏





、安房、上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八國的武士集結到御岳山上參加慰神大典的比武。

當天清晨，龍之助站立在走廊，仰望御岳山，滿山翠綠，在翠綠中散佈着墨綠的杉樹，杉樹高聳入雲，山巔上覆蓋着一朶大白雲。

山上在清晨就有人敲擊大鼓，鼕鼕的鼓聲像是雲間傳來，響徹關東八州的平原。

「啊!好晴朗的天氣!」

五月的天空被山巔的白雲襯托得格外覺得蔚藍。

「慰神比武這一天遇到好天氣，是吉兆。」

門徒們都準備妥當，趕到御岳山來集合。

龍之助也匆匆準備完畢，腰間配着名刀匠武藏太郎安國所鍛冶的寶刀，正是那天在大菩薩嶺斬殺過朝山拜佛的老頭子的那把刀，似乎尙帶血腥味。有三名門徒充侍衞。正要出發時，看管水車的與八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來：

「少爺，剛才有人託我送一封信給您。」

龍之助接來一看，竟是女子的筆跡：

「在山上的大鼓響之前，解開這個謎吧!」

是威脅的暗示，還是懇求?

龍之助在匆忙中，把信重複看了好幾遍。

## 十一

這一天，宇津木文之丞在天尙未亮就起床了，向神祈求比武得勝，祈禱儀式完畢後，就叫妻子阿濱來：

「濱!有別人在嗎?」

文之丞表示討厭有別人在的神情，同時顯現出憂鬱面容及決心。

「沒有別人。」

「我有東西留給妳。」

「是什麼?」

桌上放了一封墨跡猶新的信。阿濱拆開一看：

「是休書!爲什麼?」

阿濱頓時楞住了，凝視着丈夫的臉：

「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情？你要和我離婚，玩笑未免太過份了罷！」

「妳不必追問，也不必繼續說下去，就這樣默默地分手，對我們兩人都好。」

「我豈能不問清楚，就同意離婚？拿着休書怎麼有臉回娘家？玩笑也要有限度。」

「妳以爲我在開玩笑？難道妳心裏沒有數？」

「你說我心裏有數？……」

「我本來不想說出來，但是不說出來，事情無法完結，昨夜，妳被龍之助強暴之後才回來。」

「什麼？我被龍之助……」

「這就是所謂欲蓋彌張，男僕久作向我報告妳昨夜的行跡，及妳那可疑的神態……妳該知道人言是可畏的。」

「人言可畏？別人說了些什麼？」

阿濱氣急敗壞地說：

「你要用莫須有的罪名把我休掉，如果我那樣妨礙你的話……」

「當然有妨礙，連帶我的家聲及武名都受了妨碍，因此我不得不下此決心。」

「我恨你！」

阿濱好像要拔文之丞的配刀，却被文之丞輕輕一推，就倒在榻榻米上了，文之丞連頭也不回，就逕回內室去了。

如果文之丞的性情急躁，則可能會先殺了阿濱，繼而衝殺進龍之助家，幸好文之丞並未如此。因此對他的痛恨，漸漸沒有先前那麼深，又冷靜地一想，離婚豈不是獲得解放了嗎？對她來說也許更好。但是却不能返回甲州的娘家，那麼到那兒去好呢？想着，想着，又情不自禁惱怒起來，匍伏痛哭——事實上，阿濱的腦海裏尚未想到何處去棲身的問題。

另一方面，文之丞已經裝束妥當，未告訴門





徒，悄悄乘轎子向御岳山出發了。

從和田村到御岳山山麓，有三里路程。

文之丞在禊橋的瀧茶屋下轎，腋下挾着裝袋的木劍，頭戴草編笠，笠緣遮住臉，好像怕人瞧見似的，疾步上山。

上行到二十四丁目的黑門，圓圓的御岳山頂已經就在目前，被墨綠的杉林覆蓋住，杉樹的梢部發出嫩綠的新芽。山下的黃鶯啼聲，一陣一陣向上傳來。回顧來路，翠峰叠嶂的盡頭，雲霧繚繞，隱約可見關東八州平原的一角。文之丞佇立了一會兒。黑門側的茶館，走出來一個婦人，禮貌地招呼道：

「您來參拜，時間還早，請進來坐坐，喝杯茶吧！」

文之丞應聲步入茶館，坐下飲茶。無意間發現茶館與緊鄰的懸崖之間，有一間茅屋，一位白髯翁坐在屋前，凝視着文之丞，老翁的前面是一張桌子，桌上放着卜卦算命的用具。

「來卜一次卦吧，看看您這次慰神比武大會時的運氣如何？」

老翁雖然慇懃招呼，但文之丞却搖頭表示婉拒，老翁也就識相地不再招呼了。

碰巧，機龍之助那一行人也爬上了山坡，也站在這家茶館前面。

「您們來得很早呢！請進裏面坐坐吧！」

龍之助領着一行人進入茶館。宇津木文之丞看到了來者之後，立刻察覺到那人就是今天要和自己比武的龍之助，文之丞臉色灰白，所幸，頭上戴着草笠，在陰暗處，似乎沒有被對方察覺到。

剛才那個老翁又伸出了頭，向着龍之助說：

「來卜一個卦吧！讓本山人來看看您比武的運氣如何？」

龍之助望着老翁，點點頭表示願意恭聆高見，老人就拿起了竹籤說：

「本山人的斷易，並不像一般命相者所云，

保證靈驗，但相信十不離八九，本山人只就卦面，把聖人之道傳給世人而已，至於靈驗與否，可不能責怪本山人。」

老翁仔細的捧着竹籤，全神貫注地把竹籤分成兩部，看看所得的卦爻。

「卦面所出現者爲『風天小畜』，卦辭上寫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中爻離錯項，雲之象，中爻兌，西之象，下卦乾，郊之象，凡雲自西而來東者，水生木洩其氣，故無雨。」

老翁把白髯向左右分開，繼續解釋着卦的含義：

「不過，假如西郊的陰地，不斷地興起陰雲的話，不久之後就會變成雨下到地面。由此不難判定，這一次的比武將困難重重，非特別小心謹愼不可。然而到頭來陰雲總會變成雨下到地面的，也就是你能够達到目的，獲得勝利。」

接着，老人把易經翻了兩、三頁，繼續說：

「你固然能够獲得勝利，仍舊有一個難題。你不妨仔細的聽聽。象辭上有這麼一段記載：『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這個卦的陽氣雖然很盛，但却受到了一陰的妨碍，這就是造成夫妻反目的原因了，這個卦面有女子（陰爻）之故。」

門徒們興趣很濃厚，面露訝異的表情，仔細的聽着老翁的解釋。

「小心注意你的妻子。這個卦面顯示；你的妻子不安於室，一直想妨碍你。夫妻反目，雖然起因於妻方的不貞不敬，然而，丈夫方面也並非完全無過。你最好嚴加看管你的妻子，不過，脚不能踏兩隻船啊……」

聽到了這裏之後，門徒安勝火大了：

「你這個老道在胡扯些什麼？什麼叫脚踏兩隻船？我們的少爺還沒有娶妻呢！少爺，我們不要聽這個老道胡扯，這樣只有浪費時間罷了，我們趕快到山頂去吧！」

龍之助表示同意，便給了一些茶資及看相費之後，率領着門徒們離開了茶館。





接着，宇津木文之丞也靜悄悄的離開了茶館。

從此地到山頂只有一條路可通，因此在龍之助與文之丞兩人之間，有不少來自各國的武士摩肩接踵的在趕路。

## 十二

在東國之中，武藏國尚武風氣最盛。據傳說國名名稱由來是由於日本武尊在秩父山埋藏武器的結果。

不過，御岳山的人却有不同的說法。他們認爲，那並不是秩父山，而是御岳山深處的「男具那峰」，俗稱「甲籠山」。在那兒的御岳神社收藏有國寶之一的紫裾濃的甲胄。傳說，是日本武尊所使用的御鎧。

這個御岳山的神社，每隔四年就要舉行一次慰神的比武，每次都令關東武士的熱血奔騰。不僅是整個關東八州的武士全體出馬，就連信州、伊豆、甲州等鄰國的武士也蜂擁而至，那些熱心武道的人，甚至從千里迢迢的奧州或西國趕來。

這些武士的武術皆在水準以上，幾乎包括了每一流每一派的人士，人數達五百名。他們在比武的幾天之前，就來到了卅六間的師傅家，摩拳擦掌的等待着今天的來臨。

以上約五百名武士當中，能够上台比武者只有一百廿人左右。首先，在殿前的大院園上幔幕，使這些武士們分成左右坐下，舉行祭拜的儀式之後，比武就拉開序幕了。

宇津木文之丞也爬上了山頂，他首先走到認識的師傅家裏，再由這個師傅帶領他到神前的廣場。

文之丞從西邊鑽過幔幕，抵達場地一瞧，原來，席上已坐滿了各方來的武士，他們穿着整齊，不發一語，眼睛始終看着台上，態度顯得很嚴肅。

文之丞準備坐在甲源一刀流的末席，想不到

前座的同派——高足廣澤某某不斷的向他打招呼，因此，他也只好回禮，跟廣澤某某同坐在一塊，並且把木刀寄放在廣澤那兒，抬頭望了望場內，但却始終看不到機龍之助的影子。

比武依照編組的順序進行。卅多組的比武，到了中午時，才告了一段落。到了太陽西斜時，武州高槻的柳剛流師範雨瀨跟桐州小田原的用宮流師範大野，兩個老練者舉行了比賽之後，裁判高聲的叫道：

「甲源一刀流的師範，宇津木文之丞藤原光次」

聽到了這個叫聲，場內頓時鴉雀無聲。

宇津木文之丞廿七歲，穿着繡有藤草的短襖，茶字的裙子，裝在手巾鞘裏的是三尺一寸長赤樫的木刀，脚上穿雪白的襪子，他緩慢的踏着廣場上柔軟的山土。

稍隔了幾分鐘之後，裁判又叫道：

「原甲源一刀流，機龍之助相馬宗芳。」

機龍之助與宇津木文之丞的比武，乃是今日的壓軸好戲。這是因爲龍之助爲武士之中最爲不可思議的人物之故，而且，在龍之助「無聲的招式」之中，有很多人不得不認輸。

在今天的這種場合中，龍之助將施展出什麼招式呢？這是劍客們想研究的問題。除此之外，龍之助已被甲源一刀流開除，却野心勃勃的想獨樹一幟。

在甲源一刀流這方面來說，龍之助是很危險的謀反者，而且，他將跟同派最爲出色的文之丞交手，比起其他派別的比武，可說是非常不和諧的組合。不知這是偶然？或者是主辦人故意如此安排呢？這正是大家最感覺到興趣盎然的問題。

有些老年人甚至躭心，這場比武會以『遺恨』收場吧！」

聽了呼叫聲之後，龍之助從東邊掀起了幔幕出現在衆人之前。他穿着黑羽雙重的短襖，仙台平的下袴，手中拿着跟文之丞相同長度的木刀。





兩個人向首席的方向行禮，再向神前一拜，這場比武的裁判爲名叫中村一心齋的老人。

此人爲富士淺間流的開山祖，爲最出色的比武裁判員。

一心齋穿着麻質武士禮服，手持鐵扇，走到首席稍前之處。

在首席一帶，坐着威嚴的各派宿將，甲源一刀流本家的武州秩父（地名）逸見利恭的容姿特別的顯眼，因爲他是這一次比武的主辦者。

文之丞與龍之助分坐左右，兩膝成八字狀，在大刀下各保持三尺的間隔，把木刀放置於前面，互相行禮，四道眼光自然的相遇。

山上的空氣突然轉爲凝重，好像要緊緊的壓迫大地似的。號令一下，兩人同時站立了起來，龍之助照例又擺出了刀尖對準敵人之眼的無聲架式。他的面孔白沉沉的，叫人摸不着他內心的動靜，他的呼吸不異於平常，木刀的尖端看似浮泛着。

龍之助一旦採取了這種架式，文之丞也就不得不用刀尖對準龍之助的眼睛。這時，文之丞豐滿的臉上起了紅暈，一對淸澈的眼睛正視着對方的閃閃白眼。文之丞到底也是甲源一刀流的名人，於是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叫人很難於看出他倆之間有何軒輊。因此這是令人心焦的比武。

根據往例，只要龍之助採取這種無聲的架式，而用刀尖對準敵人的眼睛的話，敵方一定會被擊垮。

當然，文之丞也絕對不會採取攻勢。爲了引出對方，龍之助必需動動腦筋。在無聲的架式之下，只要時間一久，對方就會焦躁了起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擔任裁判的一心齋老人將有罪可受了。

一心齋老人仔細的看着這兩個人的位置，想不到他倆都不想率先動手。眞不知他倆要對峙多久，才進入眞正的交鋒？

一心齋想把他兩人分開，然而，由於他倆已

經凝視對方出神，似乎連裁判的一心齋也要被拖進去了。

不久之後，文之丞的呼吸逐漸的變急促了，龍之助的臉孔越來越呈現蒼白。雙方的鬢角都滴下了汗珠。就在他倆彷彿要分開來的刹那，文之丞的木刀尖有如鶺鴒之尾一般動了起來。

一心齋認爲他要耍什麼花樣呢？以致把原來已經來到咽喉的分開信號吞下去了。

一心齋瞧了龍之助的眼色，它竟然變成了恐怖的陰險之光，就連文之丞也變成欲致人於死地的兇相。一心齋很焦急的瞧瞧列席的逸見利恭。

逸見利恭緊握着鐵扇，好像要把它握碎了似的，他眼中充滿了不安之色，一直看着台上的比武，想不到他對一心齋所目示——「讓他倆分開」，竟然不表同意，一直輕搖着他的頭。

一心齋却是焦急萬分。以他的所見所聞來說，這已經超過了尋常的對峙，老早就到達最後的比賽階段了。除非，殿前的大杉木裂成兩片，掉到他們兩個人之間，或者裁判把他們分開之外，這種濛濛上騰的殺氣再也無法消失了。

如今，已經不能有絲毫的猶豫了。

「分開！」

這是一心齋的獨斷，他爲了解除這場比武的危險，猛然的把鐵扇伸到兩刀之間。不知是否他太慢了一些？文之丞突然喊叫一聲：

「殺！」

他的這一招眞够大膽與猛烈。當五百多名的武士不約張口結舌之時，意外的，文之丞竟團團地旋轉了起來，有如被摔一般，飛躍到甲源一刀流的席間，匐伏於逸見利恭的脚下。

機龍之助則以握住木刀的姿勢，依舊站在台上。

## 十三

這個不容間髮的對打，使場內轟然雷動。到底那一方打贏，那一方打敗，他們可說看得一清





二楚，然而，他們却渾渾噩噩，看不清勝負關鍵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個時候，中村一心齋進入當中宣告說：

「這一場比武，不分勝敗。你們分開吧！」

若是不分勝負，爲何文之丞摔回自己的坐席呢！實在令人難於瞭解，同行的人臉上表現出不服之色。

機龍之助白光閃閃的眼睛凝視着一心齋說：

「裁判先生，剛才的勝敗已分曉了吧？」

龍之助用一隻手持着木刀，尖銳的質問着。

一心齋却以淡然的口氣說：

「總之，你們是分開了，不分勝敗。」

龍之助一步一步的逼向一心齋說：

「那麼，把我的對手叫出來！」

「我不必把他叫出來。如果對我一心齋的裁判有不服氣之處，請儘管說出來！」

「可能你的老眼花了，你沒看見他持刀向我進攻，但却不損我毫毛，而他自己却人仰馬翻了嗎？」

比武變成了裁判跟武士的爭論。

關於這一場的比武，是否有如龍之助所說，是一心齋所看走了眼呢？龍之助以爲老人會搶白他一頓呢！想不到一心齋却是咯咯的笑着說：

「關於你們分開之後的情形，我一點都不知道。你可不能說，這是我眼睛老花了才沒有看清楚。」

其實，分開，出刀攻擊，還擊，這三個動作之間似乎沒有縫隙，不過仔細的思索起來，仍是可以分成三段的動作。

到此，龍之助也不再說話了，只是他這麼說：

「那麼，我希望再比一次。」

「慰神的比武，絕對不能重複。」

一心齋雖然堅決的表示，但龍之助却振振有詞的說：

「沒有決定勝敗的比武，對神來說是一種非禮行爲。無論如何，請准再比一次！」

龍之助表示：非明快地決定勝敗，否則他一定不離開這個場地。相對的，一心齋也是貫徹始終的人，他說一就是一，再也不願妥協。

「如果，你一定要再來一次的話，那麼，本人就來奉陪好了。」

「這眞是太有趣了。」

龍之助面帶冷漠的微笑說：

「以富士淺間流的本家，中村一心齋來說，是不愁沒有對象比武的，那麼，就來領教你的大刀吧！」

「好吧！我雖然年紀已老，然而，我一向引以爲傲的大刀耍法，仍舊見得人呢！」

由於武士特有的脾氣在作祟，一心齋對龍之助堅持到底的做法感到惱火，而願意親自奉陪。

事態已經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家不約冒了一身冷汗，以爲一場火拼就要展開了。

「喂！機氏，你就讓步一點吧！」

突然這樣說的人，正是甲源一刀流的本家——逸見利恭。

## 十四

逸見利恭爲甲源一刀流的家元（掌門），機龍之助也拜過他爲師，學過了劍道，因而，他倆之間是有師徒之緣。

一刀流的淵源始於伊豆，開山祖名叫伊藤一刀齋景久，承其衣鉢者爲神子上典膳忠明（小野治郎左衞門）此人和柳生都是曾任德川將軍的老師，享譽當時，其子小野治郎左衞門忠常奠定小野派一刀流的基礎，而伊藤典膳忠也奠下了忠也派一刀流的基礎，尤其是忠也從父親忠明那兒獲得了開山祖一刀齋之姓，以及一把寶刀。

繼承忠也者，乃是忠明以來的高弟龜井平右衞門忠雄，他也冠上伊藤這個姓。而忠雄之次爲創立溝口派之名的人，他的名字叫溝口五左衞門





正勝。

武藏國秩父小澤口的住民逸見太四郎義利，向櫻井五助長政學習了這種溝口派的一刀法，終於窮究其奧秘，創立了甲源一刀流的一派，被讚揚爲關東武術的中興，而逸見利恭又是承受其正統的人，因而，他在看到了機龍之助的傲慢剛愎自用之後，大聲叫他讓人一步。他的話，的確有相當的分量。

「你竟敢頂撞裁判，未免太過分了，快點把刀收起來！」

那些包圍着逸見的門徒們，一方面也照料着宇津木文之丞，致於其他的門徒，則手持刀劍，用白眼去怒視龍之助，只要有那麼一點的風吹草動，就準備向龍之助猛撲過去。

龍之助看見了這種情形之後，在閃着白光的細長眼睛深處浮泛着笑意，接着把身子一旋轉，向神前一拜，用左手拉起幔幕，很快的就離開了。

宇津木文之丞在臉孔上面所承受到的那一刀，是十足致命的一擊，他的腦骨幾乎被敲碎了，但由於他不願在大衆面前出醜，於是跳回席間，匐伏在師父的足下，在那個時候，他已經斷氣了。

在比武的狀況之下，機龍之助竟然用木刀打死了文之丞，說起來也未免太過於殘酷了。

其實，他之會如此做，應該先怪文之丞。因爲，頭一個動手的人，很明顯的就是文之丞。如果那時他沒有撲一個空的話，龍之助的喉嚨恐怕就被打斷了。

在那個時候，文之丞何以那麼狠呢?看樣子，他也是打算要殺人，否則是不會採取那種攻勢的。

如此看來，文之丞的手法也未免太狠毒了一些，實在不應該先責怪龍之助的殘酷無情。

那些憎恨龍之助驕傲剛愎自用的人們，暫時的閉上了他們詛咒的嘴，靜待着最後兩組比武的

收場。

最後兩組的比武，很順利的收場，機龍之助回到了寄宿處，換了衣服，吃過了晚飯之後，穿過雲霧籠罩的杉樹林，慢斯條理的走在神社後面的道路上。

## 十五

龍之助進入隨神門，登上了籠罩着雲霧的山坡路，再走到右邊的小徑，那兒有一個路標，指示由此地可通到後山官七代的瀑布。

御岳山的土壤很適合杉木的生長，高達數十丈的杉木從山麓長到山頂，看起來令人感覺到舒暢。尤其是從這些罩滿雲霧的山坡路到七代的瀑布之間，更有高聳入雲的杉木。

龍之助一進入杉木林之後，雲霧也跟着捲了進去。

回頭一望，神社殿上所點的火把，似如朦朧的燈籠，好像進入了睡眠之境似的，顯得無精打采。龍之助停止脚步，耳朵立刻聽到七代瀑布傾瀉的水聲。

站立着休息，頭上的祈禱鳥開始啼叫了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罩着雲霧的山坡傳來了人的脚步聲。

「您是龍之助先生嗎？」

來人正是美貌的阿濱——文之丞的「妹妹」。

「妳是阿濱小姐嗎？」

「是啊」

「……」

「請您務必小心，有人要暗算您！」

「暗算我？」

「爲了要暗算您，同派的劍道高手五個人，如今已離開了寄宿處，向此地來。」

女人摸到龍之助身上的手是熱燙燙的，然而，她所吐出的氣息更有如火一般。





「阿濱，這裏太危險了，快躲到那兒去。」

龍之助指了眼前塞神的殿社。

「龍之助先生，您打算被人砍死嗎？」

阿濱遮斷着龍之助的去處，幽怨的說：

「如果您準備在此地被砍死的話，先殺了我！」

「爲什麼？」

「文之丞死了！」

「我被文之丞休了！」

阿濱的聲音顫抖着，而且很低。

龍之助一語不發。

「妳要到那兒啊？」

祈禱鳥又啼叫了起來。

「我是不能回到甲州去了。」

阿濱的身子很柔軟，她逐漸的把整個身子靠緊龍之助。

祈禱鳥又「咕咕」的啼叫了起來。

「那是杜鵑鳥嗎？」

阿濱故意把身子放斜，仰望着杉樹頂。

「龍之助先生，您說話啊！」

龍之助却始終沒有開口。

「您對刀劍方面很老練，對女人也老練嗎？」

阿濱的頭髮掃着龍之助的頸項。龍之助還是一語不發。

夜深了，萬籟俱靜，七代的瀑布聲可以很清楚的聽到。

在罩滿雲霧的山坡上響起了人聲。

「啊！有人來了！敵人來了！」

龍之助跳躍了起來。

「我們逃走吧！快一點逃走吧！我不要死！我們兩人一塊逃生吧！」

阿濱用她的身子去緊貼龍之助。

當雲霧濛濛地罩滿全山之時，響起了刀劍的聲音，但是龍之助與阿濱却平白的消失了。

## 十六

本鄉元町有一家規模相當大的綢緞莊，光是看管店面的小徒弟就有十個之多。當小徒弟們在那一塊「山岡屋」的招牌下灑水時，有人說：

「打擾您們了。」

小徒弟們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個莊稼漢打扮的男子拎着小包袱，帶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進來。

自從發生那一件事以後，已經過了一個月了，但我們仍記得這一對男女。男的是武州青梅後街的七兵衞，小女孩則是朝山拜廟老人的孫女——阿松。

「進來坐！」

小伙計以爲他們是顧客，一齊地迎了上來。

七兵衞垂下了頭說：

「這裡是山岡屋的久右衞門先生寶號吧？」

「這裡正是！」

一個小伙計茫然若失的站在那裡。

「在下來自武州青梅，想拜見老闆或者老闆娘。」

「什麼，你要見我們的老闆或者老闆娘？到底有什麼貴事？」

「唔……其實，我帶來了老闆娘的親戚——就是這個女孩子。」

小伙計做了一個驚訝的表情，不禁凝視了一下七兵衞與阿松的臉孔。這時掌櫃開口說話了：

「你帶來老闆娘的親戚？」

「是的。你只要說，以前在本鎭開刀鋪的彥三郎先生之女，老闆及老闆娘就會明白了。這個女孩就是。」

七兵衞叫來了阿松，掌櫃的臉孔呈現怪異的表情，但却對小徒弟說：

「長松，老闆既然不在，你就去告訴老闆娘，說是青梅的一位農友帶着本鎭彥三郎先生的千金，希望能够見見她。」





「是！」

小伙計無精打采的應了一聲，走進了屋子裏面。

「請坐啊！」

掌櫃拿出了一個火盆，就在這個時候，七兵衞在店裏坐了下來，拿出煙草在抽着。阿松始終感覺到忸怩不安，一直躲在七兵衞的身邊。

隔了一回兒，剛才的小伙計來了，他滿臉不高興的對掌櫃說：

「老闆娘說：她根本就不認識什麼本鎭刀舖的彥三郎先生，因此，不便跟這個姑娘見面。她對我說，快叫他們出去。」

聽了這句話，七兵衞與阿松吃驚得面面相覷，接着，阿松向前走一步說：

「才沒有那回事！」

阿松的臉孔通紅，眼睛含滿了淚水說：

「才沒有那回事呢！這裏的老闆娘就是我母親的妹妹也就是我的阿姨，我只要看看她，就會知道是不是我阿姨。」

阿松始終堅持着這一點。掌櫃與小徒弟怪爲難的看看七兵衞與阿松。末了，七兵衞也說：

「這個姑娘也這麼說。只要讓我們跟老闆娘見一次面，就不難知道了。」

「我也對她說過了啊。但她始終說不認識什麼刀鋪的彥三郎先生，我那有什麼辦法呢？」

小伙計一直在强辯。

「只要看看阿姨我就知道了。我很小的時候，她還帶我去看過戲呢！」

接着阿松之後，七兵衞也用着重義氣的莊稼漢口脗說：

「如今，我只好實話實說了，當這個小姑娘跟她的爺爺在甲州後街道的大菩薩嶺遇難的時候，我碰巧通過那兒，於是救了她，如今，這個小姑娘唯有這位阿姨可投靠。我非常的同情她，所以陪她一塊兒來。希望能够見老闆娘一面。」

七兵衞說罷，禮貌的要求，掌櫃在心裏嘀咕

着——眞是平白遇見了煩人之事——因此，很不情願的向小徒弟伸伸下巴說：

「那麼，你就再向老闆娘稟報一次吧！」

小伙計十分無奈的走進屋裏，當他又走出來之時，手中取了一個小紙包。

「掌櫃的，我雖然說得口焦舌燥，但是老闆娘一直說她不認識什麼彥三郎。末了，她給了我這些錢，囑咐我把錢交給這位先生，算是給他買幾雙草鞋用。如果嫌不够的話，還可以添上一、二兩。」

掌櫃拿着這個紙包走到七兵衞面前說：

「實在沒辦法，我們稟告了好幾次，老闆娘總不肯接見你們。這只够買幾雙草鞋，您就帶她回去吧！」

他把紙包放在七兵衞的面前，後者强忍着欲爆炸開來的怒火，默默的瞧着紙包出神。阿松則把臉孔轉了過去，由於看不慣該店欺貧的作風，整個身體氣得不斷的發抖。

就在這個時候——

「貴客您進來坐坐啊！」

小伙計有如雷轟一般，爭先恐後的前往迎接客人。

原來，進入這間綢緞莊的客人，乃是剪短頭髮，穿着羽織外衣的婦人，乍見之下，彷彿是諸侯或官家的姨太太似的，仔細一瞧，却有一點像小家碧玉，體態顯得婀娜，年紀約在二十八、九歲之間，手上持着一束秋草。

「請把以前的料子再讓我看一下。」

「您這位老師，這些是特地爲您運來的。昨天，紡織廠又送來新貨，您慢慢的挑選吧！」

掌櫃小伙計一齊來，不斷的從木棚搬下料子，在女客人面前，堆得高高的，像一座小山。

「因爲順路所以彎來再看看。」

女客人高傲的把料子翻來又覆去，根本就不想買。

「喂！掌櫃的，這是什麼意思！」





本來就彆着一肚子氣的七兵衞，把紙包「砰」地擲了過去，光起火來大吼。這麼一來，先前那位女客人猛然的回過頭來瞧一瞧七兵衞。那些眼中無人的掌櫃及小伙計們，看到七兵衞的兇相，嚇得直打哆嗦。

「掌櫃的，請你弄清楚，我們並不是來此地要這幾個臭錢！你們也太瞧不起人了！」

七兵衞猛敲煙管說：

「我只是把老闆娘的侄女帶過來而已。想不到你們把我當叫化子看待，想用幾個臭錢打發我走。」

七兵衞越說越激昂，面色也越來越難看，掌櫃及小伙計們更感到有如坐針氈一般的不安起來。

七兵衞解開了小包袱，從裏面取出三包百兩的金子，嘆一口氣說：

「眞遺憾！你們竟然把我們當叫化子，時到如今，我只好把這個小女孩死去的爺爺所託我的錢，讓你們瞧瞧吧。其實，我是不必讓你們看到這些錢的。我只是要你們弄清楚，如果單是要錢的話，我們是不會千里迢迢的來到這個地方的。」

七兵衞突然又變成很柔和的說：

「我專程帶阿松來投奔阿姨，想不到你們竟然不讓我們進入內室，一口咬定不認識阿松的爹娘，想把我們趕出去，不知安的是什麼心眼。這種情形之下，我還能够把阿松放在這兒嗎？這裏的人比陌生人更沒有人情味呢！既然阿姨不肯收留，那麼，就讓我來收留她吧！日後，可不許你們發牢騷。」

說罷，七兵衞把煙管放入竹筒裏面，對阿松說：

「阿松啊，既然他們不肯收留妳，那就跟叔叔回家去吧！」

七兵衞把三百兩的金子收了起來。阿松一臉的悽慘，兩眼飽含淚水，把小小的下巴埋入衣襟

裏，向七兵衛點點頭。

夏天的晚風令人感覺淡淡的寂寞。

當他倆走出去之後，山岡屋的小伙計們大聲笑了出來。聽到了笑聲，阿松回過頭，氣憤地看了山岡屋的招牌一眼，胸中感覺到一陣悽涼。

「所幸，江戶這個地方很大，我們是不怕沒有地方安身的。」

七兵衛一面安慰着阿松，一面催促她快走。

## 十七

當七兵衛和阿松正想到神田明神的方向時，有人從背後喊叫他們。

「喂喂！這位大哥與小姑娘慢走。」

由於此地很少有來往的人，他們兩個人一回頭就發現了喊叫的人。原來，就是那個剪短髮，到山岡屋看過料子的女人。

她很親熱的走向前來關心的問：

「恕我冒昧，您們是那個山岡屋的親戚嗎？」

「是啊，這個姑娘就是山岡屋的親戚。不過，我就不是了，我只是一個不相干的莊稼漢罷了。」

「喔！原來如此，我也在那個店裏聽到一二。看起來您們好像有困難的樣子，所以，我就冒昧的叫了你們。」

這個女人的氣質很不錯，又很會說話，因此，七兵衛隨便的應答說：

「謝謝妳的關懷。」

「我……」

女人看了看附近說：

「我就居住在那條小巷子裏面。也許，我不該說這種話，如果您肯把那個姑娘委托我撫養，我是非常樂意的。」

「喔！妳實在太親切了……」

由於這個女人來得太突然，好像在茫茫霧海之中遇到一隻救生艇似的，以致使七兵衛有點驚





慌失措：

「您的好意眞令人感動，然而，妳我素昧平生，我們怎能够去打擾妳，如此不是太失禮了嗎？」

「怎會呢！失禮的是我。這個世界實在太妙了。就有如您剛才所說一般，竟然有人把前來投靠的親戚趕走。不過，也有不少完全沒有關係的人，對這種待救的人伸出援手呢！如果您們有去處，那就萬幸，如果沒有的話，請到我那兒，因爲，我正缺少人手呢！」

世界上，竟然有這種喜歡照顧他人的女人。

在七兵衛還未來得及回答之前，那個女人又說：

「那麼，就一言爲定了，來我家居住吧！今晚你們不必躭心沒有過夜的地方了。請放心，我家沒有令您們感覺到不自在的人。」

「那麼，我們就去打擾了。」

七兵衛跟阿松一直隨着女人走，當他們三個人走到靠近湯島高台的妻戀坡西邊時，眼前出現了一道黑色的圍牆。牆裏有松樹，同時也看到了有欄杆的二樓。走到此地，女人打開門請他倆進去。

入口處高掛着松月堂古流等等的招牌。原來，這個女人並非什麼大的來頭，只不過是花道的師匠而已。

「請進來啊，這兒就是我的家。整個房子裏，只有一個老媽子跟一隻貓而已。」

## 十八

欲從甲州本街道走到新宿、八王子驛站，必需耗費五天五宿的時間，到府中、日野，雖然需要相當的時日，致於後街道則通往茫茫的武藏原野，到青梅爲止，可以說連像樣的一個人家都沒有。

尤其是青梅街道中所謂丸山台那個地方，時常有要買路錢的强盜出現，卽使在大白天，也必需成隊的走過，如果是單獨的話，就算是强壯的

大男人也走不過去。至於到了黃昏及黑夜那更不必說了。

不過，今天却是異常的奇怪，雖然月亮還掛在天空，但丸山台附近却已可以聽到馬鈴聲。一個頭戴竹笠的年輕馬夫，用草鞋踏着一片朝露，試圖走過這個丸山台。他可能是黑夜前走出了江戶，正要趕回故鄉吧？但未免太大膽了。

通常思慮周到的馬夫，絕對不在這種時刻裏，單獨的趕路。

看清了這個馬車夫，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就是萬年橋下水車的看管人，也就是笨頭笨腦的與八。正因爲他是笨頭笨腦，所以才不知道害怕。

馬背上，綑紮着三個笨重的大行李，在行李當中，放置一個高約三尺的地藏王菩薩木像。不知道與八這個小子從什麼地方弄來的？不過，大部分的金漆都剝落了，錫杖的前端，如意寶珠等已缺了一部分。由於用繩子綁牢於馬背上，遠遠望去，好像地藏王菩薩在騎馬似的。

與八用手持韁，時時回過頭去瞻仰地藏王菩薩，並且親熱的說一聲：

「哈！地藏王菩薩您仍在馬背上。」

「我還是嬰兒的時代，狠心的父母把我丟棄在這個街道，是老爺把我揀回去撫養的。我的父母到底長得怎樣呢？」

「我可能是從樹股或岩石之間出生的，當然也就沒有父母囉？通常的人都有父母，我却沒有難怪那些野孩子要欺負我。哼！欺負就欺負吧！老爺待我很好，我也不缺乏吃穿，不過……我還是想看一看眞正生我的父母。」

「海藏寺的方丈對我說，地藏王菩薩最疼愛沒有爹娘的孩子了。即使到了地獄，地藏王菩薩也會保護孩子，只要我虔誠的信仰地藏王菩薩，有一天總會跟生我的父母團聚的。」

「我最信仰地藏王菩薩的。只要我看到路旁的菩薩石像倒下，我就會把祂扶起來。只要有





花果，有清水，我就會虔誠的去供奉地藏王菩薩。」

「昨天，我在四谷的用具店看見了這尊地藏王菩薩，他們說要賣一貫二百，於是，我就傾盡所有把祂買了下來。我要把祂帶回家裏供奉……」

與八在自言自語着：

「我雖然很孤單，但是老爺的運氣也不好，臥病了五、六年。他唯一的少爺（龍之助）從比武的那一天起就失踪了——如今，親戚們在看顧老爺，但是，老爺仍是很思念自已的唯一骨肉啊。」

與八想着想着，不禁淌下了兩行淚水。

「這是人之常情啊。我雖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沒有一天不思念親生父母。」

「老爺雖然口口聲聲罵少爺爲逆子，說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原諒少爺，不過我相信，他心裏還是非常的思念少爺的，我一向認爲少爺是不祥的人，所謂劍術能够用來防身也就得了，然而，他却殺人不眨眼——我做下人說主人的是非，實在不應該。不過，我認爲，讓少爺如此下去的話，他總不會有好下場！」

「我認爲龍少爺可能在江戶，整整找了兩、三天，但是江戶這個地方太大了嘛！我始終找不到龍少爺的人影。一旦讓我撞到，我就是拼着一死，也要把他拖回去的。」

與八不停的在自言自語。但同時仍忘不了回過頭看看地藏王菩薩。

「好吧！我就虔誠的供奉地藏王菩薩，求祂保佑老爺以及我……」

自言自語告一段落，馬兒的的答答的蹄聲在叢林裏回響。

或許是由於太無聊吧？與八又自言自語了起來：

「我最弄不清楚那個叫做阿濱的女人了。那一次，少爺叫我把她抬到水車茅屋裏面，我一想

起了那個時候，全身就會長起鷄皮疙瘩來。老實說，我長到了這麼大，還沒有做過那種壞事呢！而且到了比武的那一天，那個女人又託我帶一封信給少爺，到底她在搞什麼名堂啊！實在把我弄迷糊了。」

在如此自言自語中，與八騎着馬不知不覺已過了丸山台的三分之一路程，就在這時候，他發現前面的樹蔭處有一堆火。

「啊！前面有火在燃燒哩！」

與八勒住了韁繩，靠近一瞧，原來在火的附近，有很多人亂成了一團。

「怎麼？一清早就有人在吵架？」

更靠近一些，發覺人聲更嘈雜了。

「大家稍爲忍耐一點就行了，何必斤斤計較呢！」

與八踽踽的向前走去，他發現有好幾個人影圍成一個圈子，把一個瘦小的人困在中間，手中還各持着棍杖等的武器。這些圍成圈子的人，還對中間那個瘦小的人大聲吆喝，好像在脅迫對方似的。

「你們在幹什麼？」

丸山台時常有惡棍出沒，知道的人，唯恐避之不及，然而，與八是一個痴呆的人，因此，毫不畏縮的走到惡棍的面前。

「喂！你是誰？」

惡棍們反而嚇了一跳。

「我以爲你們一清早就在玩四色牌呢！原來，你們捉住了這個男孩，向他大聲吆喝是不是？」

與八的大膽與痴呆，叫那些惡棍哭笑不得。

「這是一個傻瓜！」

「把他教訓一頓！」

這些惡棍帶着長刀，麻繩。而被他們困在中間的是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他具有武士之子的風度，一直坐在道路上，用手摸着刀柄，做一個靠近來就要砍的架式。不過，他的臉上却顯得





非常的疲倦。

「喔！我懂了！你們是强盜，想洗刼這個孩子是不是？我看你們還是罷手比較好，因爲拿別人的東西是犯法的。」

那些惡棍差不多要笑出聲來了。想不到有一個呆瓜突然出現在這種洗刼場面。惡棍們往後一瞧，馬背上還坐着一尊地藏王菩薩。看起來實在滑稽，要想打架也打不起來。

「我剛才就說過了，我有要事在身，身上的錢可以給你們，不過，衣服之類絕對不奉送。如果你們膽敢動手的話，我就要拔刀了。」

少年坐在地上，眼眶裏蓄滿了淚水，怒視着那些惡棍說。

「那麼一點兒的錢，我們是沒有看在眼裏的。乖乖的，在我們沒有動手揍你之前，把所有的東西都交出來吧！你手中的那一把劍唬不了我們，我們是甲州聞名的五兄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乖乖的把東西交出來吧！然後，摸着鼻子走路！」

惡棍把手中的棍子拿到少年的頭上晃晃。另外一個惡棍想伸手奪取少年手中的刀，想不到與八却冷不防飛出了一脚，使那個惡棍表演了一場「狗吃屎」。

「你少管閑事！」

另外一個惡棍撲了過來。

「看老子來收拾你！」

結果，這個惡棍又表演了「倒栽葱」。

儘管外表又傻又呆的與八，但力大過人，確有兩手。

## 十九

與八的蠻力是驚人的，五、六個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在不到一分鐘之內，惡棍强盜都抱頭鼠竄了。

接着，與八走到少年的身旁，安慰着他說：

「你還好吧？剛才實在太危險了。」

「謝謝您救了我，此恩此德沒齒難忘。」

「只有你一個人嗎？」

「是的。」

「從那兒來？」

「江戶。」

「從江戶來……你要到那兒去？」

「到青梅去。」

「到青梅？好極了！我也要到青梅，咱們就一塊兒走吧！」

「那麼……」

少年本來就坐在地上，他試着用刀做杖站立了起來，但是却站不穩。

其實這也難怪，今早從江戶出發，以一個孩子整整走了七里，脚當然會腫脹而不能行走了。就是在這種的情形下，才受到惡棍的脅迫。

這少年看來很有志氣，他一直强忍着痛苦，想跟與八一塊兒走。與八看在眼裏，很不忍心的對他說：

「你太疲倦了，請等一下，我替你想個辦法。」

與八看了看馬背，不覺歪着頭說：

「貨物並不多，然而，使地藏王菩薩躺下來的話，未免太不敬了——不過，也不能跟地藏王菩薩相對的坐在馬背上啊……」

與八交叉了兩手，看着地藏王菩薩，不停的思考着。

「啊！對了！」

與八拍打雙掌，靠近馬，把馬背上的地藏王菩薩恭敬的抱了下來，用一條繩子，有如母親揹孩子一般，把地藏王菩薩揹上。

「這樣就行了，你可以騎到馬背上。不必客氣，因爲你的脚已經不能再走路了。」

少年充滿了感激，慢慢的跨上馬背。

與八揹着地藏王菩薩，拿起繮繩。那種模樣看起來很滑稽，不過，他本人却一點也不在乎。

「你看起來很像武士的孩子，你要到青梅的





什麼地方呢？」

早晨的薄霧已經消失了，雲雀在樹枝間跳躍着，接着，展現了一片樹林，田園，農家的屋頂，比過武的御岳山陸續的出現，好像剛剛從睡眠中醒過來似的。

「我要去和田。」

「你要去和田？」

「到和田的宇津木家。」

「是和田的宇津木家嗎？」

與八走着，抬頭看了看少年的臉孔。

「你是他的親戚嗎？」

「宇津木就是我的家啊。」

「你的家？那麼，你就是文之丞先生的弟弟囉？」

「是啊，我就是他弟弟。」

「原來如此，我可一點都不知道呢！」

這個少年正是宇津木文之丞的弟弟名叫兵馬。

兵馬自從幼小時，就被寄養在番町旗本的叔父家。他聽到哥哥不幸的消息之後，悄悄的逃出了叔父的家，一心想返回宇津木的家。來到此地，由於過度的疲倦，而遭受到那些盜賊們的包圍。

「你哥哥文之丞先生的運氣太壞了。」

「你知道有關我哥哥的事情？」

「我知道得很清楚呢！」

「那麼，你大概也知道有關於龍之助的事囉？」

「是啊。」

「這麼說，你一定清楚五月五日比武的那一件事。」

「哈！關於比武的事，我知道的很清楚哩！」

「那太好了！在那場比武大會上，龍之助與家兄，到底那一個獲勝？」

由於兵馬問得太認眞，與八竟然忘形的說：

「在那一場比武裏，龍之助先生獲勝，文之丞先生却是敗北了。」

「那一定不是尋常的勝敗。」

「怎會是尋常的勝敗呢！你想想看，那不是一種分出生死的勝敗嗎？對方是你的哥哥，你當然會感覺到憤怒，然而，我也是感覺到非常之悲哀呢！」

說到此地，與八竟然哭泣了起來。

「你哭泣些什麼？那又跟你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跟我的關係可大着呢！」

「那一場比武跟你有關？」

「算了！不要再提吧！讓我們把它忘懷。」

「怎能忘呢？就是忘不了，我才會逃出江戶，一心一意想爲哥哥報仇！」

「你要報仇？那麼，你要殺什麼人呢？」

「殺機龍之助！」

「你要殺龍之助少爺？」

與八轉過頭去看兵馬，後者正凝視着御岳山，眼淚一顆一顆地滾了下來。

## 二十

山岡屋的伙計把七兵衛與阿松趕出的那一天晚上。

老闆因爲商務方面的需要，隻身到外埠辦事。而老闆娘阿流竟然跟一個不三不四的年輕男子在嬉戲。雖然已經三更半夜了，但他倆却一直在喝酒作樂。

「啊！腳步聲…」

「是不是貓來了？」

「不可能，分明是人的腳步聲。」

「眞是膽小鬼！看你嚇成那副德性。快開門看看！」

「噯喲！」

果然不錯，眞的有人站立在那兒。

「啊！你是誰？」

「還有誰？今天，在妳店裏吃到閉門羹的那





一個農夫！」

「噯！」

「打擾了！」

此人擅自進入屋內，就在女老闆的臥房坐了下來，同時，也把黑色的頭巾除下，原來，他就是今天帶阿松來此的七兵衛。

七兵衛怒不可遏地，從懷中摸出了一把短刀，把它深深的插進榻榻米裏。

「哇——如果您這位好漢要錢的話，我可以全部給您——不過，請您萬萬要留下我的狗命！」

「老闆娘，您怎麼搞的？動不動就說錢？今天您不就給了我幾分錢嗎？那時，我就說過了，我不是爲錢而來的。」

「那麼，您要東西是嗎？好好，我就帶您去倉庫，您可以任意的拿自己喜愛的東西。」

「眞囉嗦！我不是來偸東西的！」

「啊！我懂了！一定是爲了本鎭彥三郎的女兒阿松的事。那時，小伙計們不會說清楚，眞抱歉。的確，阿松是我的姪女……您把她帶來了嗎？我發誓一定會把她當作親生女兒養育。請您原諒我這一次吧！那些該死的小伙計亂傳話，所以，才得罪了大爺您……我……」

「一切都太遲了！不要再痴人說夢了，那個女孩子由我領養了，這樣也好，否則她可能會被您折磨死哩！如今，她跟妳已經沒有關係了。」

「那麼，您是要一筆撫養費是不是？」

「混蛋！我怎能跟一個毫無關係的人要撫養費！」

「好漢大爺，請您饒命吧！」

「我並沒要妳的狗命！」

「您要留我一條狗命是不是？」

「是有這種打算，不過，我並不想立刻回去！」

「那麼，我給您一筆錢好嗎？」

「不要錢！聽到沒有！」

「那麼…您…」

對於阿流的狼狽相，七兵衞暗暗的在心裏發笑。

「山岡屋的老闆娘啊，我沒有其他要求，只是要使妳丟丟醜。」

「丟醜？」

阿流的嘴唇變成蒼白，七兵衞則幸災樂禍的說：

「乖乖，不要那麼害怕呀！我並沒有强姦妳的意思，只不過打從孩提時代起我就有一種癖好，那就是：有恩者報恩，有仇者報仇。今夜，我就是來報白天妳趕我的仇。——說實在的，老闆娘，這一次我可能放肆一點——因爲，我要使妳一絲不掛，脫個精光。」

「什麼！」

「把妳脫個精光之後，我再把妳牢牢的綁了起來，然後，把妳放到店面，也就是白天妳趕我跟阿松的地方。妳就忍耐一下吧！到了明日早晨一定有小伙計看見妳的。到時，他總不會眼睜睜的看著精光的妳啊。妳將感覺到寂寞，不過請忍耐一下。所幸，妳還有一個年紀輕輕的相好，我也順便把他脫光，跟妳做個伴。」

「請您饒了我們吧！」

兩個人一起哀求，阿流隨卽開始發出悶叫的聲音。

七兵衞是一個很古怪的盜賊。

從這個故事的最初一來，說是甲州、武州，以及關八州等遭受到竊盜，其實，這些都是七兵衞一個人所幹的。

七兵衞的確是竊盜的天才，從孩提時代起他的「技術」就叫成年人嘆爲觀止了。

大概是在十或十一歲的時候吧？他正受雇於青梅杓有名望之家。那時，就開始盜取主人以及附近一帶人家的東西。他一盜取了這些東西之後，並不把它們據爲己有，而是立刻送給貧困人家





的小孩子。每逢他們的父母問這些小孩子，誰給這些東西時，他們總會說：

「是阿七給我的嘛！」

當七兵衞的竊盜手法逐漸的被人們知道之後，主人便叫來了七兵衞對他說：

「你有盜癖，這是要不得的！如今，你還年幼，可以卽時痛改前非，一旦上了年紀就改不了。你要改過自新，否則我就把你攆出去！」

「老闆啊，我看見了東西，就一直想偷，實在忍不住。非要把它偷來之後，心裏才會舒服。而且，我把偷來的東西都分送給貧窮人家的孩子。並不是爲了自己的私慾才偷啊。所以，就請您原諒吧！」

「眞是叫人無可奈何的小鬼，雖然不是爲了私慾才偷竊，但被偷的人受得了嗎？好吧！你既然那麼喜歡偷竊，那麼，阿七啊！」

主人改變了話題：

「今夜就請你到我房間吧！我把一包金子放在膝蓋上，你試着把它偷去吧！如果被我察覺到你在偷時，嘿嘿！我就用這一把刀砍斷你的手指頭。」

想不到七兵衞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樣子。

「好吧！老闆，一言爲定。最遲到天亮之前，我就會把金子偷過來。」

「不要說大話，你一旦沒有偷成功，手指就會被砍掉！」

「假如我順利偷到金子的話，你要如何的賞我？」

七兵衞這種得寸進尺的態度，使老闆嚇呆了。

「到時，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那麼，我可以隨心所欲的偷東西囉？」

「混蛋！今夜，我準備砍掉你這個小賊的指頭，有膽子就試試看！」

到了夜晚，主人果眞拿着一包金子放在自己的膝蓋上，一把長刀老早就抽出了刀鞘，準備七

兵衞來偸時，嚇一嚇他，看看是否能够糾正他的竊癖。他把刀放在燈光下，搬來一張矮桌，翻閱一本書，藉以打發漫漫的長夜。

他等了好久，總見不到七兵衞的影子。

「這個小賊，可能膽寒了吧！」

主人笑了一笑。接着，公鷄啼曉了。

他往下一瞧，金子不見了！

「啊！眞的被偸了！」

他很快的去叫醒人問道：

「七兵衞在不在？他到那兒去了？」

很多伙計四處找，但却連七兵衞的影子也看不到。主人無計可施，一躺下來就睡到中午。

「老闆，七兵衞找到了。」

「叫他來！」

七兵衞很自然的到主人的床前，對他說：

「老闆，我給您買一些點心回來了。」

說罷，拿出一盒豆餡饅頭。

主人被嚇呆了。

「七兵衞，你昨夜到那兒去了？」

主人怒氣沖沖，好像要吃人似的，七兵衞却不慌不忙的說：

「老闆賞了我金子，我就到八王子買心愛的捕魚用具。」

「什麼？你到過八王子？」

主人的眼睛在翻白，這也難怪。從這裏到八王子整整有六里。昨夜不知他什麼時候把金子偸了去。況且又以一個小孩子的體力，竟然來回走了十二里。單聽到這一句話，就够使人嚇破膽子了。

「像你這種人實在太可怕了，你就給我滾吧！」

就這樣，七兵衞被趕了出來。

七兵衞回到家裏之後，很辛勤的耕種他那一小片田地，有時也做一陣子臨時工。這之後不久，有人爲他作媒，娶了鄰村的一個女子。據說，這個女子很輕佻，一開始就有了野男人。生下了





一個男孩子，她就遠走高飛了。附近的人都說，她是跟一個小白臉私奔的。

妻子私奔了，又留給了他一個小孩子，七兵衞感到萬念俱灰。

不久之後，七兵衞把孩子送給人撫養，開始了形單影隻的生活，白天到山上打柴，耕耕田，一到了夜晚，早早就把門戶深閉了起來，拒絕跟鄰人們來往。人們都說七兵衞變了。事實上從這個時候開始，他深藏的賊性又宣告復活了。

白天，他一直辛勤的工作，夜間他就關閉門戶，到遠地行竊。他說是到數十里之外的上州、甲州等地偸竊，到了東方發白就趕回青梅，白天仍舊辛勤的工作。

最奇怪的是：他所偸來的金錢都散給別人，並不用它們來賭博，或者玩女人，或裝扮自己，所以，根本就沒有人懷疑過他，一直到他被捕爲止，並沒有人知道七兵衞的罪行呢！

## 二十一

宇津木兵馬跟與八倆坐在彈正（龍之助的父親）的枕邊。

「我說兵馬啊，你既然要學習劍術，就必需學正派的劍術。」

彈正改了話題，這樣說。

兵馬剛來到機家時，一直認爲這是可憎的仇敵之家，仇人之父，然而，一旦會見了彈正，一來，對他的疾病抱著同情之心，二來，又被彈正以充滿了慈愛的口脗訓戒的眞心所感動，因此，憎恨之念無形的消失了。

兵馬恭敬的把手放在膝上，聆聽着彈正的訓戒：

「吾兒龍之助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開始時，那也是很有希望的劍術。在那一段時間裏，我也因此沾沾自喜呢！想不到我一臥病，他的劍術就顯着的退步了。」

「什麼？他的劍術退步了？」

「那些什麼都不知道的人，總是說龍之助的武術有飛躍的進步，然而在我的眼裏，他的武術却是日益走下坡。說起來，眞是叫人感嘆，如果我的身子硬朗的話，眞想狠狠的糾正他一頓。唉！誰叫我一連幾年都臥病在床呢！使得我的兒子墮落邪道。」

在彈正的眼裏，龍之助的劍術根本就沒有進步可言。

「像那種劍術會演變到今日的趨勢，我老早就意料到了。如今，我是不中用了。兵馬先生，請您代替我把這個逆子懲罰一下吧！」

彈正在休息了疲憊的身體之後，又說：

「話雖然如此說，以您今日的情形來說，不管您心情是如何的着急，叫您馬上去懲罰龍之助是不可能的。您以爲如何？我認爲修行是很重要的。」

「我會修行的，我會盡力的去修行。」

「您有這種念頭，我非常高興。有時，正確的修行是需要高明的師長指導的。我可以推荐一位高明的劍道師父給您，您不妨隨他修行。」

彈正欲推荐的高明劍道師父又是誰呢？

「下谷的御徒町有一位島田虎之助先生。他的流派屬於直心陰，我倆在年輕時就有很好的交情，如今，我們也時常通信。這個人可說是絕頂的劍道高手，也是最好的師父。」

「島田虎之助先生，這個名字好像聽說過。」

「以當代的人來說，可能只有他承襲了上泉伊勢守（是日本的劍聖，與宮本武藏齊名，本社即將出版劍聖上泉，敬請期待）的正統。」

彈正一面痛罵自己兒子的劍術爲邪道，一面又向兵馬推荐島田虎之助，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那種劍道的意境很高，但是修行方面却非常的嚴厲——由於太過嚴厲，弟子非常稀少，而





且，他也不喜歡出風頭，因此，世上認識他的人並不多。我在年輕時，跟他非常談得來，私交也頗爲深厚，如果要學習劍道的話，還是跟隨他學最好。」

彈正的話裏，包含有他個人的見識，當然兵馬是無從知道的。不過，兵馬在內心認爲：這個老人絕對不是尋常之輩，如果他不臥病的話，一定是叱咤風雲的人物。兵馬對這位老人產生了無限的敬意。

## 二十二

「今天不就是端午節嗎？。」

一個年輕女人打開了紙門，讓初夏淸爽的風吹了進來。她的膝蓋上面有一個剛會爬的男嬰。她則用手縫着嬰兒的單衣。

她皺了皺眉頭，看了看男人。

「這是第四年的端午節了。」

身前放着閱書架，不知在讀什麼書的男人，朝着女人說話的方向看去。

「明年，御岳山又有比武大會了。」

「有。」

「到底誰會打贏呢？」

「妳認爲誰會打贏？」

「這些日子以來，你都沒有參加任何的比賽。」

「誰叫我見不得人呢！」

男人說龍，深深的嘆一口氣。女人停下了做針線的手。

「眞的，我們是見不得人了……」

女人看了看男人的臉孔，寂寞的笑一笑。

「我們不能老是如此啊。」

男人在囁嚅時，女人把手中的針線放下說：

「寶寶，媽來抱抱你。」

她把膝上的可愛嬰兒抱了起來。

「憑着你的一手功夫，在這個江戸開一個練武場，可說是輕而易舉的事，而且，你是一個很

不錯的教練。如此，一直躲藏下去，總不是辦法。」

「如今再發牢騷也來不及了。這是我們自作自受啊！」

「不過……」

女人抱着嬰兒，朝向男人的方向坐着。

「就算我們見不得人，這個孩子總不能……」

「唔……」

男人低着頭，好像在想什麼事。

「爲這個孩子想想辦法吧！我自己什麼也不在乎，不過，孩子必需能够出人頭地才行。」

「這一件事就算妳不說，我也會打算。」

男人似乎有些惱火了。

「妳開口閉口說『見不得人』，那麼，妳是不再喜歡我這個見不得人的人囉？」

「你怎麼說這種話？」

女人幽怨的看着男人的側面。

「屈指算來，已經跟你度過四個年頭了。在這個期間內，我不曾自自然然的步入明亮的世界，隣近的太太們叫我陪她們去看戲賞花，我始終不敢答應，這還不是顧全你嗎？虧你還說這種話。這麼一來，我會眞的討厭你呢！」

「既然討厭我，那麼，妳就去看戲，賞花吧！」

男人的嗓音變高，女人也生氣了，大聲嚷着說：

「怎麼？你不高興了？」

這個男人是機龍之助，女人爲阿濱，男嬰兒是他們去年所生的郁太郎。如今，這三個人就居住在芳新錢座的代官江川太郎左衛門邸內的大雜院裏。

自從御岳山的比武之後，已經過了四個年頭。他倆的生活如此起了變化。龍之助教授江川邸內的小卒們的劍術，以及看守邸內。就靠此維持生活。





「眞太沒有意思了。」

阿濱一面抱着郁太郎，一面長吁短嘆着。

「什麼沒有意思？」

「我感到這個世界太沒有意思了。」

「那麼，妳就去做尼姑吧！」

「如果可能的話，我眞想去做尼姑呢！」

龍之助窮於應付，臉孔上却裝着不認輸的表情，他抑住內心憂鬱，默默的聽着阿濱發牢騷。他倆夫妻之間，這種不愉快的空氣已經延續了兩三年了，不過今天的風雲看來最爲險惡。

「我說寶寶啊，如果沒有你牽累的話，媽媽什麼地方都去得呢！你爸爸叫媽媽去當尼姑，雖然你爸爸已經不愛媽媽，但由於有你寶寶，媽媽是不能還嘴呢！更甭提離家出走了。」

阿濱一直凝視着郁太郎的臉孔說：

「今天是五月五日端午節，是男孩子的節日啊，你是頭一胎，應該叫你爸爸爲你慶祝一下。你媽是沒有才幹的女人，甚至連一個布娃娃也買不起。」

龍之助扳過臉去，來一個相應不理，於是阿濱更接二連三的說個不停：

「既然不能像樣的渡端午節，那麼寶寶，我們就來給菩薩上一柱香吧！也給四年前死去的文之丞上一柱香吧。我說寶寶啊，你眞是生不逢時啊！」

阿濱說罷，正想走到以前房客所設置的佛壇，這時，龍之助却以嚴肅的表情說：

「阿濱，稍等一下。」

「燒香不好嗎？」

「先坐在這裏！」

「好吧！」

「妳是心胸狹窄的女人。」

「是呀！我本來就不是什麼好女人，然而，這種下場也未免太悽慘了一些。」

「誤了前途的不止妳一個人，我何嘗不誤了前途？我之所以會演變到這種地步，全是妳所促

成的。事到如今，我也只好把它當成一段孽緣了。」

「孽緣？……難道在一開始您就認爲這是一段孽緣？」

「只要認爲孽緣，我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妳不止一次的奚落我，不把我當成人看待。我也只好認爲這是一段孽緣了，如此，我就會好過一些。」

「就算是孽緣，也應有一段風光宜人的時期。然而，我跟着你四年了，從來就不曾好好的過一段日子。」

說到此地，阿濱倔强的把臉孔轉過去。

「噯！如果我跟着文之丞的話……」

這一句話，使龍之助再也忍受不了了。

「阿濱，如今妳竟敢在我面前講那種話！」

龍之助的嘴唇在顫抖了。

「哼！在什麼情形之下我都敢說。現在，我好思念文之丞……」

「妳說什麼！」

「如果我一直跟着他，這個孩子也不必吃盡苦頭了。」

阿濱的眼淚泉湧而出。

「哼！」

龍之助憤怒得好像肚子就要爆炸似的，拳頭握得緊緊的。

「喲！妳仔細的想想那時所發生的事情，究竟罪在我？還是在妳？」

「想一想，在水車茅屋下手的惡棍是誰？」

阿濱咬牙切齒的說：

「那就是孽緣的開始。如果不發生那一件事，如今，我還是文之丞的人，而這個孩子也不必吃盡苦頭。」

「啊！女人眞是魔鬼。」

到此，龍之助似乎才明白了女人的可怖似的，除了深深的嘆息之外，似乎已說不出什麼話了





。然而，隔了幾分鐘之後，他又自言自語似的說：

「以我來說，所以在那一次的比武萌生了殺意，完全是阿濱這個女人的罪過，文之丞死命地刺過來的刀尖，確實顯露出了他對愛情方面的遺恨，我回敬他的一刀，一定是附上了惡女的魔力。這件事的發展，都是由阿濱的一念所引起的……」

「啊！你還好意思說。」

阿濱彷彿要飛起來似的緊靠龍之助。

「假如沒有你這一個人，文之丞就可以平安無事了，我也不會有今日的下場。宇津木家，機家也不致於引起騷亂。你爲什麼把一切都歸罪給我？眞虧你說得出口？」

「總之，一切都是妳這個惡魔所惹出來的禍！」

「宇津木文之丞被殺，機龍之助這個男人被報廢，總之，一切的一切，都是妳所造成的！」

「什麼？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罪過？」

「難道我說錯了嗎？時到今日，我才發現到妳的可怕。」

龍之助以騎虎之勢，把一切要說的事都抖了出來。

阿濱聽完，不禁發狂似的吼着：

「好啊！你這個沒良心的，我既然是惡魔，那麼，我就浪蕩到底了！」

她放下郁太郎，抓着龍之助的短刀說：

「寶寶啊，你跟媽媽一塊死吧！」

龍之助把阿濱的手抓牢，郁太郎有如被火燒到一般，大聲的哭了起來。

「要生要死，悉聽尊便！」

龍之助奪下了阿濱手中的刀，重新揷入刀鞘，拿起草笠一戴，忽忽的走出了長廊。

## 二十三

這一天，機龍之助不知怎麼走的？到了黃昏

時，他正走在上野的山下到御徒町路上。

龍之助茫然地走著，突然聽到某種聲音，於是，停了下來。

他向前一瞧，原來，那兒有一座簡陋的練武場。從練武場內傳出竹刀相撞擊的聲音，以及似乎要震破大地的吶喊聲。

這種竹刀相碰的聲音，吶喊的聲音，在在都是龍之助所忘懷不了的。龍之助有如被釘牢了一般，捨不得離開那兒，待他清醒過來，才一步一步的走近道場的窗戶邊。

就連練武場的招牌也變成黑灰一片。龍之助非常好奇的想知道這座練武場的主人是誰?因此，他把戴着草笠的頭伸了進去。這麼一來，他發現坐在主座者爲年約五十左右的人，他的膚色稍黑，顴骨稍高，嘴巴緊抿着，背脊骨挺得很直，眼睛輕閉着，好像進入了禪定似的。他的左右有十多名弟子，正全神貫注的看着場內進行中的比武。

龍之助在看到這種緊張的練武場內的空氣，師父的態度，以及弟子們的作業之後，感覺到這個道場跟鎭內的其他練武場不同。

龍之助實在很想知道此練武場的主人到底是何種人物?到底有什麼出衆的工夫?而再度瞧瞧主座的方向時，本來輕閉着眼睛的師父，突然睜開眼睛看著窗戶的方向。如此一來，龍之助立刻感覺到頭暈目眩。

正在場內舉行的比武，有一個是彪形大漢，另外一個則是十五、六歲的少年。

彪形大漢的四肢非常健壯，看起來蠢蠢欲動，他持着竹刀的中段，吶喊聲跟他的巨軀相等，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相對的，少年也持着竹刀的中段，兩個人的體態有顯着的不同，但是氣勢却同是咄咄逼人。

看了主人之後的龍之助，對這兩個人的格鬥也非常的感覺到有趣。

「伊啊!」





彪形大漢在如此吶喊了一聲之後，又大叫：

「小心你的脚。」

原來，他是屬於柳剛流，是專門攻擊對方脚部的。少年則是屬於眞影流的架式。

「原來是不同流派的比武。」

當龍之助如此囁嚅之時，少年有如欲踢地板似的，把左脚一縮，跳躍起來喊着：

「小心你的身體。」

坐在主座的師父自始至終皆沒有做任何記號。這兩個徒弟又分開來，重新又恢復到平擧的架式。

龍之助並不怎麼注意那個彪形大漢，但他却注視着那個少年的一擧一動。因爲少年在喊：

「小心你的身體。」時，非常巧妙的把前面那一隻脚抽開。這種動作龍之助還記得，尤其是柳剛流的脚部動作最艱難了。欲把脚抽回來，就算是一流的高手也感覺到困難。想不到這少年却能够很輕易的把他的脚抽了回來，很迅速的踢到對方的腹部。

「這種動作，我是會做的。」

龍之助獨自在那兒感嘆著。內心感覺到異常的興趣時——

彪形大漢突然的擧劍過頂，隨着一聲吶喊，把竹刀朝少年的臉上打下去。少年把竹刀向左一揮，向彪形大漢的臉上反擊，但却不幸的沒有打到。彪形大漢一焦急，深深吸了一口氣，衝刺了過去。少年向前跨了一步，閃避了這一刀，接着，急速的鑽過彪形大漢的身下，朝他的肚腹一刺，雖然觸到了，但却非常的輕。

總之，在被少年打到了兩次腹部之後，彪形大漢更爲焦急了。他幾乎不休止地，怒氣沖沖的亂攻一陣。

龍之助對彪形大漢的亂打亂砍，感覺到非常的好笑，就在這時，少年以非常輕巧熟練的身手，向右，向左，又朝前朝後的閃避蹦跳，並趁空隙，大喊一聲：

「看刀！」

細尖的少年聲音有如一支箭似的，穿梭於練武場的四周。一瞧，好可憐喔！彪形大漢有如要砸破地板似的，發生了一陣悶響，整個人屁股着地摔倒。有如小丑一般哭喪着臉。那些圍看的徒弟們差不多要噴飯了。然而，他們耽心主座的師父會生氣，只好死命的忍住笑意。

機龍之助好久不曾見到這種的「好戲」了。

龍之助讚賞少年的大好身手，一面也認爲自

在這一瞬間，他已經忘記了今早發生的不愉快。

己並不差到那兒去。只這麼一想，自負之心使他猛然抬起了頭。

想想，自從四年前在御岳山比武以來，他已經不曾參加任何形式的比武了。

這些年來，他以見不得人的身分，始終以小卒和侍者爲對手，教授他們武術，雖然不曾進步，但也沒有退步，他有自信，絕對不輸給世上一般的劍客及師父輩。

至於這位師父又是誰呢？總之，龍之助很想跟剛才那個少年較量一下，接着再領教這位師父的劍術。想到此，龍之助就技癢難熬了。

## 二十四

機龍之助請求允許他進入練武場。

主座上的師父稍看了龍之助一眼。在門人引導之下，龍之助跪坐在師父面前說：

「在下是江川太郎左衞門屬下，小名叫吉田龍太郎。」

自從在御岳山比武之後，龍之助在表明自己的身分時，都說自己是吉田龍太郎。

「本人是島田虎之助。」

這一句話，使龍之助嚇了一大跳。

原來，他所敬仰的島田虎之助，竟然是這個人。

每當龍之助之父彈正提到劍術時，總會自然的提到這個人的名字。彈正認爲，沒有這個人，





就沒有所謂劍術了。

在往昔，每當龍之助聽到這種話，不是冷笑一聲，就是深感不服氣，他時常想用自己新銳的手法，打敗父親心目中的英雄。在平常的日子裏，他雖然這樣的想，但却苦於沒有碰到他的機會，如今，他竟然神差鬼使的來到了這個地方，既然有這種奇妙的因緣，也就是好機會，爲什麼不跟他較量一下呢？龍之助的自負心再也使他按捺不住了，長久以來，鬱屈的雄心一下子以十倍的勇氣反抗了起來。

話雖然如此說，根據章法，他必需先跟門徒們比劃。

「在下是此練武場門人末席的片柳兵馬。」

龍之助很輕易的打敗了三個人。第四個人是剛才的那一個少年。如今，他暫時冠着外戚的姓氏。他拜師已經四年了，宇津木兵馬已經十六歲了。他再度穿上了比武裝，龍之助也借了比武裝穿上。

門徒對這個新來的他派之客感覺到有一點害怕。以致，兩個人站立於場地當中之時，竟然互相的讓席，不久之後，龍之助向西面擺起了他拿手之「無聲架式」。

此時，島田虎之助稍爲看了兩個人的架式，對於龍之助「無聲架勢」，似乎引起了多少的奇異之感，好像特別的注意他。

宇津木兵馬平擧着竹刀，正在運氣時，突然對龍之助的呼吸感覺到納罕，因爲一點也沒有緊湊的樣子。

而且，他只是擺着架式，既不吶喊，也不攻擊衝刺，看起來一點也沒有焦躁的模樣，這種對峙是兵馬頭一遭碰到的。

爲了要計量對方的內心，自己也不便展開進攻，於是，兩個人在道場中，竹刀對着竹刀，眼睛對着眼睛，完全沒有一點聲響。

如果島田虎之助曾經到各處的比武場所走動的話，他當會看到龍之助的劍術，至少也會聽到

有關他劍術的批評。既然他不曾到各處的比武場地活動，就只能把它當成一種奇妙的劍術看了。

當然啦！兵馬做夢也料想不到對方就是他的仇敵龍之助，心中只是焦急的想着，那是很難以對付的一把竹刀。

於是，兵馬把竹刀一抽，想打龍之助臉部之時，後者大叫着說：

「小心你的手！」

竹刀一動的瞬間，龍之助的竹刀就打下了兵馬的手套。

「好了，手套被打下來了。」

島田虎之助點了點頭。

宇津木兵馬突然向後躍退，又平舉了他的竹刀。

僅微微動了竹刀尖部就取掉了兵馬手套的龍之助，並沒有跳起來攻擊，而又回到了以前那種「無聲架式」。

兵馬在移動時，敗給了對方，因此他大爲吃驚，如今，他才知道對方並不好惹，因此後退一步，只把竹刀平舉着不動。

往日在御岳山上，兵馬的哥哥跟這個人決生死，也是跟目前的情形一樣。只過了一小段時間之後，兵馬就不喜歡靜站在對方竹刀的前面了。

「衝刺！」

兵馬得意者爲刺擊對方的身體。也就是，他剛才擊倒彪形大漢的手法。

想不到龍之助的竹刀，却把攻擊過來的兵馬竹刀向左一撥，把刀尖向前一揮，這一次比前次更爲深層。如果在尋常的情形之下，這可能是所謂的無輸贏了。問題在於那一方的刀比較淺？或者比較深，然而，關於這一點，島田虎之助先生却沒有發表意見。

這之後，經過了好長的一段時間，仍然是沒有半點聲響。終於兩個人只好分開來了。

「請島田先生指導在下的刀法。」

龍之助拿下了手套以及面罩，用膝蓋爬到島





田先生的面前，畢恭畢敬的說。

「那裏，閣下所使用者爲最神妙的劍術。你到底在何處習得呢！」

「在父親的教導之下，學了一點小野派的一刀流，除此之外，並沒有拜過師……」

「嗯……」

島田虎之助輕閉着眼睛，好像在做夢似的……。

「請你把那一種刀法教給我。」

「……」

島田先生對龍之助的懇求，好像不理不睬。

「請島田先生教導笨拙的在下刀法……」

任憑龍之助如何的重複請求，島田先生仍然沒有說出一句話。

## 二十五

在宇津木兵馬初入門習劍時，島田先生曾如此的對他說：

「劍術必需由自己去體會。」

島田先生舉出一個例子說，筑後梁川藩有一個叫大石進的人，生性魯鈍，每逢跟人家比賽，總是被打敗。就是後輩比較年輕的人也不把他看在眼裏。而且，每逢大石進被打敗，他們就會大笑個不已。

在某一個時期裏，由於受到了空前的侮辱，這個生性魯鈍的人也不敢再到練武場了。他深閉門戶，用一條線從天花板吊下一個球，擊打它達三年之久，終於發明了天下無敵的一種衝刺法。

當他再度回到練武場時，不要說是藩中，就是普天下的劍客都無法抵擋他的衝刺。

島田虎之助，男谷下總守，以及這個大石進聲稱爲當時天下的三劍客。

兵馬聽到島田先生如此說了之後，以相同的方法，相同的熱心學衝刺的工夫，如今，他也獲得了成功。

跟機龍之助比武的約一個月之後，也就是在

一個炎炎夏日中，兵馬從御徒町的練武場趕路到中込友人處，準備參加一場比武大會。由於看起來好像要下雨似的，他把道具掛在肩膀上面，從御成街道轉入五軒町的後巷，也就是爬上妻戀坡時，驟然嘩啦嘩啦地下起雨來了。

兵馬想避一下雨，再行趕路時，天空變成了墨一般黑，有如玻璃珠的大雨，像射箭似的落下來。

兵馬只好站立在某家的門側，望着天空，靜待着雲雨的過去。想不到雨更大了，風雨有如傾盆一般的來臨。

「阿婆，您快把二樓的窗戶關起來。」

一個年輕女人的聲音，從這間屋裏傳了出來。

「阿松小姐，綁窗戶的繩子斷了。」

這是阿婆的聲音。

「那就痲煩了！那麼，讓我去關樓上的窗戶。」

說能，年輕的小姐慌張的爬上了二樓，開始想拉攏二樓的窗戶。這時，兵馬還是若無其事的望着二樓，而小姐却突然往下瞧，於是，兩個人的眼光就接觸在一塊了。

兵馬抬頭望了阿松，神魂都爲之蕩漾了。小姐也凝視了兵馬一陣子，但是隔了一會兒，她就把窗戶關閉了。兵馬只好又看着下雨的天空。

由於兵馬只憑着小門的屋簷站立，而且，風又往他的方向吹，於是衣服的下擺都淋濕了。這時，前述的那一位阿婆探出了半身，拿了一把雨傘出來。

「先生，請您進屋裏來休息一下吧！」

「謝謝您！」

「雨不久就會停的，不要客氣，請進來！」

「那麼，我就不客氣了。」

兵馬嘴裏雖然這樣說，但他的脚步却沒有移動。

「啊！不行！這樣是會淋濕的。」





由於對方非常的好意，兵馬也就進入了屋裏。

「您請上樓吧！」

兵馬一踏入屋子裏面，二樓的紙門處正站着剛才關窗戶的那一個小姐，仔細一瞧，她是經過刻意的化粧，頭髮及容顏都標緻得令人醒目。

雨看來沒有停的徵象，風又稍爲增大了起來。兵馬再也不好意思推辭了。他被帶入一個房間裏面枯坐着，由於太過於無聊，兵馬抬頭看看這個房子的設備。看來，根本就沒有男子的跡象，只擺着一些茶道以及花道道具。隔了不久，一陣銀鈴似的聲音響了起來：

「客人，您感覺到很無聊吧！」

剛才的女人恭恭敬敬的說。

「噢！不會的……」

兵馬有一點不安的說：

「看樣子，雨就快停了。」

「不要急，您慢慢的休息吧！」

在戶外，好像有松枝折斷了。風雨好像不會很快停下來的樣子。兵馬面對面跟陌生人坐着，感覺到非常的不自在。

這裏是何等人的住家呢？這個小姐又是誰？這個房子很華麗……到底是？兵馬感覺到疑問重重。不過，他認爲沒有管閑事的必要。待風雨停下來後，兵馬再三的道謝，離開了此地。

## 二十六

等雨停了，送走了兵馬之後，那個女人說：

「阿松，剛才那個年輕人是妳認識的嗎？」

「不是，因爲他在門口被風雨所困，阿婆叫他進來避雨。」

「他是一個很可愛的年輕人。」

阿松聽她這麼一說，不知怎麼搞的，臉孔一直紅到了頸子底。

這個阿松，也就是七兵衞在大菩薩嶺救出的阿松。跟阿松說「那是一個很可愛的年輕人」者

，也就是；從七兵衞手中接過阿松撫養的剪短頭髮的女人。

「明天非上邸宅去不可。」

「是！」

「到了邸宅之後，就必需有如我平常教導妳一般，凡事忍耐一點吧！只要使少爺高興就行了。」

「像我這樣什麼都不懂的女孩，少爺會喜歡我嗎？我越想越躭心。」

「少爺只逢到醉酒之時，才會顯得脾氣粗暴一點。在平常的日子裏，他是非常親切的。我保證，他是不難服侍的人。」

「他脾氣粗暴時，會胡來嗎？」

「就算如此，妳也可以想辦法敷衍他，叫他胡來不得啊，這才叫做服侍。」

「如果，涉世不深的我無法使他高興呢？」

阿松很擔心的說。

剪短髮的女人却笑起來說：

「少爺不一定會動粗，而且，他的相好又很多。這些相好才不好對付。一不小心，她們就會嫉妒妳。」

「我也擔心這一點。」

「叫少爺寵愛，叫相好也不嫉妒妳，這就要看妳的手腕了。妳不妨把它當成初陣，試一試看。」

「為了報答老師的恩惠，我決心全力以赴。」

阿松這一句話，使剪短髮的婦女感覺到非常的滿足，末了，她又輕聲的對阿松說：

「阿松啊，妳是女侍當中最年輕的一個，最要緊的是；必需攏絡住少爺……呵呵……一提起攏絡，妳可能會感覺到害怕，但實在沒有什麼，只要把少爺爭取過來就行了，妳懂我的意思嗎？」

「噯唷！我怎能做那種事！」

阿松的臉一直紅到了耳根，剪短髮的婦女又





說：

「眞要命！妳畢竟是一個孩子……」

阿松將前往的，乃是四谷傳馬町名叫神尾的將士之家，他的家祿有三千石。這個剪短頭髮的女人乃是前一代老爺的愛妾。老爺去世之後，她就把頭髮剪短了，自己搖身一變為插花的老師，雖然連一個弟子也沒有，但由於有了先代老爺的庇蔭，她一直生活得很富裕，時常出現於高尙的場所。她的名字叫阿絹。

在神尾的邸宅裏面，那些將士們的浪蕩子不斷的出出入入，不分日夜的沉迷於賭博。神尾這個邸宅有十個漂亮的女傭人，她們都有蜚短流長的醜聞。阿松為了報恩，如今，必需投身於這個泥沼了。

「如果我有哥哥的話，該不會有今天。」

阿松每逢萌出了這種念頭，總會想起下雨天邂逅的兵馬。雖然只有那麼短暫的相處，但她始終忘不了他。

兵馬在走出這個房子以後，時時想起楚楚可憐的阿松。他雖然屢次的經過那裏，但却始終看不到那個年輕的小姐。

## 二十七

差不多經過了一個月，秋意已經很濃了，有一個彪形大漢在傳馬町的神尾家起火燒洗澡水。他就是看水車的與八。我們聽了他的自言自語之後，就不難知道他如何來到這個邸宅。

「自從老爺過世，我感覺到沒啥意思。因此，才來江戶這個神尾家幫忙。如今想起來，我還是比較喜歡看水車的工作，如果不是親戚們慫恿我到這裏，我可能不會出來呢！看樣子，我還是回去看水車比較合適。」

對與八來說，目前的工作實在不值得流連，他加倍的懷念起水車的看管工作。

「那種咔噹咔噹的杵聲，緩慢繞動的水車，流過河床的潺潺水聲，皆叫我感覺到舒暢。臨走

的時候，我把地藏王菩薩供奉於茅屋裏面，叫那個人好好供奉祂，不知他做到了沒有？御岳山及貧乏山該有很多紅葉了。當我在水車旁邊時，時常看到野鹿來前面飲水。唉！我是回去水車茅屋好呢？還是待在此地好？不過如今老爺已經不在了，回去也沒啥意思……」

與八的自言自語告了一段落。之後，有一陣木材燒時發出的「嗶嗶」聲。

就在這個時候，本邸方面傳來了笑聲，而且，這並非一兩人的笑聲，在男聲裏面夾着銀鈴似的女聲。

「哎！又開始了，這個家就像鬼屋似的。」

與八感慨萬千之時，再傳來了女人的笑聲。

「侍者歸侍者，女佣人歸女佣人，爲什麼混在一塊呢？女孩子實在不應該來這種地方，那些來這裏的女孩子，都是自甘墮落者……就在幾天之前，又有一個年輕女孩進來，實在太可悲了，像那種天眞無邪的女孩子，被蹧踏了才可憐呢！」

這時，再度傳來男女嬉戲的聲音。

「啊！我忘記了去汲水呢！」

與八拿着一個木桶，走到了井邊。

邸宅的主人叫神尾主膳，剛剛過了三十。在他父親過世後，他就開始胡鬧了，一天到晚招朋引友，而且都是一些阿狗阿貓之流。把家裏當成俱樂部胡搞。今夜，他又叫來八個大寶貝，再命七名女佣人陪客，把客廳佈置如同白晝。

「我們來玩剝衣遊戲。」

神尾主膳這麼一宣佈，女佣人個個都面面相覷，深皺着蛾眉說：

「眞叫人討厭！」

「快！快圍成一個圈子。各構成一組吧！由我來念一百首和歌的牌子。」

那些公子哥兒們和女佣人圍成了一個圓圈。

女佣人們似乎已慣於玩這種調調兒，一點也不感覺到羞耻。





「啊！不行呀！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對象。」

一個叫芳村的年輕人失望的叫出聲來。

由於男人多出了一個，以致產生了一個鰥夫。主人看見了這種情形叫道：

「沒有看到阿綠，快叫阿綠來！」

所謂的阿綠，乃是三天前才來這座邸宅學習「技藝」的阿松。

「阿綠小姐！阿綠小姐！」

名叫高荻，花野，以及月江的三個女佣人奔進了阿綠的房間。

「快一點嘛！少爺有請！快一點來呀！」

「好……」

「剛剛才開始一百首和歌的朗讀。」

「眞是太碰巧了！我身子感覺到不舒服……」

「什麼？身子不舒服嗎？些微的不快，只要玩一玩就會忘記的！」

「但，我也不懂和歌…」

「眞的嗎？」

「我眞的不懂，去了反而會惹出笑話來。」

女佣人們從左右兩面，抓住了阿綠的手，好像要把她抱起來一般的說：

「是少爺吩咐的，由不得妳啊。」

另外一個人說：

「說眞的，阿綠，妳老是推三阻四不想露面，怎麼可以呢！小心！妳會惹起少爺光火。今天，再不允許妳有任何的托詞了。」

花野一躍而起，一面抓着阿綠的手，一面說：

「聽聽，少爺在叫人了，不快一點的話，妳將被辱罵哩！」

到了這種地步，阿綠也由不得自己了。被三個人拖着來到客廳時，那些人已經鬧得相當的厲害。

「噯！阿綠到現在才露面呀！快坐到芳村的右邊，我們這就開始了。」

主人神尾主膳如此下令之後，女佣人們就把阿綠按在芳村的鄰席。

「阿綠小姐，妳可用不着客氣。來來！仔細的看看這些紙牌，然後，把它們排在妳的前面，當神尾少爺讀牌時，妳就不必客氣，把它們一張一張的揀起來。」

芳村如此說着，把紙牌揀了起來，同時把它們排列到阿綠的跟前。

「我連取牌都不會呢！」

「不必擔心，這是非常簡單的一回事。只要守着自已跟前的牌就行了。然而，當妳面前的牌被他人取去時，就有問題了。」

阿綠雖然記得一些和歌，但却不曾如此的玩和歌牌子，於是她顯得頗為忸怩不安。

「準備好了嗎?那麼，就開始吧！」

主膳咳嗽了一聲，環顧席間。

花月夜……

「太好了！」

芳村伸出手，用手指把鄰席太田的牌勾了起來。被拿了一張牌的太田不知何故?把衣帶解了下來，投向對方。

在阿綠感覺到震驚之時，

夜之歌……

一向眼光浮游的高萩，突然發出了瘋狂的叫聲說：

「有了！」

她一躍向前，把阿綠眼前的一張牌按住了。

「喂！阿綠！」

大家的眼光盯在阿綠的身上。左右的兩個人更說：

「把妳的衣帶解下！」

並伸手到阿綠的身上。

「你們要幹什麼?」

「妳不必驚慌。這就是所謂的剝衣遊戲，輸了之後，必需把衣裳一件一件的脫下來，最初，先解下衣帶……」





阿綠嚇了一大跳，她欲把這些人的手揮開，他們更感覺到興趣盎然，因此一窩蜂的上前，把阿綠的衣帶解了下來，朝向屋角扔去。

阿綠嚇得瞠目結舌，差不多都無法動彈了。

春夜的……

「有了!有了！」

花野把高萩前面的牌向橫一擲說：

「我替阿綠復仇了！」

夕陽下……

「好極了！」

最初被暗算的太田，再度跳到了阿綠的跟前。

「妳的運氣太壞了！再把衣服脫下一件吧！」

他走了過來，用手抓着阿綠的上衣。

「請放開我！」

阿綠拚命的掙扎，大家的興緻反而增高了。

「阿綠不必難為情。這只不過是一種遊戲而已。」

上衣被剝下，身上還有一件短衣。

朦朧地……

「有了!有了！」

那個喜歡惡作劇的高萩，看準了阿綠的弱點，又給了她很大的難堪。

「阿綠，眞沒有辦法…」

把短衣脫下來的話，身上將只留下褻褲了。

「請你們放過我……」

阿綠把一雙手按在身上，死命的抗拒。

「他們在胡鬧一些什麼?」

前來汲水的與八，把木桶放在井邊，瞧着紙門上晃動的人影，呆立在那兒。就在這個時候，庭院的石燈籠的暗處有一個人影一晃而過。

「喂！你是誰呀！那個地方怎能够進去呢！」

與八放下了汲水桶，往石燈籠那兒一瞧，那個人影已經從泉水池旁摸進內室的走廊。

一定是竊賊！一定錯不了！

「有賊！」

與八大聲的一喊叫，家中一座的男女都震驚的踢開紙門，跑到了走廊。

## 二十八

翌日早晨，與八用竹箒打掃庭院時，其他的女佣人都因昨夜疲憊過度而睡得很沉，只有阿綠的房間紙門打開著。看起來，她可能起身了，不然就是昨夜通宵沒有睡過。

憨直的與八沒有察覺到這一點。因而，衝口就說：

「阿綠小姐您早。」

與八停止了掃地，取下草笠，向她打了一個招呼。

「與八先生，你一早就這麼辛勤的做事。」

「那裏，我並沒有起身很早，倒是您起得才早。」

「昨夜太難爲您了。請到這邊坐坐。」

阿綠打開了紙門，親切的慰勞着與八。

「請喝一杯茶。」

阿綠把茶及點心搬在走廊。

「對不起，打擾妳了。」

與八非常的高興。

「妳老是對我那麼親切，實在太難得了，眞太對不起。」

與八很高興，但却仍然很客氣。

「不要客氣，你就坐在那邊嚒！與八先生，我得好好的謝您呢！」

「小姐，我那兒值得您道謝呢？我是一個鄉下人，什麼都不懂。倒是小姐妳照顧我不少。」

與八取下草笠，不斷的向阿綠說謝。

「茶已經泡好了，你不要客氣吧！」

「謝謝妳！眞是不好意思。」

與八好不容易的坐到走廊上面，笨手笨脚的拿起茶杯，津津有味的吃着點心。





「您喜歡甜的點心嗎？這裏有羊羹。」

「眞不好意思，叨擾了妳這麼好的點心。」

與八用一隻手拿着茶杯，再用另一隻手拿着羊羹，重複了好多次的謝。

「與八先生，您的體格非常棒呀！」

「只是虛有其表而已。只會吃很多的飯罷了。」

「那麼您的力氣一定很大。」

「論及力氣，我倒不輸給任何人。」

與八天眞的露出了得意之色：

「我的力氣雖然不輸給人，不過，無論如何敵不過昨夜的竊盜。他就好像鬼魂一般。一霎眼就不見了。像那種竊盜，我實在逮不到，於是眼巴巴的看着他逃走了。」

與八露出非常惋惜的表情。

對阿綠來說，昨夜的盜賊可說是把她救出虎口的大恩人。就是因爲與八那時喊了一聲「盜賊！」阿綠才免於被侮辱。阿綠並沒有提起這一點，把話題轉到別的方向。

「與八，您的故鄉在那兒？」

與八吃着羊羹，感慨無限的說：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故鄉在那兒。」

「怎麼？您不知道自己的故鄉在何處？」

「因爲我是被人遺棄的嬰兒啊，當然就不知道自己生在什麼地方啦。」

「啊！您是被棄的嬰兒？」

「就是啊，我被丟棄於青梅街道，被人揀來撫養，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

「好可憐。那麼是誰把您養大的呢？」

「離開這個玉川上水二里上方，有所謂澤井的地方，我就是被澤井的機彈正老爺撫養大的。」

「那是多摩川上方的地方。在孩提時代，我曾經到過那個地方。」

「是嗎？那一條街道可以通到甲州的大菩薩嶺。」

「啊！大菩薩嶺……」

「大菩薩嶺的上下坡達六里，可以說是一條很難跋涉的山路。」

「啊！正是這樣。那個大菩薩嶺有好多的猴子，嶺上有一間觀音寺。」

「妳爲什麼知道得那麼清楚呢？妳登過菩薩嶺嗎？」

「是啊，在四，五年前，我登過菩薩嶺。」

「四，五年前……啊！那時，我正在水車茅屋裏。」

「與八，有一天，請您帶我到菩薩嶺上看一看。」

「妳要到那種深山去？」

「無論如何，我還要到那兒去一次。」

「我也一樣。說眞的，我雖然在此地工作，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昔日的山野生活。因此，我準備辭去這邊的工作，再恢復以前的生活。」

「啊！你不喜歡在這裏工作嗎？」

「的確，我不怎麼喜歡這裏的工作。我還是比較喜歡看守水車。」

「您不要這樣說！您跟我一塊兒繼續在此地工作好不好？而當你要還鄉時，務必請帶我到菩薩嶺。」

阿綠的眼裏蓄滿了淚水，與八稍爲想一想說：

「既然妳這麼說，我也捨不得丟下妳一個人就走。」

爲了阿綠，與八公然或暗中的幫她一臂之力。阿綠也以與八爲唯一的依靠，兩個人就像一對兄妹似的，親愛之情逾恒。

所幸，這之後，阿綠的身上並沒有發生特別的危險，由於其他的女侍都熱中於爭取主人的寵愛，因此，她只做着平常佣人的工作渡日。

## 二十九

所謂「新徵組」的壯士團體，乃是爲了德川





幕府，而抑制諸藩可疑人物之機關。

「新徵組」，把進入江戶市中的志士或浮浪之徒加以逮捕，至於那些難纏的人，則乾脆把他們暗殺了，這就是「新徵組」的任務。

在神田柳原，名叫金子的同志家裏，眼光逼人的十多名新徵組的人，從一清早起就集合在一塊，不知在小聲講些什麼？一個人出去，兩個人出去，一個人又回來，接着兩個人也回來，不知又在講些什麼？如今，已經是十一月末了，天氣相當的寒冷。從早晨起天空就帶着鉛色，到了黃昏，竟然下起了粉末似的雪。

寬永寺報酉時的鼓聲響起時，最後出去的一個人也回來了。

「隊長，首尾都進行得很順利。」

「那太好了！」

被稱爲隊長者是水戶人，名叫芹澤鴨。

「杉山左京坐着轎子從邸宅出去。他的背後跟隨者就是清川八郎。」

「你沒有弄錯嗎？」

「絕對錯不了，我叫武兵衞跟在他背後，一定是有急事要辦。」

「知道了！」

約有十多個人跳了起來，穿上事先準備的黑衣服。

「等一等，殿後有清川八郎，那麼，前頭是誰呢？」

新徵組的副將酎滿了一大杯酒，對着前面的人吼叫了起來，這個副將的名字叫近藤勇，一向有惡鬼之稱。

「嗯，正是如此。」

當斥候回來的武士，對近藤說：

「是高橋伊勢守。」

「什麼？高橋！」

一座人皆面面相覷。

高橋伊勢守即以後的泥舟翁，他的長槍在當時的日本是所向無敵的。

在那個時候，丸之內所謂杉山左京的將士邸宅，每月裏，總有古怪的人在那兒集合兩三次，談論天下大事，或閒聊。

集合者有：高橋伊勢守、山岡鐵太郎、右坂周造、安積五郎、清川八郎、金子與三郎，以及島田虎之助等。既有幕臣，也有勤王家。

雖然人數並不多，但這種集會是新徵組列爲首忌的。尤其是清川八郎最受到譴責。因爲，他曾經一度是新徵組的幹部，如今，他竟然傾向勤王那一邊，可說是一脚踏兩隻船的人。所以，他是新徵組第一個要除掉的人。

白天曾經摸到杉山邸宅的斥侯，如今正有條不紊的報告所見所聞。

「高橋算是什麼人物？把他斬掉算了。」

隊長芹澤的臉上充滿了狠毒之色。

「伊勢守是幕府的重臣呢！」

插嘴者爲近藤勇同鄉，武州多摩郡石田村之人——土方歲三。

「這個混蛋的高橋伊勢，自己身爲幕臣，竟然跟浮浪者來往，剛好，跟清川一塊把他殺掉吧！你不怕「從五位」之槍吧？」（從五位是官階）。

芹澤如此說道，幸災樂禍似的看着近藤以及土方，這麼一下子，近藤勇就勃然而怒了。他這個人一發怒就會殺人。他高擧虎徹刀，用白眼斜睨着芹澤說：

「近藤勇的虎徹刀在此，高橋伊勢的槍果然那麼厲害嗎？我硬是不相信！」

「稍等！」

土方歲三安撫了正在氣頭上的芹澤與近藤兩個人說：

「今夜，我們的目的爲清川一個人，不必再浪費人力去襲擊其他的人，待他們兩個人的轎子離開後，輕而易擧的砍下清川的首級，如此，不必太費工夫就可以立下功勞，你們的意見如何？」





「嗯——」

芹澤、近藤以及座上的人都向土方點頭。

「等一下，你們就跟踪在轎子後面當高橋的轎子離開的當兒，你們就把清川宰了。如果方便的話，可以連同高橋一塊宰掉。」

「不錯，這也是一個策略。關於這方面的工作，就請土方歲三分配吧！」

芹澤如此說後，土方歲三就豪爽的答應了。

「你帶十三個人怎樣？」

「好吧！」

這時，近藤勇突然回頭看着坐在角落的吉田。

「喂！吉田，吉田。」

看起來已微醉，好像睡了一段時間的武士，經近藤勇推搖後，站了起來，睜開惺忪睡眼，這個武士就是機龍之助。

機龍之助跟近藤、土方這一行人是同鄉，他進入新徵組把自己給隱藏了起來。被叫醒後，他不好意思的說：

「對不起，我睡過頭了。」

龍之助拿起刀靠近時，土方歲三對他說：

「我們都準備好了。」

「那麼，我也開始準備吧！」

龍之助穿上武裝，拿起黑色的頭巾說：

「對方，只有清川一個人嗎？」

「不止呢！還有一個辣手的敵人。」

「誰是辣手的敵人？」

「善於弄槍的高橋伊勢守將同行。」

「那麼，是否把這兩個人一塊宰殺？」

「不！我們的目標是清川一個人，如果不得已的話，只好連高橋也一塊宰掉。」

「嗯……」

龍之助一面看着土方與岡田的面孔，一面問：

「如果對付高橋的話，我們應該如何下手？」

「我自已直接去對付清川，如果高橋來阻止的話，你跟岡田去對付他。」

「知道了！」

土方準備率領幾個人去對付清川，萬一，高橋以及其他的人來阻止時，將由機龍之助跟岡田彌市去對付他。

「新徵組」的組成分子是野武士。幕府召集在野而不能一展抱負的武士們，使他們各自發揮己長，可說是一種以毒攻毒的做法。

近藤勇是野猪一般的男人。容易感情用事，往往受着意氣的支配，只要明白是非，他就不管敵或友，總是會站在「是」的這一方。其劍法的粗暴是遠近馳名的。不過，他並非以「術」取勝，而是以「氣」取勝。

相對的，土方歲三却是比較陰忍的男子。平常，他是非常沉着的，但是一旦發起火來，却會比近藤更為粗暴。此人生性睚眦必報，雖是小過節，經過了一段長時間還是牢記着。

新徵組的上司深感到，近藤是很客易駕馭的，而土方却很難管制，這一點，最令上司感覺到害怕。隊長芹澤的性質更為怪僻。後來，他在京都被近藤勇所殺。芹澤死亡之後的新徵組，以近藤勇為隊長，改名為「新撰組」。這是以後的事。

雪花紛紛的下個不停，夜已經到了子時，由於沒有刮風，並不顯得太冷，但夜已深，路上差不多沒有行人了。

在練塀小路附近響起了按摩的笛聲，駿河台方面傳來狗的吠聲。天地之間，只有這兩種聲音而已。不久之後，有兩頂轎子一前一後，往神田昌平橋抬去。

前面那一頂轎子的旁邊，有一名侍衞扛着槍。後面燈籠上的家徽是「抱茗荷」。

兩頂轎子平安的走過下雪的昌平橋，轎子的方向稍為改變了。前面那一頂轎子朝着講武所的方向而去，同時，轎子裏面發出了一陣聲音，相





應的，後面的轎子裏面也傳出了兩，三句話，聲調比前者低一些。

在那兒，兩頂轎子分開了，前面的轎子仍有侍衞扛着槍，從講武所朝聖堂的方向走去，後面的轎子則從外神田朝向上野行進。

就在這個時候，昌平橋這邊集結了一羣人。他們的眼睛一直盯着轎子。

當前後兩頂轎子一分開，這一羣人用足尖渡橋，手中各握着一把大刀。這些人就是以土方歲三為首的新徵組之一團。

從講武所走到聖堂方向者為高橋伊勢守。

高橋的居家在牛込神樂坂，邸宅裏有好幾百年的大楠樹，所以別人都稱它為「楠樹之家」。現在，他一定是要回家去的。

正如這些野武士所預料一般，他們輕易的擺脫了高橋，如今，只要對付清川八郎一個人就行了。新徵組的野武士正想把大刀抽出鞘時，土方歲三猛地——

「噓！」了一下。

由於土方歲三不允許，他們只好按捺蠢蠢欲動的心情，跟在土方背後，悄悄的釘住清川所坐的轎子。一直經過了五軒町，未廣町，再進入廣小路時，土方還是沒下達攻擊令。

看起來，對這件事完全不知的清川，一直向上野的山下走去。

「我們的領班，一定是要避開市街，一直追踪到人煙稀少的山區，以便在那兒完成使命吧！」

新徵組的野武士都如此的想着，因此，隨着轎子走進山麓，他們變以為能够在此地動手了。想不到把最好下手的樹蔭，山蔭都錯過了，終於跟踪着轎子來到鶯谷，新坂下面。

「到底在搞些什麼名堂？」

一走出了這個地區，就沒有山林了。

## 三十

，從新坂通到鶯谷，後頭有上野蓊鬱的森林，稍離一段距離，也就是從根岸到淺草之間，也只有疏疏落落的寺院，以及武士的居宅而已。

當清川八郎的轎子來到新坂下的原野時雪漸漸小了。由於是月半，月光相當明亮。

「轎子停下來！」

一直屏住呼吸的土方歲三，如今大喝一聲，率先抽出大刀，統領着十幾個人把轎子團團圍住。

抬轎子的人看到這種情形，呆站着問：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少惡作劇！」

抬轎子的人仗着酒勢，大膽的喊叫了一聲，但却沒有懾服這些野武士。當野武士砍掉了他的提燈時，他立刻匐伏在地面上哀求：

「大爺，饒命！」

「快一點滾蛋！」

這些野武士任憑轎夫們逃走。然後，十幾把刀唬唬地向着轎子。

想不到轎子裏面靜悄悄的，好像並沒有人似的。可能是睡着了吧？即使睡着了，也非要他爬出來不可。

「滾出來！」

土方歲三大喝了一聲，但仍沒有絲毫的反應。於是，土方跟一個黑衣人交換了一下眼色，手握着大刀，從轎子的左方靠近。

同時，那個黑衣者繞到轎子的右方，做着欲砍下的架式。

剩餘下來的十三個人稍爲後退，團團的，密不通風的把轎子圍住。

土方所握的大刀，有如箭一般，也彷彿穿進岩石一般，戳進了轎子，但却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個黑衣人，好像看見了鬼怪似的——

「噯唷」叫了一聲，有如飄葉一般，人連刀遠遠的摔入雪地裏。

當土方等一行人驚魂未定時，在寺院的牆壁前面，威風凜凜的站着一個人，他的刀尖對準着





土方一行人。

「休得無禮。在下爲御徒町的島田虎之助。如果你們要比劃的話，告訴我時間，可以隨時奉陪。如果對我有所不滿的話，請說出原因。」

「完了！」

土方歲三失望的大叫了起來。

想不到他們跟踪了那麼久，結果，却是從轎子裏面跑出了一隻猛「虎」。

原來，清川八郎在走出丸之內的杉山邸宅時，坐錯了島田的轎子，所以，島田只好換乘清川的轎子。

據說，至極的達人是能够通神的。在坐轎子的途中，島田虎之助突然感覺到氣氛不對，他雖然預想不到新徵組會傾盡所有的精銳，但仍然把背脊緊靠轎子後壁，以便能够在前面動刀，當土方歲三的聲音響起來時，他的愛刀皮鞘上的扣子已經打開了。

外頭一刀凌空砍來，島田虎之助坐着迅速拔刀，把黑衣人的足部砍傷，一躍飛到了轎子外面。

看了這種情形之後，帶班的土方歲三喊了一聲——

「完蛋！」

因爲，除了弄錯人的失策之外，他也聽說過，島田虎之助身懷超一流的劍術。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新徵組裏面沒有一個會僅聞名而喪膽者。既然已經到了這種地步，雖然明知弄錯了人，但也只有硬撐到底了。而且，他們全是一流一派裏最爲傑出的劍客，因此，不僅不以弄錯人爲遺憾，甚至以能够和虎之助比劃爲最大的榮幸呢！

尤其是跟岡田彌市擔任殿後角色的機龍之助，聽到了島田虎之助的名字之後，更有如碰到了父母的仇人一般，臉上的肌肉不停的跳了起來。

他在離開一段距離的樹蔭裏看着島田的架式

雖然是弄錯了人，但在聽到對方自報了姓名

之後，土方歲三仍舊喊着：

「幹掉！」

土方歲三好像因騎虎難下，才發出了幹到底的命令。

「呀！」

有如欲振裂銅山鐵壁的吶喊，響徹於山谷。

雖然四周是如此的險惡，然而，島田虎之助却有如颷風似的飛躍，他只使出了一刀，那個只向前踏出一步的新徵組之水島某，就從肩部被斜砍一刀，鮮血染在雪地上面，魂魄却已經飛到了淨土。

島田虎之助在砍了水島之後，又跳了開來，在樹叢前面，又用刀尖對準敵人，擺了一個威風凛凛的架式。

夜已深，島田的吶喊就像猛虎的聲音，他的劍招彷彿山岳一般高不可測，使得新徵組的野武士們疲於應付，全身開始痲痺了起來。

大塚的一隻手被砍斷，疊起來倒地時，島田的身子再回到了樹叢前面，重新擺起了架式。在那麼一霎眼之間，他就砍殺了猛勇的兩個人。

島田虎之助是悟得了劍禪一致之妙諦的人。

他原是豐前中津的人氏。在年輕時脾氣很暴躁，動不動就要凌辱人，不過，他操劍的功夫可說是天生的，二十歲時已經非常高超了。

他以浪人的身分漫遊各國，不斷的修行，不僅是武術，只要是一藝一道方面出色的人，他都會一個不漏的前往求教，以學得其眞髓爲止，他的流派根本是直心影。

這之後，他察覺到劍道的極盡處有所謂禪機的存在，於是，前往品川的某禪宗寺參禪，這個時候，島田正是三十前後的青年。

接着，在五年之內，他風雨無阻的整調氣息苦練丹田之氣，終於完成了他心目中的大事。

參禪以後，島田虎之助宛如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以往的輕佻粗暴已了無痕跡，好像已經





到達了至人的妙境似的

島田在取劍之時，用劍尖對準，並凝視着對方的眼睛，一步一步的逼近。在這種情形下，卽使多麼勇猛的人亦會感覺到寒毛直立。

在他那種看起來很柔和的劍裏面隱藏着無法測知之力，假如對方欲採取舉動，那麼，那種柔和的外衣會頓時的剝落，赫然的出現鬼神也無法避開的刀尖，是故，連觀看的人亦會屏住呼吸，冒出冷汗。

島田虎之助不止是堪稱當代唯一之劍，就算是搜遍古今，也很難找到第二個人。

縱身躍入，砍倒了敵人，再行躍開，或者躍入被人砍倒。殺伐時，刀劍的動作只有這兩種而已。

「呀！」

隨着一聲吶喊，島田虎之助的身體突出重圍，現於敵人的後面。每逢這個時候，新徵組的一、兩個人已經被砍殺了。

敵人也不是木頭人。雖說是不怕死的野武士，血氣盛旺，又具備有一流的劍法，然而，交鋒不到兩回合，就遭受到被砍殺的命運，這不是太划不來的一件事嗎？

業已砍殺了五個人的島田虎之助，再度回到了樹叢前面，又擺起了他的架式。

叫人感動的是：新徵組已被砍了不少人，但他們却沒有顯示出慌張的模樣，更沒有人逃走。如果說，島田虎之助爲虎的話，那麼，這些人就是爭食肉的狼羣了。

機龍之助一個人茫然的在後面的樹蔭看着這一幕戲。不過，他好像在看別人的事一般，完全不介意。

跟島田虎之助分開的高橋伊勢守，當他回到了神樂坂的邸宅跟淸川八郞在談話時，有人告訴他上述的事情。

「那就怪了，竟然有不要命的狂徒想找島田的麻煩，那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清川八郎突然吃驚萬分的說：

「不好了！黑裝束的一隊正是新徵組，我們必需迅速採取行動。」

「新徵組的人絕對不會去踣算島田的。可能是弄錯了人。」

「一定是因爲我們坐錯了轎子，那些憎恨我的新徵組混蛋們，一定是把島田先生當成了我，因此才襲擊他。」

清川再也坐不下去了。

「島田固然不會被殺，但……」

高橋伊勢守雖然這麼說，但他也站立起來了。

伊勢守立刻騎上馬，清川八郎緊緊跟着他，踏着白雪奔出了楠屋邸宅的大門。持着從五位（官職名稱）之槍的兵士緊跟着後面跑。

## 三十一

高橋伊勢守與清川八郎趕到現場，新坂下已經變成了戰場一般的光景。吶喊的聲音，就好像猛獸在爭食肉似的吼叫着，這些吶喊聲又從山谷傳了回來，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

雪與泥被縱橫地踏濺得亂七八糟。左右兩面重疊着死去的敵屍約有五、六具。血腥味彌漫於整個鶯谷。

島田虎之助站立在圍牆前面，正擺着睨敵擧刀的架式，他的身旁圍着十個左右的敵人。

清川八郎拔出了大刀，正想躍入新徵組，然而，從馬背躍下，從兵士手中取過從五位之槍的高橋伊勢却阻止他說：

「你放一百個心，島田是不會被砍倒的。你就在這裏靜候吧！你一出去，倒會妨碍他哩！」

阻止了清川之後，高橋伊勢又叫着兵士道：

「仙助，快擧起這個燈籠！」





燈籠被擧起，附近就有如半月昇起來似的明亮。

「咿呀！」

島田一吶喊，兩人又先後倒在雪地上。

「哇呀！」

新徵組不整齊的吶喊。

數一數那些突然的跳開，又包圍過去的人，大約有五、六個。由於朦朦朧朧看不怎麼清楚。

此時，島田虎之助已經砍倒了七個人。

不管是武藝多麼高強的武士，在砍倒了七個人之後，多少總無法掩飾他的疲倦。同時，任憑何種的名刀，經過了這一場的砍殺，勢將傷得很厲害。令人感覺到不可思議的是：島田虎之助雖然一連的砍了兩個人，但是他的架式却一點也沒有走樣，砍了三個人，四個人，呼吸也沒有任何的變化。如果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他的話，我們定能够察覺到他的臉色很從容，好像是跟孩子們在玩耍似的。

不過，新徵組也够瞧的！其實在這之前，他們就應該逃走了，因爲，島田虎之助絕對不會去追擊一個逃跑的敵人。雖然友輩已被砍殺了大半，但他們仍然沒有逃走的意思。如此看來，這一場決鬪，勢將繼續到最後的一個人倒下爲止。

觀看的人顯得鴉雀無聲，隔了不久，天地好像要凍裂了，就在這個時候……

「呀！」

雙方同聲發出了吶喊，人影繚亂的跳躍了起來，火花散開，刀刃一閃，一離一開之際，靠近島田的人已減少到三個人了。

島田虎之助仍然是那種用刀尖對準敵人眼睛的架式。

被島田所砍斃的人數到目前爲止，已經有十一個人，殘餘的新徵組只有四個人（包括暗中觀看的龍之助）。不過，這四個人都是名手呢！

跟機龍之助打算對付高橋伊勢守的岡田彌市，乃是屬於小野派一刀流，那時爲有數的劍客。

另外一個名叫加藤主稅者為溝口派，為有名的道場擾亂者，也是名聞江戶力大無比的漢子。

加藤主稅揮着大刀砍入，島田虎之助的大刀立刻迎了過去，變成了白刃相交的局面。

加藤主稅以欲吐出火花般的呼吸，以及雷轟一般的吶喊，把大刀用力的砍過去，島田虎之助用大刀招架，再緩慢的向左旋轉。到目前為止，只有加藤主稅一個人能够跟島田打到白刃相交的局面。

看了這種情形，岡田彌市不知想到了什麼？猛然轉身到島田的背後，想握刀劈頭往下砍。

在一旁觀看的高橋伊勢守到了此時，才心驚膽寒了起來。

如此一來，島田虎之助腹背受敵了。

前面的加藤主稅「呀！」地喊了一聲，白刃相交的結果，好像刀鋒就要粉碎了。就在這時……

……

「咿呀！」

相交的刀刃隨着島田的一喊，被摔開了。而且，隨着寒光一閃，井上眞改的大刀從護手處折斷了，他的肩膀被砍一刀，在慘叫了一聲之後，倒在雪地斃命了。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背後的岡田彌市欲劈頭往下砍，島田虎之助把砍殺加藤的刀，隨着身體的一沉，橫斜地向後一掃。這麼一來，岡田被腰斬成兩段。

用一把刀，同時的砍殺前後兩個敵人，這不是神鬼的技藝是什麼呢？到了這個地步，高橋伊勢守對島田的劍法完全折服了。這並非劍法而是禪，窮其一生，他皆是如此的感嘆着。

機龍之助在幹什麼呢？他心慌了嗎？或者是溜之大吉了？並沒有呢！如今，他還站在原來的位置。如果龍之助不出來的話，殘留的人，將只有班頭的土方歲三一個人了。

土方歲三也聽說過有關島田的傳說，但却想不到他竟然是如此厲害的人。不過已經演變到這





種的地步，他也不想屈服撤退，只好全力以赴，關於這一點，島田虎之助也頗為感動。

「瞧！他就是土方歲三！」

高橋回顧着清川說。

「是土方歲三，死在島田的刀下未免太可惜了。」

清川八郎認得土方歲三。

在平常的日子裏，清川就認為土方是不尋常的人物，雖說他是罪有應得，勢將死於島田的刀下，但想起來仍是非常的可惜。

當他倆在說一些有關土方的傳說之際。

「嗚——」

土方發出了絕望的叫聲，因為他的大刀已經被島田打落於地了。接着，被島田摔在雪地上。他想爬起來，但島田的膝蓋頂在他的背部，有如泰山壓頂一般，土方一點也不能動彈。

「你是什麼人？」

「…………」

「報出姓名來！」

「殺吧！」

「你一定是主謀，你們惹我大開殺戒。你們都具有很不錯的劍術，為什麼要無謂的死拚，這不是太愚笨嗎？」

「最大的失策，這次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失策！」

土方歲三血淚併流。

「自幼就學劍……但却有眼不識泰山……這眞是太遺憾了！」

島田虎之助放鬆了膝蓋的力量說：

「劍就是心，心正劍就正，欲學劍者，先靜其心。」

說罷，島田抓起土方的衣襟一放，後者就飛開了老遠，接着，頹然的倒了下去。

## 三十二

機龍之助目送着島田、高橋以及清川談笑着

離去，好久好久，只能茫然的站立在那兒。

龍之助看得靈魂都差不多出竅了。活了這麼多年，他不曾看過這種驚動鬼神的劍法，即使想看也無法看到。最初他感覺到島田這個人實在要得，接着，他感嘆於島田的劍法，因爲比自己所想像的要好得多了，最後，他感覺到實在太怕人了，到底他是神？還是人呢？

不斷地變化的心境，到了島田把前後的敵人一刀斬斃之時，龍之助再也不必思考了。最後他所獲得的結論爲：

「我龍之助根本就比不上這個島田虎之助。」

這個結論，對龍之助來說，比喪失生命更爲痛苦，不過，這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土方歲三緩慢的爬了起來。他流出了悲憤的男兒淚。緩慢的揀起了被打掉的那一把刀，坐到橫躺在地面的十三具同志屍骸之間，拿起了刀，想切腹自殺。

一直茫然呆立的龍之助，到這時才驚醒了過來，他迅速的跑了過去，奪去土方手中的刀。





# 鈴鹿山

## 一

「阿濱，雪積了多少？」

在被爐上打盹的機龍之助，突然張開了眼睛，懶懶散散的問着。

「從剛才起一直下個不停呢！你瞧瞧，差不多已積了五寸厚了。」

「嗯……下了好大的雪塊。」

「據說下了大的雪塊，不久之後就會停呢！」

「看這種樣子，可能停不了。或許會下一整天哩！」

「下雪的時候很富於詩情畫意，但是下過雪之後，路就難走了。」

「難走……」

龍之助躺着，看着給郁太郎哺乳的阿濱。

「不僅是下雪之後路難走，就是世界上的每一條路都不好走呢！」

今天，龍之助跟往日不同，語氣顯得很柔和。

「呵呵，我看你在害思鄉病吧？」

阿濱輕輕的笑着。

「好像，酒醉已經醒了一些。」

龍之助暫時停下說話，輕閉着雙眼，但不一會兒，他又說：

「阿濱，甲州既然是山國，可能會下雪吧？」

「是啊，當金峰的山風吹來，故鄉的八幡村一帶往往會積二尺深的雪呢！」

外面下着雪，夫婦在室內閒話家常，好像又有了春風吹進這一對夫婦之間了。

由孽緣結合的夫婦，他們之間的情愛，好像不斷的飲濃烈的酒一般，在飲酒的當兒，由於互

相溶解於醉境裏面，看起來很親蜜。不過，酒醒了之後，彼此的心中都會湧出無法忍受的氣味。這情形下，兩個人之間，有時會吵得天翻地覆，有時會顯得水乳交溶，親蜜逾恒。

「孩子睡了嗎？」

「已經睡着了呢！」

「還有酒嗎？」

「還有哩！」

「雪下個不停，叫人動彈不得。讓我們來喝幾杯，談談往事吧！」

「好哇！」

阿濱拉了一條被，蓋在郁太郎身上，欲站立起來之時，突然有簫聲飄了進來。

「啊！您聽聽！那不是簫聲嗎？」

龍之助與阿濱在這個下雪的日子裏，本來就思潮起伏，如今，又聽到了動人心弦的簫聲，焉然能不有所感觸呢！而且，那個簫聲又越來越近，好像要勾取人的心思似的。

「好動人的簫聲，妳就合上幾句吧！」

阿濱把一些錢幣包好，再度進入臥房，簫的聲音越來越大了。

當阿濱到厨房的時候，龍之助臥在床舖上，靜聽着簫聲。

鹽山
突出的岩岸
棲息着千鳥
希望你永恒的飛翔於青空
為我們歌唱千萬年

簫聲過去，留下裊裊餘音，龍之助再哼了這首歌。

鹽山
突出的岩岸
棲息着千鳥……

從厨房拿出酒壺的阿濱接着哼：

希望你永遠飛翔於青空
為我們歌唱千萬年……





哼罷，阿濱莞爾一笑。龍之助對她說：

「妳會哼這首歌？」

「因為，它是我故鄉的歌謠。」

「妳故鄉嗎？」

「那個突出的岩岸，就是我故鄉八幡村到日下部的笛吹川岸。」

「喔！原來如此！」

鹽山，突出的鹽山……

龍之助無意識的反覆哼着。

「我們在室內聽簫，雖然覺得很風雅，然而寒冷的冬天，在外流浪的人，實在够苦呀！」

阿濱把發冷的手插入被爐裏面說：

「年輕的話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像我們已經上了年紀的人……」

「總之，在寒天吹簫一定不好受。」

龍之助爬了起來，接過阿濱手中的酒杯，一口喝完它說：

「我父親也非常喜歡簫。」

「你的父親？」

「是啊！父親看起來好像很頑固，但却相當的風雅呢！他不但會作詩，而且也會哼歌呢！」

龍之助提起父親，今天可能是第一次。

「像這樣寒冷的天氣，他老人家會不會罹病呢！」

「嗯……」

到了如今，龍之助才想起父親，父親極力讚揚的島田虎之助，經過昨夜的一場激鬪，果然是一位蓋世高手，由此看來，父親的眼光實在很犀利，於是，自然而然地，使他想起了父親。

「不知他老人家是否平安健康？如果方便的話，我倆回去看他吧！」

阿濱所說的話，助長了龍之助的歸心。

「阿濱……」

「什麼事啊？」

「我倆一塊回故鄉吧！」

「什麼？你要回到澤井……」

「嗯……最初從甲州方面，再繞到妳故鄉的八幡村，讓我們越過大菩薩嶺。」

「我也巴不得能够這樣，然而，萬一發生事情的話……」

阿濱的臉上掠過一朶憂鬱的雲。

「只要忍耐，就不會發生大不了的事。」

「賠罪不就得了嗎？」

「可能沒用。」

「如果能够居住在澤井的豪華邸宅，將多麼有面子。」

「不要說夢話，我們畢生也無法住到那座邸宅裏面去了。」

「可能你故鄉的人，老早就忘記那一件事呢？」

「才不會，住在那兒的甲源一刀流的人，時到如今，仍舊在恨我。」

「那不過是比武所造成的死亡，怎能够一直恨你？」

龍之助並沒有回答，好像在思索着什麼。然後，又突然的問道：

「阿濱，文之丞是否有弟弟呢？」

「文之丞的弟弟……有！他的弟弟名叫兵馬。」

「那個兵馬，如今在何處？」

「在我出來之前，他一直待在番町親戚那兒。」

「現在，他有多少歲數了？」

「讓我想想看……差不多十七歲吧！」

「那個兵馬，對我一定不懷好意。」

「他還是一個孩子罷了。」

「他的存在叫人害怕……我總是日夜擔心着。妳去打聽看看，如今，他是不是還在番町的親戚那兒。」

「如果兵馬把你當成仇人，那你將怎麼辦？」

「假如他把我當成仇人的話，總有一天，他



會找我算帳的，看情形，最好趁早把他殺掉。」

「那未免太可憐了，兵馬根本就沒有罪啊。」

老實說，阿濱一點也不憎恨兵馬。對兵馬來說，阿濱是非常親切的姐姐，而對阿濱來說，兵馬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弟弟。阿濱對兵馬的感情依舊未變。萬一，龍之助眞的要去殺兵馬的話，阿濱當然會受不了的。

「到如今，仇視我者大概只有兵馬一個人了。同派的門徒雖說仍會憎恨我，但他們絕對沒有用刀尖對我的膽量，既然文之丞有親弟弟存在，雖說他仍是一個孩子，但我豈能高枕無憂……」

龍之助非常明確地表現出斬草須除根的決心：

「只要兵馬已經不存在，我便會同故鄉向父親請罪……」

「只要兵馬已經不存在……這一句話的含義，就是要殺了他！

聽了這句話，阿濱感到極大的不安。

是誰使文之丞送命呢？如果兵馬也在這個人的手中喪命的話，想到這裏，阿濱就渾身戰慄了起來。

「吉田氏在家嗎？」

有人在屋外問。

「啊！他是芹澤氏！」

龍之助一躍而起。來客是新徵組的隊長芹澤鴨。

## 二

芹澤鴨跟機龍之助在室內談話。由於屋子不大，這兩個人能够聽到阿濱在準備茶點的聲音，同時，阿濱也能够聽到他倆談話的聲音。

「我說吉田啊。」

芹澤盡量壓低嗓門。

「昨夜，那一幕戲演得太難看了。」

「實在丟死人了。」

「土方那個混帳青白着一張臉回去，向近藤禀報一切之後，近藤暴跳如雷，今天一早就趕到島田的練武場問罪，但只隔了一會兒，就狼狽不堪的回來了。」

「島田的劍術的確不同凡響。」

就連冒名吉田龍太郎的機龍之助也佩服得五體投地，使得芹澤大感不安。

「時到如今，只有你一個人能夠斬殺島田了。不管是與非必需砍掉島田，否則新徵組將永遠抬不起頭來。」

「其實，我們跟島田一點也沒有仇恨，錯在我們，也可以說，我們是自作自受。」

「話不能這麼說。他是我們同志的勁敵，站在公共的立場來說，他也是不能忽視的人，反正，非殺他不可！」

本來想細聲的說話，但却越說越大聲。

阿濱在做完了事情之後，由於很躭心他們談話的內容，因而，索性躺在郁太郎的身邊，用心的傾聽他倆的談話。

阿濱正想專心竊聽時，而他倆的聲音突然變低，結果什麼也沒有聽到。

最近，龍之助總是很晚才回家，有時喝得醉薰薰的，這就使阿濱不得不躭心了。而且，他又喜歡跟那些浪人們搞在一塊，這更使阿濱大不以爲然。如今來的客人，據說是浪人組的隊長身分。如果眞的能够回到故鄉的話，龍之助的心境可能會沉靜下來，再也不會喝酒，以及亂發脾氣了。當然也就不會跟浪人們來往了。

龍之助跟芹澤低聲的談話當中，時常可聽到近藤以及土方的人名。

那個土方歲三懂得劍術，跟阿濱以前的丈夫文之丞往來過。到了最近不知怎麼搞的？龍之助時常提起這個人。又如近藤勇這個人，也是一個脾氣粗暴的武士，曾經做過八王子天然理心流之家的養子。龍之助近來也跟他非常要好。

阿濱在聽到了這些名字倍感不安。這時，芹





澤又比較大聲一點的說：

「吉田氏，你認識宇津木兵馬這個人嗎？」

阿濱在聽到這個名字時，不覺心跳了一陣。

「什麼？宇津木。」

龍之助也好像嚇了一大跳。

「據說，這個宇津木想找你報仇。」

「我也料到了這一點。」

龍之助一點也不感覺到意外。

「聽說，近藤、土方歲三將幫助宇津木兵馬來砍你的腦袋呢！」

阿濱在吃驚之餘，忘記了自己，想更靠近紙門聽清楚一些，由於她的胸部碰到了睡眠中郁太郎的臉。驚動了郁太郎，阿濱不得不用心去哄他。

此時兩個男人的聲音又變小，阿濱再也聽不到什麼。隔了一段時間，聲音又變大了一些。

「那麼，我就告辭了。你也不妨三思而行！」

芹澤說完，好像就要回去了，阿濱也準備起身。

「現在，宇津木兵馬在那兒？」

龍之助問着站立起來的芹澤。

「這個，我就不便說了。一旦說出，他可能復仇不成，反而被殺。你自己小心！」

「嗯！」

龍之助並未追問下去。

## 三

「與八先生，我如今只有兩條路可走了，一條是死在這個邸宅裏，另外一條是逃出這裏。」

阿松終於忍受不了那種生活，於是走到正在做夜工的與八那兒，流着眼淚對他訴苦。與八停下工作，聽完阿松的話之後，當機立斷的說：

「逃出這裏比較好！」

與八又繼續說：

「以前，我勸妳忍耐下去。如今我徹底的想

了想，這裏根本就是鬼地方。當然以逃走爲妙。」

「那麽，與八先生，我現在就逃走，你不要告訴任何人。」

「既然妳要逃走，我也不想待下去。乾脆，我倆一塊兒逃走吧！」

「與八先生，您也要陪我一塊兒逃走？」

對阿松來說，這是求之不得的事。接着，她倆就商量如何逃出這個鬼地方——將士神尾的邸宅。

當晚，與八跟阿松就逃出了神尾的邸宅。

「與八先生，我們到那兒比較好？」

「就朝澤井的方向走吧！那裏有好多我認識的人。」

筆直的走過傳馬町，她倆想走到甲州街道的盡頭。由於他們不熟悉這邊的地理，結果走了相反的路，終於來到了小石川的水戶老爺的邸宅前。

「我們弄錯了！好像沒有這些小坡啊。」

走到了茶水附近，與八才猛然想到這一點。

「算了！將錯就錯，我們就姑且走走看。」

走到了昌平橋與筋違御門之間，也就是比較荒涼的加賀原之時，有一羣衙役提着燈籠而來，與八感到走投無路，朝向前後瞧瞧，突然發現馬場的一角有一家飲食店。與八有如發現了什麽東西似的，牽着阿松的手，雙雙鑽過了店裏的布簾子。

「請進來坐。天氣很冷呢！看樣子，這一場雪會下個不停呢！」

一個半老的女人迎了過來，她的動作好像不熟練，看起來根本就不像老闆娘。

「阿松，妳要不要吃點炸蝦呢！」

「與八先生，只要你喜歡，我什麽都行。」

「那麽，來兩份炸蝦。」

「勞您們久等了。」





不久之後，老闆娘親自端着東西出來了。在明亮的燈光下，她跟阿松打了一個照面。

「啊！姨媽，妳在這兒？」

阿松興奮的喊了一聲。

「啊！妳不就是阿松嗎？」

老闆娘也吃驚的喊叫了起來。

「姨媽，您爲什麽在這兒？」

「妳看到這一切，我眞感到慚愧。」

的確，被人看到並不風光，因爲這個老闆娘就是山岡屋老闆娘阿流。

「姨媽好久不見了，大家都好嗎？」

「我是變得太多了。不過，妳還好罷。」

「自從離開了您那兒，我吃了不少的苦頭。」

「那時，我碰巧不在，所以……」

對阿流來說，那時自已的無情，總是覺得多少對不起良心，因此，才含含糊糊的回答。

「總之，我們又見面了。如果妳不急着趕路的話，不妨到我家來坐坐。很近，就在本佐久間町。」

阿流這麽一說，阿松喜出望外。

「我也想跟姨媽商量一件事，如果方便的話，我就去打擾。對了！與八先生，她就是我的姨媽。」

「伯母妳好！」

剛才與八就以奇怪的表情看着她倆。他一直認爲這個「姨媽」並不是什麽好人，不過，阿松既然已經給他介紹，也就跟她打了一個招呼。

這個姨媽帶着阿松跟與八，走到了她在佐久間町的家。據阿松的姨媽說，最初有盜賊進入山岡屋，接着，掌櫃席捲了一切，然後生意就一蹶不振，不久，老闆（久右衞門）也去世了。他死了之後，留下了一屁股的債，幸好有一個好心的人幫了她一把，如今，爲了「報恩」起見，正和他同居。

阿流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訴苦着。阿松睹

景傷情，也不覺道出了自己不幸的遭遇，甚至，把逃出神尾宅的事，毫無隱瞞的說了出來。

「不要煩心呀！以後，姨媽會全心的照顧妳。」

阿流如此的說。

阿松也明白，她阿姨的這一句話並不怎麼可靠。然而，既然已經到了這步田地，阿松也就只好依靠她了。

還好，阿流隔壁還有一間房間，與八跟阿松就把它租了下來充作棲身之處。

到了翌日，阿松感到頭昏，而且又有發燒的現象。最初，她還是掙扎着起床，但終於忍受不住，還是躺了下去。

阿流露出焦急之色。與八準備去叫醫生，但阿松却很快的阻止他，因為他倆畢竟是逃跑出來的，恐怕由此露出了他們的行踪。

「至少也得去買一些感冒藥服用。阿松，妳用被把頭蒙起來，否則風是會從間隙吹進去的。」

與八在替阿松蓋了被子之後，出外去購買感冒藥，接着，阿流進來對阿松說：

「阿松，我剛才拿來的蛋酒非常有效，妳喝了沒有？」

「喝過了，姨媽，非常謝謝妳。」

「與八到那兒去了？」

「他去買東西。」

「原來如此。」

阿流靠到阿松的枕邊，用手摸着阿松的前額說：

「啊！相當燙人呢！必需好好的調養才行……我說阿松……」

阿流好像非常難以開口的說：

「阿松，妳有沒有錢呢？」

「有一點。」

「實在很難啓口，只是我的一些錢都用作生意的本錢去了，所以手頭拮据。只要一點就行，





給我通融一下。」

「好吧！」

阿松很爽快的答應說：

「姨媽，勞妳駕，把那個小箱子拿過來。那裏面有一個紙包，您不妨把它打開，拿妳所需要的數目，雖然為數不多。」

「眞的？我可以打開嗎？眞感激不盡。」

阿松在逃出神尾家時，帶着一個木箱。裏面放着她的私房錢，以及私人的東西。

「啊！裏面有好珍貴的東西呢！這不是短刀嗎？裝在錦布的袋子裏。這是錢包，喲！錢可眞不少嘛，那麼，我就向妳借二兩好了。眞是太對不起妳了，日後，我會好好的答謝妳。

阿松啊，如果妳有什麼需要，儘管說，妳可不要客氣呀！因為我到底是妳的阿姨，當然很樂意幫妳忙。」

阿流說了一大堆，然後走了出去。不久之後，與八也回來了。

到了第三天，阿松的病情仍然沒有好。

與八非常的憂心，一直在枕邊看顧她。就在這個時候，阿流進來說：

「阿松，妳沒有感到好一點嗎？最好，還是給醫生看看。長者町的道庵大夫很不錯，妳就讓他瞧瞧吧！妳放心好了，他絕對不走漏妳逃走的風聲。

與八勞你駕，煩你去叫道庵大夫吧！你一直走過屋前的街道，有一家油坊，那兒就叫相生町了，再拐彎一直走過去，你可以看到小笠原先生的住宅，那兒的側面也就是長者町了。到了那裏說要找道庵大夫，連小孩子也認識他呢！

然而，要請道庵大夫有一個秘訣。如果不知道這個秘訣的話，他是不會來的……」

阿流急忙的比手劃脚，告訴與八。

「所謂的秘訣，告訴他有一個窮人因急病而求助無門，因此，特地來請大夫發慈悲之心濟助

，幫他診治一番。記住，非如此說不可。不這樣說的話，他是不會來的。如果，你裝着富人模樣的話，他是一概不理你的。要記牢，必須强調你是窮人。」

「他那麼喜歡窮人嗎?」

「並不是說，他喜歡窮人，而是他有這種怪癖。況且，他老是喝得醉薰薰的，因此，如此對他說是不會錯的。」

阿流喋喋說個不休，吩咐與八到道庵大夫那兒之後，又走到阿松的枕邊，厚着臉皮說：

「阿松，非常對不起妳，這個月我有好多的賒賬……所以……只好……」

阿松拿出來的一點私房錢，差不多被這個居心不良的姨媽挖空了。

## 四

機龍之助不知要走到什麼地方去?背對着夕陽，從神田的御成街道往上野的方向趕路。當他走到了小笠原左京太夫的邸宅角落之時，對面走來的人，突然「哇——」的大叫一聲，跌倒於龍之助的前面。

龍之助仔細的一瞧，原來是一個慈菇頭的醫生，爛醉如泥的癱在地上。

「啊!眞對不起!」

慈菇頭醫生，想試着站起來，但却苦於腰部乏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終於站了起來，並抬起了他的臉，龍之助睹狀差一點笑出聲來。這個醫生的年紀已經不小了，但臉上却戴一個醜怪的面具，並且把突出的嘴唇朝着龍之助。

「你起來吧!」

龍之助苦笑着，把慈菇頭醫生的手拉了起來。

「眞對不起。」

慈菇頭醫生好像沒有骨頭似的，搖來蕩去，臉上帶着醜怪面具向他打招呼。見到這種情形，





附近的孩子們哄然圍過來說：

「快來看啊，道庵大夫戴着好醜怪的面具，眞叫人噴飯呢!」

「大夫，把那個面具送給我好嗎?」

「大夫，送給我算了!」

那些孩子把道庵醫生團團圍住。

「我只有一個面具呢!而你們有那麼多人，怎麼分給你們呢?」

「那麼，道庵大夫，用猜拳來決定吧，贏的人，你就把面具送給他。」

「要猜拳，你們就去猜吧!」

說罷，他又倒在龍之助前面，後者立刻把他扶了起來。

「啊!眞對不起。」

街道的行人們都停下來看他。龍之助認爲被纒上了，因而他對孩子們說：

「你們知道這個伯伯住在那兒嗎?」

「他叫道庵大夫，是長者町的醫生。」

「這樣醉薰薰的，怎麼成?你們來幫我把他送到家裏去吧!」

「叔叔，你不必管他呀!他每一次都是醉薰薰的，但却能够一個人平安的回家。」

「喂!孩子們，快一點跳舞啊，跳得最好的人，我就把這個面具給他。快一點跳啊!」

道庵戴着面具，有如章魚一般的亂跳亂扭。街頭來往的人們看到時，都忍俊不住的笑出聲來。龍之助再也不理會這個慈菇頭的大夫，急急的往新黑門的方向走去。

龍之助想從廣小路繞到新黑門時，有一個人跟他擦身而過。龍之助雖然沒有感覺到，但對方却停住了脚步，回頭看着龍之助，這個人就是宇津木兵馬。

兵馬跟龍之助擦身而過時，感到龍之助「好像在那兒見過了似的。」不過，由於不能卽刻的想出來，只好目送着他，走了約一百公尺之後，

才恍然大悟：

「啊！他就是在島田先生的練武場，跟我比過武的人。」

「的確，他曾經自我介紹是江川太郎左衞門的門徒……他的劍術實在很妙。」

那時的比武，龍之助所擺出的「無聲架式」，眞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議。兵馬又回想了當時的情形。

「他打勝了我一回合，奪取了我的手套，他的刀法非常厲害，如可能的話，希望能跟他再比賽一次。」

兵馬在內心裏如此想着：

「有那種程度的刀法，他的來路一定不小。記得……他當時報什麼名字呢？喔！對了！叫吉田……不過，叫吉田某的劍客不曾聽到過……是不是假名字呢？」

兵馬一面走一面想着：

「仔細看起來，有一點像浪人……」

想到這裏，兵馬的心中突然一驚，好像突然清醒過來：

「我想起來了──機龍之助最得意的劍技，乃是所謂『無聲架式』──那個吉田最爲得意者──也不正是「無聲架式」嗎？「無聲架式」？越想越接近。這個人的年紀在卅三、四歲之間，龍之助，啊！龍之助……他會不會是哥哥的仇人機龍之助呢？」

一連串的暗示貫穿了兵馬的心。雖然並沒有證據，然而，如此連想起來，剛才擦身而過的人，很可能就是龍之助。兵馬把足踵一轉，想回到黑門之時……。

「哇！」

不知怎麼搞的，那個道庵先生又飛了出來，倒在兵馬的前面。

「啊！眞對不起！」

他背後跟着一羣孩子，不斷吵着說：

「伯伯，把面具送給我嘛！」





一個年紀已相當大的男人，竟然臉上還戴着一個假面具，兵馬看了也噗嗤一笑。

「哎！大夫倒下去了幫我把他拉起來呀！」

孩子們集攏了過來，七手八脚的推起了道庵說：

「把道庵先生抬到他家裏去吧！」

由於分心於這一場的騷動，宇津木兵馬再也看不到機龍之助了。

當天，兵馬也懶得去他處，便悻悻的走回家。

## 五

阿松整整臥病半月之久，終於好了一大半。她的病所以能够痊癒，完全歸功與八不分晝夜的照顧。

阿松的姨媽阿流，仍然和過去一般，找理由向她借錢，把錢交給丈夫零用，不然就是買東西吃，當阿松病癒時，她的私房錢差不多被借光了。

阿松爬了起來，用手理理零亂的頭髮。這時，阿流又大模大樣的來了。

「阿松，妳好多了，眞好。」

「這都是姨媽照顧的功勞。」

「這一定是我向湯島的天神許願有靈，再加上道庵先生的醫術高明所使然。」

「是這樣吧！」

「對了，今天是天神的廟會，妳必需向祂道謝才行。」

「我會去的。」

「雖然很近，不過，妳身體還很軟弱，那就坐轎子去吧！」

「不！我不必坐轎子，我相信還有力氣走路。」

「說得也是，只要有誠心。坐轎子及步行都一樣……我說阿松啊……」

阿流一旦改變話題，總是要提起借錢的事。

阿松的心頭顫抖了一下，的確：

「妳還沒給道庵大夫藥錢。」

「姨媽，說實在的……我已經……」

「妳已經沒有錢，是不是？」

「是……。」

阿松不覺紅了臉，阿流又說：

「我向妳借了不少錢，但不能夠現在就還妳，實在很糟糕……。」

阿流裝着「糟糕」的表情說：

「道庵大夫好說話，可以拖延一點時間。不過，妳既然隻身在外，處處要用錢，總得想想辦法啊。」

「姨媽說的是。」

「我說阿松啊。原諒我冒昧的問，妳有沒有比較值錢的東西，可以賣掉或典當呢？」

「我沒有。」

「在妳木箱裏，不是有一把包在錦袋的短刀嗎？它看起來好像很值錢。」

原來，阿流老早就算計到那把短刀了。這把短刀，是七兵衞交給阿松保管的東西，是一把寶刀。

阿松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她感覺到姨媽的本性太卑劣了，所以，暗暗的悲哀了起來。

阿流慫恿阿松把短刀送給用具店的人瞧瞧，就在她走了之後，阿松好像想到了什麼事情一般。把短刀取了出來，並把刀拔出刀鞘，凝視着。

好久沒有保養的名刀，竟然還那麼明亮，阿松在凝視它之時，不覺在腦海中浮出了大菩薩嶺的那一幕悲劇。阿松望着短刀，在回憶往事……

「啊！妳怎能夠如此！」

取藥回來的與八，猛然從後面抱住了阿松的雙手。

「太危險了！妳拿短刀幹什麼？」

「與八先生，你弄錯了！我只是在看看而已。」

阿松感覺到與八太過於大驚小怪。與八認爲





阿松可能由於久病產生悲觀，欲舉刀結束自己的生命，因此，從阿松手中搶過了短刀說：

「太危險了！短刀由我來保管。」

與八揀起刀鞘，收拾好。阿松笑着說：

「那麼，就讓你保管吧！我也省得麻煩。」

阿松突然又想把此刀賣掉。

「拿着這把刀也太危險了，不如把它賣掉算了，與八先生拜託您拿刀給刀舖的人瞧瞧。」

「妳想把這短刀賣掉嗎？」

「就賣掉它吧！」

「它好像是很重要的東西。」

「重要固然是重要，不過，爲了給藥錢，以及日後的生活費用，還後是把它賣掉吧！」

「賣就賣……。」

與八受阿松所託，特地到御成街道一家所謂小田原屋的武具刀劍舖，給伙計們瞧瞧那把短刀，結果，那些伙計不發一語就給與八卅兩金子。

與八蠻以爲只能夠賣到二、三兩金子呢！如今，一下子獲得卅兩金子，與八吃驚得一時說不出話來，伙計以爲他嫌少，又添了三兩，一共賣得卅三兩。他們不給與八說話的機會，匆忽的把短刀收了去。

與八把金子放入懷中，回到佐久間町的後街店舖，喊叫起來說：

「阿松，我回來了。」

「啊！眞辛苦你了。」

與八定睛一瞧，阿松已經把頭髮梳成少女式，此種髮式帶來的風韻，使阿松一掃久病的頹廢，使人耳目一新。

「那把刀子的售價在我們想像之上，妳瞧，賣了卅三兩金子。」

「什麼？那把短刀賣了那麼多錢？」

「那麼短的一把刀值卅三兩，那一定是珍貴之物。」

「眞對不起您，與八先生，您辛苦一點，把

診金送給道庵大夫吧！」
「沒有問題。」
「我已經把飯燒好了，我倆就一塊吃吧！」
「眞好。妳也太辛苦了，那就謝謝妳了。」
他倆把食桌併在一塊。
「與八先生，您多吃一點。」
由於旅費有了着落，他倆將照着願望到澤井，與八照舊看管水車，阿松則在他一旁作家事。他倆想像着這種愉快的生活，津津有味的談論着。吃罷飯，與八站起來說：
「那麼，我就拿診金及藥錢給道庵先生去。」

## 六

「什麼？你拿藥錢來了，那麼，把它放在那邊吧！」
當與八去訪問時，道庵大夫正醉倒於八疊的榻榻米上，有如說夢話般，向着與八打招呼。
「大夫，我應該給多少錢？」
「多少錢？十八文就得了。」
「什麼？十八文。」
與八裝出了不以爲然的面孔說：
「勞您整整半個月之久，十八文太少了。」
「不要說廢話了，少不少，那是我的事。」
「大夫，不要這樣說，請開出眞正的價錢啊。」
「十八文就行。」
「大夫，您是不是醉了，亂說一通？」
「就是醉了，生意上還不致於含糊，把十八文放在那兒，你就回去吧！」
「這樣，太委曲您了。」
「你好笨，我說十八文，你就放下十八文走吧！」
「大夫，您才笨得長不大哩！診治了半個月之久，又給藥，病人如今已經痊癒了。我放下十





八文，於心過得去嗎？你替我想想看。」
「討厭的傢伙！你放下十八文，乖乖的回去就行了！」
「大夫您請息怒，聽我說。如果我一回到家裏，家人問我給道庵先生多少藥費，我能够說，只給十八文嗎？」
「煩人的傢伙，放下十八文，乖乖的回去吧！」
「那麼，大夫，我就放下一兩金子。」
「什麼？一兩金子！你從那兒偷來一兩金子？」
「你說我的一兩金子是偸來的？你這個混蛋大夫！」
與八被惹火了。
「自從有記憶之後，我不曾偸過別人的一根草，一滴水呢！你最好少胡說！」
「一定是偸來的……」
道庵先生猛然的搖搖頭。與八更爲惱火了。
「其他的事情，你可以亂扯，但可不能誣告我偸東西，如此，叫我的面子往那兒擺？」
「錯不了，一定是偸來的！」
「你說什麼？道庵大夫是大混蛋！」
與八跳了起來，抓着道庵的胸口。
「你這個野小子，想跟我打架是不是？好！我就奉陪。」
道庵先生死命的摟住與八的頭，但他到底沒有與八三分之一的力氣。當然也就打不過與八了。
與八由於一時的氣憤，向道庵先生動粗，但想一想，道庵先生根本就沒有惡意，所以又懶得去理他。
想不到道庵先生却是得寸進尺，猛抱着與八的頭顱，抓着，搔着，甚至啪啪有聲的打了起來。與八乾脆就不跟他計較，任由他去打個痛快。道庵先生把與八的腦袋當成玩具，痛快的玩了一會兒之後，竟然倒地睡着了。

與八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把一兩金子包在紙裏，放在道庵先生的頭部附近，悄悄的回到了佐久間町的後街。

## 七

當與八回到佐久間町的後街大雜院一瞧，不但是阿流的家，甚至他跟阿松的居處，也緊閉着門戶。

「阿松小姐，阿松小姐……」

與八叫喊了一下，但却沒有半點反應。他又來到阿流的門前叫着：

「伯母，伯母！」

這一回更是毫無反應。

「是不是睡着了，伯母，伯母……」

根本就沒有回音。

「隔壁的太太請問……」

「是那一位啊？」

「是我，您隔鄰的與八。」

「哦！是與八先生，您是不是忘了帶什麼東西？」

「您這位太太，我們家裏空蕩蕩的。她們有沒有說，要到什麼地方去嗎？」

「什麼？與八先生，您完全不知道嗎？」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剛才，阿流向我們這些鄰居打了一個招呼，說是要搬家了。」

「什麼？搬家了？」

「是啊，在這之前，跟你一塊來的阿松小姐已坐着轎子先走一步了呢！」

「唉！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完全不知道啊，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回事。」

與八的臉色頓時改變，他的嘴唇不斷的顫抖着。

「啊！原來是這樣啊。我以爲你先到新居佈置去了呢！」

「鄰居太太，她有沒有說，要搬到什麼地方去？」

「噢……有！她說要搬到四谷那一邊，還說，最近幾天之內，將再度回來問候大家。」

「爲什麼不告訴我，一聲不響的搬走呢………」

與八發楞了一陣子，然後，流出了一連串的眼淚。

「到底搬到四谷的什麼地方呢？」

看樣子，與八就要哭出聲來了，旋即，他好像又想起了什麼心事一般，飛快的向前奔去。

與八筆直地跑過御成街道之時。

「在那兒奔跑的人，不就是與八嗎？」

「您是誰？」

這個人正是宇津木兵馬，他剛去訪問過土方歲三，也就是已往試圖暗算高橋、清川的新徵組之人。

「啊！您是兵馬先生。」

與八在怱忙之中停止了脚步。

## 八

夜一旦歸於寂靜，人們的心情也就會格外的沉靜。由於內心顯得格外的寧靜，白晝間想不通的問題，到了夜深人靜，往往可以像剝繭抽絲一般，豁然的弄通了。當一個人睡不着時，情緒會顯得特別的高昂，那些平時不怎麼在意的事情也會浮現於腦際。

只要不是聖人，在夜闌人靜之時，每一個人都會不約地回想這以前的生涯，這麼一來，極少有人敢說，他這一生從來就沒有犯過錯誤。所謂人類的良心，在其他的慾望蠢蠢欲動時，差不多是熟睡着，一旦慾望減弱，良心便會甦醒過來，痛罵你「你看，慾望又要蠢動了。」

每到半夜，龍之助一定會做惡夢。

如今，阿濱就被丈夫的夢魘所驚醒。她仔細的看丈夫的睡相，立刻生出一股莫名的害怕。龍之助發出可怖的吼聲，狠狠的咬着牙，在將近天

亮時，好像惡魔一般的邪笑了起來。

阿濱覺得非常害怕，渾身起了鷄皮疙瘩，於是她把郁太郎抱得緊緊，在她拉綿被時，忽然望向神龕。

龍之助夫婦本來是沒有什麼佛壇的，那是以前居住在這裏的人們所遺留下來的。裏面供奉的阿彌陀佛金身，已結滿了蜘蛛網。這並不是說，阿濱對這個神龕有什麼信仰，而是佛像竟然晃動了起來。事實上，這一點也不算稀奇，因爲老鼠正在裏面竄來竄去。

老鼠實在太囂張了，阿濱只好發出——

「噓噓！」

的聲音嚇嚇牠。這一來，老鼠的騷動聲停了下來，但是，隔了不久，肥大的老鼠竟然從神龕跳了出來，跌落在阿濱的枕頭旁。阿濱嚇了一大跳，舉起枕頭要打時，那隻慌張的老鼠，竟然跳到阿濱的胸部與抱着的郁太郎的面孔之間。

「快滾！快滾啊！」

阿濱狼狽萬分，企圖把老鼠揮開，老鼠更爲慌張，這一次，牠跳到阿濱的腹部。

「噯唷！」

阿濱跳了起來。就在這個時候，老鼠又落到郁太郎的面孔，郁太郎有如被火燒着一般哭叫了起來。

「啊，寶寶，寶寶……」

阿濱飛快的抱起了郁太郎。這時，老鼠穿過紙門鑽入天花板一角的壁洞去了，而郁太郎的哭聲却好像從五臟絞了出來似的。

「寶寶不要哭了，老鼠已經跑掉了！」

阿濱把郁太郎抱了起來，讓他吃奶，結果，她發現乳房上有一條血跡。

「你快一點起來，不得了了！」

阿濱用一隻手抱着哭叫的郁太郎，另一隻手去搖醒龍之助。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龍之助睜開眼，聽見郁太郎的哭聲，嚇了一





跳，而阿濱去搖醒他的一隻手也是濕漉漉的，這更使他嚇了一大跳。

「你瞧瞧，寶寶被老鼠咬着了。」

「什麼？被老鼠咬着了？」

「是啊！一隻大老鼠從神龕跑了出來，再跳到這裏，把寶寶咬傷了。」

「咬到什麼地方？」

龍之助爬起來，把燈心弄大一些，照了郁太郎的身體，發現咽喉有一道血痕。雖然傷口不深，然而，血却從那兒滲出來，活像一條蚯蚓一般滴落下去。

「寶寶的咽喉被咬着了。」

阿濱有如發狂的叫了起來。

「不要緊，快把血拭乾，貼上藥膏。」

龍之助去拿一塊白木綿。

「針線盒裏面有藥膏……快把它拿給我！」

「妳不要慌呀！」

「我怎能不慌呢！你快打開右邊的小抽屜。」

「是這個嗎？」

「先用清水洗淨傷口，請你拿水來。」

阿濱一直慌張的亂叫着。用清水洗過了傷口之後，郁太郎還是哭叫着，一直掙扎着，好像很痛苦的樣子。

「乖乖，寶寶，不會痛的，快好了。」

好不容易洗好了傷口，貼上藥膏，再用繃帶纏好頸部。

「乖乖，不要再哭了，寶寶是男子漢大丈夫。」

阿濱把哭個不完的郁太郎抱在膝上，她自己則差不多泣不成聲。龍之助也非常憂慮的看着郁太郎的臉，在這個時候，可能是稍爲不痛，或者已經哭盡了聲音，郁太郎抱着母親的乳房，稍爲鎮靜了下來。

「帶寶寶給醫生看去！」

「太晚了，明天早晨去吧！」

「不行，晚了就不堪設想了。而且，這不是一般的傷痕，是被老鼠咬傷的，如果有了萬一怎辦?」

阿濱一直要抱着嬰兒去看醫生，雖然已經三更半夜，但她也管不了這許多了。

「好吧！妳既然如此堅持，我就去請醫生。」

待龍之助去請醫生之後，阿濱對老鼠更恨之入骨，她狠狠的說：

「可恨的畜牲！」

阿濱憎恨老鼠到透骨的地步，一旦被她捉到，勢將把牠活活的咬死。阿濱不斷的詛咒老鼠，斜睨着神龕的方向咬牙切齒。

郁太郎儘管痛苦萬分，但是子丑這兩個時辰好像走得很緩慢。天花板又有老鼠在奔跑，牠們的足音好像在告訴阿濱：「妳等着瞧！」似的。

阿濱甚至把天花板看成了死對頭。她再往下一瞧，頸部纏着繃帶的郁太郎，早已疲倦而哭不出聲來了。看了這種情形，阿濱的一顆心差不多要碎了。

「寶寶，不要再掙扎了，咽喉是很重要的地方。」

阿濱說着，不斷的流出眼淚，凝視着她心肝寶貝的臉孔。

「如果你有了萬一的話，媽也不想活了。」

事實上，郁太郎一直發育得很好，長得胖嘟嘟的。痲疹很快的就過去，連陌生人都非常的喜愛他，更何況是他生母的阿濱。

「眞是叫人恨透的老鼠！」

想到兒子可憐，阿濱就更厭惡那隻老鼠了。

阿濱把好不容易睡着的郁太郎放在被褥上面，爲了等待醫生的來臨，她把睡衣換成家常服裝。

就在這個時候，郁太郎又哭泣了起來。她只好再把郁太郎抱了起來。由於哭泣太久，郁太郎





已經聲嘶力竭了，只是不斷的流眼淚，睜開眼看着母親的臉，身體不停的發抖。

「心肝寶貝，還疼嗎?卽使這樣，你也不必用那種可怕的面孔對着媽呀!」

阿濱悲悲切切的哭了起來。郁太郎不斷顫抖着身體，好像要撲到母親身上，眼睛始終不霎動一下，一直凝視着母親的面孔。

「噯唷！你爲什麼要這樣折磨媽媽呢?這是因果報應吧?」

阿濱一面哭泣着，一面看着心肝兒子。

「對！這一定是報應！報應！眞是所謂天罰。」

阿濱把郁太郎放在被褥上面，她的眼睛有如狂人一般，閃閃地發光。

如今，阿濱再大叫天罰也來不及了。然而，遲與早，能够悟到「天罰」這兩個字的含義還算是不錯的。

就是由於郁太郎是阿濱的兒子，她才會如此的驚慌若狂：

「啊！好可怕！」

一定是轉瞬間，眼前浮現了先夫文之丞的影子。龍之助那一把木刀奪去了他的生命，那時，阿濱這個女人爲文之丞悲痛過嗎?她痛恨殺夫之敵的龍之助嗎?

阿濱雖然偶爾也曾作過惡夢，但却沒有像今天一樣——到處是文之丞的影子。

如今，郁太郎那一張面孔，刻滿了文之丞臨死的痛苦的表情。那些在天花板上跳來蹦去的老鼠，也好像是文之丞的聲音。

甚至連屛風上面，也好像有鬼魂在一閃一現似的。神龕裏面，似乎有文之丞充滿了幽怨的蒼白面孔。棉被上面的鳳尾草花紋，彷彿是欲跳躍起來勒緊阿濱的頸子似的。甚至連鏡臺裏面也好像有一隻長手伸了出來，企圖在阿濱的身上輕薄一下。

就連針線盒的抽屜，也好像有雲霧要騰出來

，兇巴巴的想令阿濱窒息，紙門後面好像有鬼魂要把郁太郎抓了過去似的。

室內，到處籠罩着恐怖的氣氛，阿濱的眼前發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於是她站起來打開窗戶，瞧了瞧外面。

夜間清涼的空氣撫摸着她的面孔，阿濱感覺到稍爲舒適了一些，於是，她再度把郁太郎抱了起來，站立在靠窗處，自言自語的說：

「去叫一個醫生，怎麼那麼久了，還不回來？」

郁太郎不斷的哭嚷着，不停的扭動着身體，睜開眼睛望着母親。

由於月光照在郁太郎的臉上，使他看起來陰慘慘的，不像是這世上的人。

「寶寶啊！一切都是媽的罪過。」

說罷，她的熱淚一滴一滴的落在郁太郎的臉上。

等了好久，醫生還是沒有來，龍之助也沒回家，阿濱只好抱着郁太郎，呆呆的站在窗邊。

## 九

由於昨夜郁太郎給父母帶來的不安，機龍之助睡到日上三竿還未起床。

「起來，您快點起來吧！」

阿濱在龍之助的枕頭邊搖動着他。

龍之助抬頭一看，太陽已經高升到紙門前的老梅樹上了。

「有人叫我送這封信給你。」

「什麼？有信？」

龍之助接過來一看，竟然是一封反過來寫的信。

「這是……」

他心頭一驚，一看信封表面寫着「龍之助先生收」，背面則寫着「宇津木兵馬」。

龍之助勃然大怒，撐起半身，撕開了信封，上面如此寫着：





「我恨你入骨，因此日夜勤練武藝，欲一報家兄之仇。明晨七點，請駕赤羽橋十字路口……。」

「哼！眞是惹人不快的一封信。」

龍之助說罷，把信摔開，並且把被踢掉，猛然的起身。

「寶寶在那兒啊？」

「他睡着了。」

龍之助瞧一瞧阿濱抱着的郁太郎一眼。

「醫生說，那只是一時驚嚇過度而已，並沒有什麼大礙。」

龍之助梳洗完畢，用過了早飯，對阿濱說：

「寶寶在那兒，給我抱抱。」

「他正睡得很好呢！」

「睡着也好，讓我抱抱他。」

「今天，你是怎麼啦？」

「不要問我原因，快給我抱抱。」

「好不容易睡着了，抱起來，可能會驚醒他。」

「不要緊，讓我抱一下！」

龍之助的聲音變粗了些，阿濱只好把已經睡着的郁太郎小心翼翼的抱起，交給龍之助，龍之助抱起郁太郎之後，凝視着他的面孔，以及昨晚的傷痕。

「我希望他能够平安的長大成人。」

「不好好的長大成人，又能够如何？就算父母都不在，孩子也能够長大成人的。」

「我倆不是好端端的嗎？爲什麼要說這種不吉利的話？」

龍之助好像很不高興。

「阿濱，我最近想到京都走一趟。」

「什麼，你要到京都？」

阿濱大感意外。

「京都集結着各國的浪人，他們在那兒爲非做歹，爲了維護京城的安寧，有武藝在身的人都陸續的進京，我也是受人所託。」

「什麼時候要走?」

「最近，或者卽刻就走。」

「那麼，我與寶寶怎麼辦?」

「最好，仍然留在這裏。」

「這怎麼行?」

由於龍之助突然說出要到京都走一趟，阿濱被他嚇了一跳，因此，她盡力設法打消他的去意。

「也罷，我就再好好的考慮一遍。」

龍之助這樣說，無非是要安慰阿濱而已。說罷，他就躲進隔壁的房間去了。

雖說並非什麼大不了的傷痕，但由於怕會惡化，所以阿濱不休止的看顧着郁太郎，這個期間，龍之助一直躲在鄰室裏，始終不吭氣。

「那一個人，爲什麼脾氣老是那麼倔强呢?」

阿濱自言自語，不外在抱怨龍之助對兒子的「大病」竟然無動於衷，一個人躲在鄰室，不知在搞什麼名堂?阿濱這樣想時，龍之助竟然走出了鄰室。

阿濱清楚的看到他提着一把刀，因此問：

「你要到那兒去啊?」

「到芹澤家去，很快就回來。」

「如果不是急事的話，請不要出門，你沒看到寶寶傷得如此厲害嗎?」

「當然是急事，不過，我一下子就回來。」

「你務必要早回來，不然，我是會害怕的。」

「知道了。」

阿濱目送着龍之助的背影想着：

「他到底有沒有在外拈花惹草?」

阿濱又不禁想起她跟龍之助後，所過的悲慘的日子。於是，自然而然的發起牢騷來。往日，自己竟然無法滿足於跟文之丞間的平和生活，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報應。雖然阿濱已經領悟到這一點，但她仍不甘心把不幸都怪在自己的身上。





如此這般，阿濱怨恨別人，有時也恨自己招來這樣果報。她以充滿了憤怒的情緒，熬過了一天。那個龍之助明明說一下子就回來，如今太陽早已下山了，他仍然杳如黃鶴。

「到底在幹什麼?他未免太過於寡情了。」

阿濱對晚歸的龍之助抱怨了一陣子。

「爲什麼對自己的孩子也這般寡情呢?」

雖說是一段孽緣，但由於雙方老分不開，也就相安無事的生活到現在，不過，對於龍之助的冷漠，阿濱總是感覺到不愉快。

阿濱原本希望龍之助能够熱情如火的愛她，想不到他竟然如此的冷漠，有時，阿濱甚至感覺到：兩個人之間隔着一塊鐵石呢!如此一想，她不但認爲龍之助對自己的憐愛不够濃郁，甚至覺得它對兒子也不够慈愛。

「郁太郎根本就不是我的兒子!」

有一次，在大發脾氣時，龍之助對阿濱曾如此的吼過。如今，咆哮聲又在阿濱的耳朵響了起來，實在叫她感到心寒。

「他眞的認爲郁太郎不是他的骨肉嗎?」

就在這個時候，龍之助突然回來了。

「我回來了!」

龍之助的臉色看起來比平常更爲蒼白，也不理睬阿濱及郁太郎逕自步入鄰室。因此阿濱痛恨龍之助已經到了極點。

「你認爲寶寶是誰的骨肉?」

阿濱的聲音嗚咽着，龍之助用那雙長長的眼睛瞄了她一下說：

「妳說什麼?寶寶是誰的骨肉?」

「我倆的孩子到底是誰的骨肉?」

「如今，妳還問這個幹什麼?」

「郁太郎，不是你的骨肉?」

「妳在說什麼!」

「這個孩子很可能就要死了，而你還………」

「什麼?」

龍之助懂得阿濱又要任性的大發脾氣了，然而在今天，他對這種恐嚇式的話表示格外的冷淡。

「壽命是註定的，要生要死只好聽天由命。」

「啊……你這個冷血動物……」

阿濱狠狠的盯着龍之助。

龍之助也用沉着的眼色回盯着阿濱。

如果是往常的話，到了這種地步，他倆就會有如火山似的爆炸開來，然而在今天，竟然怪得離譜，雙方都沒再說第二句話了。

龍之助氣沖沖地走入鄰室，對着桌子茫然而坐。隔了一段時間，他點了燈火，拿出筆硯及紙，不知寫起什麼東西來。

不久，阿濱也進入了龍之助所坐的室內。

「您，龍之助閣下。」

「什麼事？」

「我有所求。」

「妳說說看！」

龍之助並沒有把手中的筆放下，只是冷冷的回答。

阿濱似乎有很堅定的決心，因爲她並沒有發任何牢騷，眼光顯得異常的冷漠。

「我們離婚吧！」

「離婚？」

這時，龍之助稍爲停止了手中的筆，看了看阿濱。

「離婚也好，看起來這件事好像挺有趣的。」

「是啊，是很不錯，因爲你已經看了一段挺有趣的戲劇了吧！」

「妳是說，希望到此就閉幕了？」

「你就寫離婚書好了。」

「沒有人反對我們的婚事啊，大可不必寫什麼離婚書。」

「那麼，我現在就出去。」





「悉聽尊便。」

龍之助的態度更爲冷淡了。

「離開這裏之後，妳要到什麼地方呢？」

「那不干你的事！」

「我才懶得去管妳，我是要妳撫養郁太郎。」

「這用不着你說，因爲，郁太郎是我的孩子。」

阿濱眞的準備走了。

阿濱打開了衣櫥的抽屜，找尋她所要的東西。找了一陣子之後，她從裏面抓出了一件白色的夾衣。

當年文之丞要跟阿濱離婚時，她就是穿着這件夾衣，她悄悄登山，到霧靄的山坡會見龍之助時，也是穿着這一件夾衣。

當然啦，當她跟龍之助從御岳山的後山跌入冰河，以及到附近的廢窰過夜，再騙得上野原之親戚旅費，從甲州街道走到江戶時，也是穿着這件夾克。

當她跟龍之助流浪到此地之後，這件夾衣已破舊了，阿濱無法把它賣給收舊貨的，於是，就索性把它收在衣櫥裏層了。

其實，這一件夾衣是阿濱的姊姊給她的。當她從甲州到和田，姐姐把它當成禮物送給她。在甲州時，姐姐跟姐夫對待她很好，當她欲嫁給文之丞時，她們也出了很大的力量。這件夾克是姐姐親手縫製的。

一想起了這些，阿濱就認爲自己實在是太任性了，而且，她也非常感謝姐姐對她的手足之情。

「不如回到甲州去吧！」

阿濱曾一度萌出了這種念頭，不過，她很快又打消了。

「噯！我怎能那樣做呢！我沒有那樣做的理由。那麼，應該到那兒去好呢？」

離開龍之助，阿濱眞的就沒有地方可去了嗎？其實，有一個地方是她可以去的，那就是原先的丈夫文之丞的家。除了此地之外，眞的就沒有其他的地方了。

阿濱一直在思考着，頭部想得發脹。

當她把夾衣抛開時，衣領上赫然出現，一口裝在袋裏的七首。

阿濱一看到這把七首，立刻萌生了這個世界最恐怖的感情，那就是：

「死！」

「與其偸生受辱，不如死掉才好！」

這是瞬間浮在阿濱腦際的激動。

在這之前，阿濱一直沒有打算死。她只是單純的這樣想：帶着郁太郎走出這個家，然後到廣大的世界裏尋找一個棲身之處，母子相依爲命。

只要打算活下去，雖然煩惱重重，總是可以打開一條出路……如今，阿濱既然想到了死，那麼，她會不會爲自己打開生路呢？

阿濱很快的把七首揀了起來，有如欲隱藏贓物一般，把它藏入懷裏。爲此，胸部激烈地起伏不定，但她的臉孔却浮現了一抹得意的微笑，接着，兩眼發直，有如失神一般，茫然的怔在那兒。

「阿濱，阿濱！」

這是龍之助叫喊的聲音。

「阿濱！」

龍之助叫第二次時，阿濱才聽到。

「濱啊！」

龍之助這種第三次的叫法，給了阿濱很大的衝擊。

因爲阿濱沒有答腔，龍之助才走了過來。

「妳準備去旅行？」

龍之助打開了紙門，站立在那兒注視着阿濱。

阿濱看了他一眼，然後，撇過頭去，懶得去理他了。





「阿濱，妳準備到那兒去？」

「我也不知道。」

「好吧！既然妳剛才已提出離婚，我們就是陌生人了……不過，就算是陌生人，贈一句臨別之言，總可以吧！妳聽我說一句……」

龍之助站着說：

「在最近，我準備把宇津木兵馬殺掉！」

「你要殺兵馬？」

阿濱把膝蓋挪動一下。

「嗯……不是我殺他，就是他殺我！……」

「那麼……」

「當然啦，兵馬不是好收拾的人，不過，既然有人說斬草要除根，我只好把宇津木兄弟都除掉！」

龍之助在蒼白的臉孔上浮出了一絲笑意。

阿濱從正面去看龍之助的臉，但這一次，她却不認爲他可怕了。

「你要殺就去殺吧！」

## 十

龍之助一個人喝完了酒之後，早早的就睡覺了。

阿濱仍然呆坐着，郁太郎則睡得好甜。

「我要去殺兵馬！」

龍之助的這一句話，不斷刺痛阿濱的心房。

龍之助也好像睡着了一般，不斷的做着惡夢，呻吟，並且軋軋地咬着牙。

阿濱好像想到了什麼一般，忽忽的走進鄰室。

在龍之助的桌子上面，放置着剛才寫好的三封信。阿濱拿出了其中的一封，正是宇津木兵馬的挑戰書。

阿濱看完挑戰書，又看了看宇津木兵馬的署名，才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想不到，兵馬也能够寫如此好的挑戰書了。

在阿濱記憶裏的兵馬只有十三、四歲，人長得蠻

可愛……如今，大概也有十六七歲了吧？縱然他可能有了相當的修行，但是龍之助的劍法是很厲害的，一旦交鋒，兵馬很可能會喪命於刀下。想到此地，阿濱就越同情起兵馬來了。

「嗯……」

龍之助又在作惡夢，或許，他正在作着砍殺兵馬的夢吧？

「兵馬太可憐了。」

阿濱說着，不知不覺地伸手摸摸匕首。

如今，她又認爲……

在自已死去之前，必需殺死龍之助。有罪過的兩個人一道死的話，可愛的兵馬就能夠獲救了。阿濱的決心下得異常之快速。

既然決鬬是在明天早晨，那麼，龍之助是用相當充裕的時間從事睡眠的。

雖說，龍之助的劍術衰退了一點，然而，一旦舉劍，仍不會把別人放在眼裏。如今，爲了養精蓄銳，他必需臥下來睡覺，由此可見，他已經相當的疲倦了。

打從在新坂下圍攻島田虎之助時，見識了島田神乎其技的劍術之後，龍之助每夜都會做惡夢，咬牙，以及盜汗。無論是睡覺，清醒，站立，半臥，島田威武的表情，總會如影隨形緊跟龍之助不放。

長久下來，龍之助的腦筋好像有一點混亂了，即使像目前的小睡片刻，島田虎之助仍然出現在他的眼前。島田穿着輕潔，燃着一柱香端坐。龍之助抽劍往他的背後一砍，他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臉孔轉向龍之助這一邊。欲從側面砍下，島田也會猛然的回過頭，令他退避三舍。

龍之助在焦急萬分之下，一躍欲從正面劈砍，如此一來，島田前面所焚的香突然一直線似的飛舞了起來，其末端繞成一圈，吹向他的面前。

龍之助一面揮開這些煙，一面舞動長刀在島田四周打轉，不久之後，他的兩眼昏花，淌出鼻血。香煙更是濛濛然的捲來，使他快要窒息了。





就在這個時候，冰冷的東西接近他的頸部。

「呀！誰！」

夢境被打破的龍之助，滾身一躍跳了起來，按下了一隻柔軟的手，這隻手握着一把寒冰似的匕首。不過，這並非夢境，而是現實。

「啊！妳不是阿濱嗎？」

跨在龍之助身上，用匕首按在他頸部者不是別人，而是他妻子阿濱。

「妳這個瘋婆子，妳要幹什麼！」

龍之助奪下了她手中的匕首，翻起身，並抬脚一踢，阿濱就跌倒在紙罩燈上，燈火一倒，火盆就被打碎了，紙也就燒了起來。

被踢倒的阿濱，一站立起來，立刻滾翻到事先已打開的前門，向前奔跑。

「可恨的女人！」

阿濱弄倒的燈，燒到了紙門，龍之助把它踩熄之後，手中持着刀跳到黑暗的大門處。

家中黑暗成一片，郁太郎哭得好像喉嚨要裂開似的。阿濱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雖說是黑暗中，由於天就快亮了，因而，東方已呈魚白。從神明通到濱松町的路上，阿濱拼命的奔跑着。

「等一下！」

追到了增上寺三門的松林前，龍之助已經把阿濱的頭髮抓住了，並把她摔倒在地。

「放開我！」

「阿濱，妳要投靠兵馬，背叛我是不是？」

「趁早把我殺了吧！」

殺了阿濱，並不能使龍之助獲得任何好處，即使被她激怒，龍之助也能夠保持相當的冷靜。他用細長的眼睛斜睨着阿濱的狼狽相。

「龍之助，你就殺了我，然後，你也挨刀吧！」

由於東方已經發白，只要對着面孔，就能夠把對方看得相當清楚。如今，阿濱已沒有半絲的

潑辣之色，面孔上一本正經，說話已有相當的條理。

「我會安安靜靜的讓你殺，你也向兵馬引首就戮吧。這麼一來，罪惡都可以抵消了……你也不會欠任何人的債了。龍之助先生，就聽從我的話吧！」

在御成門外響起了脚步聲。

增上寺的鐘聲也響了起來。

「殺了人哪！」

龍之助終於把阿濱殺死了。

## 十一

「那是什麼聲音啊？」

在御成門外，宇津木兵馬一行人聽到了慘叫聲之後，下了轎子飛奔過去。

「明明聽到了有人喊殺人……」

片柳伴次郎不解的搔搔頭。

「可能在松樹林裏……」

兵馬探頭凝視了一下樹林。

「讓我去看看……」

提着燈的與八，走進了松樹林。

「啊！」

與八提着燈籠向前走，發現松樹根部躺着一個女人。

「啊！有一個女人被殺了！」

人命關天，大家再也不能坐視，紛紛走了過來。這個女人從胸部附近淌着血，染濕了附近的土壤。

「啊！多麼殘忍的殺法！」

「看！血一直流到裙襬。」

「傷在那兒？」

「胸部被戮了一刀。」

「把燈籠靠近一點。」

「啊！非常可憐，乳房下面被戮了一刀。」

挪上燈籠，躊躇不停的與八突然說：

「唷？……這個女人……好像很面善……」





與八把臉貼近細看，說：

「很可能……她很可能是阿濱小姐！」

他以不安的表情，看了看兵馬。

「兵馬先生……請你看看這個女人。可能是心理作用吧？我覺得她很像文之丞先生的妻子。」

「什麼？是我的嫂子？」

兵馬把作伴的片柳與水島推開。

「雖然容貌已改變了一些，但仍然很像。與八先生，爲了愼重起見，我們來看看這位女士帶着些什麼東西？」

「啊！這裏有一把匕首……有信函……啊，這裏也有……」

與八最後發現兵馬給龍之助的挑戰書。

還有另外的一封是：

「給宇津木兵馬先生——濱絕筆」

這是阿濱親手寫給兵馬的信。

機龍之助根本就沒有到挑戰書指定的地方去，對武士來說這是奇恥大辱。尤其是殺人不見血的龍之助，在這種場合下會逃走，實在叫人想不通。

不過在約定的時間之內，他的確沒有到指定的地方，兵馬等人來到新錢座龍之助的居處一看，家中已經破碎不堪，只有一個嬰兒差不多要哭乾喉嚨了。兵馬叫手下的人到處尋找，還是找不到龍之助的影子，所以，那天的比武只好不了了之。宇津木兵馬感覺到非常的遺憾，渾身的力氣都消失了，好像是洩了氣的皮球。

他的唯一收穫是：發現了一封龍之助寫給芹澤鴨的信，裏面如此寫着：

「斬了兵馬之後，我就會照約定，趕赴京都……」

由這封信看來，機龍之助不僅痛下決心要跟兵馬了斷，而且，自信能殺死兵馬，然後即刻上京。既然有了這樣的自信，何以又要臨陣退縮呢

?這實在叫人費猜疑。那麼，殺阿濱的人不會是別人吧?大多數的人都會自然的認爲：龍之助殺了阿濱。

## 十二

「好久不見了。」

來到妻戀坂的阿絹家——插花老師，不是別人，正是好久不見的七兵衞。

「今天是什麼風把您吹來的呢?七兵衞先生?我們以爲你發生了什麼事呢!」

「因爲，有一點田園的事情要做，可忙碌得緊哪!今天，我是忙裏抽空來這兒拜神的。這些是一點土產，不成敬意。」

「您的生活方式使人羨慕，賺了錢之後，可以來拜神，到江戶看熱鬧，好像公子哥兒似的。」

「嘿嘿!我可不敢當。」

「一般的農民那有您的命好呢?他們雖然想出來玩，但是辦不到。」

經阿絹這麼一說，七兵衞只有苦笑的份。

「因爲，我還兼一點副業。」

「副業?您也出售布料吧?」

「嘿!是有一點布料可出售。」

「你能否給我一點上等的甲斐絹瞧瞧?」

「好吧!下一次我就帶來。」

到此，七兵衞改變了話題說：

「阿松，到底怎樣了?」

「喔!關於這一件事啊!我正想問你呢!」

「阿松怎麼了?」

「阿松失踪了!」

「什麼?失踪了?」

「可不是嗎?如果她跟少爺私奔，或者有份量的男人私奔，那還沒有話說。」

「到底，她跟誰私奔了?」

「跟一個傻小子……

反正，不從頭說起，你是弄不清楚的。差不





多在兩個月之前，我叫阿松到四谷神尾家做工。那裏有一個叫與八什麼的傻小子。想不到阿松被那個傻小子所騙，在半夜裏跟他私奔了。」

「四谷的神尾家，是不是傳馬町的神尾主膳呢?」

「是啊，神尾是受祿三千石的將士，只要好好的做事，獲得了神尾少爺的歡心之後，就可以出人頭地，想不到阿松竟然跟燒洗澡水的呆瓜私奔了，我眞是被嚇呆了。」

「我不認爲阿松會那麼傻，她到底逃往何處，有什麼蜘絲馬跡沒有?」

「我根本就不知道啊。我曾經派人四處尋找，但却沒有結果。我想派一個人通知您，但是少爺却說，爲了那兩個傻蛋不值得四處尋找驚動大家，於是，我只好作罷。不過，我仍然感到沒有面子，同時還曾爲此生氣……」

「既然如此，那麼，我也到各處去找找看。我看，那個阿松小姐絕對不是那種呆頭呆腦的人。只要我一旦找到她，問她理由就不難明白眞相了。」

## 十三

打從七兵衞剛進入此屋開始，就有一個收買廢紙的人在注意他。七兵衞走出了阿絹的房子，他就跟在七 兵衞的背後。

七兵衞從妻戀坂走到了本鄉元町的山岡屋前面。山岡屋緊閉門戶，並貼著售屋的紙條。

七兵衞站了一陣子之後。

「請問，這位先生……?」

從背後叫七兵衞者爲剛才的收買廢紙的人。

「你在叫我嗎?」

「是啊。」

「有什麼貴事?」

「沒什麼，先生如果您要知道有關山岡屋之事，我知道得最爲清楚不過了，可以一五一十的告訴您。」

眞是好奇怪的男人，而且，看來他又不像身懷兇器的歹徒，因而，七兵衛認爲可能有什麼原因，於是他就問收買廢紙者說：

「那麼，請問您，山岡屋現在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說起來話長，先生您要到那兒啊，我們不妨邊走邊談。」

「我想到新宿。」

「我要到四谷，正好同路，我們就結伴走吧，讓我來說出山岡屋沒落的經過。」

七兵衛認爲這個收買廢紙的人，實在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爲了聽聽他到底會說出些什麼，便跟他一前一後的走着。

「距今四年前，在某一個盛夏的夜晚，一個小偷進入了山岡屋。那時，老闆剛巧不在。那叫阿流的老闆娘跟一個年輕男子在臥房裡做那種閨房遊戲，正好有一個小偷進來。」

「後來呢？」

「那個小偷才絕呢！他並不是單來偷東西，而是懷着某種意圖而來，結果老闆娘跟那個年輕男子被他整得好慘。」

「以後又怎樣？」

「我無法仔細的告訴您，總之，老闆娘跟年輕男子被脫光身子，一絲不掛……」

「再來呢？」

「到了天亮，店裡的伙計才看到了這一幕醜劇，老闆娘跟那個年輕人羞得無地自容……」

「這也難怪她們……」

「於是，這幕鬧劇就被傳開了，大家都知道山岡屋老闆娘被剝光的鬧劇……」

「這也挺有趣的……」

「不久之後，老闆回來了。」

「嗯……」

「當然啦，家裡引起了軒然大波。不過，由於老闆是入贅的，因而，處處吃虧。」

「後來就演變到離婚是不是？」





「想不到在事情沒有解決的時候，老闆罹患急病死了。」

「啊！」

「於是，老闆娘大養小白臉，終致身敗名裂，家產、倉庫也變成了別人的所有。而且，買屋的人又不敢搬進去住。據說，倉庫裡鬧鬼，已經整整三年了，所以現在還空着。」

「啊！那眞是太可憐了。如今，那個老闆娘在何處？」

「哼！你問她做什麼？你要我喋喋不休的講下去嗎？先生，您到底是山岡屋的什麼人？」

「那麼，你又是什麼人呢？」

兩個人面面相覷了起來。

「先生……說實在的。」

收買廢紙者的話題一轉。

「我們好像見過面……，我對您很熟。」

「什麼？你認識我？」

「嘿嘿！您也不必隱瞞了。我不是什麼大人物，但却是山岡屋的小伙計。」

「呵！您是山岡屋的伙計先生，我竟然看不出來。」

「那個時候，你剛好帶阿松姑娘到山岡屋。所以，我一直認得你……」

「好眼力！」

「好眼力還不够呢！那個時候，我也趁着山岡屋混亂的當兒摸走了一點錢，由於做了這一件昧心的事，如今，落到這種地步。我現在纏着您不放，是有目的……」

「你要幹什麼？」

「總之，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撒下的種子。如今，你必需補償我一些。」

「你也學壞了！」

七兵衛看了收買廢紙者一眼，後者皮笑肉不笑的說：「不過，取人錢財也必需替人消災，我可以說出有關阿松的一切。」

「嗯……你是說眞的嗎？那麼，我就把這個

給您。您盡量的說罷。」

七兵衞從懷中摸出一個錢包，把它交給了收買廢紙的人。

「抱歉！貪財了……我就帶您到阿松那兒去。」

當他倆走到了神樂坂的地方，收買廢紙者突然猛叫脚痛。七兵衞知道他在耍鬼計想開溜，因此就故意裝成疏忽的樣子，讓他溜走。想不到七兵衞手快脚快，一下子又出現於開溜者的面前。

「喂，想開溜的混混兒！」

七兵衞用碩大的身子把廢紙者的去路擋住。

「啊！」

「啊什麼？」

「閣下的行動太快了。」

「你跑得也不慢嚒！」

「不要開玩笑了。」

「閣下的脚不疼了吧？」

「又開始疼起來了。」

「你爲什麼不再奔跑呢？」

「不要說笑了。」

「你到底要把我帶到什麼地方？」

「帶到山岡屋的女老闆居處。」

「山岡屋的老闆娘在那兒？」

「在新宿。」

「那麼，方向錯了！」

「我們再重新開始吧！」

「這一次，由你先走。」

兩個人開始走之後，西邊的天空突然變成了紅色。

「啊，天空爲什麼那麼紅呢？」

「發生火災了！」

「是在新宿的方向。」

「不過沒有刮風」，不致於造成很大的災害。」

兩個人在一問一答之間，火焰似乎越來越





紅。

「的確是新宿的方向，我們快一點走。」

「我的脚很痛。」

七兵衞拉着收廢物的手奔跑。後者受不了。

「您不要那樣拉我，您跑得太快了！」

「不要再嚕嗦，快走！」

「再等我一下啊。好吧！我就實話實說吧！您所要問的阿松已經被賣給妓女戶了。」

「什麼，賣給了妓女戶，在什麼地方？」

「那是……」

「有屁快放！」

七兵衞扭住收廢物的手。

「太遠了！」

「在那裡？」

「被賣到京都的妓女戶了，好疼唷！」

據收廢物者的告白，在那一晚，阿流先把與八叫開，然後，帶着他進來，欺騙阿松，把她賣給京都的島原。至於爲什麼要賣到京都呢？那是因爲害怕被發覺的原故。而且，剛巧有京都方面的人來接洽，因此一談就攏了。

這個男人所講的話，七兵衞認爲十分可靠，因爲他所說的話，前後都能够連貫了起來。於是七兵衞對他說：

「走！到你家看看！」

「先生，你就放過我吧！」

「那個叫阿流的女人，不就在你家嗎？」

「沒有啊。」

「一定是你跟阿流共謀，把阿松誘拐，然後把她賣給了妓女戶。」

「沒有這回事。」

「我不管！你快一點走！」

就在這個時候，收廢紙者看到了街角有一個警備所。因此，突然扯高了喉嚨喊着：

「有賊！」

「你胡說什麼！」

七兵衞把收廢紙的喉嚨勒緊，後者發出了淒

苦的聲音說：「先生，這個傢伙是賊！是賊！」

到了這種地步，七兵衛爲了不想蒙上不白之寃起見，把收廢紙者推倒，混進了人叢。

如果阿松眞的被賣到京都的妓女戶的話，七兵衛一定會馬不停蹄的向京都跑。如果七兵衛有心這麼做，早晨由江戶出發，黃昏就可以抵達京都了。

相對的，如果說，機龍之助也想到京都求發展的話，那麼，宇津木兵馬追踪而去之地也非京都莫屬了。

尤其是芹澤、近藤、土方等新徵組的殺手，也將前往京都擔任警衛之職。

## 十四

與八在青梅街道上踽踽的走着。

他揹着郁太郎，手上提着一個布包，脚上穿着草鞋，一面走着，一面洒淚。

與八的命運很乖舛，他本來打算帶着阿松循着這條街道回去，想不到一夜之間就變成如此。

「啊！你不是與八嗎？」

「喔！你是太郎作先生。」

太郎作是與八認識的人，正在田裏工作着。

「你從江戶回來嗎？」

「嗯！」

「賺了不少錢吧？」

「沒有啊。」

「那麼，那個孩子是你的少爺吧？」

「不是的，他不是我的兒子。」

「那麼，是揀到的囉？」

「是揀到的孩子。」

「喲！與八你拿着江戶土產呢！賞一點給我。」

與八悽楚的看着布包說：

「這不是土產哩！」

原來，這個布包裏放着阿濱的遺髮。





「太郎作先生，我的水車還好吧？」

「很好。」

「它沒有被水沖走嗎？」

「沒有。」

「那麼，再見了！」

與八一步一步的在趕路。

御岳山、澤井附近的山，以及大菩薩嶺都展現於眼前了。與八看到了這些景色，悲從中來，他回過頭去看看郁太郎，他正睡得好甜。與八茫然的停止了脚步，眼光觸及布包內阿濱的頭髮時，眼淚有如斷了線的眞珠，一顆接一顆的掉了下來。

與八每逢做善事，老是會招致惡劣的結果，這都歸罪於自已的笨拙，爲了贖罪，與八盡量爲別人多做一些善擧。因此，他必需把郁太郎養育成出衆的人。與八這個人的心腸非常好。他從來不抱怨別人，一切都怪在自已的身上。

「老爺就是在此地，把我揀了起來。」

與八來到了往日自己被揀起來的地方，停下來休息了一陣子。

## 十五

離伊勢國鈴鹿嶺山坡下兩里半處，也就是從著名的關地方地藏王菩薩擧着六大無碍的錫杖之處，向西方走約五百公尺，離開東海道一小段距離的小路旁，有一家簡陋的茶店，一個七十歲上下的老翁一面製造火繩，一面看着店面，隨着一聲：

「打擾了！」

有一個旅行的武士，翩然的進入這一家茶店。

「請進來坐！」

老翁停止了做火繩的手，站起來，武士把駄在肩膀上的東西放在長凳上，並拍打着下身的灰塵說：

「老伯！」

「來了！」

「請給我一杯新汲的水。」

「好好！新汲的水，我家的水井有最好的飲用水。」

老翁到後面汲水時，武士在長凳上面坐下，不過，他並沒有取下頭上的竹皮笠，他把大刀放在自己身旁，假如從竹皮笠下看他的話，你會發現他的臉色很沉着——他就是朝京都趕路的龍之助。

老翁用木桶提來滿滿的井水，龍之助用竹柄杓舀一杯喝，然後，越過屋子，把殘餘的水潑到路上，再把竹柄杓放入木桶裡，深深喘了一口氣。

「客官，喝一杯茶如何？」

老翁說了這句話，龍之助猛搖起了他的腦袋。老翁給他火繩，但龍之助也不想抽煙。老頭無奈，又回到了原本的地方，正想再着手製造火繩時……

「你能够給我一雙草鞋嗎？」

「可以！可以。」

老頭把自己製造，吊在那兒的草鞋拉下一雙說：

「就算你爬上爬下山頂三次，這雙草鞋也不會壞，這叫做金草鞋。」

這個老翁的癖性就是好自吹自擂。給人水喝，送人草鞋時，都忘不了自我吹噓一番。

「武士大爺，您急着換草鞋，到底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老翁看着龍之助換穿草鞋的脚，覺得不可思議。因爲不管要在這兒過夜，或者要走到山坡下，那雙草鞋還可以穿用一段時間呢！

龍之助並沒有答腔，老翁也就隨便的說一句：

「最好，不要下雨。」

老頭在屋簷下抬頭看天，自言自語着。

的確，今日從清晨起天氣就顯得陰沉沉的。





關地方的一大片黑雲眼看着快飄到此地來了。下一場雨可能是免不了的。

「今夜，最好在此地住下來。」

老頭好像在自言自語，又好像在忠告龍之助。接着又坐下來做他的火繩了。

龍之助穿好了草鞋，透過草笠瞧瞧天空。

「到了！少奶奶，這兒就是通往伊勢國捷徑處的茶屋。」

一頂轎子抵達店前，捲起了竹簾之後，裏面赫然出現了一名婦女。

「阿濱！」

龍之助差一點就喊叫了出來。如果，這個女人的名字不叫阿濱，那才怪了。或許在龍之助的眼裏，每一個女人都像阿濱吧？

龍之助閉起了眼睛，不打算看她，同時也想把耳朵掩起來，不聽她的聲音，因爲，她的一切簡直是阿濱的翻版。女人走出了轎子，畢恭畢敬的說：

「轎夫哥，辛苦您們了。」

女人一面說着，一面探手到衣帶之間摸着，她忽然變了臉色，又探手到懷中及衣袖處亂摸一通。

「唉！怎麼這樣呢！我再到轎子裏面找一找。」

「轎夫哥，眞對不起……」

找過了每一角落之後，她疑惑之色更深了。

兩個抬轎的人，站立着，從左右兩方看過女人的動作，接着問道：

「少奶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偕我一同走的人，馬上就到了，勞您倆稍候一下。」

「爲什麼要稍候一下？」

「因爲，我帶在身上的錢袋不見了。」

「什麼？錢袋不見了？」

一個名叫黑坂的轎夫，不停的看了女人的面孔，然後懶散地坐在草蓆上面。這個黑坂是一個

惡棍，在這兒雖然很少見到他，但在桑名到參宮之間，可說沒有一個人不認識他。

此時，黑坂凶狠地說：

「這可不得了，遺失了東西，怎能不管啊。這麼一來，不但我黑坂沒有面子，就是你震助也無臉見人。你說是不是？」

「可不是……」

「那麼，就請少奶奶再上轎子吧！我們就從妳上轎處到這個地方為止，一路尋找，然後，再到衙門走一趟。好伴，我們太倒霉了，你就再委曲一點吧！」

「好吧！」

「啊！不必了！那只是一點錢而已……眞是太糟糕了。」

「妳感覺到不光采，我們的生意更會受到影響呢！請妳快上轎吧！」

兩個轎夫强制着想把女人拉進轎裏，使得該女人左右為難，她說：

「那麼，轎夫哥就這麼辦吧！」

女人從烏溜光澤的頭髮中抽出了長約四寸的銀簪。在窮途末路之下，她也只有採取這種辦法了。

「你們把它拿去吧！」

「我們哥兒倆不要那種東西。」

黑坂把銀簪拋棄。

「少奶奶，請妳再上轎吧！」

「轎夫哥……轎夫哥……」

打火繩的老頭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把自己的膝蓋一打，猛然的站立了起來。

「算了！算了！」

看他的樣子，好像是要做一個和事佬，但他却不知怎麼說才好。

「噯！馬馬虎虎就算了！」

「老爹，您說什麼馬馬虎虎算了？」

「你們不要欺負弱女子，實在是有點過火。」





「老伯，您說誰做得太過火啦？您站在一旁，不要管閒事。」

「我要怎麼辦呢！」

「妳就再進入轎子裏面坐坐吧！」

黑坂抓着女人的手，一隻手推着她的腰部，打算把她推進轎子裏面。

「轎夫哥，請原諒我吧！」

見了如此光景，就算是機龍之助已經是一個無血無淚的人，他也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抬轎子的！」

黑坂回頭一瞧，原來，旁邊還有一個旅行的武士，他透過竹笠看着這裏。奇怪，在這以前，他們怎麼沒看到這個武士呢？

「你有什麼貴幹？」

「轎錢由我來付，你過來吧！」

「咦？」

黑坂聽了之後，立刻走到龍之助的身旁。

「這也怪不得我倆，因為，這位少奶奶說得太玄了。」

說罷，轎夫坐在長凳上，取出煙草袋，並拿出了粗大的煙管，啣在嘴裏悠閑的抽了起來。

「總共多少錢？」

「嗯……從龜山到一里半的這裏……」

「好吧！」

龍之助取出了錢袋，把一百個銅板洒在草蓆上面，任由轎夫去取。黑坂用眼睛斜瞄了之後，說一聲。

「眞謝謝您哪！」

不過，他並沒有去拿銅板，而是用眼睛去瞟女人說：

「少奶奶，請妳告訴這位大爺，應給多少小費？」

到了這個時候，女人才察覺到龍之助的存在，因而，以可憐兮兮的口胳說：

「轎夫哥，你可不能太沒有良心啊！」

「喲！我說少奶奶啊！到底是誰沒有良心呢

？妳說說看，妳到底從龜山那一帶上轎？妳匆匆忙忙的要我們趕路，當然我們有權要多一些小費。妳倒說說看，我們是不是沒良心？」

「你要我怎麼辦啊？」

女人在絕望之餘，放聲哭了出來。這麼一來，龍之助立刻站起來，一語不發，揚手向黑坂的面孔上打了幾個巴掌。

「哇！疼死人了！」

黑坂被揍得七葷八素，連連的滾了幾下。不過，他並沒有爬起來抵抗，却一溜煙逃走了。

黑坂之所以沒命的逃跑，或許，他把龍之助誤認爲是衙門的人吧？不然，就是他自認敵不過龍之助，跑回去討救兵去了。

「這位大爺，眞不知如何感謝您才好？」

女人把零亂的衣裳整一整，走到了龍之助面前向他道謝。

「妳沒有受傷吧？」

「沒有呢！如果大爺您不在場的話，眞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他們是惡劣的轎夫。」

龍之助再度坐在長凳上。向他說謝時的臉部表情，烏溜潤澤的頭髮，看人的眼神，頸部到背部的柔美線條，這個女人可說無一處不像阿濱。

「啊！阿豐，妳在這裏。眞對不起，我遲到了。」

一個皮膚光澤的柔弱年輕男子，一身旅行的裝束，出現在眼前。

「阿眞，我差一點就下不了台呢！」

女人一看見了所謂阿眞的年輕男子，立刻流淚哭泣了起來。

「妳到底怎麼啦？哭得如此傷心？」

男人靠近阿豐的身邊，整整阿豐的頭髮，並撫了撫她的背部，很親切的在安慰她。

「那兩個抬轎子在爲難我，差一點下不了台時，幸好這位大爺救了我。」

「唔……抬轎子的刁難妳……我也就心過這





一點……啊！這位大爺，眞謝謝您哪！」

年輕男子走到龍之助面前，雖然在忽忙之間，仍然向龍之助行了大禮。

據該年輕男子說，他跟阿豐是親戚，他住在京都，阿豐居住在龜山，爲了一塊兒到伊勢朝山拜廟，他倆約定在此地碰頭。

龍之助聽完他倆的敍述之後，對他倆忠告說：

「那麼，你倆就快點上路吧！如果那些惡棍再折回來，那就麻煩了。」

「那麼，就再見了！」

男子催促着女人快走，但却仍然慇懃的向龍之助道謝。

龍之助目送着這一對年輕男女携手而去，他茫然的站立在那兒，差一點忘了大事。

「啊！我竟然忘記了正經事呢！老伯，我把茶錢放在這兒。」

## 十六

龍之助到達山坡下面時，天色已經一片烏黑，雨點開始落下來了。

這種雨一到山嶺上就會變成雪。縱然是不下雨，不下雪，天不久之後也會黑下來的。據說，鈴鹿山有很多的鬼魅，如果到了夜晚，計算不能爬過這一座山的話，那就必需在山坡下過夜。在那兒有所謂大竹、小竹，總共有十八個房間的小型旅舍。

想不到龍之助却一眼也不瞧，匆匆的走過了山坡下面的旅舍。從這裏到山頂，至少有三里路，其間，既沒有旅舍，也沒有茶店。龍之助就是準備整夜趕路，所以才換上了新草鞋。

「下雨了。」

龍之助停下脚步，仰望天空，鈴鹿山，關雄山等一帶皆被夜色與風雨所籠罩著，眼前有一叢蒼鬱的杉木直立，好像是魏峩的巨人一般。裏面

偶爾洩出了燈籠的火光。

不覺間，龍之助已經來到了鈴鹿明神的牌坊前。

「喔！還下着雨呢！」

其實，當龍之助走近山坡下的旅舍時，就已經下雨了。如今，他的竹笠及蓑衣都濕漉漉了。他竟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一直到了半路才察覺到，已經太遲了。

「那個客人不知要到那兒？」

大竹、小竹的旅舍管理人，雖然以懷疑的眼光看他，但他却一點也沒有留意，一直走到這裏。

「下雨時，爬山太艱難了。」

龍之助看着鈴鹿明神的森林裏面，牌坊的右邊為通往山頂的山路，鈴鹿御前的神社及內外宮的中間，一個大燈籠也被風雨打得濕漉漉的。

在龍之助左側有一棵聳天的大杉樹，其下有愛宕之神社，宮司的居所。龍之助並不往這些地方走，從正面鑽過牌坊，踏上了杉樹下的石階。

此時他認為：如能够到一家小旅舍，蓋上柔軟的棉被，安然的進入夢境，那該多麼好。

身上着了火的人，就算是水井，他也會毫不考慮的跳進去。

龍之助為了消除心頭上的火，故意驅策自己來到恐怖而寂靜的地方。他摸黑進入了鈴鹿明神的頓宮之後，立刻把行李抛下，從皮袋中取出打火的道具，蠟燭以及火用木條，點上了火，把蠟燭放置於地面上，再脫下濕漉漉的竹笠與蓑衣，又從皮袋中取出水燈籠，把地面上的蠟燭揷好，繞着殿社查看一周。

龍之助用行李當枕頭，但他却始終睡不着。

那個像極了阿濱的女人，一直映現在他的眼簾。兩個年輕夫婦走於二貝浦附近，那就像他跟阿濱。喔！他們還帶着郁太郎呢！

不管怎麼說，阿濱是一個情感豐富的女人。她之所以偶爾對貧窮的生活發發牢騷，那一定是她好勝的脾氣所使然。就是因為有情感，她才肯





跟他過那種窮困的日子，整年的為他忙碌……看起來，阿濱的感情是很堅强。其實，她的感情是最為脆弱不過了。是阿濱躭誤了龍之助的一生呢？還是龍之助斷送了阿濱的一生幸福？這到底是誰的罪過呢？

在寒雨及孤寂的侵襲之下，龍之助的心中不斷起伏着，他想起了以往跟阿濱在一塊時的日子，根本無法入睡。

外面，是淒風苦雨之夜。流水的聲音隱隱可聞。甚至有了人的打鼾聲。

「咦？好像有人在熟睡?!」

龍之助舉起了小燈籠，查看四周，都沒有看到人影，抬頭一看，牆壁間有一塊匾額，以强勁的筆勢寫着：

鈴鹿山，撇開了重濁的塵世
與天地同為不朽

這是西行法師的墨跡。

## 十七

「妳既然那麼說，我該如何做才好？」

憑依在牆柱的年輕男子，經過了思索之後，說出了這句話。

他身旁的年輕女人，跟他面對面的站着，有如要安撫他一般的說：

「阿眞，你怎麼這樣說呢？今夜你就住在這兒，明天乖乖的回去，如此對你我都好。」

「如果這樣就成的話……我何必千里迢迢的來到這裏？」

「那麼，你要怎麼辦？」

「那只好問問妳的心了。」

「我的心，就有如我剛才所說一般。」

「那麼，妳是要我回到京都囉？」

「這樣，對大家都好。」

「可是，我不想回京都了。」

「你可不能這樣任性！」

「因爲妳不懂，妳不懂我的心境。」

「什麼心境？你不是要繼承龜岡屋嗎？你的命眞是太好了！」

「妳弄錯了！今日的龜岡屋遠非如妳所想像的。前月十六日，盜賊進入了我家……」

「什麼？盜賊？」

「金庫裡的軍用金，以及公家的貴重物品都被偷光了。」

「這件事，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這麼一來，我以前透支的錢財勢將非攤還不可了，我實在沒臉見人。」

「這件事，我一點也不曉得。」

「龜岡屋是完了……父母實在很可憐……妹妹更令人同情呢！」

「阿雪怎麼啦？」

「她……她被賣到島原了。」

男子的阿眞（眞太郎）不斷的流淚。

「啊！阿雪竟然被賣到島原……」

阿豐嚇了一大跳：

「你再詳細的告訴我。阿雪已經上班了嗎？島原到底是怎麼個的地方，你的母親一定知道。」

「請妳不要再問我了……由此……妳就不難了解我不能回到京都的原因。」

眞太郎交叉着兩臂，好像在思考着什麼問題似的。

自從在那個老翁的茶店跟龍之助分手之後，這一對年輕男女並不前往朝山拜廟，而到了接近地藏堂的小旅舍，細談遭遇，淚流滿面。

在山頂折磨龍之助的風雨，也使這對年輕男女愁上加愁，同時也把庭院的花木打濕了。關東方面的雨無論在什麼時候下來，總是會使人愁緒滿懷的。

「我們應該怎麼辦？」

在這之前，一直在安撫眞太郎的阿豐，聽到了事情的原委，好像完全洩氣了。





「不管如何，必需先把我妹妹救出來！」

隔了一段時間，眞太郎開腔了。

外頭仍然在下雨，寶藏寺的鐘聲在報晚。剛才女佣人來點的燈火，正在晃來晃去。

阿豐看着外頭，有如想起了什麼，望着滴在草木上的雨點說：

「天黑了，今晚非回去不可。」

說罷，她開始不安的走來走去。

「回去？」

眞太郎把頭抬了起來。

「妳要把我撇開，自己一走了之？」

「不要胡思亂想，我已經今非昔比了。」

「喔！聽說妳訂婚了，是嗎？」

「沒有這回事，今晚讓我回去吧！因爲，我有好多事情必需愼重的考慮。」

「太陽就下山了，妳要走一里半的路程？如果，再有剛才一般的惡棍出現的話……」

「不回去，我是無法交代的。至於轎子，我叫旅舍的人去請比較可靠的轎夫……不會碍事的……」

「那就悉聽尊便。」

「你讓我回去吧！明早我會……」

眞太郎不回答。女人懷着內疚的樣子走了。

阿豐既然執拗着非回龜山不可，眞太郎也只有送她出去。回來之後，眞太郎搖搖欲墜，傷心欲絕的自言自語：

「啊！眞想不到阿豐也會……」

想到傷心處，他又涕泗漣漣。

說是要回到龜山的阿豐，隔了幾分鐘之後又折了回來。從走廊開始，她就豎着脚尖回到了原來的居室，站立在紙門外面，看着裡面的動靜。

「啊！眞太郎！您這又何必！」

阿豐七手八脚的打開了紙門，撲到了眞太郎的身上。此刻，他的手中正握着一把匕首。原來，他抽出了匕首，正想插入咽喉裡。

「我正要回去時，一顆心跳得好厲害，我感到不對勁，匆匆趕了回來。想不到……你快放手！」

「阿豐，我非死不可……」

「你未免太沒有志氣了。想不到你也寫好了遺書，眞是太危險了！」

女人從男人手中奪下了匕首：

「如果你現在就死去，那你的父母跟妹妹要怎麼辦？我再也回不去了，不！我是不想回去了，眞太郎，我要留下來，今夜，我再也不走了。讓我們慢慢的詳談吧！」

阿豐跟眞太郎一直談到東方發白，好像已經談攏了，翌日早晨，他倆叫來兩頂轎子，並不回龜山。當龍之助抵達大津時，這一對年輕男女已經越過了鈴鹿嶺的山頂了。

由於看不到阿豐的人影，她娘家的人，以及她的未來夫婿都四處打聽下落。這些人紅着眼睛來到山坡下面時，却已也看不到他倆的影子了。





# 壬生與島原

## 一

從昨天起，龍之助一直沒有走出大津的旅舍。

從此地到京都，僅僅只有三里路。是不是他想在這兒恢復了疲倦，再行趕路呢？

天就快黑了。龍之助躺在榻榻米上，拿起一本書隨便的翻閱著。這時，隔室好像有客人來了。

「請進！」

只聽到女佣人的招呼聲，並沒有聽到客人講話的聲音。不過，從脚步聲判斷，好像不止一個人。

「浴室正好沒有人。」

「妳先去洗吧！」

「我後洗沒關係。」

「乾脆一塊兒去洗！」

來客爲年輕男女的聲音。龍之助好像聽過，因而，他立刻把書本合了起來。

住於隔室，正是在老翁茶店跟龍之助分手的男女。龍之助不必再聽下去也知道了大半，因而產生了奇妙的心理。

「如果是去朝山拜廟的話，回來得未免太早了。」

今夜，客人很少，一點也不嘈雜，好像在寺廟過夜似的。安靜了一陣子之後，隔着紙門，男女的細語聲傳入了龍之助的耳朵。

「明天，我們就可以抵達京都了。」

「到了京都之後……」

男人輕輕嘆起氣來。

「我眞想早一點看看阿雪。」

這是酷像阿濱那個女人的聲音。

「即使會見了妹妹也無濟於事……啊，我

眞想在此地死去。」

「眞的，死了倒乾淨……」

到此，男女的談話聲又中斷了。

龍之助想一想，眞是一對天眞可愛的年輕人。

「我也不能回去龜山了。」

「我也沒臉回京都……」

「那麼，就讓我們一塊死吧！」

這一次的聲音稍高，又帶着幾分激動，因爲他們並不知道隣室有人。

男人說是要尋死，女人並未表示異議，這就是證明她同意了。由此不難知道，這一對男女的談話將進行到自殺的階段。

「那麼，妳……」

「眞太郎，我已經覺悟了。」

「我太對不起妳……」

「不要這樣說。」

「讓我們來乾陽世最後的一杯！」

話到此又中斷了，短暫之間，只聽到抽泣的聲音。

「妳要不要寫遺書？」

「要！寫一封給父母。」

「妳不要激動，慢慢的來。」

「好！」

他們好像打開了筆筒，把紙拿出來舖在桌上。就連這種聲音也能夠聽得一清二楚。龍之助雖然很清楚的聽到了這一對男女的舉動，但並不可憐他們。

在這之前，遇到了無妄之災，對自已的救助一謝再謝的年輕女人，如今，却心甘情願的爲那個年輕男子而死。世界上那兒有這種卑賤的命呢？在一旁竊聽的龍之助，並非對他們同生共死的深情感覺到嫉妒，而是在嘲笑這一對將死的男女，那麼看輕生命。見死不救，龍之助竟還產生了一種痛快的感覺，就好像他殺過人之後，臉上現出冷笑一般，躺臥了下去。





「要死就死吧！不想活的人隨意的去死吧！」

## 二

這一晚，龍之助安祥的睡着了。翌日早晨，由於隔室騷動得很厲害，龍之助的美夢被吵醒了。啊——那麼，昨夜男女客人——龍之助仍免不了有一種擊碎了寶石的悵然感覺，他一邊聽男女惜別之語以及啜泣聲，一邊就沉沉的睡着了。當然啦，這之後所發生的事，他就完全不知道了。

隣室有不少人進進出出，有人在走廊奔走，也有人上樓梯，私語，咒駡。想想，一定是發生了大事。

龍之助並不想去打聽這件事，不久之後去吃早飯。

「昨夜起，一直都是如此的吵鬧。」

「什麼事？」

「什麼？你不知道隔壁發生了什麼事嗎？」

「不知道。」

侍候龍之助的人是一個臉孔圓圓的女佣人。她眞不敢相信龍之助對隔壁的事完全不知道。

「昨晚，有一對年輕夫婦來休息。」

「這個，我知道。」

「那一對夫婦自殺了。」

「什麼？自殺……」

「是啊！他倆天未亮就到吾妻川，緊緊擁抱着跳水，被船夫看到了，因此，引起了一陣騷動。」

「是這樣啊。」

「他們向我說，要到三井寺附近走走，早晨五點鐘左右就走了……這之後就沒有回來過。我一直放心不下，想不到吾妻川方面傳來了有人投水自盡。我家男人去看，正是住店的那一對年輕男女。

請醫生看，醫生說已經斷氣了。當然，我們會爲他倆處理後事的，官方也會來驗屍，過不久

，他們的家屬就會來……」

「眞是太可憐了……」

「可不是嗎？年紀輕輕的，爲什麼要尋短見呢？」

「他們是什麼地方的人呢？」

「登記簿上寫着——京都三條下……好像是這樣。對了！還有遺書呢！想必是昨夜寫的，房間裡有兩封。」

「遺書上寫了些什麼？」

「官方的人員，跟我的男人一起拆開信，原來，他倆並不是夫妻。」

「不是夫婦？」

「是啊，說是親戚，或者是表兄妹吧？據說，自殺的原因很多。女方的娘家在龜山。看起來，不是單純的私奔事件。」

龍之助吃過早飯之後，女佣人還是喋喋的講個不停。

「遺書裡面寫着，男方的妹妹被賣到了京都的島原。客官您也知道，島原是窰姐們所居住的一條街。」

「這個，我聽見過。」

「男方爲這件事感覺到非常的悲哀，關於家道的中衰，他認爲那是命運所使然，但他却非常的同情妹妹的遭遇。他寫了很多關於妹妹的事，爲了無法救她跳出火坑，不斷地自責……。男方的家本來相當富有，想不到被盜賊洗刼一空，眞是太可憐了……您這位武士大爺，近些日子以來，京都的盜賊非常的猖獗呢！實在叫人害怕，非特別小心不可。」

「盜賊嗎？」

「是啊，因爲當前是亂世，盜賊也就肆無忌憚的活躍起來了，他們用巨大的鎚子打破門戶，闖入民宅，恐嚇百姓們交出所謂的軍用金呢！」

「這麼猖獗嗎？」

「除外，還有爲了試刀而亂砍人，女孩子則被賣到妓女戶，眞是無惡不作，這裡離京都很近





，眞是叫人惴惴不安。」

「啊！有人來了。還有兩頂轎子，那可能就是昨夜的年輕夫婦了。武士大爺，您請看看，實在是太可憐了。」

女佣人從欄干向前張望，她的聲音顯得很慌張。

## 三

如今的京都眞是叫人害怕的地方。

雖然女佣人說得神龍活現，但龍之助還是喜歡到那兒去。目前擁擠於京都的數萬武士，大致可分爲兩派，那就是：佐幕與勤王。

欲擁護德川的派系，以及欲推翻德川的派系，在天子所坐鎭的京都互相別苗頭——在這兩派中間者爲所謂的攘夷，這一派的首腦，以勤王爲幌子，爭取志士，做盡了叫人髮指的惡事。

暗殺之風熾烈，互相砍殺看不順眼的人，以及阻援者，藉此削弱對方的勢力。

最新擔起守護職的會津中將，勉强的撐起病體，在這個內憂外患的時期，奮力保持着幕府的威信，另一方面處分各國頑强的滋事者，因此，使得滋事者，怨聲載道，恨他入骨。由此可見，他的用心之良苦。

文久三年二月八日，新徵組離開了江戶，爲的是投奔於會津侯的旗下，而這些勤王的志士，多數屬於西國諸藩的武士。

由於德川在走下坡，因此，武士與將士們都感到有如無主遊魂一般，不知何去何從。

關東的武士如今也天不怕地不怕了。只是新徵組的一夥人及東北的質樸地方武士，有一點叫人害怕。

新徵組之中，最叫人害怕者莫過於近藤勇，以及土方歲三這一夥人了。然而在德川政權，他們並非世襲的家臣。他們只受過東國純粹風土的鍛鍊（此地的兵士很驍勇善戰，可相當於六十餘州的兵）而已，生就具有剛膽，學取的劍道又精

妙異常，他們不計成敗，一心想擊退戴着志士假面具的無賴漢。

而且，關東武士並非世襲的家臣，也不歸於諸侯旗下的將士，一直處身於鄉野武士羣內。這些人有如潮湧一般，紛紛起來對抗很有自信的西國武士。

機龍之助不屬於勤王派，也不是屬於佐幕派，又不像近藤、土方一般，幹勁十足。

他離開大津，比叡風輕撫着他的面孔，龍之助早已忘懷了旅途的憂悶，心情逐漸開朗了起來。當他快走到追分時，有人從後面叫住了他。

「前面的仁兄，請稍候！」

龍之助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筋骨健壯的武士靜靜的舉着脚步邁向前來。路上再也沒有別人，當然是在叫他了。

「我想閣下是在單獨旅行吧？」

這個武士穿着黑衣，小倉袴，足踏高木屐，手持鐵扇。小刀雖然很短，但那一把長刀却足足有四尺長。他從龍之助的頭往下打量着。

「我是單獨在旅行。」

龍之助斜睨着他，回答得並不痛快。

「在下也是一個人，那我們就同行吧！」

「閣下要到那兒？」

「到京都！」

「目的剛好相同。」

走過了有「花紅柳綠」木牌的十字路口，以及逢坂山，他倆再度進入了人跡稀少的追分之道路。除了寒暄之外，他倆再也沒有說什麼，默默的走路，龍之助先走一步，穿高木屐的武士走在稍後，前後走了數百公尺。

即使出外旅行，龍之助也很少自動開口和人說話，更不曾求人跟他同行。這個從後面叫住他，要求同行的武士，可能有問題，絕對疏忽不得。

關於這種事，沒有經驗的人是很難知道的。像龍之助這一類人，只要稍微一看，就一目瞭然





，成竹於胸。這個武士並非好意要跟他結件，更明白一點說，乃是來刺殺他的——當這種人靠近你時，就要看你內心有什麼想法了，可以把他的來意當成好意，也何嘗不能把他當成心懷不軌者看待。

「您是打從什麼地方來的？」

壯士問龍之助。

「從關東來。」

「關東，那麼屬於何一藩？」

「我是浪人。」

「那麼，是那一藩的浪人？」

「我一生下來就是浪人。」

「生下來就是浪人？」

壯士在鼻尖上浮出了冷笑。

「你正在修習武藝嗎？」

「正是。」

「是劍道，槍術方面的武藝……或者………」

「是劍道。」

「是那一流的劍道？」

壯士咄咄逼人的問個不完，龍之助感覺到有一點煩厭。

「告訴我，你屬於那一流派，我願意領教。」

「不敢當，在下學的是自源流。」

「自源流？」

「關東地方或許不曾聽說過，那是薩州伊王瀧的自源道場傳授於瀨戶備前守的精妙刀法。」

「噢，我老早就知道了。」

只有關於劍道的閑談，才能够引起龍之助的興趣。

「那麼，你是在鹿兒島的御藩旗下嗎？」

「不是，以前在島津的家中，如今爲天下的標準浪人。」

「是這樣啊，聽說薩州是武勇之國，也許，有很多關於高手的故事吧！」

「如果你想知道薩摩武士的大名的話……」

就在這瞬間，原本靠在一塊的兩個人，突然橫跳到枯黃的原野，保持着一段相當的距離。

## 四

跳開時，雙方都用手抓着刀柄，一語不發，互相看着對方的眼睛。刀未曾出鞘，龍之助對這個壯士大膽的舉動眞是嚇了一跳。他想到自己差一點就跟大菩薩嶺的朝山拜廟的老翁同一命運時，不覺怒從中來。

龍之助蒼白的皮膚現出了眞珠一般的光采，長長的眼睛發亮。每逢他要斬殺人，總是呈現出這種表情。

「讓你瞧瞧薩州鐵匠的燒刄。」

壯士以一雙大眼瞪着龍之助，用手在四尺長的刀柄上拍打一下。

「就來領教閣下的技藝吧！」

話雖這麼說，雙方都還沒有拔刀。

「稍等一下，我很欣賞打得起勁的比武。」

這個壯士在看了龍之助的氣勢之後，更顯得沾沾自喜，既然腕部的動作不同凡響，那麼，拔刀的手法更會使人嘆爲觀止。

「不要急，讓我們緩慢的決鬪——看來，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龍之助以微笑接受了對方的提議。壯士也非常的豪爽大膽，從容不迫的取出懷中的紙張，對龍之助說：

「我想爲後日留一張字紙，你有沒有筆？」

龍之助默默的拿出了筆筒。壯士用牙齒去咬筆尖，在白紙上寫了幾個大字：

不用裁判
的決鬪

實在是妙極了！

由於，這裡離人們來來往往的街道太近了。那些聽了刀鋒相碰的聲音趕來的人當中，說不定





有好管閑事的裁判者，把這張紙貼了之後，就可以事先佈下一道預防線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可以全力的戰鬪，一直到有一個人被擊敗，或者雙方都倒下爲止。

龍之助以漠然的眼光看壯士寫好了那一張紙。壯士拿着墨跡未乾的紙條，看看前後，立刻把紙條貼在一棵松樹上，並用松脂把紙的四角貼牢。

「那麼，就請準備吧！」

「好！」

壯士把刀鞘的絲帶繫在肩上交叉的帶子上，龍之助取下了竹笠，也做起了相同的動作。

壯士把四尺長的刀抽出刀鞘，以擧刀過頂的架式，叫了一聲「呀！」這個聲音相當大。架式看起來也非常的熟練。他修爲的程度雖仍看不出來，但是架式及中氣十足的喊叫聲，已經足以嚇壞一般人了。如果不是有如茶飯一般，熟悉眞劍眞槍的決鬪的話，絕對無法做到這種地步。

一方面，龍之助也拔出了刀，他沒有做任何的吆喝，如「一」字般抽出了他的刀，又擺起了「無聲架式」。在尋常的決鬪之下，都會叫人累得喘不過氣來，況且，如今又不知道對方是虎？抑或是豹？

雙方以拿手的架式護身，窺視敵人的瞬間，實在是叫人緊張萬分。

看來，一點也不焦急……無言之中，以刀尖對準敵人的眼睛。任憑那個壯士去威嚇他、吶喊、嘶叫，依舊沒有半點反應與作用……自己稱之爲薩州浪人的壯士，在看到龍之助的獨特刀法之後，大感意外。

壯士把擧過頂的刀斬了下來，不斷的嘗試恫嚇與吶喊的方式，想窺探龍之助的陣形，想不到，對方的靜止之態有如蓊鬱的樹林，冷森有如冰水。如果朝他進攻，他很可能會立刻反擊。至於他將如何反擊，根本就難以預料。甚至連他要淺淺的點到爲止，或重重的雷霆萬鈞的反擊，也難

以預測。

雖說目前是人比較少的時節，然而，這裡畢竟是靠近京都，大阪以及追分的地方。只隔了那麼幾分鐘，就有人發現了這場決鬪。

「啊！有人在打架。」

「那是武士跟武士在決鬪呢！」

「喲！他們拔刀相向了。」

「眞的！已經拔出來了。」

「哇！好長的刀！」

「啊！太危險了！」

那些膽子比較小的人，看不得眞槍眞劍的決鬪，於是，趕快用衣袖遮着面孔走開。至於那些愛好刺激的人們，則隔着遠遠地在看，他們皆屏住呼吸，並張開了兩隻脚，準備有了萬一之時，能够盡快的逃走。

在白天裡的白双決鬪，可以說是頂淒絕了。雖說，夜晚在月光下閃亮的刀双，浴着星光發出寒光的頭盔，具有足够的殺氣，但不若白天人與人之間的血氣，劍與劍的殺氣，能够完全暴露無遺，並在青天白日，五路四方神祇的監視之下進行決鬪。尤其是有一個認識龍之助的人，能够仔細的注意他面孔變化的話，他就會感覺到八萬四千個毛孔不約地變成鷄皮疙瘩。

在參觀決鬪的人羣當中，有一個臉色蒼白的好事者。最初他了無興趣的站在人羣的後面，但不久之後，他就向前踏出一步，二步……當其餘的人連連地後退時，只有這個人不知不覺的向前移動。有如水流中的岩石自然地在向前移似的。

他已經走到了松樹下，貼着那張「不要裁判」的白紙前面，始終不霎眼的在看這一場決鬪。他腿上綁着布條，穿着草鞋，背上有一頂草笠，雖然不是武士的打扮，但也不像街市的居民——手裡拿着四尺五寸長，用樫木製成的金剛杖。

世間有各種的怪人。那些喜歡往危險處鑽的人，可說是怪人中的笨人。





壯士的額頭滲出了汗水，接着，他的情緒也開始不穩定了。這時，龍之助的脚步也向前移動。

壯士的踵部在徐徐的後退，舉過頂的大刀也垂了下來，變成了平舉的架式。

「在擺架式時，不要焦躁不安，一旦開始決鬪，向着手內側砍去，再以這種姿勢，朝腹部直刺，就必能獲勝。」

千葉練武場時時教導門徒這種決鬪的秘訣，必需先發制人，在瞬間獲勝，不然的話，必需把壁壘築高，決心打持久戰，藉忍耐力獲勝。

壯士採取第一種的方法，企圖在一瞬間獲勝，但苦於無下手的縫隙，在萬不得已之下，雙方都似乎立起了盾牌，虎視眈眈的對看了起來。

以決鬪來說，關東的劍客們是很難於破龍之助的「無聲架式」。這個壯士也不知不覺之間中了龍之助的「邪術」。就像下了一、二十天的梅雨，人們都會感覺到煩厭，精神上感覺到鬱悶，簡直叫人承受不了，龍之助的劍術就是如此。終於，壯士的滿肚子火變成了雷電，爆炸開來了。

「呀！」

壯士的大刀一砍。

壯士所露出來的頭顱，本來就是無聲劍欲暗算的地方呢！

至於那一方被斬？那一方斬了人？大家根本就看不出來。當刀與刀碰出了火花，一合之時，兩個人的身體跳離了十餘尺遠。想不到沒有一個人受傷。不服氣的壯士，又以舉刀過頂的架式逼近。龍之助也恢復了原來的架式，雙方又重演了一幕舊戲。

在這一回合裡，那些愛好刺激的人士同時「哇！」了一聲，跌跌撞撞的滾開。近一些的人滾了三十餘尺，遠一些的人差不多滾了一百尺。這些人看到決鬪的雙方都沒有受傷，又重整了陣形之後，才懷着些微不安的心理回到了原地。

那個持着金剛杖，看起來像是商人模樣的人，儼然有如裁判一般，泰然的站在原地不動，以致，兩陣的爭鬪越來越靠近他了。

壯士並非有勇無謀的人，他也有相當的武術造詣，這一次看起來像是使出全力的爭鬪，但意外地，龍之助的刀尖却緩慢的向前推進，雖然眼睛看不大出來，但每逢龍之助的刀尖前進一步，壯士就會流出滿臉的油汗，再把過頂的刀平舉，徐徐的向後退。只要他退五分，龍之助就進五分，假如他退一寸，龍之助也跟着進一寸。

在沒有聲音之下，飛出去的刀閃過了壯士的小鬢，當刀刄的聲音再度響起時，壯士有如鳥一般向後飛退，龍之助毫不放鬆的追。龍之助再前進，壯士就朝後飛退，就在這個時候，壯士被一塊石頭絆倒，而跌倒於地，卽使這種決鬪的場面，壯士的脚上還穿着木屐呢！

任憑誰去看，運命已決定了，倒下的將被斬，而沒有倒下者將揮刀斬人（事實上不一定如此）然而，這個決勝點被否定了。因爲，那個手持金剛杖的人，把手中的杖子一揮說：

「好了！決鬪到此爲止！」

怪人手中的金剛杖把不用裁判的規定打破了。

## 五

龍之助，薩州的壯士，以及手持金剛杖的怪人，在山麓的茶屋閑聊。三個人圍在一塊，一面斟着酒，薩州的壯士一面說：

「竟然有這種不可思議的流派，眞不知來自何方？雖然我去過一刀流的練武場……」

拿着金剛杖的怪人代龍之助說：

「嗯，這個人的劍術是第一流的。關東的劍客把它取名爲無聲劍！」

「的確，沒有聲音呢！實在太離奇了！關東古怪的劍術……哈哈哈！」

壯士笑得興高采烈。





「西國也有別緻的劍招跟武器呀！閣下的武器就是一個例子。」

「你是說這個？」

壯士把他座位右邊的長刀舉了起來說：

「我管它叫主水正正淸。」

「能不能拜見一下？」

持杖的怪人把刀抽出鞘，仔細的端詳。這是薩摩打造的名刀，正確地照着相州的傳統禮法打造。龍之助從一旁凝視了好久才說：

「的確是名刀。」

「照我們家鄉的說法，把這把刀抽出來時，它是會把刀鞘割破的。今日，它破天荒不見血就被收入刀鞘。這都是你這個裁判者所造成的。那麼，也請你把寶刀讓我看看。」

龍之助的刀叫武藏太郎。壯士抽出來看看說：

「好像很銳利，好像很會吃血似的。」

「今天，它失去了一個嚐血的機會。」

「這句話，應該由我來說。」

兩個人面面相視而笑出聲來。

壯士是開朗的笑，而龍之助却是苦笑。

「不管怎麼說，阻止你們兩個人廝殺，乃是我金剛杖的功勞。」

看來像商人的怪人，用眼睛掃視了一下屋角的金剛杖，面露得意之色說。

壯士感覺到非常好奇，因此問他：

「那是什麼？眞是好怪的木棒。」

「近來，大阪的角力者管它叫洋鬼子的揮脚棒，我就要回了一隻。」

「讓我們看看。」

壯士把那隻所謂的金剛杖拿了過來，這是力士小野川按照水戶烈公的指示，爲了攘夷起見，叫弟子們隨身携帶的樫木製成的硬棒。

三個人喝完了酒，本來在一開始就必需做的事，拖延到此時（也就是要分手時）才做。壯士大聲的說：

「在下是薩州的田中新兵衞。」

田中新兵衞飄然的離開了。

如今，只剩下龍之助跟那個持杖的怪人。怪人雖然古怪，但並非等閒之輩，更不是笨人，乃是水戶之人，名叫山崎讓。也是新撰組的一員，擅長於使用香取流之棒。他跟龍之助在江戶時代就認識了，不料他會來到此地，擔任裁判。

田中走了之後，龍之助跟山崎就無話不談了。

「我說吉田氏啊，今後的形勢將會非常的不穩定。」

「是嗎?」

「清川八郎帶着新徵組的大部分人已回到了江戶，你難道沒有聽說過嗎?」

「聽說過了，據說，清川自任前往橫濱打擊洋鬼子的先鋒。」

「清川是不容易對付的傢伙，反正，他是新徵組頂呱呱的人物。」

「也許如此。」

「他說要去打擊洋鬼子，實際上是要在江戶滋事的，他將巧妙的支使新徵組，以算計幕府。」

「的確，如果將他放置不管，日後一定有令我們頭痛的事發生。」

「芹澤，近藤，以及土方等人，好多次想收拾他，但他却一直鴻運當頭。」

「嗯!」

「可是蒼天還是顧念我們用心之良苦，終於使我們在最近輕易的收拾了清川。」

「什麼?清川被殺了!」

「可不是，在芝之赤羽橋上，被速見又四郎，佐佐木只三郎等人收拾了。」

「清川不是千葉的得意弟子嗎?他的武功一定很不錯呀!」

「佐佐木跟速見也非等閒之輩啊，猛虎到底





難敵猴羣。」

「嗯，這麼一來，新徵組不是瓦解了嗎?」

「不曾，只是分裂成二而已。最初從江戶來到京都時，一共有兩百五十人，如今，由於清川率領大部分回到江戶，所以只留下了十四個人，以芹澤及近藤爲首。」

「什麼?僅有十四個人?」

「嗯，這些人就成了中堅，建立了一個嶄新的新撰組。有些人是以前新徵組的組員，也有各國來的富有幹勁的傢伙，大本營設於壬生的南部邸宅，以芹澤鴨與近藤勇爲隊長，而土方歲三，新見錦山，以及南敬助等人爲副將。」

「原來如此。」

「在下就如此打扮了起來，走遍各地找尋浪人以及懷才不遇者。我們相逢得很好，現在就去壬生的邸宅吧!」

「請稍候。」

如果要去投奔壬生的話，龍之助是非考慮一下不可的。

「芹澤與近藤兩個人搞得如何，他們能够合作無間嗎?」

龍之助這麼一問，山崎立刻皺起了眉頭，閃了閃眼睛說:

「問題就在這裏，照目前這樣發展下去未免太危險了。」

「危險?」

「組中的芹澤派跟近藤派就好像水火一樣，互不相容，眞叫人頭痛。」

「以出生地來說，近藤跟我皆籍隸武藏，自然比較有深厚的友誼，不過，我欠芹澤的人情。」

龍之助好像在思索什麼事情。

「嗯，在下的故鄉也是水戶，跟芹澤同鄉，不過，我認爲人品方面近藤略勝一籌。」

山崎在比較了新撰組兩個隊長的人品才幹之後說:

「好像近藤派比較有人緣。芹澤性情粗暴，不怎麼理想，近藤的眼光放得比較遠，芹澤是人人所討厭的，近藤則是人人懼畏的……將來的新撰組一定是近藤所有。我們就任由它發展，冷眼旁觀下去吧！」

芹澤鴨是水戶天狗黨的一份子。

所謂的芹澤鴨是別號，實際上，他叫木村繼次。因爲山崎與近藤同是水戶人，所以山崎一向偏袒，當然對他的印象總是好一些。

「不管如何，在下暫不到壬生去，我要找一家旅舍休息一下，在悄悄地會見芹澤之後，才決定投奔誰。」

「是嗎？那麼，你不妨慢慢的去瀏覽京都的景色，一旦進入隊伍，就要大忙特忙了。」

「請轉告芹澤，在下已經抵達京都。至於近藤，土方兩人，我不想讓他們知道。」

「好！我就照你的意思做。那麼，你要住在什麼地方？」

「只要是不顯眼的地方就行。那麼，請你幫幫忙。」

「我認識六角堂鐙屋的主人，就介紹你到那兒去住吧！」

「那就拜託你了。」

如此一面談話，一面斟酌，帶着微微的醉意走出茶屋時，從醍醐到宇治的沿途，有很多烏鴉在黃昏的天空中飛翔。

「對了！吉田氏，進入京都之後，絕對不要輕易拔刀，血氣旺盛的人到處找人挑釁，就像剛才的那一個壯士似的……」

「那個不要命的壯士，眞叫我嚇了一跳。」

「不過，你也叫人猜不透，好像完全不把生命看在眼裏。對了！那個傢伙什麼名字？」

「他說是薩州的田中新兵衛。」

「田中新兵衛……我必需牢牢記住，像他那種人最喜歡暗殺了。去年，在四條暗殺九條家島





田左近的人，還沒有上京呢！」

「看樣子，暗殺的確很流行呢！」

## 六

從壬生的村莊到二條城爲止的路程，有一條人影很熟悉，他故意朝偏僻的小路走，向東前行，避開了人聲吵雜的市鎭。他的前額垂着一束頭髮，腰際挿着刀，時時把扇子搖搖，感慨無限地看着市街、道路，並仰頭觀看朦朧的月亮。他並不是別人，正是不知不覺地來到此地的宇津木兵馬。

雖說是亂世，但畢竟是具有千餘年歷史的王城，仍然有一股靈氣，市街瀰漫着險惡的空氣，稍微不留心，就有被妒刀刺傷之虞，但在這種朦朧的月夜裏，聽着鴨川淒婉的流水聲，瞧着寬敞，具有均衡之美的三座大橋，花香瀰漫的華頂山，霞霧迷濛的如意岳，清水到大谷之間，煙霧瀰漫的柔夜水蒸氣，冉冉上昇，好像天上的仙女正在春睡似的，此景此情，眞是酥人心胸。

四月已過了一半，朦朦朧朧的夜晚，只能看到天空有一塊明亮處，但却看不到月亮。薄薄的雲霧，使人感覺到飄飄欲仙。京都的春宵，叫人無酒自醉。

兵馬走在橋上，好像脚踏在貴重物品上面似的，緩慢的移動脚步……朦朧的月夜已深，已經過了丑時。當然啦，過橋的人再也沒有傍晚時的熙熙攘攘了。兵馬形單影隻，有如一個人獨佔着千金所難以買到的春夜似的。

到了京都之後的兵馬，一向循規蹈矩，他從不去斬殺無辜的人，也不曾打架滋事。

他一有空閑，就喜歡進入壬生寺的本堂消磨時間，或者在深夜裏，獨自到市街蹓躂蹓躂。到目前爲止，一直平安無事。

龍之助在半途鬧道場，慢吞吞地來到京都的期間，兵馬跟新徵組的人一直來到這裏。兵馬比

龍之助早一個月到京都。

從各方面的消息獲知，龍之助的確已經到了京都。兵馬之所以喜歡半夜在京都夜行，目的是希望邂逅到龍之助。

一旦來到了京都，兵馬的見識增廣了，他看見所謂的天下形勢，諸藩武士意氣揚揚的想肩負國家大任——這麼一來，兵馬好像游進了大海，茫茫然的不知所措了。

在這一夜，兵馬看到數名浪人，組成一隊，保護着一頂轎子，經過三條通。看了這個人的背影，兵馬好像若有所思的回到了壬生的邸宅。

「他是新撰組的人，我的確看見過他。」

夜遊罷，回到壬生邸宅的次日，近藤勇隊長派人去請兵馬，說有急事要立刻見他。兵馬來到了近藤勇的前面，後者正坐在一張獸皮上面，胸前交叉着兩手，不知在思考什麼？當他看見了兵馬時，以險惡的眼神對他說：

「宇津木，從今起不許你夜遊。」

「什麼？」

近藤勇從上面瞧着兵馬不解的臉色。

「隊長，那是……？」

「嗯……不可再夜遊！」

近藤的語氣很堅定，他不說出理由，只強制不許夜遊，從他的表情上看來，似乎還有一些憤怒呢！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兵馬搬出一大堆理由，仍然無濟於事，因此，兵馬才一直保持沉默。

近藤勇屬於筋骨質的人。顴骨有如磐石似的堅固，額角有如按了銅鐵一般的硬綳綳，其下的一對眼睛，有時固然會閃出溫和的光輝，然而，當他心情惡劣時，眼神就會變作險惡異常，叫人不敢從正面看他。

如果有人接觸到近藤勇猙獰的目光，到了次日早晨，這個人一定會身首異處。

如今，兵馬已察覺到近藤勇的情緒不好，他





也知道這個男人生氣之後可能招來的後果，不過，他實在沒有得罪這個隊長。如今，再辯白也沒用，待有一天他明白了眞相之後，他的情緒就會好轉。兵馬深知這一點。因此才回答說：

「知道了，在下不夜遊也就是了。」

「就這麼決定！」

兵馬也就回到自己的居室。

兵馬走到水井旁邊，兩個新撰組的隊員正在汲水洗臉。其中的一個人說：

「井村，你昨夜很晚才睡吧？」

「嗯，因此才睡得這麼晚。」

「昨夜去那兒？」

「去那種見不得人的地方。」

路過的兵馬，無意中聽到了這兩個人的談話，他看了看那個井村的模樣——很像昨夜護着轎子的浪人之一。

那時發生了一件事：

新徵組的隊長芹澤鴨强奪京都某富豪的妻子爲妾，以芹澤爲首，其手下的强暴作風並非始於今日，但這一次的手法最爲類似强盜了。

到了次日，這個新聞才被兵馬聽到。這時，兵馬突然想起前夜走到街上時看到的一羣浪人——這件事一定跟芹澤搶富豪之妻有關。

尤其是浪人之一的井村，一定是芹澤的心腹。次日，兵馬遇見井村從隊門出來。

「井村先生！」

兵馬一叫，井村立刻：

「呀」！了一聲，好像有點吃驚，但他隨即苦笑着說：

「原來是宇津木先生。」

「井村先生，在下想請教您一件事。」

「什麼事？」

「最近，你有沒有參加搶女人？」

「不知道。」

口裏說不知道，但井村顯得很慌張。

新徵組分成芹澤派與近藤派。兩派的暗鬪已經到了不易化解的程度。宇津木兵馬屬於近藤派，他不齒芹澤手下之所爲，又聽說，芹澤匿藏機龍之助，因此，也把芹澤當作尋仇的對象。

從此之後，兵馬更下定決心要監視芹澤。

今天黃昏，當芹澤帶着井村及一名新參加的浪人走出去之後，兵馬立刻尾隨而去。

他們進入了本國寺，兵馬站得遠遠的窺視寺門。就在此時，井村與新參加的浪人匆忙的出來，並沒有返回壬生的邸宅，而是從本願寺後面，一面笑着，一面走到了島原口。

接着是一片田圃，隔了五、六百公尺，在田圃當中，島原傾城町的歡樂之燈，顯得非常的明亮。

「啊！看到了這種燈，我的內心就會跳躍起來！不過，我倆享樂所招致的罪很輕，隊長就罪孽深重了。」

井村的聲音很大。

「哈哈哈……」

他倆大笑了起來，他們的談話斷斷續續的很難聽清楚。新參加的浪人突然回過頭去看看。

「好像有人在釘哨。」

他對着井村的耳朵輕聲說了些話，並站住了。

「嗯，的確有脚步聲。」

從島原到一貫町之間，根本就沒有住戶，只要有人來，就能够看得淸淸楚楚。

「一定也是想到島原的人，我們來嚇他！」

這裏是最適合嚇人的地方，在朱雀野的當中，近些日子以來，很流行搶刼及試刀殺人的風俗，遊客們除非不得已是不願意到這個地方來的。

兵馬走向兩人之間，問道：

「請問，欲到壬生的地藏菩薩處，應如何走法？」

「什麼？要到壬生的地藏菩薩？」





「再從壬生的地藏寺到南部邸宅又如何走法？」

「他在問南部邸宅的所在，這個聲音好熟悉……」

這是井村的聲音，他一步一步的走近兵馬。

「啊！你不是宇津木先生嗎？」

「你不就是井村先生嗎？」

在這種地方遇到兵馬，眞使井村感覺到意外，同時，也使他感覺到非常的不安。

「爲什麼，現在到此地……這不是你應該來的地方。」

「我剛從七條回來，誰知我迷路了！」

「呵！原來如此！這裏是會使你迷路的地方。從這裏筆直的走過去，那兒有明亮的村落。就在那兒……能够隱隱的聽到鼓聲的地方，就是我們共同的享樂世界……那個高高的屋頂就是你所問的寺院。」

井村指着田圃之中，黑黑高高地聳立的地藏寺屋頂。

「那兒就是地藏寺……這兒是島原，這樣我就明白了。」

「稍等，宇津木。」

「有什麼事？」

「你要直接回壬生的邸宅嗎？」

「是啊！」

「那可不行！旣然來到了此地……」

井村抓住了兵馬的衣袖，以非常下流的語氣說：

「來玩玩姑娘吧！跟咱們一塊去。」

「去何處？」

「不要裝蒜！就去我們要去的地方。」

「不！我不幹！」

「不要那麼正經，近藤、芹澤等人，都是這裏的常客呢！你那麼年輕，旣然來到此地，怎能白白的回去！」

「我跟他們不同！」

「你不要藉口開溜，像你這樣的人，女人最歡迎了。到了京都還不認識島原的頭等妓女，那太說不過去了。喂！溝部你幫我啊。」

「井村說得不錯。」

「不到那兒見識一下，你就不知道什麼是花花世界。」

壬生與島原相距不遠。兵馬當然知道島原這個享樂處，井村緊抓着兵馬的衣袖不放。

「就照井村所說，去看看又何妨呢？就任他們擺佈吧！然後找機會調查他想知道的事情，這不是很妙嗎？」

兵馬如此的想了之後，他再也不想摔掉井村的手了。

「好吧！就跟你們去。」

終於來到了大門口。

「看看！宇津木，這裏就是大門，這些柳樹就是有名的出口之柳，雖說是出口，實際也算是入口，實在够人玩味。這是島原七大奇景之一。裏面甚至比白晝更明亮呢！只要你踏進一脚，歌舞中的天女，肉身的菩薩就會出來迎接你。」

島原傾城町之夜，窮盡奢華，展開在兵馬的眼前。

## 七

島原的木津屋，有一天來了一個農夫似的男子，一身旅行的裝束，很有禮貌的說：

「拜託您們。」

這個農夫似的男子正是裏宿七兵衞。

「是客官嗎？」

一個三十歲前後，剃掉了眉毛，結着緞布腰帶的女人撥開了布簾子露出了臉孔。

「那一位？」

「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御雪小姐的公館是否在這兒？」

「是啊，御雪小姐就住在這兒，您是那一位？」





「我是從關東來的，想見見御雪小姐。」

「什麼？你要見見御雪小姐？御雪小姐認識你嗎？」

「不！我只想看看她而已，由於我是鄉巴佬，不知道叫人帶路，一到旅舍落脚，就立刻趕到此地來了。」

「鄉巴佬，笨瓜！」

女人顯露出輕蔑之色。

「不認識的人，御雪小姐是不會輕易會見他的，你快一點出去吧！」

女人將要縮頭進去時，七兵衞急着說：

「啊，請慢一點！如果不能會見御雪小姐的話，那麼，能不能看看叫阿松的女孩呢？聽說，她在這兒做事。」

「阿松嗎？」

「是啊，不久前才從關東來的女孩子。」

「關於這件事嚒！」

女人看着七兵衞的樣子，不知想到了什麼？突然又改變口氣說：

「我不認識叫阿松的女孩啊。」

「那就糟糕了。」

七兵衞顯露出焦急的臉色。女人看了之後，或許產生了幾分惻隱之念，因此對他說：

「你這位先生，如果想會見御雪小姐的話，就要照規矩來吧！目前，她去麵店吃東西，不在家裏。不過，她回來時，我就會告訴她的。」

「好吧！隔一會兒之後我再來打擾……喔！對了！您剛才說，要會見御雪小姐的話，就必需照規矩，是什麼意思？」

「關於這一件事，你不該在這裏問，你不妨去問問那邊的麵店，或者茶屋裏的人。」

「我是剛從關東來的鄉下佬，可說什麼都不知道，眞是太打擾您了。那麼，我就先去那兒問問，再來打擾。」

如此說了之後，七兵衞又一再的道謝。他快步走過木津屋的前面，猛然看到有一羣客姐從小

吃店同來。

一個很標緻的窰姐兒，青絲上插着十二隻玉簪，一條繡有松樹及雪花的腰帶在前面打結，結尾往下垂，塗抹成黑色的高木屐釘着紅色天鵝絨的帶子。她前面有一個帶頭，一個侍女，還有一個男佣人背部結着帶子，從背後撐着一把長柄傘，浩浩蕩蕩的向前走。

七兵衞站在妓女（卽窰姐）們的屋簷下，津津有味的看着窰姐兒的隊伍，很快的，右邊的那一隊進入了木津屋的布簾子後面，七兵衞看到後頭的兩個男人扛了黑色的大箱子進去。那個箱子的一方有一個木牌，上面寫着「御雪」。

「請問，您這位客官……」

一個穿梅花圖案的小侍女，從裏面走出來問，因此，七兵衞本能的把頭轉了過去。

「妳在問我？」

「是啊，那一位姑娘想會會您。請進來吧！」

「那就太謝謝了。」

七兵衞被帶進去的房間，有着古色古香的銀色紙門，並用寫和歌的紙交互貼着，七兵衞認爲：這些是自古以來，此地著名的窰姐兒所寫成的和歌，試着朗誦，但却有很多句子是他所不懂的。

七兵衞雖然沒有受過教育，不過仗着他的聰明，可以應付自如的解釋書信上面的文字，然而，非常洩氣的是：看了這種風花雪月式的文字之後，雖然身爲男子漢，但却頻頻的用毛巾擦額角的汗珠，由衷感到慚愧。

## 八

在木津屋的一室，七兵衞曲肱而臥等待着阿松據說，她跟朋友去嵐山尚未回來。

七兵衞回想剛才跟他談過話的御雪姑娘。她那時已經洗去了路上那種叫人沉悶的濃粧艷抹，





穿着紅襟的外衣，華麗的褲子，黑色的襯衣，紅色的腰帶結在前面，但嘴唇上的口紅沒有拭掉，牙齒染得黑黑的，說得一口悅耳的京都話，年紀比阿松大兩歲左右。據她說，自己跟阿松就像親姐妹一般，如果阿松有這樣的一個姐姐的話，那她就沒話可說了，一定能够過着幸福的生活。

七兵衞本來是想來此把阿松帶回去的，不過，他又認爲：有這樣一位窰姐兒的照顧，阿松也許會幸福一些。這麼一來，對阿松的將來，又產生了一種不同的想法。

七兵衞又想起了阿松的贖金，及把她帶回關東之後，應該如何打算等等的問題。想着想着……

「您是叔叔嗎？」

剛剛要睡着時，迎面走來一位很漂亮的少女。

「妳就是阿松？」

「是啊！」

阿松的容貌已經變了三次。第一次的容貌爲：大菩薩時跟猴子打鬪時的天眞小女孩，第二次的容貌爲：她到神尾宅當侍女時的姑娘打扮，第三次就是眼前花枝招展的少女。

七兵衞不曾看到阿松的侍女時代，因此對她的改變，覺得異常的吃驚。

「好久不見您了。」

阿松流下了眼淚。

「妳長大了，也變漂亮了。」

七兵衞的眼睛也濕潤了起來。

「本來以爲這一生再也見不到叔叔了。」

「不要說傻話，我們只離開一、兩百里的路程。」

以七兵衞來說，一、兩百里的路程根本就不算什麼，不過阿松想走這麼遠的路，就談何容易了。

好久，阿松才把掩在臉孔上面的裙子拿開，面露笑容說：

「叔叔，您什麼時候來的？」

「今天剛到。」

「你怎麼知道這個地方？」

「嗯，碰巧被我問着了，因此，我很快就趕來。來這裏一看，妳比我想像中還好，我萬萬料想不到我倆會這樣順利的見面。本來，我是打算把妳帶回江戶的……如今，想了又想，就算回去，妳也沒有可以投靠的人，我也不能全心的看顧妳。妳既然來到了這兒，或許，在這兒生活下去也不壞。妳的想法怎樣？說給叔叔聽。」

「眞謝謝您，叔叔，不管是到那兒，運氣壞的人，總是到處碰壁，我已經看破了……」

「如何的看破呢？」

「我既不想回江戶，但也不想在這裏渡過一生……既然戰勝不了命運，我只有順着天意，自然的生活下去。」

七兵衛交叉着雙手，考慮了一陣子說：

「那麼……妳是想做一輩子窰姐囉？」

「在這個月裏，我就要以御雪小姐妹子的身分，開始接待客人……我也認了。」

七兵衛沉思了一會兒：

「妳既然如此決定，也未嘗不可，不過，我總覺得對不起妳，我是很不願意妳去做一個窰姐的。」

「不過……叔叔……」

「我是打算來救妳的，總之，我要替妳贖身。以後，要留在這兒，或者是到江戶，那就隨妳自己的意思了。」

「要贖身的話……叔叔……」

「妳不必耽心錢。不管多少，我會如數照付！」

「那就太謝謝您了。」

阿松又擦起了眼淚。被贖身之後，雖然能够獲得自由，但阿松却不以此爲喜。如果有家可以回去，有親兄弟可以抱頭痛哭的話，那又是另當別論。





以七兵衛的立場來說，如果他可以爲阿松找到可投靠的親戚，或者老實可託付阿松一生的男子的話，他一定會堅持阿松非從良不可。

他想着：把阿松交給她的姨媽阿流吧？或者妻戀坡的插花女教師？不行！這兩個人皆不可靠，太危險了。與其把阿松交給上述兩個人，不如叫她待在這裏。

那麼，自己帶她回去一塊生活如何？這也太危險了！因爲他自己的頭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飛掉呢！

「叔叔，如果您替我贖身的話，我就要到澤井山去隱居。」

「什麼？妳要去澤井？去澤井的什麼地方？」

「在那兒萬年橋之下，有一間看水車用的茅屋，我就在那兒搗米，或者篩粉，安靜的度一生。」

「萬年橋下的水車……在那兒，妳有熟人嗎？」

「有一個許過諾言的人……說起諾言聽起來總是怪怪的，也就是說，有一個待我很好的人，在那兒等我。」

到底，誰在等阿松呢？誰許了她諾言？果眞這樣的話，那是最好不過了。

## 九

離開了島原，七兵衛便開始盤算起來。

阿松的贖金，最少要四百兩金子，先交一百兩的訂金，剩餘的三百兩，限三天之內繳淸。

他走到了千本街時，暮鼓敲了六下。

他在路旁看了看街市與居家的形勢，然後又放棄了某種念頭，走到壬生的地藏菩薩前面。他給了地藏菩薩香油錢。然後折回走到了南部邸宅的前頭。

「到底是誰的邸宅呢？若以諸侯來說，至少有一萬石以上的俸祿。」

壬生的村落已經暗了下來。織布的聲音給這個亂世帶來幾許太平的氣氛。不知不覺的走到綾山路，抬頭一看，田圃中島原的燈火把霧靄染得紅紅的。想起阿松將在裏面出賣靈肉，不禁生出憐憫之情。

此時，七兵衞正在離壬生邸宅不遠的飯館喝酒。

「老闆，這酒的味道不錯。」

「您太誇獎了！」

「這些鰻魚在那兒捕來的？」

「在若狹。」

「鰻魚也很可口。」

「是嗎？如果不賣一些像樣的東西，就沒有人上門了。」

「的確！附近不少大戶人家，這些人見過大場面，當然東西好壞瞞不過他們了。」

「客官說得極是……」

酒很香醇，鰻魚又非常的可口，不覺有三分醉意，七兵衞便和老闆多聊了幾句。

「客官去參拜地藏王菩薩嗎？」

「是啊！現在才回來。」

「本地將在地藏王菩薩前演一場滑稽劇。」

「壬生滑稽劇相當有名，在家鄉時，我就聽到過了。」

「它有一種獨特的風格。客官如果要在此逗留長久一些的話，不妨去看看。」

「當然想看。」

「同時，島原妓女街也要舉行一年一度的窰姐大遊行，更有一看的價值。」

「我曾經在江戶的吉原看過一次窰姐大遊行，但這裡的遊行，想必跟江戶大不相同。」

「其實，是完全相同的。我曾經看過江戶窰姐遊行的錦畫，只是那兒的規模比較大而已，不過，遊行的發祥地在此，因此，到時參觀的人一定很多。」

「那當然。」





七兵衞想在這兒消磨更長的時間，故意找話題和老闆閒聊。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揹着雜貨的男人進來，放下雜貨袋，從懷中取出煙草，同時瞄了一眼七兵衞。

七兵衞也偷看了雜貨商人一眼，他倆都感到對方有點古怪。

飯店的老闆隨口的問著：

「福造先生，你今天怎麼來得這麼晚？」

「今天，我到南部的大邸宅賣了不少貨，所以晚了。」

「奇怪，南部的大邸宅會買小雜貨商人的東西嗎？」

「這就是您所想像不到的地方了。我在那兒着實賺了一筆，所以說，生意的好壞是很難預料的。」

「的確，誰也想像不到那個大邸宅的人會購買你的雜貨。浪人們會對雜貨感覺到興趣，那就等於和尙會對髮簪感覺到興趣一樣，令人驚訝。」

「你瞧瞧，市兵衞表面裝成一本正經，然而，他却時常坐着轎子到祇園以及島原一帶去遊樂。」

「說得也是。」

老闆裝起了很動容的樣子，端來長柄酒壺。

「老闆，您燒的鰻魚味道眞美。」

雜貨商跟老闆的話題中斷了之後，便轉向七兵衞說：

「天上的雲增多了。」

「是啊，原本是晴朗的天氣。」

七兵衞開始跟雜貨商談起話來。

「大概不致於下雨吧？不過，京都的天氣比江戶善變。」

「的確如此，我還是第一次到京都。」

「請問您住在關東的什麼地方？」

七兵衞看着雜貨商的面孔說：

「武州。」

甲州武州都很接近江戶。「武州和江戶的語言很相近，甲州離江戶也不遠。你大概是甲州人。」

七兵衞又注視這個男人的臉。以一個雜貨商人來說，見聞未免太廣博了——能够猜出七兵衞是什麼地方的人。

「你猜對了！我的故鄉在八王子。請問您的家鄉是……」

「我嗎？我也是關東，常州水戶……噢！不是，我生於土浦，一向流浪四方，以女人爲對象，在京城等地，從事這種買賣。來，我敬你一杯。」

雜貨商拿着小磁酒杯的手長着竹刀繭子。七兵衞也擧起酒杯一飲而盡。

雜貨商敬了七兵衞一杯之後，便忽忽離開了。七兵衞才開始吃飯。

「老闆，那個所謂的南部邸宅，到底在什麼地方？」

「南部邸宅是在壬生地藏菩薩前的大宅，就是目前浪人所聚集之處。」

「地藏王菩薩前面？」

「有一道黑門者就是。」

「喔！」

七兵衞就是以那兒爲目標。

「那些浪人羣是……」

「近日才從關東來，叫做什麼『新撰組』。也就是說，他們這些浪人將捕捉來自各國的浪人。」

「要抓浪人的浪人？」

「是啊，他們的肩膀很濶，手臂非常結實，全屬於豪傑之流。我們正受着浪人羣的照顧呢！」

「他們的首領是誰呢？」

「叫芹澤、近藤……。」





「什麼？芹澤？近藤？是諸侯嗎？」

「噢！既不是諸侯，也不是將士，他們只是浪人而已。」

「芹澤的名字叫什麼呢？」

「叫芹澤鴨。」

「什麼？鴨嗎？好妙的名字。」

「就是說嘛！」

「那麼，近藤先生也可以稱之爲鴨子囉？」

「客官，千萬別開玩笑，被浪人們聽到了，將難逃被斬的惡運。近藤先生的名字叫勇，看來，他好像很具有威勢似的。」

「的確……勇……稍等……近藤勇……啊！我聽見過這個名字。老闆，芹澤鴨跟近藤勇是首領，那麼，他們手下的浪人有多少呢？」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有七八十名吧？而且他們又時常到處走動，加起來，人數一定可觀。」

「誰供給他們吃住呢？」

「會津先生供給。除此之外，他們好像還有不少的收入，茶屋以及小吃店都受到他們的光顧，因此生意非常好。」

「嗯！是這樣……」

他們的談話到此中斷，寺院響起了鐘聲。

「啊！時間太晚了。」

「是四點鐘了。」

七兵衞忽忽的吃完了飯，付了錢就走了出來，消失於壬生村的一片黑暗裏。

七兵衞能够在地面上縱着跑，亦可以横着跑。所謂横跑也者，乃是以圍牆等爲立足點，身體與地面保持平行，疾跑一段的距離。或者反過來，採取所謂天地倒轉的走法。天地倒轉的走法是，把脚掛在天花板，以頭朝着地面走路。

打從孩提時代起，七兵衞就喜歡在屋頂上走。走完了自家的屋頂，再跳到鄰家的屋頂，始終足不履地的走着。

有人用長竹竿追趕他時，他就會鑽過其竹竿，跳到樹枝上，再躍到圍牆上。雖然人們從四面八方用竹竿打他的脚，但却始終打不到他。

月夜，滿佈星斗之夜，或甚至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飄然的七兵衞都喜歡玩跳屋遊戲，刮風的夜晚，當掃過屋頂的淅瀝雨聲停止了之後，乾燥的杉皮就會「唰唰」的發出聲來。老人們一聽到屋頂有「噠噠」的聲音，總會皺起眉頭說：

「那個阿七又開始惡作劇了。」

七兵衞不但善於拿取地面上的東西，甚至也很擅長撈起水中的東西。

七兵衞站立於多摩川的岩石上，一面看着水中，一面自言自語說：

「那兒有鮎魚，有小魚，鯉魚，或者鯽魚。」

大家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根本就看不到什麼東西，甚至熟練的漁夫也看不見什麼。想不到七兵衞從岩石上走下來，探手往石下一摸，果然在他所指的方向，摸到了他所說的那一種魚。

具有長年捕魚經驗的漁夫，使用了種種捕漁道具，仍然捕不到一尾魚而愁眉苦臉時，只要七兵衞一到，就可以滿載而歸。漁夫們都說，這並非七兵衞來抓魚，而是魚自動的送到七兵衞手中。他們問七兵衞抓魚的秘訣。七兵衞笑笑說：

「大家在抓魚時，都是拼命追趕魚，所以，牠們都跑走了，當然抓不到。我採取迎接魚的辦法，從正面把牠們抓住，當然牠們就跑不掉了。」

七兵衞可以很輕鬆的一夜走上四五十里，胸前掛的木竹笠也不會掉下來。他家鄉的人都這麼說。

在不久以前，青梅鎮的坡下有所謂「七兵衞地藏」的東西，七兵衞把偸來的錢，一到了黑夜，就偸偸的埋在那兒。日後七兵衞被斬，這些錢被挖了出來之後，人們豎立起一尊地藏菩薩，也就被稱之爲「七兵衞地藏」了。





在開始時，盛傳這尊地藏對腰部的病，有求必應，病患都能够很快的獲得痊癒。後來，又盛傳對打賭也很靈。

有人放出謠言說，只要挖開地藏王足下的泥土，埋入一筆相當的金錢之後，經過三天，如果金錢還在的話，在那個月裡，就能够賺到你所希望的一筆錢。

不過，事實上，埋過金錢的人到了三天之後，根本就沒有人再能找回自己的錢了。

原來，這是附近的賭棍所放出去的謠言，他們爲了要獲得賭資才想出了這種不勞而獲的方法，當然，挖來的錢不久又會很快地輸光了。

數次之後，就再也沒有人去埋錢了。近些日子以來，由於改了街道，「七兵衞地藏」也就被移到別處去了。

現今，七兵衞的居家，變成了青梅裏宿的桑田，據說，這個「七兵衞邸宅」時常會作祟。最初購買它的人，一進屋裡便覺頭暈，當天夜晚上就一命嗚呼！

第二次購置此屋的人，罹患了不治之疾，痛苦了三個月之後便去世了。以後，因爲大家都恐怖萬分，沒有人再敢住，但却有一個不信鬼的男人，說那只是碰巧而已，那有一個房子會作祟的理由呢！他從箱根來到東部，等於沒有花錢就接收了那座房子，開始種起了桑樹，想不到這個男子平平安安的，一點也沒有受到鬼神的作祟。如此一來，世人也就放心了，這個男子也頗以此爲傲。

到了某一年的冬季，當他到桑田工作時，本來綁着桑枯枝的稻草突然斷掉，札札實實的刺進了他的眼睛。當他回到家時，眼睛已經潰爛了。

從此之後，七兵衞邸宅又發生了什麼事，就沒有人知道了。

今天晚上壬生村特別寧靜，連南部邸宅的人也靜靜的睡着了。勘定方平間重助與井上源三郎在下棋。井上的棋藝比較好，平間已經輸了兩盤

。他倆一旦對奕，非到天明是不會休戰的。他倆正在聚精會神對奕時，燈火突突然熄了。

「噯！是沒有燈油了呢？還是撲燈蛾在作怪？」

說罷，重新點上了燈。室內沒有任何變化，棋盤也完全沒有被移動過。看起來，並不是沒有了燈油，也不是撲燈蛾在作怪。由於專心下棋，這兩個人就根本不去查看火熄的原因。點上燈又繼續對奕。到了天亮，下完棋之後，井上回家，平間則開始睡覺。

七兵衛動南部邸宅腦筋的那個夜晚，這個房間除了燃火熄滅之外，看不出有任何異樣，但是，到了次日早晨，平間重助却以滿面淒厲的表情，坐於昨夜下棋的那個房間。

「平間氏！」

打開了紙門，出現的人，正是在追分的松樹下，持金剛杖當裁判的人，也就是在一膳飯館使七兵衛疑竇叢生的雜貨商人——山崎讓。

「啊！是山崎先生！」

山崎有如前夜一般，沒有佩刀，穿着藍條紋的商人裝，自然而安祥的坐在平間的面前。

「閣下的臉色很壞。」

「是嗎？」

「昨夜，又下了通宵的棋嗎？」

「嗯！」

平間顯得很消沉。山崎越是輕聲的對他說話，他越感到嘴巴僵硬，不易開口。

「怎麼啦？今天你顯得怪怪的。」

「山崎先生，我完了！」

「完什麼？」

平間先低下頭，然後又抬起頭來凝視山崎說：

「山崎先生，請您答應我一件事。」

「到底是什麼事？那麼愼重？」

「這是我這一生最後的要求。」

「一生最後的要求？你那種正經的表情，叫





人覺得可怕。」

平間很淒苦的嘆了一口氣說：

「我要切腹，念在朋友的份上，你就當我的介錯人吧！」

「什麼？你要切腹？」

「嗯！」

「好吧！如果有這個必要，那麼，你請便！我會替你斷頭的。不過，我必需在知道細節之後，才肯做這種事。」

「好吧！你就聽我說。」

「快說！」

「昨夜，我跟井上對奕……」

「嗯！」

「一直下到天亮，然後，我就去睡覺了。」

「嗯。」

「醒來後發覺金子沒了！」

「被偷了嗎？」

「對奕之前，我把金子數過之後，放進櫃櫥裡面，如今却短缺了三百兩。」

「眞可惡！你追究過嗎？」

「實在不便追究。那時在室內者，只有我與井上，如果鬧出去的話，井上絕對不會原諒我！」

「嗯，井上並非一個會偷東西的人。」

「新撰組竟然被偷兒光顧，實在有損顏面！」

「那麼，你就要一個人負起這個罪囉？」

「嗯！」

「你這麼一做，隊中的人會以爲——你沒有錢到島原玩姑娘，才花光了人家寄存的金子，最後你感到對不起人，因此才切腹。」

「啊！很有這種可能！」

山崎沉思片刻：

「稍等，我有辦法！」

這時，山崎的腦海中出現了昨夜飯館裡，跟他一塊喝過酒，自稱爲關東人的可疑旅行者。對

方，可能認爲他有一點古怪。山崎也認爲對方有那麼一點不對勁，但却在忽忽忙忙之下跟他分開了。

平間與山崎是朋友，山崎時常微服探查各國浪人的動靜。

## 十

翌日晨，七兵衞穿了短外衣，脚蹬一雙草鞋，腋下夾着一個小布包，走進島原，當他穿過大門，正想向左邊走時，對面有一個人走了過來，差一點跟他碰了個滿懷，這個人正是昨夜在飯館對飲過的雜貨商人。

「令人感覺到不愉快的傢伙又來了。」

七兵衞心裡這樣想，裝作沒有看見的走過，站立在木津屋前面一瞧，想不到那個雜貨商竟然站立於前面的小巷，用狐疑絕的眼光看着他。

七兵衞佯裝不知，通過那兒，想繞到小吃店的方向，那個雜貨商人竟然折了回來，索性跑在七兵衞的背後。

七兵衞繞了小吃店林立的街道一圈，又走到了小路上。偷偷回頭一瞧，右面的雜貨商人仍舊跟在他的背後。七兵衞不得已，雖然沒有任何用意，却只好走到街尾，懶散的走着，心不在焉的看看屋簷下的掛燈。他繞了一圈，回到了中堂寺町再一瞧，跟在背後的雜貨店商人不見了。

「眞太好了！」

七兵衞心中大爲欣慰，又走到了小路上，那兒有煙草店。他想買些煙草，把頭向那一邊伸去時，竟然看到雜貨商人坐在店前，悠閒地抽着煙。

到此，七兵衞實在有點惱火了。他佯裝不知，買了煙草，悄悄的走出了店門，想不到，雜貨商人又跟在他的背後。

這可不行，必需甩掉他！

七兵衞回到了大門處，從丹波口朝東走去，而那個令人討厭的雜貨商人也跟來了。





七兵衞把衣服稍微撩了起來，以便快步走。

如此一來，雜貨商人也加速了脚步。

雜貨商人一直跟隨七兵衞到七條通，驟然地，失去了七兵衞的踪影。

折回的雜貨商人，又在島原的地區出現。

七兵衞溜走了，山崎讓覺得非常遺憾。不過，他的推測之正確，也令他頗感快慰。

山崎讓不知領悟到什麼？來到了木津屋的布簾前面。

關於御雪姑娘近藤勇要好的事，山崎讓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說：

「打擾了……」

「來了…」

有一個女孩十分高興的跑了出來，然而，當她看到了雜貨商人之後，驟然地大失所望。

「您有什麼事嗎？」

這個女孩正是阿松。

「我是販賣雜貨的。」

「原來如此，請稍候。」

阿松說罷，又回到布簾之後去了。

阿松望眼欲穿的等待着七兵衞，但七兵衞就是不來，這些日子，連他的影子也看不見。

阿松每天都要望出口的柳樹處好幾次。

在門前所響起的脚步聲，她都以爲是七兵衞，每次都跑出來瞧瞧，但盡是一些不相干的人。

今夜睡過，明天就是第三天了。七兵衞答應在這一天帶阿松回去……她想得太多，那一夜一直睡不着覺。

已經到了丑時，阿松追憶往事，想到未來，又焦心的等待着七兵衞，竟失眠了。這時，她忽然想到了姐妹們所說的，念咒祈卜來人的事。那就是在夜晚登上屋頂的火警瞭望塔，向着你所等待的人所居的方向投擲平縫的衣帶。自己用手執着衣帶的一端，不要回頭的走下火警瞭望塔。如果這條衣帶不纏到任何的東西，能够順利的被拖

到自己房間的話，那個你所等待的人一定會來。

阿松很想試試這種占卜的方式，於是她解下衣帶，悄悄走出了自己的房間，從二樓爬到火警瞭望塔。

天空中有閃爍的星星，銀河流到野郡的方向。除了一兩家小吃店的燈光之外，其他都是寧靜的朱雀平原的夜色。

站到火警瞭望塔上，阿松想想應該把衣帶拋到那一邊，她未曾聽說七兵衞住在那兒，因此，她只好選擇七兵衞必需進出的大門。

阿松把衣帶向大門的方向拋去，心想着：帶子一定能够把分別開的人，再度引到她身邊。口裡如此的念着：

在東路盡頭的常陸帶

求你化作轎子，把我所要見的人抬到這裡。

阿松剛念完，人還站立在那兒時，忽然響起刮風似的「唰唰」聲，當庭院的樹木擦到瓦塊發生聲音的同時，有一道黑影，有如猴子般跳到屋頂。

阿松嚇得發抖。黑影已站立在她的面前，以威脅的口脗說：

「不要作聲！」

「請您饒了我。」

「喔！妳不是阿松嗎？阿松……」

「啊！您是叔叔！」

等得心焦的人已經來到眼前了，然而，眼前的一切未免太突然了。在深夜丑時跳到屋頂，在阿松的眼裡，彷彿是夢境。

「我們在這個地方相會眞好。阿松，我就是爲了看妳，才摸進來的。」

「叔叔，您爲什麼在這個時候，來到這種地方？」

「說來就話長了。因爲，我突然之間忙得喘不過氣來。」

「忙些什麼呢？」

「有人在追我。有一個可怕的人在釘我的哨





。使我無法到妳這兒來，當然也就暫時不能帶妳回去了，請妳就再忍耐一些日子吧！」

「叔叔，你要丟下我，逃到什麼地方去？」

「我必需去旅行，帶妳一塊走，將危害到妳。目前妳還是忍耐一下吧！」

「叔叔，您到底怎麼啦？您到底做了什麼壞事？」

「以後，妳自然就會知道。在這裡也很危險呢！阿松，妳千萬要保重啊！」

「我要怎辦才好？」

「不要掛心。替我向老闆及姐妹們問一聲好。……千萬不要對人說，我來過了，即使衙門的人來了也不要說。妳的贖金我帶着，但現在却不能拿出來……」

路上響起了守夜者交班的聲音。

「阿松，好好的保重。最近，我還會再來。」

說罷，七兵衞有如蝗虫一般，跳過屋頂消失在黑夜中。

## 十一

破天荒鑽過島原區大門的兵馬，眞是大開眼界，因爲，無論所見所聞，都是他從未見過的。井村及溝部兩人，自自然然地向前走，但兵馬每走一步，呼吸就會感覺到急促。幾乎無法支持，差一點想溜走，但他還是強忍着，跟在井村他們後面，進入角落的一個房間。

女侍很快就來迎接，但却沒有好臉色。

井村、溝部手提着刀，上了客廳。一般人上去，必需解下佩刀，但壬生來的人却可以帶刀。井村坐在一角，下令端酒來並囑咐叫來紅妓女及藝妓。

女侍奉命而去，但却好久沒有回音，其實，女侍正在暗處發抖，想盡辦法遠離這羣人。

井村與溝部大飲特飲了起來。兵馬稍微離他倆遠一點，看看他倆。這時，他聽到別室傳來三

絃的聲音，歌聲，以及離了譜的吟詩聲。

井村故意皺起眉頭嘆道：

「都是一些取鬧的武士，盡是唱一些煞風景的歌曲。如今，沒有能唱宜人之歌的藝妓，客人聽了那種歌曲，心情也開朗不起來。那種俗得要死的流行歌，以及那種離了譜的吟詩法，眞是丟盡島原的面子。」

井村慷慨萬分的說，然後哈哈一笑道：

「好吧！在下就唱一曲民謠給你們聽……喲！宇津木，不要那麼硬繃繃的，快來喝一杯吧！」

井村舉杯勸飲，兵馬接過酒杯，望着井村說：

「井村，我有一件事想請教你。」

「什麼事？」

「看！你手上有傷痕，告訴我那個傷痕在什麼地方弄的？我就是要知道這件事。」

「喔！是這個傷痕嗎？這是小傷罷了。在練槍時所受的傷。」

「你撒謊！」

兵馬向前跨出一步。

「什麼叫撒謊！」

井村把眼睛吊了起來，準備拔刀。

「不是練槍所受的傷，是眞刀砍的傷痕？」

「什麼？眞刀砍的？」

「對！井村，你認識四條通的叫菱屋的商人吧？」

「菱屋怎麼了？」

井村將要拔刀，溝部也狐假虎威，提着刀，變了臉色。

兵馬拿起刀，稍微避到牆角。

「有三個盜賊進入菱屋。我就是要問你這個問題，不要顧左右而言他，大家來討論這個正題。」

「我不是菱屋的伙計，也不是盜賊的把風，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沒有人說，你是菱屋的伙計，盜賊的把風啊。只是要問你那些盜賊的來歷而已。」

「什麼，要問我盜賊的來歷？」

「是啊，如果你說不知道的話，那麼，我就要看看那個傷口了。到底是練槍時受的傷，或者是眞刀所砍的傷，只要仔細一瞧，就知道了。」

「你太侮辱我了，我忍受不了你把我當成盜賊。」

井村滿臉發紅，用手去抓大刀的把柄。兵馬制止他說：

「井村，你眞的要拔刀嗎？你拔刀的話，我也就只好奉陪了。當然，溝口也免不了要拔刀，三人相爭，必有人受傷，如此，將使此處的人受驚嚇。不如把刀放下，我們平心靜氣的談談。」

「你閉嘴！既然你把我當成盜賊，就算我不介意，但是我的刀却不會饒你！」

井村向溝部使了一個眼色。兵馬的刀法已得了島田虎之助的眞髓。在隊裡舉行比賽時，井村及溝部都不是他的對手。因此，井村等的拔刀，只不過是表演一下而已。

兵馬凝視着他倆說：

「你們這種鬪雞似的作風，叫人感到頭痛。你不記得嗎？無論你們對我說什麼，我從來就沒有生過氣。今天，我也照着你們的意思來到這兒，其實我在這兒根本就沒事可做。你們也不妨回答我的問話。如此，才是患難與共的朋友啊。」

「不要說廢話了，你再三的把我們比喩成盜賊，實在原諒不得。你還要問我什麼？」

「嗯，也是有關菱屋的事，稍等，但並非涉及盜賊，是關於菱屋太兵衞的妻子——阿梅。你們知道她的去處嗎？」

「菱屋的妻子又怎麼了？」

「不見了！」

「不見又如何？」

「你們知道她的去處嗎？」

「我們怎會知道？」

井村有如要打掉身上的灰塵似的，不斷的搖頭。

「據太兵衞說，他調查的結果獲知，阿梅被叫至南部邸宅兩次，從第二次出門之後，再也沒有回去過了。這不是很怪嗎?」

「那又怎樣?你何必非問我不可?」

井村故佈疑勢，企圖把兵馬的問話一一的推回去，然而，不安的內心，可從語言的紊亂中看出來。

「這麼說，對於這件事，你是完全不知道囉?」

「那當然」

「如果你一味的否認，我自有辦法!」

「什麼辦法?」

「你手臂上的傷痕說出眞相來!」

「你說什麼!」

「只要叫大家看看你的傷口，你就不得不開口了。如果你不願意我這樣做的話，只要說出一句話就行，告訴我，太兵衞的妻子在那兒?」

「我說過，不知道!」

「你還要一口否認?」

「拼着一死，也不說出!」

「那麼，我只好把你斬了!」

兵馬舉起刀，井村、溝部也做着抽刀的模樣。

「溝部!」

兵馬看着溝部說：

「你是新參加者，跟這件事無關。你最好在一旁靜觀。如果你要幫助井村的話，我只好先斬了你。」

兵馬凜然的向溝部宣告。溝部在事件發生之際，才由井村介紹加入，因此跟菱屋事件完全無關。而且，他對兵馬的劍道也害怕幾分。他本來想幫助井村，但認爲平白的犧牲生命，毫無意義，因此才羞澀而含糊的說一句：

「好吧!」





「很好，你就在那兒觀戰。」

這麼一來，溝部覺得非常尷尬，他不表示要守中立，也不願加入井村的陣營，很難爲了一陣子，最後，情急生智的說：

「啊!你們兩個人請等一等!」

他搖身一變爲和事佬：

「無論如何，同志自相殘殺總是不體面的事。一切都委托我吧!井村如果你知道什麼事，就不妨告訴宇津木先生。」

「我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說着，井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就近拿起一個洗臉盆，朝向兵馬擲去，洗臉盆碰到牆柱，立刻粉碎了，水花四濺，室內彷彿下雨一般。

兵馬蠻以爲井村會拔刀來殺他，想不到他却逃之夭夭了。

井村逃走了，兵馬把撲到他身上的溝部摔開，一個人走出了那個角落的房間，他一面走，一面想着：

「我不如離開新撰組吧!我本來的目的，是爲了替哥哥報仇，想借助前輩近藤、土方等人的力量，才成爲組員的。看樣子，我不宜長久留在那兒。」

## 十二

「叩見方丈。」

「你不是與八嗎?，好久不見了，我以爲你發生了什麼事呢?」

「近來工作很忙，所以好久沒來給您請安。」

「你來得正好，我們在擺弄你以前運來的石頭呢!」

「是那些您想雕成地藏菩薩的石頭嗎?」

「正是。」

「方丈，您好棒!既會寫字，也會繪畫，更會雕刻，實在不簡單。」

「我什麼都得做，像種菜，舂米，那一樣不

是我親手做的?」

「眞是太令人敬佩!」

「不要讚美我。與八你可以時常來玩。施主們帶來的牡丹餅以及饅頭等太多了，地藏王菩薩跟我都吃不完，你可以盡量的拿去吃。」

「眞的嗎?」

「我幾時騙過你?要吃白米飯，也可以盡量吃。」

「那就謝謝您了，您有事儘管吩咐吧!」

「與八，你說一說有關江戶的事給我聽聽。」

「方丈，以前您不是教我唱過地藏菩薩的歌嗎?現在，您再教我以下的部分好嗎?」

「你是說和讚嗎?這個，我可以教你。你記到什麼地方了?」

「我記得好像到……『不到十歲的阿綠』，這個地方。」

「是嗎?你的記憶力不好，實在叫人搖頭長嘆，但記住了之後就忘不了，這一點也實在叫人佩服。」

海藏寺方丈名叫東妙，是一個很和藹，做事又勤奮的出家人，跟與八非常要好。

「與八，彈正老爺已去世三年了，時間過得很快!」

「是啊，老爺去世已經三年……」

「我也沒有人陪着下棋，怪寂寞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而且，龍之助少爺實在叫人操心。」

「龍之助少爺嗎?」

「龍之助這個傢伙，如今不知在何處?」

他倆說着，不覺抵達了寺院。

東妙和尚在廣大的庭院中，選擇一棵大枝垂櫻下面，鋪了草蓆，晒着暖烘烘的太陽，正在使勁刻着地藏王菩薩的石像。

與八揹着郁太郎，坐在東妙和尚的身旁。





「啊!快刻好了，這是一尊很尊嚴的地藏菩薩像。」

「再刻上錫杖頭，以及方丈環，以後便只有『開眼』一事了。」

「方丈，您要把地藏菩薩擺在那兒?」

「嗯，要把地藏菩薩擺在那兒嗎?我準備把祂擺到怪異的地方。」

「什麼地方啊?是這個寺院中的庭園嗎?看起來擺在櫻樹下也很不錯。」

「不是，我不準備擺在這兒。好久以前，我就想好了，決定要把祂擺在大菩薩嶺的山巔。」

「什麼，大菩薩嶺的山巔?」

「地藏菩薩在大菩薩嶺這不是名副其實嗎?」

「方丈，您這個想法極好!」

「你贊成了?不過與八，雕刻好了之後，必需先在這裡開眼供奉，然後，才能够把祂安置於菩薩嶺的山巔。」

「是的!」

與八很感動的說:

「方丈，到時我就把地藏菩薩揹到菩薩嶺的山巔去。」

「這眞太好了。這塊石頭本來就是你扛來的。那麼，地藏菩薩由你來揹，那是最合適不過了。」

「眞太難得了，這麼一來，我也就有一份功德了。」

「太好了，南無延命地藏大菩薩。」

「方丈!」

「什麼事?」

「請您教我接下去的地藏菩薩之歌吧!」

「是和讚嗎?」

在死寂的山麓荒徑，
發生了一件悲慘的事，
悲悲切切聲調叫人不忍聽聞。
那個不到十歲大的阿綠，

「我已經記到這裡，再教我下面的吧！」

「好吧！我念一句，你也跟着我念一句。」

東妙和尚一面用石鑿整修地藏菩薩的衣裳，一面念着——

阿綠走到河邊，
哭叫爹，哭叫娘，
思慕爹娘的哭聲……。

與八緊跟着東妙和尚念——

阿綠走到河邊，
哭叫爹，哭叫娘，
思慕爹娘的哭聲……

和尚又向下念着——

搶天呼地的哭聲，
滲透人的心肺「方丈，我突然感覺到悲傷了。」

與八的眼眶蓄滿了淚水。

「我們得感謝地藏菩薩的慈悲，祂便我們感動得流淚。我們凡夫之淚，只像容納於貝殼裡面的那一點水而已。地藏菩薩的大慈大悲，比大海之水更爲浩瀚。我等凡夫，只要內心有一點不順遂，就會流出悲哀的眼淚。我們看看無佛世界衆生的罪孽，就不難知道大菩薩的眼淚，是多麼難以測量的。南無延命地藏大菩薩。」

「的確是這樣啊。我們這些人爲了一個孩子操心之餘，往往會情不自禁的哭了出來，地藏菩薩看了這個世界時，一定會感覺到怪難受的。」

「就是這樣，那麼，我再念下去了……」

阿綠收集了河邊的石頭，
想用石頭堆築回向塔（「回向」——佛家語，爲死者祈冥福之意）
爲了阿爹，築第一層，
爲了阿娘，築第二層，
爲了故鄉的兄弟及自己的冥福，築第三層，
白晝間可以獨自的遊玩，
但當日落黃昏時，
地獄之鬼將現形，





這些鬼將做些什麼，
身在人世時的父母，
從不作善事，
只會晨昏長吁短嘆，
悲嘆；哀憐，
雙親的長吁短嘆，
徒給他們帶來苦難，
你不要怨我們吧！
鬼舉起了金剛棒，
把孩子砌成的塔打得粉碎。

「與八，你覺得如何？不是很可怖嗎？天眞的孩子好不容易砌成的小石塔。竟然被手持金剛棒的鬼打碎了。喏！你不要認爲這是別人的事啊，那些從來不曾行善的人，總是會遇見鬼的，當然做什麼事情都不會成功了。懂嗎？我們是不能把這些當成不相干的事。」

「怎麼可以把它當成完全不相干的事呢？我們必需存着人溺己溺之心才行，眞是太令人感動了」

「再念下去吧！」

那時，千變萬化的地藏菩薩，
點化衆生說：
汝等陽壽苦短，
一晃就要步上冥途之旅，
人世與冥途相隔遙遠，
阿綠日夜思慕冥途的父母，
地藏菩薩哀憐幼小的心靈，
把步伐已顯出疲憊的阿綠抱起，
慈愛的撫摸她弱小的身軀，
使她靠在錫杖的把柄邊，
百般的愛憐——
南無延命地藏大菩薩！南無阿彌陀佛！」

「小郁你好好聽著——這並不是你完全不相干的事。」

與八的眼淚奪眶而出，輕搖着背上的郁太郞。

## 十三

今天，島原的迎賓館正舉行大規模的和談會。

同時也是慶祝新撰組跟大阪角力者爭吵之後的言歸於好。

小野川秀五郎很善於辭令，不但使新撰組與角力者化干戈爲玉帛，甚至，使新撰組變成了角力者的保護人，藉着這種力量，最近將在壬生寺舉行豪華的宴會。

小野川秀五郎來到近藤勇與芹澤鴨正座的地方取酒盃，這時，他在言談之間，表露出不可一世之慨。

這一年，小野川已經年歲不小了，但是，却顯得非常活躍，而且，又是海量。

「小野川，你雖然很猛勇，但到底年歲已經大了。」

近藤勇如此說。

「這又有什麼關係？角力並不在乎年歲的大小。」

「不要逞强了，額上的皺紋與鬢邊的白髮是不能爭辯的事實。跟我比一下腕力如何？」

「以劍道來說，您近藤先生遙遙領先，若論腕力話，還是我比你强。」

小野川說罷，拿起眼前的小盤子，用牙齒咬成粉碎，得意的說：

「牙齒的力量，就有這麼大。」

「眞好，好極了！再喝一杯吧！」

近藤勇看着小野川老天眞的舉動時，便高與地和他談笑，另一方面，芹澤看到剛才在各桌打招呼的阿松，便悄悄對近藤勇說：

「剛才拿酒杯來的那個可愛姑娘，她是誰家的女兒？什麼？是木津屋的養女？不久，她就要正式接客嗎？我願意保護她，請她到這兒來。」

阿松在今天，顯得大忙特忙。有一個女侍對她說：





「阿松，坐在正面，那個面貌可怖的客人，叫妳過去一趟。」

阿松在聽到之後，立刻答應說：

「好，我就過去。」

這時，室內人聲鼎沸。

有人在高聲歌唱，有人在婆娑起舞，亦有人以摔角人爲對手比劃腕力。也有不少人，糾纏着藝妓不放。

「喂！到庭院比劃一下！」

新撰組的沖田總司自認爲力大，拉住了一個職業角力手，雙雙走到庭院，擺起了架式。

「沖田，加油啊！」

席間頓時混亂了起來，人們都走向了庭院。

芹澤鴨不屑一顧，細瞇着眼，看着向他走過來的阿松說：

「你是一位很漂亮的姑娘，就坐在此地吧！」

「眞謝謝大爺的誇獎。」

阿松謝過，接過了酒杯，放置了下來。

「我叫芹澤，時常到此地玩，但却是第一次看到妳，芳名叫什麼？」

「我叫阿松」

「多大啦？」

「請您猜猜看。」

「十六到十八之間，沒有猜錯吧？」

「差不多。」

「妳的故鄉在那兒？」

「西國。」

「西國的……」

「朝山參拜最著名的地方……」

「什麼？」

到了最近，阿松習慣了，變得不怎麼害怕人了。

就在這時，小野川秀五郎突然來到這裡湊熱鬧。

「芹澤先生，請給我一些酒喝。」

「是小野川嗎?接着。」

他把酒杯抛給小野川。

小野川把膝蓋挪近芹澤的面前說:

「聽說，您是水戶人。聽到了水戶這個名字，我就有說不盡的懷念。」

「你也是水戶人嗎?」

「我不是在水戶出生，然而，曾受過水戶侯的保護，因此一聽到水戶，就有如謁見水戶侯一樣，倍感溫馨萬分。」

「聽人家說，你常向水戶侯請安，多多少少總有一點收益吧?」

「您說收益是什麼意思?」

小野川的臉孔一沉。

「嗯，水戶人是很吝嗇的，就算你到他們那兒走動，也很難以得到酒餚的招待。」

「芹澤先生，您完全弄錯了!」

「弄錯什麼?」

「世上故然有這種到處打秋風的人，但是我一向最討厭這種人。」

「原來，你也討厭這種人。」

「水戶侯給我一酒盃，上面用草體字，寫了一個『水』字。」

「這又怎樣?」

「那就是秀五郎忠義的招牌。」

「嗯，閣下很了不起。」

芹澤冷言冷語諷刺了小野川一番。前此諸如此種的吵嘴被近藤獲知之後，芹澤的人望就降低了。因此感到恨火難消的芹澤，今夜又想攻擊小野川一番，當小野川沉默着想不出如何去對付時。

「小野川，你到這兒來!」

在離開兩、三張榻榻米的地方，土方歲三叫着小野川。

阿松被客廳的吵鬧聲攪煩了，因而，進入了一個沒有人的房間，在那兒舒了一口氣，摸一摸





燙熱的面頰。這時，她聽到了隔壁有人談話的聲音。

「行吧?」

「嗯……」

那是叮嚀與答應的聲音。

「與近藤相好的女人是誰?」

「是御雪，就是木津屋的御雪姐。」

是阿松覺得陌生的聲音。

「什麼!是木津屋的御雪?」

由於阿松所聽到的御雪，正是她姐輩的名字，因此渾身的不自在起來。而且，另一個聲音是剛才叫過她的芹澤鴨。

「我說吉田氏。」

這也是芹澤的聲音。此時阿松自然而然專心聽他們談話:

「只要你殺掉近藤勇，我就送給你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是兵馬的首級，我會砍下宇津木兵馬的首級給你。」

「兵馬，那……」

不是芹澤的那個人，冷漠的說。

「你口口聲聲說兵馬是小卒，其實，他武藝超羣，新撰組裡也沒有幾個人敢和他較量高下。」

「……………」

「兵馬始終在打你的主意。只要兵馬存在一天，你的生命就有危險。」

「如今，兵馬在什麼地方?」

「就在附近。」

客廳響起了哄笑聲與喊叫聲，於是，那兩個人的談話被遮斷了。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好吧!等一下我給你暗號。對方不是平凡之輩，要特別小心。」

芹澤說完，也許想要離座了。

「我再向你保證。」

不久之後，響起了提刀的聲音，以及裙子擦地的聲音。

一旦站起來的芹澤又說：

「我所說的御雪是位很漂亮的女人。你收拾了近藤之後，我就把她送給你，你不是新近死了妻子而感覺到寂寞難耐嗎？」

這些人太可怕了！他們想殺死近藤勇、兵馬，再掠奪御雪姐……阿松無意間聽到了這些陰謀。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芹澤把阿松躲着那一間房間的紙門打開了。

「誰在那兒！」

「是我……」

阿松已經來不及逃走了。

「妳在幹什麼？」

「我不舒服，正在這兒休息。」

芹澤走近一瞧。

「妳不是阿松嗎？」

「正是。」

「嗯…」

芹澤考慮了一陣子，然後，牽起了跪着的阿松的手說：

「跟我來。」

「我還有事呢！」

「有事也要跟我來！」

阿松的手被抓住，根本就動彈不得。芹澤以左手取刀，用右手輕鬆的抱起阿松說：

「妳都聽到了？」

「沒有啊。」

「聽到也無所謂，因爲究竟不關妳的事。」

「請原諒。」

「妳不用害怕。」

此時在隣室的另一個人始終不說半句話。

芹澤把阿松帶到另外一間房間，對她說：

「阿松我要保護妳。」

「那就謝謝您了。」





「妳是木津屋的養女吧？」

「是的。」

「到我那兒去玩吧！妳多大啦？」

「大爺請放開我。如果再不到客廳做事的話，會遭到嚴厲的責罵。」

「他們責罵的話，我就去陪罪，妳是不是喝酒太多了？雙頰好燙。」

芹澤把滾熱的面孔伸到阿松的臉上，肉麻兮兮的說：

「妳什麼時候開始接客？到時，我會來捧妳場。」

「謝謝您，我不到客廳的話……」

「不必了。」

「不行啊！請放開我！」

「眞是不解風情，我說不必去就不必去。」

「大爺，您不要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

阿松拼命的想掙脫芹澤的魔掌。使盡力氣想推開芹澤，但芹澤的力氣好大，好像蟒蛇逮住了一隻兎子一般。

「啊！救命呀！」

阿松叫喊起來。芹澤才稍爲鬆手說：

「不要大驚小怪。沒有什麼可怕的啊。妳哭什麼？有什麼值得哭呢？明天，妳不是就要正式接待客人嗎？」

「芹澤先生，您既然是新撰組的隊長，更不該欺負我一個弱女子，請您原諒我吧！」

阿松一直在求情，無非是想逃出魔掌。

「什麼？我怎麼捨得欺負妳呢？我只是想保護妳罷了。我這個新撰組的隊長想做妳的保鑣，難道妳還不高興嗎？」

「芹澤，你在幹什麼？」

從這時開始，另外一個人說話。

「嗯，我正在調查……」

其實，這個人早已看出芹澤在調戲阿松。

「你在幹麼？」

責備的聲音低沉而令人恐怖。芹澤也多少感覺到不快，但仍欺騙他說：

「我在調查……」

不過，他的一雙手始終不離開阿松。

「調查完之後，請盡快處置，大事前發生了小事，我們的陰謀將被揭發。」

「說得也是。」

芹澤站了起來。

「這麼說，這個女人還是不能輕視。」

「把她殺掉吧！」

隣室傳來這一句冷漠的話，有如寒風一般，刺進了阿松的骨髓。

「她不是非殺不可的人。」

「那麼，暫時把她交給我，你快點去連絡同志，不要有任何的差錯。因爲對方並非等閑之輩。」

「好吧！這個女人就暫時寄給你。」

「你放心，我會替你看牢她。」

「不要向她動粗，因爲她是御雪的妹子。絕對不能對她做出越軌的事。」

「放心，我會看牢她，保證不會有差錯。」

「好吧！」

芹澤依依不捨的把阿松帶入鄰室，自己則倖倖的離開了。

「喂！女人！」

監視阿松的男人，發出了低沉的聲音。

「有什麼事？」

「是誰叫妳來隔壁偷聽？」

「根本就沒有人叫我到這兒偷聽，我只是不耐客廳的吵雜，來此地休息一下罷了。」

「不管如何，聽到我們的密談是倒霉的。一直到我釋放妳之前，必須待在這兒。」

「我不是有意的聽你們談話，請原諒我！」

「不行！如果妳發出呼聲，或者想逃走的話，那我只好殺掉妳。如果妳等我離去之後，再走的話，我就會原諒妳，包管妳無事。」





「是！」

這個監視阿松的人，正是機龍之助——是阿松，也是兵馬的仇人。受了芹澤鴨一派之託，想暗殺近藤勇一派的人。今天，他倆就是到此密謀這一件事。機龍之助的一張蒼白臉斜浴着燈光，桌上有幾碟小菜，一個人獨自在喝酒。

他叫阿松坐在前面，並沒有綑綁她，也沒有威嚇她，更不跟她嬉皮笑臉的說笑，只是一味的在獨酌。他偶而閉目沉思，但不知在想些什麼？

「嗯……」

一旦思考，他就會深深的吐氣，連帶的，他手中所拿的酒杯就會傾斜，酒差一點就潑了出來。

「妳一動，我就殺妳！」

這個厲害的武士，使阿松根本不敢動彈。他始終沒有叫阿松爲他斟酒，他自己斟滿一杯，舉到嘴邊時，差不多就要沾到嘴唇了，想不到，他好像想起了什麼事一般，重新把酒杯放了下來，深深嘆了一口氣。

他舉起右手，按着頭部不勝痛苦的樣子，隔了一會兒，他又抬起頭，舉起酒杯，兩眼無神的看着阿松。

「妳是木津屋的女孩嗎？」

「是！」

龍之助一口飲下酒之後，突然咳嗽把酒都吐了出來，他慌張的把酒杯放了下來，拿起一張紙把四周擦了一下。

「我說，您這位武士大爺！」

阿松拚命的想跟他說話。

「什麼事？」

「我什麼也不知道，請放開我。」

「不行！」

「老闆一定在到處找我，我可什麼也不知道啊！」

龍之助不答話，只輕輕搖頭。

本來非常熱鬧的今宵酒宴，想不到那麼早就

結束了。看樣子，大半的客人已經回家了。客廳只有很少人在談話，但却使人倍感曲終人散的寂寞。

阿松感到不寒而慄。因爲，剛才被芹澤調戲時所體會到的恐怖，跟這個眼前默默地喝酒的武士所給予她的恐怖，完全不同。

「眼前這個武士會不會是鬼?」

阿松甚至如此的想。而隨着四周的歸於寂靜，那一盞燈也越變爲昏暗了。在這樣昏暗的燈光裡，那個武士喝了幾口酒之後，總是不斷地哀聲嘆氣，有時，把酒舉到嘴邊，又停了下來，甚至垂下頭。有時，冷不防的坐直，把眼光掃向座位的一角，然後，輕輕的掃視阿松一眼。

他眼中所蘊藏的寒光，使人有如被潑了一身水似的，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誰來了!」龍之助看着阿松坐着的後面，突然叫出了聲音。

「什麼?根本就沒有人來啊。」

阿松扭過身體去看看背後。

「是嗎?那就好。」

龍之助重重地垂下頭，又「嗯…」的長嘆一聲。

「啊，有鬼!」

阿松好像被什麼東西嚇着了。

「什麼?有鬼!」

龍之助立刻抬頭站起來。

「啊!嚇死人啦，剛才這兒有……」

「什麼?這裡有了什麼?」

「有一個女人的背影……」

「女人的背影?」

龍之助用左手去握住剛才放在榻榻米上的那把刀，環顧着室內。他那一雙長長的眼睛射出了亮光。

阿松在萬分恐怖之下，不知不覺的靠近了龍之助的膝蓋邊。





「哈!哈!哈!」

龍之助大笑的聲音，反而使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淒厲。

「妳在發什麼神經?」

阿松根本就不敢離開龍之助的身邊。她的確是看到了叫人汗毛直立的東西。

「武士大爺，從前就盛傳這個房間鬧鬼。」

「這個房間鬧鬼?」

龍之助重新把房間環視一遍，那兒有一塊匾額寫着：

「御簾房」

「在從前，有一個叫九重的紅牌妓女，她在全盛時期竟舉刀自殺。」

「嗯!」

「那個紅牌妓女，懷了一個身份很高貴者的孩子，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竟然走上了絕路，但我不知道細節。那一天，她穿得比平常更華麗，焚了三支香，寫了一首詩，然後用匕首刺這裏……」

阿松指着自己的喉嚨，戰慄了起來。

「嗯!原來是這樣的慘事……」

「所以，我才感到非常害怕。」

「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龍之助又垂下頭獨酌。阿松由於過度恐怖早已靠近了他的身邊，她臉上的化粧香氣溶進了他所喝的酒裏面。

龍之助在一瞬間抬起頭。他看到阿松稍朝向那一邊的頭部，她的頸到面頰之間，骨肉長得很均勻，皮膚也很白嫩，血色與脂粉的色澤混雜在一起，由於她早就解開了頭髮，使得一頭青絲飄盪了起來。

阿松把纖纖玉手放在他的膝蓋上，龍之助看着那雙粉粧玉琢的手。原本已乾涸的泉源再度湧出了甘露。以前，龍之助也如此看過阿濱，打從內心裏顫抖了起來。

「啊!眞怕死人啦!」

到了現在，阿松才知道自己的所在。她發覺自已未免太靠近龍之助了，而且，自已的手竟還放在他的膝蓋上，這實在太不像話了，她慌慌張張的縮了回去，想不到龍之助竟然以熾熱的眼光看着她，阿松不覺羞澀的把頭垂下。

「妳多大啦？」

「不是的。」

阿松竟然問非所答了起來。

「一切都歸於寧靜了。」

「啊！好像又有了什麼東西！」

阿松看着地面。

「什麼！」

龍之助手中的酒杯落在榻榻米上。

如果不是阿松所說的亡魂，一定是龍之助身內湧出了某種惡鬼。

這個「御簾房」，不知怎麼搞的，時常刮起莫名其妙的冷風來，叫人不寒而慄。

這陣子風吹過了屋樑，到某處，又會突然的停止了下來，然後，傳來女人悲切的嗚咽聲。

有一些人根本就沒有聽到古怪的女人嗚咽聲，但却跟着起鬨。據說，一旦聽到了這種悲切的嗚咽聲之後，再也活不成了，一定會被女鬼攝走。

如今，阿松是聽到了，而且她很相信這傳說。

連龍之助的手也抖了起來，使得酒杯落下。

他揀起那個酒杯，好像又想到了什麼，傾出全身的力氣，把酒杯投向東南方的柱子。

酒杯「咔嚓」一聲碎了，在夜風吹襲下，好像瀑布的小花濺開似的。

龍之助的眼色，有如把眞珠浸在水裏一般的顏色。水澄清時，看起來好像很鮮明，然而水一旦變濁，看起來也就模糊了。無論是鮮明或者是模糊，皆有沉澱的光輝，如今，這道光輝又浮現了。

酒杯粉碎而飛濺的當兒，龍之助那一雙環顧





的眼睛，已經沒有了，換成在擺出「無聲架式」時，幸災樂禍地看着對方的沉着眼光，而帶着一些不安與散漫之色。

他按着額頭的手，又沒有力氣的垂了下去。

「您怎麼啦？」

「頭很痛。」

「那太不好了。」

「眼睛昏花了。」

「我去拿一點藥給你。」

阿松站立了起來。

「不必麻煩。」

「那麼，我去取一盆冷水。」

「什麼也不要。」

龍之助雖然仍舊用手按着額頭，但却拒絕阿松去爲他取藥與水。然而，由於苦痛難當，他本來就下垂的頭，更爲下垂了。

阿松突然靈機一動，要開溜的話，現在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等一等！」

向下捲伏的臉孔，有如彈簧一般的跳了起來，他的手摸着刀。

「妳想逃走嗎？」

「噢！不是的……」

「就坐在那兒，不許動！」

他斜睨着阿松的眼光，眞是叫人不寒而慄。這個人的身體有如惡魔似的，具有吸引人的力量。有如在夢境裏被可怕的惡鬼所追趕一般，企圖逃走時，兩脚總會感覺到軟弱無力。

龍之助又用手按着額頭呻吟了起來，聽着這種聲音，好像就要被拖入地獄似的。

「啊——」

龍之助吃力的抬起頭。

「喂！妳這位姑娘！」

他以使人料不到的安祥聲調說：

「我的情緒稍好了，有一些事想拜託妳。」

「什麼事啊？」

「噯！我離開故鄉很久了，其實，我也有一個孩子。」

為什麼一下子把話題改變了呢？不過，龍之助所講的話，含有一種難以言宣的淒涼感。

「武士大爺，原來您有孩子。」

「是一個男孩，名叫郁太郎。」

「啊！您眞有福氣。」

「如果，將來妳有機會碰到那個孩子的話，對他說，他父親留下遺言，叫他千萬別學劍術。」

「你要對那個孩子說這句遺言？」

「正是。這是生前的遺言。我家為代代學劍術者，不過，我要孩子不要再學劍術了。」

「那又是為什麼呢？」

「並沒有什麼理由。」

這個古怪的人，無論是做事或者說話，都不像這個世界的人。

「好，我答應您。那個孩子跟他媽媽住在一塊嗎？」

「沒有，他的媽，也就是我的妻子，如今，已經不在了。」

「這個孩子的媽去世了嗎？」

「嗯，是我把她殺死的。」

「什麼？你把她殺死！」

「是我親手把她殺死的。」

「你好殘忍……」

「在增上寺的松樹林裏，我把她綁在松樹幹上，用這把刀刺穿她的胸部。」

拿起武藏太郎（龍之助所佩的刀名）的龍之助，驟然的站了起來，眼睛向上吊着。

「噯！好危險！」

站起來的龍之助，步伐非常的不穩定，驀地，把刀子抽出刀鞘。

「來人呀！快來人呀！」

到了這個時候，阿松才好不容易能够叫出聲來。





「不要喊叫！」

武藏太郎閃閃地發出寒光，有如潛在秋水裏的魚兒一般，鱗片閃閃地發光。

「啊！太危險了！快來人哪！」

「不要喊叫！」

龍之助從橫向斜面揮動刀子，刀刄一接觸到紙門，垂簾瞬間被斬斷了。

「武士大爺發狂了！」

如果龍之助有意殺人而拔刀的話，在最初的一閃，阿松就魂歸地府了，刀鋒並不對準逃跑的阿松，而是觸目所及之處，亂砍一通，像壁櫥，榻榻米，木柱等都被砍成七零八落，而龍之助本人也步伐踉蹌，也許，他眞的是發狂了？

「呀！」

發出幽暗燈光的燈座，也被砍毀，燈火唰唰地燒著了紙門。看着燈座倒下，油盤的燈心燃到紙門時，龍之助站著狂笑。

這當兒，阿松逃離了現場。人們在聽到了阿松的叫聲之後，紛紛的跑了過來。

龍之助看着火焰冲天，越燒越大，竟然狂笑起來。

## 十四

這一晚，芹澤鴨很早就離開了宴席，回到壬生的邸宅，叫來了愛妾——阿梅。阿梅是被搶奪來的，原本是市街人家的妻子。

跟芹澤一道回來者，為他的心腹平間重助與平山五郎。芹澤這麼早就回來，實在也是難以碰到的。今宵，他的興緻好像很好，跟阿梅對飲了起來。

不久之後，平間重助也帶回了一個叫糸里的妓女，平山五郎則帶回桔梗屋的小榮，這三對男女舉杯暢飲。芹澤鴨得意的說：

「明天將是我的天下，請大家放眼瞧瞧就知道了。」

說罷，芹澤又叫阿梅斟酒，頻頻舉杯。

芹澤抱着阿梅進入了睡鄉。隔着屏風，在同一個客廳中睡着平間與糸里，平山與小榮皆甜蜜的進入了夢鄉。

今天，芹澤之所以顯得特別高興，因爲他自認爲已經算計了近藤的原故。今宵的宴會一告終了，近藤勇將到他相好的紅牌妓女——阿雪之處，一定很晚才能夠回到這個邸宅。到時，將出其不意的埋伏很多人突襲他。關於人手方面，根本就不必費心，尤其是他已經求龍之助幫上一手。到了明天，近藤勇沒有腦袋的屍首將在島原界內被發現。這麼一來，他就能够一手掌握新撰組的實權了。接着，將以此爲根據，冀望將來能够成爲一國一城之主。

想不到在這之前，近藤勇、土方歲三、沖田總司，以及藤堂平助等人，例外的沒有坐轎子，從後門悄悄的回到了這個邸宅，毫無動靜的躲入近藤的房間內。對於這一次神不知鬼不覺的舉動，芹澤等人完全被蒙在鼓裏，待芹澤們完全睡熟之後，只有近藤勇一個人穿着平常的衣服，其他的人則穿上了事前準備好的黑衣。

這三個人抽出了長刀，走到芹澤等人所睡的客廳，近藤勇跟在後頭，手握長刀，閃動着淒厲的眼光跟進。

他們悄悄的把紙門打開，但裏面的三對男女竟然一點也沒有察覺。由於喝醉了酒，男女都踢開了被褥，睡相顯得很不雅。土方向前一步，看了看那些人的面貌。

「嗯！這是平山，女的是小榮。」

「平間跟糸里。很可憐，你們都得陪伴芹澤鴨了。」

「首領呢？」

土方說話的聲音不小，但這些人還沒有察覺到。看了看屏風後面，阿梅露出了半截身體，芹澤發出很大的鼾聲。

土方邪惡的一笑，向站在隔室的近藤勇作了一個暗號。就在這個時候，跟小榮睡在一塊的平





山五郎，突然醒了過來。

平山睜開眼，對眼前的情形嚇了一大跳。他正想起身時，藤堂平助手中的大刀一閃。

平山的頭飛上半天，跟他睡在一塊的小榮被噴了一臉的血。小榮從夢中驚醒，慘叫了一聲。

就在這個時候，芹澤與阿梅所睡的屏風已經被推倒了，三個黑衣人，從屏風上面亂砍一通。

「哇！是何人，未免太無禮了！」

芹澤鴨絕叫了起來，用另外一隻手去拿枕邊的刀，並試着把屏風踢開。

「救命！」

阿梅悶叫了一聲。

曾經編織過美夢的床，如今，已經變成了血腥的地獄。芹澤的大腿、手腕，以及腹部受了幾下深創，但他仍然不屈服。使出了渾身的力氣，好不容易踢開了屏風，並抽出了枕邊的刀站了起來。

芹澤到底是剽悍無比的人，因此才被推擧爲新撰組的領袖。雖然他不知敵方是誰，但發覺人數不多。他擧起大刀向土方、沖田、以及藤堂三個人亂砍，而這三個人也像飛鳥一般的跳躍着，合力的擧刀對付芹澤鴨，尤其是土方歲三更顯得衝力十足，就像是一頭猛獸似的。

小榮跳了起來，逃進厠所。在最初，平間重助與糸里從被上被刺了一刀，所幸，並未刺到身體，因此，得以逃出這間客廳。近藤勇雖然發現了，但却不去追趕他們。

「噢！你是土方！」

雖然身負重傷，但芹澤鴨却認得其中的一個黑衣人是土方歲三。那種輕妙的動作，以及別緻的刀法，使芹澤鴨恍然大悟眼前的黑衣人就是土方歲三。

「哼！這是土方獨特的刀法！」

「你這個下流的傢伙！爲什麼不敢堂堂皇皇的來挑戰？暗算人是最爲卑鄙的行爲。」

「閉嘴！這是你應得的報應！」

飛舞過來的大刀，砍進了芹澤的右肩。

這一次的傷痕最深。芹澤再也拿不動刀了。

「呀！」

沖田總司從左面飛來一刀，從橫面，砍到了芹澤鴨額頭到鼻上的部分。

「哇！」

芹澤頽然倒下，土方歲三立刻撲上了他。

「眞遺憾！」

當土方把刀鋒對準芹澤的喉嚨之時，後者喊叫了起來。

「土方，稍等！」

近藤向前跨出一步。

「芹澤，你認得我嗎？我就是近藤，如果你要恨的話，就恨我這個近藤吧！」

「可恨的近藤勇！」

芹澤說完，土方歲三的刀子就刺進他的喉嚨。

「喂！阿梅！」

藤堂平助抓着顫抖的阿梅衣襟說：

「看清楚！這就是妳姘頭的最後面目。」

「請饒了我吧！」

「的確，她長得不錯。」

「難怪芹澤會被她迷上了。」

藤堂與沖田面面相視向土方及近藤使眼色。他們是在請示：到底殺了阿梅好，還是放走她好。近藤勇始終沒有點頭。

沖田把阿梅的腰部一踢。

「噯喲！」

大刀一閃而下，阿梅從肩膀到乳下之間被砍了一刀，她仰過了身子，好像要抓住虛空一般，很快的就斷了氣。

在芹澤的屍體上面，叠着阿梅白白的屍體。以近藤勇為首的四個人，不管那些屍體，匆匆的就離開了現場。

次日，令人感覺到滑稽的是：近藤勇竟然在壬生寺為昨夜裏被殺的芹澤鴨舉行葬儀。近藤勇





滿不在乎的領先燒香，並接受友人的悼辭。

他聲稱：昨夜盜賊闖入會津侯，以致芹澤不幸遇害。這也是很滑稽的說法，因為，誰會相信盜賊敢進入新撰組的屯所呢？不過，在表面上來說，總算敷衍過去了。

新撰組的內訌到此告一段落，芹澤的手下只剩下兩、三個人，也有人乾脆就退隱了。一向最會打算盤的平間重助自然逃之夭夭。不過，大體上說來，新撰組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只是大權歸於近藤勇一人所掌握。土方歲三則任副將，從此開始，近藤勇就使整個京都深感不安。

## 十五

聽了拂曉烏鴉的叫聲，以及拂面的晨風，龍之助突然醒了過來。他揉揉眼睛，發覺自己正躺於某小河附近的叢林裏面。不過，他的手還握着刀，只是衣服破裂了，脚有些微的擦傷。

「啊——啊——」

機龍之助試着爬起來，然而，渾身却疼痛得很厲害，如果靜躺着的話，又覺得昏昏欲睡。他勉强掙扎着到小河邊喝一口水，這才感覺到有精神多了。

為什麼到這種地方呢？啊！那個時候，好像拔起了刀……那個小姑娘不知怎麼樣了？龍之助在取刀大鬧特鬧時，曾經走到了庭園，被好多人包圍了，他一定殺了不少人，因為刀上還沾有血跡。然後，響起了槍聲，他一聽到槍聲之後，立刻爬上庭園裏巨大的松樹。接着，他不知跳下到牆內還是牆外？總之，他在黑夜裏面拼命的奔跑着。

如今，龍之助已完全的清醒了過來，再仔細的回頭想想昨夜所發生的事情……啊！對了！曾經跟芹澤約定過呢！

一切已經太晚了！因為天就快亮了。那些跟芹澤之間的信號早就忘記了。

「事非得已，實在怪不得我。」

龍之助自言自語。總之，在天明之前，必需做一點什麼事。所幸，這裏沒有人看到他的狼狽相。

那邊，好像有人來了。

這片叢林裏面有河堤，從那兒傳來了草鞋的聲音。

龍之助乾脆坐等那一個人走過來。

那一個人提着燈籠，由於天快亮了，燈籠裏面沒有點火。

「請問您……」

龍之助把樹葉撥開，探出身子問道。

「有什麼事嗎?」

來者的聲音顫抖着。

「恕我冒昧……」

「大爺……您要做什麼……」

來者的兩隻腿在發抖。

「我迷路了……所以……」

看了龍之助之後，來者頹然的坐到地面上，拋掉了燈籠，哀求着說:

「大爺，請您饒命!」

「不……我不是惡棍。」

「請大爺大發慈悲饒命。我的兒子生病，我正要去請醫生。」

「唉!你別弄錯了。」

「我身上只帶這些錢。我把它送給您。您饒命吧!」

來者把錢包掏出，放在龍之助的前面，然後往後退，從河堤滾下田園，再爬起來，沒命似的逃之夭夭。

「他弄錯了!眞是粗心大意的傢伙。」

龍之助苦笑着，眼睛不由掃向面前的錢包。他在遲疑了一下，終於把錢包收了起來。錢包很重。

龍之助並非一向都做善事。不過，這是他頭一次拿別人之錢。

從河邊方向過來的機龍之助，踉踉蹌蹌的走





着，想到大和國八木的旅舍去歇歇脚。

大和是充滿了古蹟與名勝之國。抬頭往前一瞧，那兒有多武峰、初瀨山。無論是賞遊史蹟，或者是純粹爲了雅興，都有很多令人懷念的山，如屏風一般圍繞在那兒，使你看個滿足。

龍之助一手拿着竹杖，在路旁停了脚步——如仔細看他容貌，就不難發現他的容貌改變了很多。

在川勝寺的河堤，他被誤以爲是盜賊，來人把錢包拋給了他，他無心的拿起了錢包，驚異於自己竟然會使人嚇跑。龍之助索性就在那兒待着，到另一個行人通過時，他威脅了行人，把後者的衣服剝了下來。

如今，龍之助穿在身上的這件夾衣，就是向路人剝來的。

現在，他只剩下一把刀了。

龍之助戴着竹笠，穿着剝來的夾衣，在大和路上大搖大擺的走着。無論誰看到，只會認爲他是路過的官差而已。

他荷包裏面的錢，到此地之前差不多已用光了。

到底取人性命跟盜人的錢包，那一種罪比較重呢?龍之助在殺人時，幾乎從不眨眼，然而，拿了人家的錢包反而感到非常不自在，這到底是爲什麼呢?實在叫人莫名其妙。

大和國八木之宿。

東部有櫻井通到初瀨的街道。南部爲通往岡寺、高取、吉野等的道路，西邊爲:從高田通往竹之內、當麻的街道。北部爲:田原本通到奈良郡山的道路、四方十字都有要路，而市街當中的十字路口却貼有告示牌。

龍之助從西邊來，站立於十字路口的告示紙前面。這個十字路口的旁邊有一口很大的水井，附近有很多旅舍。那些爭拉客人的旅舍服務生，雖然看見了龍之助，但他們却沒有向他招呼，這並非太陽還很高，而是龍之助 正在抬頭 看告示

文。

此文很冗長，龍之助看了一遍，才知道：這是爲了征伐外夷起見，欲募集忠勇之士。不知道是誰貼上去的，只是署有「天忠組」這三個字。

龍之助讀過了之後感到饑腸轆轆。當時使志士們感到熱血沸騰的什麼尊王或攘夷，並不會使龍之助動容。這個時候，龍之助只好認爲這是喜歡惡作劇的壯士貼上去的，因爲他的肚子委實太餓了。

不如去找一個地方吃飯吧！不過，他已所剩無幾了，阮囊羞澀絕對不能進入體面的飯館。他走了幾步，發現了前面有一家饅頭店。

龍之助看到那些剛出蒸籠，熱氣騰騰的饅頭，眞想跑過去大快朶頤。然而，他仍舊極力的抑制住自己的失態，待老闆把裝置於黑盆上的饅頭拿過來時，龍之助很快的就把它們吃完，接着，又吃了一盆。

吃過之後，龍之助把茶碗放下說：

「老闆，一共多少錢？」

「眞謝謝您，一共是一百五十文。」

聽到了一百五十文，龍之助的內心叫了一聲不妙。他伸手往懷裏一摸，只有一百二十文。

「老闆，非常對不起……」

龍之助把錢包倒了過來說：

「我身上只有一百二十文……」

「你在說什麼？」

饅頭店的老闆變了臉色。

如果龍之助低聲下氣的懇求的話，老闆也許就算了，又假使老闆如果稍爲慈悲的話，他或許就不在乎這些了。但是龍之助對什麼人都一樣絕不謙讓，他越是理直氣壯，饅頭店的老闆越是不依他。

「你要怎樣？沒有就是沒有！」

龍之助傲慢的說。

「那麼，我們就去叫人評評理吧！」

老闆解下了頭上的布條，叫龍之助一塊兒





走。

「稍等，老闆您要到那兒去？」

龍之助叫住他。

「這些日子以來，各國的浪人及無賴漢來到這裏白吃白喝，使做生意的人大叫倒霉，如此下去怎得了。我們就去見官吧！」

「稍等！」

龍之助只好把挿在腰部的刀連鞘抽下，放在桌上：

「那麼，請您收下這把刀。」

「給我這把刀？」

「嗯，我不要僅僅爲了三十文去見官，就算是我當給您吧！」

「好吧！」

一把刀當三十文。就算是一把鈍刀也不止值三十文，於是，饅頭店的老闆臉色轉好了一些。

「看起來，這把刀很不適合做生意的人。不過，我暫時替您保管好了。」

龍之助把刀留下，連錢包以及一些零錢也不要了，只取回自己的竹笠，匆匆離開饅頭店。循着田原本的街道，向北走。如果龍之助仍想到最初目的地的話，他是應該向東方走的。

## 十六

想不到，從田原本的方向有一個人快步走來。他就是七兵衞，他跟機龍之助擦身而過，龍之助本來就不認識七兵衞，當然是無話可說，然而，七兵衞爲何沒有看到龍之助呢？第一是，龍之助的身子被馱貨的馬匹遮住一部分；第二，七兵衞只注意佩刀的行人，龍之助那時沒有佩刀，當然也就被七兵衞忽略了。

回到了八木驛站的七兵衞，碰巧也走進剛才那家饅頭店。

「老闆打擾了！」

「客官請進。」

七兵衞坐下的地方，正是龍之助放下刀走出

去的地方。

「這裏，竟然有怕人的東西。」

七兵衞一邊吃着饅頭，一面避過龍之助放刀的地方時，老闆竟然說：

「客官，您買下這把刀吧！」

「您叫我買刀？」

「是，這是那個吃東西無法給錢的人放下來的。」

「看起來還不錯嘛！」

七兵衞伸出手，把刀接了過來。七兵衞是鑑別刀劍的行家，因此對老闆說：

「我能不能拜見一下？」

「當然。」

「的確不錯。」

七兵衞把刀抽出之後看了一陣子。

「奇怪！」

他歪着頭部。

「老闆把刀柄上的釘子啓開行嗎？」

「請您好好的檢查。」

七兵衞果眞把釘子打開來，把刀柄拿開，查看刻印。

「武藏太郎安國，這就有點怪了。」

七兵衞想着，如果是備前物或相州物之類，在這邊走動的人揷着也不叫人感覺到稀奇，然而，却有人揷着少有人知的武藏太郎在此地路過，這眞是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老闆，剛才揷這把刀的人，長得如何？」

「外表看起來，像破落戶，也像賭棍，講話却像一個武士。可能是浪人一類吧！」

七兵衞從剛才起就有所悟，因此，一面凝視着刀，一面說：

「那個人的年紀有多大？」

「差不多三十四、五歲。」

「面孔長得如何？」

「皮膚蒼白，眼睛很長，留着鬢角。」

「就是他！」





七兵衞就是要找這個人才來此地。

「那個人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向田原本的方向走去。」

「向田原本……」

七兵衞很快的伸手到懷中說：

「老闆，總共多少錢？」

「客官，您是否要買那一把刀？」

「要！」

「饅頭是八十文，刀價就高一些了。」

「要賣多少？」

「五兩，因爲購進的價格太高的原故。」

七兵衞默然拿出了五兩一分，然後，拿着刀走出了店門。

龍之助到了長谷寺的牌坊處，就停住脚步。

「請問進香客官……」

「有何貴幹？」

「請問，長谷的觀音籠堂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够去呢？」

「當然能够去啊。就算是被人世所遺棄，觀音菩薩也照樣歡迎。」

「原來如此，那麼，謝謝您了。」

仔細的想一想，這個香客的回答頗叫人感覺到不愉快。

龍之助所以有今日的下場，乃是他咎由自取的。他自言自語的說：

「我雖然落魄到這個地步，但仍然任性的走着自己喜歡的路，因此，我絕對不會乞求神佛給我好過的後半生。」龍之助的內心，雖然仍紮着堅忍之根，然而時至如今，能够讓他安歇的地方，也只有神社佛閣的屋簷下。他就是基於此，才向香客們問及長谷的觀音籠堂。

夜色已逐漸的籠罩過來。黑崎，出雲村的方向，夕煙有如晚霞一般，顯得十分淒迷。到處尋找過夜之地的龍之助戴着一頂竹笠，有如水中月一般到處浮動。

寺院的鐘聲淸徹而緩慢，好像要飄下九十九

個石階，給落難的龍之助一些安慰之語似的。

把自己的孩子踢下走廊，憤然出家修道的西行法師，日後，在長谷寺的籠堂邂逅了舊日之妻。如今，龍之助想到此地過夜，因此，來到了向南的柱子下面。





# 三輪的神杉

## 一

在大和國，三輪街大牌坊的右方，一個女人爲了不喜歡太陽光，專門挑樹蔭處走着。她再向前走了一百公尺左右，走到了掛有「藥房」牌子的巷子口，而後，有如被人追趕一般，快速跑進裏面。

這個女人的年紀在二十三到二十七之間，身上的裝束不怎麼惹眼，低着頭走路的面孔上面刻滿了悲涼與痛苦，擦身而過的人，都會忍不住看她一眼。

在牌坊兩側都有茶店，而沒有茶店的地方也有旅舍。其中有一家茶店特別大，不過，牆壁却被燻得黑黑的，屋簷下吊着菱形的煙草招牌，破了一個洞的紙門上畫着一根很大的蠟燭。這個茶店最受到進香客及雜工們的歡迎，也是這些人最先發現了上述的那個年輕女人。

在茶店裏下象棋的閑人們異口同聲的說：

「就是她！」

「瞧瞧她！」

那些下象棋的人們最爲悠閑不過了，如今，他們的視線全集中到那個女人的身上。那些閑得發慌的人們，當他們突然看到進入巷子裏藥店的女人時，也正是他們下了一盤棋的時候。在這個場合下，他們最喜歡口無遮攔的亂說一通。

「曾經聽到傳說，然而，今天才看到了她的廬山眞面目。的確，長得不賴。」

「暴殄天物，太可惜了——」

藍玉屋的兒子，也就是一個叫金藏的不良少年，從他鬆鬆懈懈的口中，講出了這一句話。他故意拖了很長的鼻音，然後，一直望着女人的芳蹤。

「把她困在這個山中，根本就是在暴殄天物

。」

帶着離譜大眼鏡的木材行隱居老頭，也裝起了十分惋惜的表情。

「這是一種罪過，世上大概沒有比這個更爲折磨人的罪過了。」

隔壁旅舍的伙計，打算來此瞧瞧，想不到他也站立在那兒大看特看，終於他用一種慷慨的口脗說：

「眞的，這眞是天大的罪過。與其這樣淒涼痛苦的活着，不如像那個男的死去較好。要追隨他又不能，要活下去嘛！又沒有半點意思。只能來世再續未了之緣。上蒼也未免太殘忍了，使一方死亡，而另一方活着受罪。」

帶眼鏡的隱居者在慨嘆。

「不過……沒有一個年輕的女人是廢物啊。」

藍玉屋的兒子發出了肉麻的聲音，使滿座的人哄然大笑了起來。

在這兒一直被討論的女人，就是以前被轎夫欺負時，龍之助出面援救，又投水殉情的女人。阿豐——也就是那個很像阿濱的女人。

一個人死，另外一個卻苟延殘喘的活着。如今，阿豐被寄養於三輪町的藥房（阿豐的親戚。雖說是藥店，但卻不賣藥，只是一家客棧）。

## 二

使情侶的一方安祥的死亡，一方被救活而無精打采，有如行屍走肉一般，這實在是最爲殘酷的一件事了。

投水殉情的阿豐竟然被救活了，眞三郎則踏上了幽冥之路，死去的眞三郎遂了心，然而，在苟延殘喘的阿豐卻失去了靈魂的依託。

看了這種的情形，再想想在大津的旅舍，機龍之助對那一對不珍惜生命的男女，說的那一句風涼話——「要死的人就儘管的去死吧！」，實在有很大的道理。





活過來之後，被寄養於伯父家（三輪町藥店的源太郎）的阿豐，變成了一朵樹蔭之花。如此一來，一傳十，十傳百，不久之後，有關阿豐殉情往事，就傳遍了三輪町。

從此，阿豐深居簡出，不過一個月，總要去參拜三次的明神。今天就是她拜神的日子。於是，被那些閑人發現了，使他們有了豐富的談話材料。

只要是年輕漂亮的女人，無論她躲在那兒，都會引人注目的。阿豐來到此地只有兩三天，藥店後面的圍牆就被挖了好幾個小洞。屈指算來，阿豐到此已經過了七十五天了，但有關她的風言風語卻總不會消失。

那個藍玉屋的花少——金藏可說用情專一，當他看到愁緒滿面的阿豐一眼，就顯得六神無主，精神有一點恍惚。

金藏時常藉故到藥店，向源太郎夫婦問安，他並且用盡了心思，想跟阿豐面對面談天。就算是現在，那些人對阿豐評頭論足的說個沒完，他也一直凝視着阿豐走過去的方向。

現在已到了夏季的五月。太陽西斜，地面已不再熾熱了，店裏的伙計又在竹簾裏面洒水，使得涼風陣陣襲懷，就好像春天一般，叫人感覺到舒暢。

「打擾各位，請問……」

一方正在全神貫注的下棋，一方則呆望着巷口。

「請問，植田丹後守先生的邸宅……」

「什麼？植田先生的邸宅？」

聽見這句問話，金藏才看了看站在店前的旅客。在這麼炎熱的天氣之下，他仍舊穿着夾衣，手中拿着一根竹杖。

由於那些閑人都在看女人，以致，沒有人去注意這個旅客。

就算是被問路的金藏也立刻把視線移開去，只用鼻音哼着：

「植田家，由此筆直向左走。」

這個旅客照着指示，筆直地走了過去。此人就是昨夜在長谷的籠堂留宿的機龍之助。

## 三

從長谷到三輪，可以說是向後退了。

如果想回到關東的話，應該登上長谷的「險坡」，如此就可走到宇陀郡的萩原驛站。從這裏可通往伊勢路，一直通到東海道之路，因此，非走上這條路不可。

龍之助之所以向後走到三輪，可能是取消了回到關東的念頭吧！甚至，他連京都也不想回去也未可知。事實上，他四處都去不得了，走投無路之下，他才進入籠堂裏面坐着過了一夜。然而，初次來朝拜的寺院，寧靜之夜，以及清澈的鐘聲，並不能洗盡龍之助百般的煩惱，及磨滅他所做的壞事。以痴迷之心進入寺院的龍之助，仍舊帶着痴迷之心走出了寺院。當他走到了長谷的市街時，聽到了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離此不遠處，有植田丹後守的邸宅。他是一名神職人員，他很喜歡武術，同時也特別照顧旅行者。前此，龍之助在長谷的街尾，曾經請教一個正在切煙草的農夫，此地有沒有武術家？這個好心的農夫就叫他到植田先生那兒看看。

龍之助就是爲了拜訪這位植田丹後守，也就是三輪大明神的神職人員，才忽忽的趕到了這裏。

到達目的地之後，龍之助發現邸宅比他想像中還宏偉。可能是小諸侯吧！這種氣派估計起來，至少也有三千石以上的俸祿。龍之助倒不好意思進去了。

因爲他以自己的穿着爲恥。如果以這副德性走入大門的話，誰會把他當成武術的修行者呢？即使是比較慈祥的人，充其量也不過給一點錢，然後委婉的叫他走路。如果運氣不佳，遇到一般人的話，說不定會被當成浮浪人而被打出來。





龍之助悻悻的走過了植田宅，朝若宮的方向走。但龍之助又同來了，因爲，他已經處於窮途末路了。

「請問……」

龍之助站立在大門處怯生生的說了一句。

「那一位？」

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走了出來，看了看龍之助。由他的體態看來，好像是練過武似的。雖然對龍之助的風采感覺到多少有點古怪，但却絲毫沒有瞧不起人的眼色。

「您們主人在家嗎？在下因某種事，逃出了京都，如今正陷於困境，因仰慕大名，所以……」

「我知道了，請您等一下。」

青年的態度很和藹。龍之助等了幾分鐘，該青年出來了。

「請進，我去叫人端洗脚水來。」

比龍之助所想像中更爲親切，就連鐵石心腸的龍之助也被親切的招待所感動，高興得幾乎流下眼淚。

## 四

植田丹後守並沒有生下一男半女。除了今年已五十多歲的一對老夫婦之外，他們從郡山的親戚那兒要來一個男孩當養子，再有者，就是十多名的男女佣人，過着好像又熱鬧又寂寞的生活。

沒有親生子女的丹後守，非常好客，不管是那一種客人，從來不會拒絕供給食宿。他雖然不一定會跟客人閒談，但却很喜歡聽客人說話。

他傾耳恭聽，客人談論着各地的風土人情，藝術以及民間的技藝，時而會發出會心的微笑。這時，丹後守的臉孔看起來就像聖人一般的高貴。不過，他喜歡聽客人說，他本身則極少開口。

據說，丹後守精通弓馬刀槍的武藝，讀盡中日以及各國的書籍，而且，最近他又對荷蘭語表示出無限的興趣。的確，從幼年起，丹後守就不

曾離開這座邸宅，差不多終日關在書齋裏面。先祖所留下，以及他自己所購置的書籍在客廳及書庫裏堆積成山。一天閱讀五本的話，五十年就可讀畢十萬册，這個數目已經非常的驚人了。

關於武藝方面，實在叫人懷疑，在家裏，先祖時代起就設置有練武場。因而有人說，他自幼就學精了寶藏院之槍、柳生流之大刀等。

事實上，沒有一個人跟丹後守比過武，他也沒有在衆人面前表露過一手，因此，沒有人知道他武術的深淺。

只有一次，不知那一藩的浪人，企圖騎馬進入三輪明神的境內，剛剛從那兒路過的丹後守，猛然抓住了其轡口，把馬兒的頭向後扭轉。馬背上的武士大爲震怒，想擧起馬鞭打丹後守，不知怎麼搞的?他從座騎上倒着滾下地面，馬兒則用後蹄豎立了起來。

對着若無其事地走過去的丹後守，不要說是落馬的武士不敢採取什麼報復的行動，就是其餘跟隨他的人，也只有眼巴巴的看着他離去。街上的人看到了這一幕，沒有一人不表示驚異。

從此之後，對於「大邸宅老先生」的武藝，再也沒有一個人表示懷疑了。

打從第一次看到丹後守這個人，機龍之助就不禁想念起父親（彈正）。他這個人雖然有幾分威嚴，然而，對人却體貼入微，人品實在使人激賞，對於龍之助荒漠似的心境，不時以關懷之露水滋潤。

「這樣太好了，那麼，我就暫時把這個練武場交給你管理。」

丹後守到練武場參觀過了龍之助的比武，對他這樣說。這個練武場從來就沒有所謂的師父，不過，丹後守的邸宅內，除了男女佣人之外，時常有五到十個的食客。多數屬於浪人，也有從各國或附近來習武者。

## 五

丹後守的度量實在太大了，他把不認識的浪人——機龍之助迎進邸宅，深信他的能力，並使他全權管理那個練武場。他這種寬宏大量的作法，使龍之助這個性情乖僻的人，流下了感恩的眼淚。

此後，龍之助再度拿起了竹刀，又變成了教劍術的師父。如今，他的生活變得跟以往在家鄉時一樣。而且，龍之助把丹後守當成父親看待之後，更能够痛心的體會到父母的慈悲之心。雖說生活方面很富裕，但是沒有子嗣的人，總會有那種抹不掉的寂寞感。

龍之助的父親彈正，只有龍之助這個獨子，在纏綿三年的病床中，他突然跟龍之助斷絕了父子關係。這麼一來，他的心中不知有什麼感受呢!

那時，龍之助比較年輕，一直認爲父親太頑固了。到了現在，他才懂得父親用心之良苦，雖然不會向東合掌祈禱，但却時常正襟危坐，祈求上蒼保佑父親健康無恙。

既然有了這樣的心意，龍之助對待丹後守的心境也變得神妙了起來。

本來，龍之助就受過相當不錯的教育，當然他所具有的氣質也挺不錯的，所以丹後守夫婦非常的愛護龍之助，對他噓寒問暖，無微不至。

來到此地後的第二天的黃昏，龍之助在三輪明神那兒散步了一陣子，信步走到藥店源太郎的附近。

那兒有一道竹籬笆，庭院相當大，種植着很多樹木，甚至有淙淙的泉聲傳了過來。庭院裏的燈火通明，客人及女佣人的聲音喧鬧異常。而另一個後庭却隔着一道牆，在羊腸小徑的盡頭，這一年的稻穗正迎着夕風輕搖，本來有青蛙在鳴叫，一聽到脚步聲之後，很快的就停止了。

龍之助走上這條羊腸小徑，發現牆邊有一團漆黑的人影，本來嘛!到了夏日的黃昏，農夫們都要切斷流入田裏的水，或者放下漁具以便捕捉

鰻魚或泥鰍等。因此不值得注意，但是，這個人却從牆上的隙縫一直窺視着庭院，而且他的上半身已經越過了牆，眼看着就要翻牆入內。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他用黑灰色的布巾把臉蒙住。

龍之助靠近他，毫不遲疑的把將伸入的脚一扯，那個蒙面人就掉了下來。

掉下地的蒙面人大罵一聲：

「王八蛋！」

龍之助趨前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他摔入水田裏。

摔入水田裏的蒙面人，並沒有受傷，他略為掙扎了之後，全身上下沾滿了泥巴的站立了起來。大吼一聲：

「你給我記住！」

就逕自溜走了。

一定是小偷。

這件事本來就不足掛齒，當龍之助回到邸宅時，差不多已經把這件事忘了，根本就不曾向人提起。

不過，被摔的人，却一直憤恨在心。

全身泥漿，跑回自己家裏水井邊者為藍玉屋的寶貝兒子金藏。他一面不斷的喘氣，一面罵着說：

「氣死我了！丹後守邸宅的浪人，你給我記住！」

他一邊破口大罵，一邊汲着井水，沖洗滿身的泥巴。

「金藏啊！你在玩水嗎？」

他的父親感覺到奇怪，開口問他，金藏則懶得答覆，衝進飯廳，對女佣人大發雷霆說：

「快一點拿更換的衣服給我。睡衣也行，趕快舖床！快！快！」

女佣人舖好了床，他立刻鑽入棉被中。

這個藍玉屋是相當有名的富有人家。由此看來，他們的寶貝兒子金藏絕對不會翻牆進入別家偷竊。但却被龍之助誤會，被整得好慘。摔入水





田中本來沒有什麼大礙，然而，龍之助用力太重，使金藏受驚不小。

由於渾身筋骨疼痛，憤恨難平，三更半夜，金藏仍舊在床上咬牙怒罵。

「你這個丹後守邸宅的痩浪人，你就牢牢給我記住！」

金藏父親金六以及母親阿民非常溺愛這個兒子。由於心肝寶貝有了小病，兩老整天的在枕邊看守着他，一會兒醫生，一會兒熬藥的忙碌個不停。如今，金藏才好不容易睡着了。他倆夫婦看着寶貝兒子的睡相，好似金藏是三歲小孩似的。

「我說老頭啊，如今，這個孩子竟然自暴自棄起來了。」

「可不是嗎？一定是為了那一檔子事。噯！金藏眞是白用情了，那個藥店的女人，好像是冷血動物呢！」

「正是如此！其實啊，那個跟人私奔，又尋死覓活的賤女人，有誰會去理她呢？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既然金藏喜歡她，那也就罷了。我不止一次央求人去遊說，甚至親自跟她談論過，想不到她竟然擺出了臭架子。就因為如此，金藏才焦急了起來，今天竟病成這個樣子，實在怪不得他。」

「這件事眞難辦。」

這兩個過分溺愛兒子的夫婦，一點也不責備自己兒子荒唐的行徑，說來說去，都是別人不對。

其實，這也眞難為了金藏的爹娘。金藏打從第一眼就愛上了阿豐，由於阿豐對他的追求不理不睬，因此他索性威脅自己的父母說：

「如果你們不給我娶阿豐為妻的話，我就馬上死給你們看！」

他的爹娘被這一句話嚇得魂飛魄散。到底是心肝寶貝的獨子，因而，夫妻倆開始為這件事大傷腦筋。

金藏為了急於想看阿豐，特地悄悄地翻牆，

企圖摸進阿豐的閨房，想不到被路過的龍之助摔得那麼慘。

## 六

一個月阿豐總要去拜三輪的神杉三次。三輪的大明神，只有牌坊、樓門與拜殿，根本就沒有正殿。

從三諸山吹來的晨風很涼爽，那些停在勅使殿及切掛杉上面的鴿子，就開始振舞露濕的羽毛，悠然的飛到陽光很充足的拜殿庭前，參加那些於前庭遊戲的鷄羣。

「早！」

賣豆的阿婆，已經開了店門，向着翩然來臨的阿豐打招呼。

「阿婆您早！」

阿豐也向她打了一個招呼。然後像平常一樣，買些豆子，向鴿羣洒去。

那些不怕人的鴿子，飛到拿着豆盤的阿豐手上，以及肩膀上，好像在跟朋友表示親熱似的。甚至有些鷄，從老遠的地方跑來搶豆子吃，看起來也蠻可愛的。

看了這情景，阿豐的臉上浮現出了好久不曾有過的笑意。

她跪在拜殿前面，對着三輪的御山膜拜。

御山就像春日的三笠山一般，只有一個山巒，樹木蓊鬱，早晨的嵐氣幽幽的上昇，看來倍覺神秘。

那些前來膜拜三輪大明神的年輕女人，在回去之前，總會在樓門右脇的「門杉」許一個願，才踏上歸途。

然而，阿豐却未曾對這個門杉許過願。

她下了樓門的石階，但却不向那邊走過去，只走向二棵杉木（本來有兩棵，其中的一棵在寶永三年，被大風吹斷了）的方向。

一個人安祥的死去，一個人在苟延殘喘，這種命運太像兩棵杉了。因而，在那三輪的七棵神





杉之中，阿豐獨喜歡拜二棵杉木。

只要向這二棵杉木許願，縱然在結成夫婦，而有一方死去的話，他仍然能够獲得冥福——其他的門杉爲結緣之杉，而這兩棵杉爲斷緣之杉。

一方被青春的人兒所愛，另一方則爲寡鰥的人所傾慕。

那棵被吹斷的杉木傷痕仍沒有痊癒。然而，那兒却已萌出新芽。觸景傷情，阿豐的臉，又現出了痛苦的表情。

## 七

在同一天早晨，機龍之助走出植田的邸宅，一面呼吸着爽朗的夏日早晨的清新空氣，一面繞到長者邸宅的方向，不知不覺的走到了兩棵杉的地方。

阿豐聽到脚步聲，原來想迴避，想不到她的視線一接觸到站在杉木右方的龍之助的目光，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再度端詳龍之助。

當她倆差不多快要面面相碰時，阿豐期期艾艾的說：

「您……是……」

好像被什麼東西所壓迫一股，說出了這一句話。

「啊！我們在關東的旅舍見過面。」

龍之助盯着阿豐的臉，一步步的走近。

「是啊，那個時候蒙您相助。」

「我也認爲在什麼地方見過妳，剛才就在一直想着。」

「我一時沒認出來，眞是太沒有禮貌了。」

「那裏，在下才……」

龍之助就像平常一般，以毫不動情的臉孔對着她說：

「不過，我以爲再也看不到妳了。」

「喔……」

「妳那個男伴呢？」

龍之助這種露骨的說法，害得阿豐頓時雙頰

緋紅。由於阿豐以爲自己的隱私被看穿了，所以，顯得很狼狽不堪，臉自然地垂下，說不出話來了，甚至連脚也站不穩了。

「眞是太慚愧了。想不到您什麼都知道了。」

「不！我也不知道什麼，不過，我認爲那個人一定不在這個人世了。」

「我是在苟延殘喘！請您不要再刺激我吧！」

阿豐的眼淚如斷了線的眞珠，一顆顆的掉了下來。

龍之助或許生出了惻隱之心，對阿豐說：

「如果我們有緣的話，就來談談彼此的遭遇吧！現在，妳住在什麼地方呢？」

「住在這裏的一家藥房，也是一家客棧，是我伯父的家。」

「啊！原來妳住在那個藥店……我暫住在植田丹後守的邸宅。」

說罷，龍之助就朝着樓門的方向邁去。

阿豐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意想不到的人，又聽到龍之助那種意想不到的話，使她不覺呆立在那兒發楞。

他眞是多麼冷淡又無禮的人啊！阿豐這麼想着，抬頭一看，龍之助穿着木屐，已經爬上了第二級石階，他連頭也不回，向着祓殿的方向下去。

## 八

原來，他就是旅行中的武士。當阿豐在關東的一家旅舍前遭受到轎夫的欺負時，他從中解了圍，並把那兩個惡劣的轎夫嚇跑了。阿豐認爲只有這麼一面之緣，他爲什麼對她的事知道得那麼詳細呢？這實在令她覺得不可思議。

在關東區接近地藏菩薩的某家旅舍，阿豐跟眞三郎整整哭泣了一夜。

阿豐既然不能回去龜山的娘家，就打算到京





都走一趟。當她跟眞三郎越過了鈴鹿嶺，來到大津旅舍時，他倆痛感到前途已無望，因此，雙雙決定殉情。她倆寫好了遺書，相偕到三井寺附近，縱身投入琵琶湖，却被船夫看見了。

眞三郎遭滅頂，但她却被救活了。到了如今，求死不能，這種近乎苟延殘喘的羞恥生活方式，她實在不願任何人看到。想不到意外的遇見了龍之助，他的說話方式，叫她感到羞恥且覺無地自容。

想着，想着，阿豐呆呆的站在那兒，不斷的用手巾拭淚。

「阿豐小姐，阿豐小姐！」

兩棵杉的背後響起了人聲。

「我在這裏。」

阿豐嚇了一大跳，急忙拭去眼淚。那個人正是藍玉屋的金藏，他不知藏在那兒好久了，終於從杉木後頭走了出來。

「有什麼事嗎？」

「阿豐小姐，我上次給妳的信，妳看了沒有？」

「沒有……」

「妳爲什麼不看？」

金藏的樣子看起來有一點令人害怕，所以阿豐對他說：

「今天，我有事，必須立刻趕回去。」

「妳不要急，等我嘛！」

金藏抓住了阿豐的衣袖。

「那麼，以前的那一封信呢？」

「我不知道。」

「那麼，再以前的那一封呢？」

「請你放開我！」

「這麼說，我寫給妳的信，妳全沒有看？」

「是，請原諒我……」

阿豐摔着衣袖想離去，金藏的臉色突然變得很陰沉，使得阿豐差一點叫出了聲音。

「我是見不得人的婦女，請你不要尋我開心

！」

阿豐愼重的向他賠不是，求金藏放開她，金藏好像變成了一條毒蛇似的，皮笑肉不笑的說：

「阿豐，妳在這裏做什麼?那個武士是植田家的食客。他跟妳在這裏幽會，一定做了不可告人的事吧?」

「天！你別造謠生事！」

「一定錯不了！妳跟浪人做了不可告人之事，沾汚了那些神杉，我要去向大家宣佈！」

金藏故意大聲嚷叫了起來，阿豐拼命的向前奔跑。到了這個地步，金藏不想再去追趕她了。他只是向她喊叫：

「妳給我站住！」

## 九

「阿豐啊！」

伯父把阿豐叫了過來，對她說：

「眞叫人煩心呢！想必妳也知道，又是那個藍玉屋的放蕩子——金藏……」

「我知道。」

被金藏搞得頭疼者，並非只有阿豐一個人，她的伯父伯母也被吵得頭痛萬分。

「這些日子以來，他簡直發瘋了，他已恨我入骨，甚至揚言要放火燒屋。」

「什麼?他要放火！啊！伯父，您爲了我吃盡了苦頭，眞叫我過意不去。」

「阿豐，妳不必躭心。誰不知道，那是呆瓜金藏在故作聳人聽聞之語。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像那種瘋瘋癲癲的人，我們也不敢保證他會做出什麼事來，妳可要處處小心才好，上天無絕人之路，如今，我想出了一個很好的辦法……」

「伯父，您有什麼辦法?」

「那就是：暫時把妳藏到別的地方去，但我不能隨便找一個地方。我想了又想，終於想到了最安全的地方……」

「伯父，我不想再到其他的地方了。像我這





種人，苟延殘喘的活着，眞是一點意思也沒有，您就讓我在這裏靜靜的死去算了吧。這樣，對大家及對我都好。」

阿豐說是要死，絕對不是說說而已，她認爲只要自己一死，再也不會給父母及親戚們添麻煩了，同時，與其像目前一般，不敢見人，不如死去要痛快的多了。阿豐確實已下了這樣的決心，但伯父却尚未看出，對她說：

「阿豐，不要老提死字，妳的大好前途正在眼前呢！在妳以前，不知有多少人經驗過類似的事，同時在年輕的時期，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有過失敗的經驗。看開一點，不久之後，妳會淡忘這件事的，世人也不復記得。等到那個時候，我就會帶妳去龜山，向妳的父母說一些好話，使妳再度恢復正常的身分。妳再忍耐一個時期吧！」

伯父爲了阿豐，考慮得很周到。他沾沾自喜的說：

「我想把妳暫時送到植田先生那兒去避一下。這位植田先生家代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本人也非常的能幹，他的夫人以賢慧聞名。只要到那兒，妳就放下一百個心了。今天早晨，我去拜託植田先生，他倆夫婦都很爽快的答應了。有植田先生庇護，就算是這裏的大戶人家也不敢找麻煩了。那個金藏絕對拿妳沒辦法。」

聽了伯父的一番話，阿豐才想起了在兩棵杉碰到的機龍之助也居住在植田丹後守的邸宅。想着，想着，腦海裏不覺浮現出龍之助的影子。

## 十

今夜，在三輪大明神要舉行，「一夜酒之祭」。

丹後守的邸宅幾乎全部都去參加白天就開始的祭神舞蹈；在晚間，他們將捕捉螢火蟲集中到石階下放出。大部分的人都去看熱鬧了。

留下來看守邸宅者：是機龍之助和長年在此工作名叫久助的佣人。

龍之助走到走廊一端，一面看着久助爲他焚起的驅蚊煙，一面飲着也是久助爲他準備的「三輪酒」。

爲了龍之助隨時都可以入睡，久助把蚊帳吊好，連被褥也拿出來了。在燈籠發出朦朧的光輝之下，龍之助獨自舉杯痛飲。

傳說，「三輪酒」是人皇以前的名酒。據考古學者研究：「三輪」是盛酒的容器，在太古時代，三輪的神靈喜愛杯中物，所以，把釀造此酒的秘方傳授給當地的人。

另有一種說法：「三輪」是「水曲」。由於初瀨川的水在此地迂迴，因此，就把這座山命名爲三輪山。這就變成了神社的名字，也變成了祭神的酒器之名。

龍之助很喜歡這種酒，因爲，把它含在口裏，它就會有如珠玉一般的溶解開來，他很欣賞這種感受，因此，一杯一杯的接連下去。

「是誰在洗澡呢?會不會是阿早嬤嬤?」

浴室響出了濺水聲。在走廊的盡頭，那兒有一間浴室和倉庫相連，那是婦女們使用的浴室。在這種時候，年輕的女人都該去看熱鬧了，一定是老女佣人阿早嬤嬤，一面在打盹，一面在浸浴。

「嗯!鼓聲響了，那是神樂的大鼓，在孩提時代，聽了那種鼓聲，往往興奮得一顆心都要跳出來。」

笛子與大鼓的聲音，陣陣傳到前面的竹林，雖然隔得相當遠，但好像用手就可以抓到似的。龍之助開始低吟了起來，他正想再度舉杯之時，庭院的大樹下有人穿着白底浴衣在那兒晃動了一下。

「是阿早嬤嬤嗎?」

龍之助提高嗓子問，對方立刻答覆說：

「不是嬤嬤，是我!」

「啊!妳是阿豐小姐。」

「是。」





阿豐暫時來此避開金藏的糾纏。龍之助早就知道這件事。在阿豐來臨之時，他倆都知道對方也居住於這個邸宅，到今天已經過了五天，由於顧慮到別人的猜疑，因此，既不見面，也不敢交談。

「妳也沒有出去，來，來這裏坐一下吧!」

龍之助用自己手中的扇子，指着走廊的一端。

「謝謝您，我穿著這種不成禮的衣裳。」

剛才，在浴室裏面洗澡的人，正是阿豐。洗好了澡之後，她稍微化粧了一下，但由於穿着寬鬆的浴衣，她感覺到不好意思，遲遲不敢坐下。只一味用手揮着扇子，把臉孔朝向驅蚊煙。

機龍之助看着她的側臉，不約地勾起了過去愛情方面的創傷。然而，他却很快的，又把臉孔對着燈座之光。

「您也沒出去，前一天眞是……」

「我們好像還有談不完的話。如果妳沒有事的話……啊!妳可以坐在那一邊。」

「謝謝，我自從來到這兒之後，還沒有向您請安過呢，因爲人言可畏……」

阿豐好像有很多話要向龍之助說，但不知如何開始似的，又好像有一點難爲情的樣子。

「其實……我也……」

龍之助好像說不出口。說了這麼一句，就看着阿豐的側臉，沉默了一陣子。

「我沒兄沒弟的，跟妳在一起，好像就看到了死去的妻子一般……看了妳之後，我就有這種奇怪的念頭。如此說，未免顯得太沒有教養了。我們的邂逅眞是令人不可思議，但是，我總認爲：這不是毫無意義的。」

「可能是我們有緣吧!對了!那時，你不是說過要去關東嗎?你眞的去了嗎?」

「嗯，我的遭遇也相當不幸……不過，最近，我感覺到，自己好像有意在此長住。因爲植田先生對我很慈祥，就好像父親似的，我也一直把

他當成父親敬慕着。不過，有一天，我還是非走不可。」

「那是當然，因爲在您的故鄉，一定有妻子兒女在翹首等您囘去。」

「不！我已經沒有妻子了，以前有過，現在沒有了，兒子倒有一個，還有老父在。」

那種清徹的鼓聲，好像要沁入龍之助的內心，所以他拿着扇子的手，竟然感覺到有一點痛麻。

不知怎麼搞的，世界上，就有一種女人死命的愛着龍之助——被愛的那一方却沒有覺察到，愛他的那一方也不知應如何表現才好，在這種情形之下，使她感覺到再也離不開他了。

「以前有妻子，現在沒有，兒子有一個，還有老父在。（龍之助尙不知其父已去世）」

龍之助重複一遍之後，低着頭。阿豐看在眼裏，眞是替他難過。想不到這個人也跟自己一樣，也是世上的情海孤舟。

「啊，那太可憐了，您一定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吧？」

「是啊。」

「正是這樣。如果有母親的話，您就用不着那麼煩心了，不過，只有一個小孩的話……」

「不妨，即使沒有了父母，孩子仍能够長大的。我是不會太替他耽心。不過，當我走在路上，看到了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時，難免會想起他……」

龍之助寂寞的笑笑。

「這也難怪您會操心，令郞幾歲了？」

「算起來有四歲了。」

「孩子的媽媽，在九泉之下一定仍在惦念他。是不是病死的？」

「不是生病，是死於我的任性。」

「死於你的任性？」

阿豐聽着龍之助不怎麼耐煩的囘答，好像正在飛得很疲倦的鳥兒，不知在那兒歇脚比較好？





因而，連一句業已來到喉嚨的話也只好呑囘去了。

「就算是聽了我這些牢騷，也沒有什麼用處。」

龍之助手中持着紙扇，一直凝視紙扇上面的墨畫。

往日，在島原的房間裏，阿松被拉到龍之助的面前時，她曾經看到龍之助的身邊好像湧出了一朶一朶的雲，使她害怕得待不下去。

如今，以夏夜爲背景，好像有幽靈要來似的。蒼白而深沉的龍之助臉孔看在阿豐的眼裏，她總覺得這個人的身旁，好像有什麼東西存在。

天氣驟然地變蒸熱了起來。可能是剛才喝下去的三輪酒在此時引起了醉意，龍之助抬頭一瞧，在蒼白的臉孔上，只有眼睛邊緣，浮泛着粉紅色。

「阿豐，妳不喝一點酒嗎？三輪酒很好喝哩！」

「不行！我絕對不能喝酒，如果要我斟酒的話……」

阿豐也感到奇怪，因爲連自己的話也變調了。

由於空氣變蒸熱，大鼓的聲音也變得好像在攪動泥土了。龍之助及阿豐都感覺到好像有一股力量在壓迫他們。

龍之助雖然勸阿豐喝酒，但他本身却不曾拿起酒杯。

阿豐也把膝蓋朝向這邊，他倆因被蒸熱的空氣所壓迫，因此，一直保持着緘默，而驅蚊的煙，看起來好像是迷了方向似的，亂舞一通。

「阿豐，不久之後，妳就要囘伊勢去吧？」

「到時，不知會發生什麼事？」

「噯！世上就有一些人不知如何的安排自己。」

龍之助稍微綻開了笑容。

「在我有生之年，我是不想囘家鄉去的。因

爲，我實在沒有理由回去！」

「說得也是。」

「伯父說，遲早他要帶我回去，可是我已決心不回去了。」

「那麼，妳要永遠留在此地？」

「不是。」

「那麼，妳要到那兒？」

「到時，還活着的話，我想到江戶去生活。」

「到江戶？」

「江戶有我的叔母，我要跟她一塊生活。」

「嗯，在江戶落脚，這也是一種辦法。」

「到時，你不也要到關東嗎？」

阿豐說到此地，感覺到有點不好意思，但她却鼓起勇氣繼續說：

「我突然提出這種要求，您一定會罵我厚臉皮，不過，當您要到關東，……而又沒有什麼不方便的話……」

「…………」

「我……希望您帶我一起走。」

「妳要跟我走？」

龍之助冷漠的態度，使阿豐稍感失望。不過，他並沒有拒絕，停了一會才說：

「好吧！隨妳。」

龍之助說了這句話，休息了一下，又說：

「妳要去江戶的話，無論是妳的伯父，植田先生，以及妳的娘家，恐怕都不會答應。」

「那我被送回故鄉的話，一定活不成。」

「嗯！」

龍之助把扇子放了下來，交叉着一雙手。往日，他曾經暗笑阿豐作賤自己的生命，但這一次，他好像很認眞的在想什麼。

旋卽，他又睜開了眼睛，對阿豐說：

「好吧！如果妳賭着命要這樣做的話……」

這個時候，前面響起了吵雜的脚步聲，一定是那些去看熱鬧的人都回來了。





## 十一

次日清晨，藍玉屋的金藏連早飯都沒有吃，就忽忽的跑出他的家。

「喂！金藏！」

在長者邸宅的前面，一個扛着火繩槍，牽着狗的獵人，大聲叫着金藏。後者好像沒聽見，前者索性走過去，擧手拍他的肩膀。

「你怎麼了？金藏！」

「啊！是總太先生！」

「怎麼啦？無精打采的……」

「我病了嘛！」

「要小心保養啊！」

「就是爲了保養，才到這裏走走，我頭部感覺到怪怪的。」

「那麼，你今天就跟我去高圓山吧！在山上跑步，對身體非常有益處。」

「如果我有那麼大力氣的話，爲什麼會泡在這裏呢！啊！眞是一點意思也沒有。」

「那不好。最近，我會帶一點野猪肉來，到時，我倆就痛飲幾杯，以消消氣吧！」

「好啊！」

「你好好保養吧！」

這個獵人住在岩坂，他一向以捕野兎、鹿、猴子，以及狐狸等獸類爲生。尤其是他最善於把深山裏的野猪趕出來，這件事使他聞名遠近。

總太有妻子，以及三個子女，他非常喜愛打獵，不管妻子及兒女們是否能够溫飽，時常以打獵所得買酒痛飲。他跟金藏是一對酒友，金藏時常請他喝酒，並時常購買他的狐皮、鹿皮。已經走了一百公尺遠的總太，好像想起了什麼，又折回來。

「金藏！」

「什麼事？」

「很對不起……借我兩分錢吧！我趕入高圓山的野猪，明天就可以賣錢了。到時，我會很快

的還你。」

「你又來了。」

「不！這一次我是說眞的，金藏拜託你，我的老婆跟兒女們已經沒有東西吃了。」

「好，我就借給你吧！」

「拜託，你是富家的公子哥兒，要什麼有什麼，不愁沒有金錢，何況，你又是獨生子，將來一切都是你的了，二分錢對你來說，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不過對我們來說，却是幾天的糧錢呢！」

金藏從懷中取出錢包，拿出二分錢給總太。並把錢放在總太厚大的掌心上。

「太謝謝你了。」

總太歡天喜地的走了幾步之後，這一次，換金藏看着總太的背影，然後，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叫了一聲！「總太！」

「什麼事？」

「你不是有槍嗎？」

「當然有，獵人沒有槍怎可以？」

「這種槍，外行人也會使用吧？」

「不過，打起來不會準。」

「要學習多久，打起來才會準？」

從此之後，總太時常來家裏教他射擊獵槍的方法。

金藏練習射擊不久之後，就能够射得相當準確了。今天，他所射出的三顆子彈都中了目標。於是他得意極了，用第四顆子彈去瞄準樹上的烏鴉，想不到這一次他失敗了，烏鴉毫無聲響的飛開了。

「不行！不行！」

總太在一旁笑笑。

「瞄準活的東西太早了。」

「連烏鴉也不行嗎？」

金藏非常的不服氣。

「烏鴉最難打了！如果能够打到烏鴉的話，你就成爲射擊名手了。」





「其實，鳥也沒有什麼好打的。」

「話不是這麼說，你應該多打一些鳥試試。」

「好哇！你在尋我開心！那不是雞嗎？我眞想打打山雞或鴿子哩！」

「好吧！你就打一隻山雞看看，兩、三天之內，我帶你到山上去一趟。」

「如果能够打到山雞就很不錯了，接着，我也要打兎，狐狸，野猪，以及熊……」

「到了那個時候，我的飯碗就會被你搶走了，最近，在曾爾的深山裏，有一個傢伙把人當成猪打呢！我說金藏啊，你千萬不能變成那樣，所以說，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你還是少開槍爲妙。」

「只有世上第一號笨蛋，才會把人當成野猪打。你看我像那種料子嗎？對了！總太，要打一個人，是不是很困難？」

「這就難說了，因爲我打了這麼多年的獵，還沒用槍打過人。」

## 十二

將近深夜的三點鐘，三輪明神的境內，顯得非常的寂靜，來此乘涼的人老早就回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兩棵杉樹」的下面，有一團黑影在蠕動着。

這個人影把他手中的小酒樽放了下來，舉起了鑿子似的東西在敲打着杉樹的根部。他敲打了一陣子之後，就把好像是酒樽的東西放下洞去試試，然後，又再度敲打了起來，杉樹的根部盤曲着，像蛇一般的彎彎曲曲，有的地方形成有如青蛙所棲息的洞穴一般。這個人影就把這種間隙擴大開來，以便放下酒樽。

這個人影由於全心全意在挖洞，因此，對身邊的一切都沒留意。

在這個時候，又有一道黑影從地藏堂那兒，緩慢的走了過來，摸索到杉樹附近。這個緩慢地

走過來的人，是在每夜睡覺之前，必需到明神境內巡視一次的植田丹後守。

丹後守走到了「兩棵杉」的附近，他無意中看到有一個人影在挖杉樹的根部，於是站立在那兒，看着這個人影到底要幹什麼？

丹後守的步伐一向非常的輕盈，差不多一點聲音也沒有。尤其是當他穿着草鞋走路，無論是走的時候或停止下來的時候，都完全沒有聲息，當然，那個在杉樹根部的人影，完全沒有察覺到。

丹後守站立在那兒看了一陣子，然後，靠近人影說：

「你不是金藏嗎？」

「啊！我……是……」

那個人影嚇得魂飛魄散，有如彈簧似的彈了好高。由於他抖得好厲害，根本就沒有力氣逃走。

「你在幹什麼？」

丹後守靠近一步，安祥的問。

「沒……有……沒……有……呀！」

「那是什麼東西？」

丹後守問的東西，就是金藏好幾次想放入杉樹根部的小酒樽。

「這……是……」

「拿出來看看！」

「是……這個……嗎？」

金藏在極度害怕之下，把似酒樽的東西遞給丹後守。丹後守拿在手中瞧瞧，長度大約有一尺左右，差不多可以裝一升五合。原來是塗成黑色，皮製的彈藥夾。

「金藏，這是你的嗎？」

「是……」

「你有槍嗎？」

「不是的，是我向別人借的。」

「借的？那種武器太危險了。拿來，我替你保管。」





「好……吧……」

「你家還有這種東西嗎？」

「沒有了……」

「那就好了。」

丹後守把彈夾拿了起來，不發一語就走了。

附近的居民，遇到丹後守時，只敢說：

「大人，是這樣的……」

「大人，不是那樣……」

除了這兩句之外，他們就不敢說其他的話了。雖然丹後守不曾使用强壓的手段，然而，這些居民却懾於他的威嚴，自然而然的變成木訥了。

完了！被最可怕的人發現秘密了。

平常天不怕地不怕的金藏，如今也戰慄了起來，差一點就支持不住，因而，整個人頹靠在松樹幹上。

金藏從總太那兒，獲得了舊式的彈夾一個。由於這種彈藥絕對不能收藏在家裏，所以，他才想藏到此地，沒料到……。

那時，平民是絕對不能擁有槍械的。這是一項禁令，如果一旦被發現誰藏了槍械，不是斬首，就會遭放逐。有時，不但本人要遭殃，家屬也會受到連累……。

金藏在缺乏判斷力之下，糊里糊塗的把彈藥藏在這裏，如今，他才恍然大悟，這種罪將使他承受不了。

而且，證據都被拿走了。

「啊！我一定會被斬首！今夜，我就會被綁起來，被砍掉首級！」

金藏在極度恐怖之餘，急得團團轉。

記得在不久之前，有一個盜賊在初瀨河邊被斬，金藏在好奇心所驅使，前往觀看。不看還好，一看到被斬下的頭不斷的湧出鮮血之時，金藏差不多要把肚腸都嘔出來了。明天，金藏也難逃這種惡運。完了！到底怎辦才好？

無知的人在犯罪之前，他並不認爲犯罪的結果是很可怕的。待犯過罪之後，猛然感覺到自己

鑄下彌天大罪，才哀慟萬分的呼天喚地。

金藏就由於某種怨恨驅策之下，學習了射擊。如今，方才發覺自己的企圖是多麼的怕人，於是戰慄了起來。

「我到底怎麼辦才好呢！」

像金藏這種人，一旦害怕過度之後，就會開始自暴自棄。

「反正，我是死定了，再也保不住性命了，到了這種地步，我什麼也不管了。把阿豐藏起來的人是那個丹後守，知道我持有槍械的人，也是丹後守那個老傢伙！不如把他們都弄死吧！反正，我也沒命了。」

金藏飛快的奔回家，就在那一夜，他拿了一大包父親的金子，以及他所秘藏的一隻槍，頭也不回的跑掉了，根本就不知道跑到何處去。

到了次日早晨，金六夫婦才發現他們寶貝兒子不見了，附近的人，以及農會的人員都幫助到四處尋找，雖然從早晨尋到了天黑，但依舊沒找到金藏。

丹後守對於金藏埋彈藥的事，始終不提一個字。金藏的逃走，使藥房的源太郎及阿豐等人都不覺鬆了一口氣。像金藏這個人離開此地是越遠越好，如此之下，再也不會煩人了。不過，像金藏這種人，實在很難以保證他不會做出什麼事來。大家似乎安心，又好像仍然很躭心似的。

總之，金藏這個壞東西已經不見了，人們不約鬆了一口氣。

金藏既然已經不在，那就不必叫阿豐躲在植田的邸宅了。

當阿豐再度回到藥房時，她黑暗的內心裏，射進了一道薄弱的光輝。

阿豐回去藥房的那一晚，龍之助倍感到寂寞難當，輾轉反側，無法入睡。

阿豐又對她的伯父說，很想回龜山。在這之





前，阿豐口口聲聲說即使死了也不會想龜山，想不到她今天竟然變了卦。她的伯父先是吃了一驚，接着也表示很高興的樣子說：

「那麼，我就送妳回去，並替妳說一些好話。」

他們忙着準備旅行用具。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機龍之助也一再的向植田丹後守道謝，決定旅行到關東去。

在旅行的前天，藥店的源太郎來向丹後守致謝說：

「在下的姪女勞您照顧，眞是感恩不盡。明天我就要帶她回龜山去了，特地來向您道謝。」

在一陣寒暄之後，植田後守說：

「吉田龍太郎先生也表示，要到關東去。既然旅途相同，我想不妨一塊兒起程吧！」

## 十三

從式上郡越過宇陀郡的地方，一般人都稱它爲西嶺。西嶺之地爲赤瀨一直蔓延到大和富士的草原，在歌謠所歌頌的「小野之榛原」就在此地。

西嶺又稱之爲「墨坂」，「墨坂」的名字曾經在古代史上出現過。所謂「沒有鳥跡的宇陀之御狩場」者，可能是指：從宇陀的松山到榛原、西嶺，以及山邊郡之間吧？

古時的所謂「禁野」，推古王朝採藥草之處，從那兒經過伊勢路到東海道之路，以及越過長瀨通往伊賀之路，到此地就交叉在一起了。

白天裏溽暑難耐。在今天清早就準備馬匹，從三輪出發的藥店源太郎與阿豐，正在欣賞着一路的景色。在他們前面四、五十公尺處，龍之助騎着馬跨過了西嶺。在小野的榛原有很多的狗尾草，並有好多蔽天遮日的松樹及樅樹。

仰頭一看，四方都有重疊的山峯；較遠及較高的山上覆蓋着白雲，附近比較險峻的山路，看起來，好像在對旅行人嘲笑似的。

山嶺上有雲雀在飛舞着，樹叢裏又有黃鶯，以叫人感覺到毛骨悚然的長音鳴叫着。樹木下的草叢有濃重的露水，馬所穿的草鞋都濕透了。

在三輪渡過的一個半月，可說是再也得不到的和平生活了。在龍之助的生涯裏，也唯有在那個時間，才眞正感受到溫暖的人情，植田丹後守夫婦對他的慈愛，可說是龍之助此生最美好的回憶了。

大和國漂散着神奇的空氣，向天聳立的山岳具有開國的氣象，潤地而流動的河川具有太平之音響。

龍之助站立在西嶺上，遙望着三輪之地，輕聲說：

「再見……」

他的眼眶濕潤。回頭一看，阿豐的馬已向前奔去，龍之助看着馬背上的阿豐，猛然有了一種縹緲之感，一陣芳香隨風襲來，令人薰然欲醉。

剛好來到西嶺跟榛原的中間時，迎面來了一個人，他快速朝這邊走來。

由於山路很窄狹，迎面而來的人緊靠路旁的樹邊，讓過源太郎與阿豐的座騎，又閃讓過龍之助的坐騎時，來人從竹笠中瞄了龍之助一眼，突然的站住了。

此時，有兩個獵人躲藏在樹叢裏，正在作瞄準動作。

其中一人爲金藏，另外一人滿臉兇相，一看就知道不是什麼善類。

「金藏，你不要發抖！」

「放心！」

金藏雖說放心，但他的全身顫抖得更厲害，牙齒在「卡卡」的響個不停。

「膽子放大一點，那兒有人來了，把他射死吧！」

兇相的人，從樹叢中看着遠遠的道路。那兒正好有一個旅行的人，從小野的榛原向東走去。





「那一個？」

「瞄準他試試。」

「好！」

金藏重新拿好槍，但由於緊張過度，把槍掉在地上，待他重新拿起，要向旅行者瞄準時……

「哇！好快啊！這個人走起路來像飛似的！」

的確，旅行者脚步快得嚇人。再擧槍時，原只有幾寸大的人體，待金藏瞄準好，那個人已站在他的面前了。

「怕死人了！他好像在飛似的，他一定是天狗！不然，一定是妖魔鬼怪！」

這兩個人被嚇呆了時，那個旅行者已通過了他們的面前，消失於樹叢那邊了。

「嚇死人了，竟然有人走得那麼快！」

滿臉兇相的人，苦笑了起來。

他倆沉默了一陣子之後，又從樹叢中看着剛才那個旅行者走過去的方向。

「啊！又有人來了！」

「來了！來了！」

金藏說罷，渾身也跟着顫抖了起來。那個滿臉兇相的人，滿不在乎的說：

「金藏放大膽一點。前面有一個老頭，後面有一個標緻的姑娘。怎麼看不到武士保護呢？這就怪了……不管他，你把前面的老頭「砰！」的來一下，其餘的，讓我來。」

這兩個人想瞄準的對象正是路過此地的藥店源太郎以及阿豐。

機龍之助到底在幹什麼呢？還沒有看到他的影子。對了！剛才走過的那個步伐極快的旅行者，會不會跟龍之助發生了什麼不快呢？

完全不執拗的人，及執拗很深的人，都是很難於有好結果的。

金藏的執拗，想不到已經到了這種地步。看他顫抖着身體瞄準，可能會令人感覺到滑稽，然而，看他蒼白着一張臉想發射的傻勁，實在也叫

人感覺到害怕。

「沉着一點……瞄準馬的腹部，和射擊馬肚子與人的大腿一樣……還不行，必需等他們再靠近一些才行。」

滿臉兇相的獵人，不斷的在一旁指導金藏射擊。此人的人格，跟最初教金藏射擊的總太具有天壤之別。總太雖然酷好杯中物，往往喝得酩酊大醉，但爲人尙稱厚道。

這個滿臉兇相的人，一向住在金別所，表面爲獵人，事實上却幹着搶刼的勾當。綽號叫「鍛冶倉」。

金藏被情勢所迫，投入鍛冶倉的麾下，爲非作歹。

「阿豐，天氣非常宜人，不冷也不熱，今夜，我們就到內牧過夜吧！老天保佑，在我們趕到內牧以前，千萬別下驟雨。啊！吉田先生怎麼不見了，他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啦？」

藥店的源太郎回頭看了看後面，小聲說。

「咦？吉田先生怎麼一下就不見了呢？」

阿豐也開始躭心起來。

「馬兒的草鞋可能破損了吧？馬兒，你累了吧？你可以慢慢的走。」

源太郎使馬兒緩慢的走以後，又打開了話匣子說：

「植田先生時常誇獎說，吉田先生的武藝非常的出衆呢！」

「正是這樣，雖然有很多劍客豪俠到植田家跟他比武，但却沒有一個人是他的對手。這附近的人都這麼說哩！」

「美中不足的是：他很少開口說話，不知怎麼搞的，他好像太過嚴肅，叫人感到有一點害怕，看起來，有點跟人格格不入。」

「那可能是：他家裏有孩子，妻子又不幸去世了，不如意的事太多，使他煩惱不已，所以變成了目前這個樣子……」

「或許，眞的是這樣吧！不過話又說回來了





，一路上有他做伴，我們就可以安心了。然而，那個混蛋的金藏……想不到世上有那種執拗的小子，像他這種人，一定會淪落爲强盜，以及拉皮條之類的壞胚。想起來，實在也怪可憐的。」

阿豐沒有說什麼，只是回頭張望了一下，但是沒有看見龍之助。

「噓！還不行……」

躲在樹叢裏一直在瞄準的金藏，這時，滿面通紅，差一點就扣下了扳機。那個「鍛冶倉」在一旁看到，慌忙的加以阻止，因爲距離尙遠。

在這一天的早晨，三輪名人的植田丹後守，胸中好似擱置着一塊石塊似的，始終忐忑不安，似有不祥的預兆。

丹後守這個人實在很妙，時常在事情還未發生之前，就會被他一五一十的說中。

「你家裏昨夜生下一個嬰兒是不是？」

有一天，植田丹後守站在一戶人家的門，突然對這家主人說。後者不覺睜大了眼睛。

「植田先生，您怎麼知道的？我根本就沒有通知任何人啊！」

「是嗎？是一個男孩是不是？」

「是啊，您爲什麼知道得這麼淸楚呢？」

「是我夢見的，恭賀您弄璋之喜。」

植田先生一說完，就忽忽的走了。

又有一次，植田丹後守遇到了一個被高利貸所逼，傾家蕩產，再也生活不下去的男人。後者在街上踽踽獨行，心裏想着，到底是去投水自盡好？還是自縊好？正在胡思亂想之際，植田丹後守已經站在他的面前了：

「木右衞門，你在憂慮什麼？」

「我……」

「瞧！你背後有一個死神跟着呢？」

「啊！是眞的？」

該男子發抖了起來，掉頭看看背後，丹後守

對他笑着說：

「如果你稍微向前走幾步，那兒就有財神爺等着你。」

說罷，丹後守就爲這個男人還了債，並且把他背後的死神也趕走了。

像諸如此類的事，對丹後守來說，並不稀奇，甚至下雨、刮風，以及發生火災之前，他就能够預先說出。

丹後守在送走了龍之助等一行人之後，心中就一直不安，於是，他把正在閱讀的書本收下，順手卜了一個卦。

卜完了卦，丹後守叫着下人。

「內山先生！內山先生！」

「來了！」

那是以前曾經在大門處迎接龍之助的青年。

「實在很對不起，想煩你跟高江先生跑一趟，到附近走一趟。」

「好！不過要到那兒呢？」

「請你們從初瀨鎭趕到西嶺。你們就騎馬去吧！」

「領命！請問，您要我們做什麼？」

「剛才我把吉田先生，藥店的源太郎，以及阿豐小姐送走之後，心裏一直感覺到不安。如今，他們可能還沒有抵達西嶺。我希望你們能够送他們一直越過那個原野。」

「好，我立刻去。」

「等一下！」

丹後守把急着要走的青年叫住說：

「你會使用手槍吧？」

「會一點！」

「那麼，就把這個帶着！」

丹後守從櫃子裏面取出了木箱，解開了繫在木箱上面的繩子，取出放在裏面的一把手槍。

在那個時候很少看見手槍，而且，丹後守所取出來的手槍，又是不常見的洋式手槍。

內山看了丹後守拿出這把手槍，眞是被嚇呆





了，面呈驚訝之色，一直凝視着那把手槍。這也難怪內山會感覺到驚訝，因爲那是被稱爲「拉下式」的前裝式手槍，一次能够裝進六發子彈。

當貝魯利抵達日本之時，曾經贈幾把給看管武器的細倉謙左衞門。據說，天文十二年，步槍已傳到日本，但手槍却是在此時才剛剛傳進來。

如今，丹後守所取出者，正是同型的手槍。

丹後守什麼時候有這種手槍呢？實在叫人好生訝異。

丹後守用右手拿着手槍說：

「內山先生，請你把那邊的簾子拉上。」

「是！」

簾子一拉上，一片花團錦簇的庭園就出現於眼前。

「我來射擊一個花盆給你看看。」

丹後守瞄準庭園角落的一個陶製花盆，隨着一陣轟然巨響，花盆被打得粉碎。

「爲了防備萬一，你把它帶着。」

內山雖感驚恐，但他仍接過了丹後守給他的手槍，仔細一瞧，槍膛有六個洞，就好像蓮蓬一般，有六個洞穴。

「其中的一發子彈已被我發射出去，剩下的五發，你可以連續的發射。」

「是！」

內山拿着手槍，仔細的看了兩、三次。

當內山將走時，丹後守又對他說：

「後面有文四郎流的火繩槍，就請高江先生拿着它吧！」

「是！」

丹後守爲什麼那樣愼重其事？僅僅爲了護送兩、三個人就叫內山等人騎着駿馬，並準備新式的武器？

那個走起路來飛快異常的人，避開從西嶺過來的龍之助馬騎，從他的馬旁擦過身之時，無意

中看了龍之助一眼。

龍之助透過竹笠往下瞧。

「啊！」

旅行者不覺叫了起來，本能的停住脚步，龍之助沒有什麼表示，正想騎馬走過去……

「請問您武士大爺……」

旅行者把龍之助叫住了。

「請問有什麼貴幹？」

「請問您是不是武州澤井的機少爺？」

「什麼？澤井的……」

到了這時，龍之助才停馬，看了看這旅行者。他大約有將近五十歲的年紀，外表看起來好像農夫一樣，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似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旅行者一面解開竹笠上面的繩子，一面說：

「如果我弄錯的話就請原諒，您是不是澤井機彈正先生的少爺——龍之助先生？」

龍之助仔細的聽着旅行者的話。然後才回答說：

「是啊，在下就是機龍之助。」

旅行者一聽之後，馬上說：

「我沒有弄錯，那麼，我就放心了。我是青梅的七兵衞。」

「青梅的七兵衞？」

以前在萬年橋上，七兵衞的腰部曾經被龍之助砍了一刀，那個逃走的盜賊就是七兵衞。關於這件事，被砍的七兵衞非常的清楚，但砍人的龍之助却完全不知道。

「你要到那兒？」

「那兒也不去，只是爲了會見您，才來這裏。」

「會我？幹嗎？」

「當然有事情。」

「什麼事？」

「所謂的事情不外是：要你的性命……」

「要我的性命？」





到此，龍之助才冷笑了起來。

「也許，你會感覺到非常的震驚，我就是爲了要你的命，才不辭勞苦的翻山涉水，披星戴月的到處奔走，前後已經好多年了。您還記得嗎？在四年前的御岳山，由於你刀下不留情，宇津木文之丞先生丢掉了性命，那一次的仇恨，有人始終忘不了！」

「忘懷不了我打死文之丞的仇恨……」

「爲了報仇洩恨，文之丞胞弟兵馬先生也在找你。如今，他已經到了這個大和國了。眞幸運，讓我在這裏碰到了您，就請您跟兵馬先生堂堂的比一個高下吧！」

「比一個高下？」

龍之助苦笑了起來說：

「那個兵馬有多大？」

「今年十七歲了。」

「我答應跟他比武，你就叫他磨練自己的劍技吧！」

想以十七歲小兒的一點武藝跟我比武爭高下，未免太幼稚了。龍之助感覺到又好氣又好笑。

「話不能這樣說，時運可以左右勝敗。如果兵馬對自己的武術毫無把握的話，他也絕對不敢向您挑戰。」

七兵衞一面取下他的竹笠，一面說：

「兵馬先生如今在八木的旅舍。此地離八木旅舍只有八里路而已。我不久之後就會到那兒向兵馬先生緊急報告，如果您懂得武士之道的話，請你在此地等我。我很樂意爲你們做一個見證人，到時，你們可以任意選擇八木、櫻井、初瀨的河灘，正正堂堂的比武。」

七兵衞咄咄逼人的要龍之助回答，但龍之助却一點不感興趣的說：

「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說罷，他又要策馬繼續前進。

「您會不會卑鄙得臨陣脫逃呢？」

七兵衞帶着冷笑的口胳說。

「我既不逃走，也不躲避，我現在將到伊勢路，走向東海道。你不妨對宇津木兵馬這麼說。如果他想會我的話，請他也到東海道來一趟，只要他趕得上我，隨時隨地，我都樂意奉陪。」

七兵衞想再說些話時，林木中傳來了轟然的槍聲，接着傳來慘叫聲。

龍之助撇下了七兵衞，忽忽忙忙奔馳過去。

只有藥店的源太郎單獨倒在山路中。

他的坐騎在對面的樹蔭下顫抖着，但却看不到馬夫的影子。

至於阿豐還有馬匹及馬夫都失去了踪影，不知到那兒去了。

龍之助跳下馬，把源太郎抱了起來。

槍彈貫穿了源太郎的大腿，雖然傷勢並不重，但由於過度的驚嚇已昏過去了。

「源太郎先生，源太郎先生！」

龍之助把他搖醒了過來。

」

「嗯，嗯……」

「請您振作一點，傷勢不重。」

「啊！吉田先生，請您快點把阿豐找回來！」

源太郎一清醒，立刻指着叢林的那邊說。

對龍之助來說，這實在是太沒有面子了。爲了預防在途中發生萬一，丹後守一再的叮嚼他小心從事，想不到沒有走出國界就發生了意外，怎能向丹後守交代？所保護的人在眼前被奪走，這還有資格做一個武士？

——到了這個地步，連一向冷漠的龍之助也咬牙切齒起來了。

「源太郎先生，盜賊有幾個人？你有沒有看見什麼？」

「我看得一清二楚，有兩個，他們射中了我之後，抓着阿豐到馬背上，朝向那兒馳騁而去……」

龍之助把源太郎交給馬夫看顧，站起來環顧





四周。原來，龍之助所騎的馬是馱貨用的，根本就派不上追擊敵人的用場。

稍微靠北的原野之中，有一個小小的高塚，塚上聳立着一顆很大的松樹。

小野的榛原長有茂密的狗尾草。龍之助騎馬到高塚上，向四方眺望，然而視界所及，只是茫茫的原野，連接着茂密的叢林。遠方則聳立着巍峩的山峯，根本就看不見半個人影。

「唉！」

龍之助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又再度恢復到平常的冷靜。任憑他如何尋找仍然無濟於事。

只要是熟悉這個地區的人，不管是這片原野的任何地方，都能够逃得進去，縱然是不能逃到山巒的方向，也可以躲藏在山谷深處。

而龍之助根本就不熟悉這個山區，就算拼命的追尋也不會有什麼結果。

在那麼一瞬之間，龍之助就恢復了判斷力，冷靜的分析了當前的形勢。

## 十四

奈良春日神社的前面。

宇津木兵馬到一間茶屋坐了下來，並解開了竹笠上面的繩子。

「是啊，每年的五月就會生下小鹿。眼前的這一隻就是剛剛生下來的。是啊，鹿也跟人類一樣，這隻母鹿每次只生下一隻小鹿。剛生出來，還沒抽完一支香煙的時間，小鹿就會蹣跚的走路了。有很多人說，鹿在踏着紅葉之時最喜歡鳴叫，但母鹿却不會在秋季産子……」

茶店的老闆以鹿爲開頭，再向兵馬介紹春日神社。

「噢！原來客官是來參拜的！那麼，我約略的介紹一下。春日爺原是藤原家的氏神，不過，歸根究底的說，祂原本是鹿島移來之神，當然，也就是武士的守護神了。稱之爲『春日四所大神殿』，第一殿常州鹿島的明神，第二殿爲下總香

取的明神。」

茶店的老闆又接着講有關春日神社的典故。

其實，兵馬最想知道的是：奈良的古蹟，也就是寶藏院流的練槍場的遺跡，是否還存在？假如還在的話，如今又變成了何種模樣？

「嗯……嗯……有關鎌寶藏院的練槍道場，在這個興福寺中仍留有遺跡。您參拜了春日爺，不妨從二月堂的方向走到大佛處，再向前走，就能够看到練武場的遺跡。不過如今，根本再沒有人在那裏練槍了。」

兵馬根據老闆所說，走到大佛像處，果然看到了鎌寶藏院練槍場的遺跡。這個練槍場大約有十二、三個房間的大小，地面上全部鋪着木板，正面有很高的摩利支天式屋頂，參觀的座位分成上下兩段，場中顯得非常寬敞。到了這裏，引導和尚，不厭其煩的向兵馬說明：

「可能施主您也知道，這個寶藏院派槍術的開創者爲本院的覺禪房法印胤榮，原本爲中御門氏，但他却不適合於僧侶的生活，偏好武藝。最初，他拜上泉伊勢守（在日本有劍聖之稱，與宮本武藏齊名，其傳奇性的生涯，將由木社出版的劍聖上泉傳中，一一呈現在讀者的眼前，敬請拭目以待。）爲師學習劍術，後來，又拜大膳太夫盛忠爲師學習槍術。以後，他就自創一派槍術。但他本來就不存着以武藝名聞天下的念頭，只是喜歡玩弄刀槍罷了，是故，當他聽到自己的刀槍術被譽爲第一流時，毫無得意之色。他深深體會出玩弄刀槍並沒有好結果，因此，嚴禁門下習武。爲了做得徹底起見，他把寺內的武器都送給別人。這一來，表面上雖有練武場，本門的槍法已經失傳了。」

「而且，覺禪房認爲自己既然是出家人，不應把武藝傳給後人，但他門下却還是出了很多豪傑。首先有一名叫權律師禪榮者，此人也是該寺的僧人，可說是絕代的豪傑，他繼承了寶藏院之後，仍然勤練刀槍。





另外，俗家弟子中村市右衞門尚政，也是寶藏院覺禪房的直傳人。如今，天下該派的槍法，有很多處是源自中村的槍法。」

當引導的和尚似乎很熟悉這些來歷，因此一口氣的就把典故講完。兵馬聽他說完了，開口問他說：

「那麼，這附近有沒有人能够耍寶藏院派的槍法！」

「這個嘛……」

這位和尚稍微想了想說：

「如今，伊賀的名張有一個叫下石的人，據說此人繼承了寶藏院派的正傳。不過，我可不知道細節。另外，在這個附近，有一個獲得妙術的奇人……」

和尚轉向南方說道：

「三輪大明神的社家植田丹後守。據說，他也能够要得一手寶藏院派的好槍法，但沒有人眞正目睹他表演過。」

「您說什麼？是三輪大明神社家——植田丹後守嗎？」

「正是植田丹後守。他很有學識，如果閣下要練武的話，不妨去拜訪他。」

## 十五

宇津木兵馬去拜訪植田丹後守之時，植田家人不知在忙些什麼？但是丹後守仍沒有拒絕兵馬的拜訪，把他引導到客廳，與他談了一些有關武術的話。

「閣下那麼年輕，想不到武藝這麼精通，你研究那一派的劍術？」

「小時，學了一點甲源一刀流。幾年以前才開始鑽研了直心陰的刀法。總之，在下是未熟練的學劍者，如今還在修行劍術中。」

「什麼？你學了甲源一刀流？」

「跟着兄長學習，接受了他的指導，以後，又到了江戶，進入了直心陰之門。」

「直心陰是出名的流派。那麼，教導你的師父是那一位？——」

「是島田虎之助先生，住在下谷的御徒町。」

「是島田虎之助——」

丹後守好像在想些什麼。

「島田虎之助先生，以前是不是在豐前中津的藩中？」

「是的。」

「他的外號叫見山嗎？」

「對！」

「我認識他。」

「那太使人感覺到意外了，您什麼時候認識家師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差不多有二十年了。那時，他在敝人的練武場待過了一段時日。」

「這一定是不尋常的因緣所促成的。」

「迄今，敝人所拜見過的劍術中，江戶以男谷下總守，筑後柳川的大石進，以及島田虎之助三個人最爲出色，可稱之爲劍術中的上乘者。不過到了這些年，我相信江戶有更出色的劍術家出現，由於十多年未去過江戶，因此我前面所說的話，乃是根據十多年前的情形說的。至於今日的情形，我可不敢濫加批評，然而，像島田虎之助那種精於劍道的人，即使十年或二十年，也不會有幾個出現的。你能够拜他爲師，我實在替你高興。」

聽到有關師父的良好評語，兵馬有如聽到自己的佳評一般的欣喜。

在這之前無論到何處，皆可聽到有關島田虎之助劍術的佳評，但從丹後守的口中聽來更覺得難能可貴。恰有如最初從機彈正處獲得介紹島田虎之助一般，心中興起無限的希望與喜悅。

這個人的修養也跟傳說中的武藝一般非常高超，兵馬慶幸自己又遇到了高人，因此，非常用心聽他的話。





「島田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人。只要你跟他談話，他就會一直用心的聽你說。不過，只是聽對方說而已，他自己則始終不說一句。」

丹後守好像在說自己的故事一般。丹後守這個人很少如此興致沖沖的談話。

在已往那一段日子裏，島田有一個綽號：『槍彈』。那是因爲他只有去而無回。也就是說，他只聽對方談話，從來就不說一句。

目前也是這樣，因此有人說，島田是叫人摸不着底的人。也有人說，他只懂得劍術，頭腦却是空無一物

正因如此，當他來我這兒時，總是喜歡獨自坐着一直到三更半夜，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就算有修行者到來，他也從來不跟人比武。如果硬要求他跟別人比武的話，他就會凝視對方的面孔一陣子，開懷的微笑了起來，說不必比武，勝敗一目就可了然。僅此而已。爲此，對方拿他毫無辦法。

「始終沒有跟人比武過。但只有一次跟我耍過槍。」

「是啊！大家都說您是槍術的高手，因此，在下才特地登府請教。」

「什麼槍術高手？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丹後守一下子就否認掉了，然而，兵馬却不願坐失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說：

「寶藏院派的槍術，據說已傳給了三輪大明神的社家丹後守殿下。」

「沒有這回事。當今，寶藏院的槍術由伊賀名張的下石：這個人獲得了正傳，假如有一天你到那兒的話，不妨去請教一下。」

丹後守爲了不使兵馬再談及槍術，巧妙的避開了話題，兵馬顯得有一點失望。

「你剛才不是說過甲源一刀流嗎？不久前，我們這裏也來了一個人，他好像也來自甲源一刀流。」

「也出自甲源一刀流？」

兵馬如此問道，心裏泛出了一陣疑雲。在關西方面固然有人學過甲源一刀流，但是却極少聽到。

因此，兵馬的腦海裏立刻想到……「請問那個人長得如何？您能够稍微形容一下嗎？」

「他的架式極少看到，手擧着竹刀，用刀尖對準對方的眼睛，就此不動……」

「他會不會是？」

兵馬在興奮之餘，不自覺的把膝蓋向前挪動。

「請問，他有多大年紀？」

「差不多三十三，四歲吧！」

「臉色蒼白，眼睛長長的，帶着銀白色的光芒……」

「正是如此……」

丹後守沒有考慮的隨便回答。兵馬的眼睛好像要着火了。

## 十六

「啊！那眞是太遺憾了！如果你早三天光臨的話……」

丹後守聽了有關機龍之助的瑣事，以及他爲了要向機龍之助報仇之事，的確爲兵馬的遲來感到遺憾。他終於把實情告訴兵馬說：

「我很躭心，龍之助會走到宇陀山南邊，迷入吉野山裏面。目前，我已經派人去搜索，但一迷入了那座山裏，就不容易找到了。」

兵馬曾經一度獲得了希望，但旋卽又告失望，不知道何去何從，最後他才下了最大的決心，打算自己進入吉野郡的山中，四面八方的尋找，一直找到龍之助的去處爲止。

兵馬一旦如此決定，便不想待在此地了，連原先最關心的寶藏院之槍，他也沒有什麼興趣了。

「謝謝您給我的好線索，眞是感激不盡。現





在，我立刻要去追踪仇敵，要趕到吉野山去。」

「你既然這樣說，我也就不留你了。不過，兵馬先生，依我看來，這個機龍之助並不好對付；在今日這個時代裏，能够像他那樣善於使刀劍者，恐怕沒有幾個人了。你必需格外謹愼才好。」

「謝謝您的提醒，這件事我老早就覺悟到了，他那熟練的甲源一刀流劍法，差不多沒有一個人能够跟他比擬。」

「你雖然是島田虎之助的高徒，但你仍舊太年輕。」

「是的。」

「尤其是他的刀尖眞叫人難以對付。因爲，他總是用刀尖對準對方的眼睛，人却完全不動，等待着對方露出頭顱之時，他就可以輕易的斬到對方。這種流派的劍法，我已經看過他表演好多次了。」

「他最善於那種劍法，關東的劍客稱之爲『無聲架式』，機龍之助最善於使用這種劍法。」

「你說得對。兵馬先生，容許我說一句不客氣的話，當龍之助擺出了那種『無聲架式』時，你要如何對付他？你的辦法是……」

「我是談不上什麼辦法不辦法。只是，我會全神貫注於自己的那一把刀，把自己的魂魄溶化在劍身上，打算刺進他的骨髓。」

丹後守很激賞兵馬的這一句話，他嘉許兵馬說：

「沒有這種精神是辦不到的。你既然有了這種決定，一定能够替令兄報仇了。如今，爲了能給你仇敵致命的打擊起見，不妨來參觀一下我家的練武場。」

「太謝謝您了。」

丹後守帶着兵馬進入邸內的練武場。在這之前，他一直避開有關刀槍方面的話題，想不到，這一次，他却自動的穿起了全副武裝，取出練武用的槍。他的耍槍手法很精采，可能，他順便教

會了兵馬寶藏院派系的槍法秘術也說不定。

## 十七

當藥店的源太郎在榛原的山道上中槍跌下馬背，機龍之助在聽到槍聲的同時，立卽趕了過去。至於七兵衞呢？他爲了趕快向兵馬報告龍之助的行踪，雖然聽到了槍聲，但仍奮一心一意的趕路。

七兵衞趕到西嶺，正好碰到兩個騎着駿馬的年輕武士。

這兩個年輕武士也聽到了槍聲，他倆不約面面相覷，又想起了丹後守所說的話，因而對七兵衞大喝一聲：

「等一等！」

因爲，七兵衞的脚步不穩定，神色也顯得慌張。

所以，在擦身而過時，叫內山的那一名年輕武士，厲聲的叫七兵衞留步。

「唷？你在叫我？」

「你剛才從那邊來，那一聲槍響是怎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獵人在打山鷄吧？」

其實，七兵衞是什麼也不知道。他認爲一旦被誤會，解釋起來可要費勁了，因此，隨隨便便的應付一下，準備溜之大吉，然而，內山誤認七兵衞是疑問人物，是故又以命令的語氣說：

「等一等！」

「不能等啊，我有急事呢！」

「叫你等一等，聽見沒有？」

七兵衞走起路來異常的快。內山誤以爲七兵衞做賊心虛，欲溜之大吉，立刻取出丹後守交給他的手槍，朝七兵衞的背後放了一槍，打算嚇唬他。這一顆槍彈擦過了七兵衞的右頰，「唰」地飛了過去。

「你要幹什麼？」





這麼一來，連七兵衞也感到驚慌了。不管七兵衞走起路來有多快，但絕不是槍彈的對手。他在站住了脚步，向後回顧的當兒，一溜煙就消失於叢林裏面了。

馬背上的兩個年輕武士蠻以爲：七兵衞被槍彈嚇着了之後，再也不敢逃了，想不到他却以無比敏捷的動作竄入林中，一下子就無影無踪了。

「渾蛋！他一定是惡棍！」

內山又接連的射擊了兩、三次，再從馬背下來往叢林裏看個究竟，但是七兵衞早就杳如黃鶴了。

## 十八

此處是「針別所」的深山。山谷間的洞穴舖着杉皮，前面的溪流，偶爾有山鹿來喝水。密林中有一間非常靜謐的山中小舍。

當然啦，在七兵衞所站立的地方，根本就看不到洞穴及溪流的踪影。而且，不走到洞穴那兒，根本就看不出有山路，只能看到一片蓊鬱的樹林而已。

在這個山舍之內，竟然響起了人談話的聲音，不管用多大的嗓子談話，山頂的人也無法聽到。就算談話的聲音能够到達山頂，那兒也不會有人在偸聽。

「金藏，你做得極好！」

那個滿臉兇相的「鍛冶倉」，坐在一張熊皮上面，一面抽着煙，一面對金藏說。

「老大，我眞做得不錯嗎？」

金藏還有一點慌張的樣子。

「我們只好暫時委曲在這兒了。」

「鍛冶倉」在附近的山中築了不少這一類的茅舍。茅舍裏面隨時各放着十天份的糧食。

「老大，在這種情形下，我更應該早一刻帶阿豐回到家鄉去。」

「你不要說傻話了！現在你帶阿豐回家的話，就好像把頸子放進圈套裏一樣，將後悔莫及。你忍耐七天吧！如此才可以平安的逃脫。」

「七天太長了。」

「什麼？七天還算長？有些人還想到山中來享受安靜的日子呢！你只要稍住幾天，就會愛上這種生活了。」

這個「鍛冶倉老舖」的笑法叫人聽了不由然的感到可怕，乍聽之下，好像老鴞在對床頭金盡的客嫪嫖笑似的，金藏聽了不寒而慄。

「老大，阿豐是我的老婆，是不是？」

「嗯……」

「鍛冶倉」用鼻音笑一笑。

金藏的臉色改變了。

「老大，我立刻要帶阿豐逃離這個國度。現在就立刻走。」

金藏在看到了「鍛冶倉」的笑容之後，頓時產生恐怖之感，再也不顧把阿豐放在這裏了。

「什麼？金藏，你在說什麼？」

這種聲音好像來自冥府，又好像要吃人似的。

「老大，你不妨藏匿在這裏，我則要帶阿豐走了，我要拼命逃走。」

「喂！金藏，在做一件事以前，必需愼重的考慮之後才行。」

「老大，你說什麼？」

「你這個渾球，你就看我要怎麼做吧！」

鍛冶倉被問到要做什麼時，立刻放開嗓子叫。

「喂！阿豐！阿豐！」

鍛冶倉的背後，從剛才起就有一個女人伏着哭泣，鍛冶倉就把這個女人的衣帶拉了下來。

被馬背上的武士用手槍射了一槍的七兵衞，縱身竄入叢林，很快的往北方逃。

接連山邊郡的附近完全沒有人家，即使到了





初瀨的山內也看不到人影。

沒有人影對七兵衞來說，並不會使他感覺到不方便。走山路對七兵衞來說，也不算是苦事。不管山林，只要不斷的横闖，向北方走過去，就可以走到奈良的街道，再向南部直走，就可抵達八木了。

七兵衞折下樹枝，一面揮下蜘蛛網，一面朝北急走。想不到越走越進入深山。

這麼一來，七兵衞只好站在靠近「針別所」的山頂，從樹木的蔭暗處看太陽來辨別方向。

雖然他並沒感覺到恐怖與疲勞，而且，一直走在叢林的樹蔭之間，完全沒到晒到太陽，但由於是炎夏，免不了流汗，所以，喉嚨特別的乾燥。

「眞想喝一點水。」

七兵衞不曾聽到流水聲音。也沒有聽到瀑布的響聲，但山與山之間的凹谷，總會有一點水。像山林間衆多樹葉所滴下的水，在凹地形成一小灘，使得路過的山鹿及山猪有水喝，不致於渴死。諸如這類的水，只要到谷底，總是會找到一些的。

七兵衞試着爬下沒有路的一座山。

「啊！看樣子，好像有人走過這裏。」

七兵衞一面看着樹枒，一面這樣想。

七兵衞走下山時，在這個谷底，剛好發生了上述的事。

鍛冶倉欲把阿豐的衣帶解開，金藏立刻忘記了恐怖，向他大嚷說：

「老大，你打算怎樣？」

聽金藏這麼一說，鍛冶倉立刻擺出兇殘的態度。

他放下了阿豐，很快的揀起地上的一條麻繩，想把金藏綁起來。

「老大，你要幹什麼！」

金藏如今也變成一個惡棍了。雖然他被鍛冶倉從上面壓着，但仍想奮力的掙扎開來。

「渾蛋！」

鍛冶倉用嘴咬着麻繩，想把金藏綁起來，金藏一直在掙扎，一面在不斷的罵人：

「喂！你這是什麼意思，怎麼可以隨便的綁人！」

「渾蛋！你放乖一點！」

金藏翻身一躍而起，手摸到鍛冶倉腰部的小刀。用力一拉，刀子就被金藏握在手裏。

「噯唷！」

不知被刺到什麼地方？鍛冶倉手裏拿着麻繩，後退了兩、三尺，他用手按着腰部，疼得深皺着眉。鮮血滴在熊皮上面。

「混蛋！你竟然用刀刺我！」

「刺你又怎麼樣？」

鍛冶倉雖然受了傷，最後還是把麻繩套住了金藏的頸子。

「啊！我快喘不過氣來了！」

鍛冶倉把麻繩一拉，金藏就痛苦的喊叫了起來。

「啊！好痛苦！阿豐……阿豐！」

金藏的眼睛一白一黑，由於痛苦難當，他一直呼叫着阿豐的名字，並舉起染了血的小刀，朝鍛冶倉的臉上刺。

鍛冶倉的腰部早就被刺了一刀。雖然他套在金藏頸部的麻繩並沒有放下來，但也無法避開金藏手中的刀鋒，左上額又被劃了一刀。流出的血湧入眼睛。

「你這個狗養的！又劃了我一刀！」

「啊！好難受！阿豐！」

金藏越表現出痛苦的樣子，鍛冶倉越是把繩子勒得緊。

「啊！疼死我了！」

由於上額流出的鮮血流入眼睛，鍛冶倉慌張了起來，但他始終不放開套在金藏頸部的繩子，緊抓着麻繩滾到茅屋外面。金藏被麻繩勒着頸子，一直叫：





「啊！眞難受哇！」

看樣子，他快要窒息了。他趁着未斷氣之前，鼓起勇氣，向鍛冶倉的肩部猛刺一刀。

「唷！狗養的，又刺了我一刀！」

鍛冶倉滾到了外面，倒於谷水傍的岩角，但很快的就爬起來，摸索着走到了金藏的身邊。

「狗養的，你好大的膽子！我太過於疏忽才吃了虧……你竟然殺了我好多刀，不給你一點厲害瞧瞧，你以爲我好欺負呢！」

說罷，鍛冶倉把麻繩又勒緊了。當他靠近金藏時，胸部又挨了深深的一刀。

「哇！痛死了！」

這一次，好像是最疼。

「啊！好痛……苦……。」

金藏也顯出極端痛苦的樣子。說過了這兩句話之後，這兩個惡棍也就力盡而死了。

看了這一場的繩刀之戰，阿豐老早就昏倒了，繼而，兩個惡棍也氣絕了。茅屋裏面再度歸於寂靜，此時，七兵衛走下來喝水。看起來，七兵衛好像專程來料理這些人的善後似的。

## 十九

伊賀上野鑰匙店那一條街，乃是荒木又右衛門（日本名劍客，柳生門下。）表現出他的本領，打擊敵人復仇的名地。

在接近鑰匙店有一家叫吉田屋的旅舍。在這一間旅舍裏，機龍之助斜倚在柱子上。

隔着一道紙門，傳來了說話的聲音。

「我認爲那是田中新兵衛幹的。」

「田中不是那種男人吧？」

田中新兵衛就是龍之助將到京都，走到大津時，在逢坂山下的草原，突然從背後叫住龍之助，要求跟他結伴同行的薩州浪人。

「不是田中的話，誰會做這種事？我有充分的證據。」

「不對！不對！田中絕對不會做這種事。他絕不致於丟了刀，慌忙逃走。」

「然而，這種刀，只有田中那個人才有。」

「唉！這件事我實在弄不清楚。由於田中不聲不響的切了腹，因此，叫人無從瞭解。」

「就是由於他不聲不響的切腹，所以人家所犯的罪行都推到他身上。」

「話也不能這樣說，也許，在那個期間……我也知道得很清楚，那個田中的確已殺了數不清的人，殺人可說是他的家常便飯。近些日子以來，由於沒有事情做，他顯得很無聊，老是到處在問着，有沒有人要殺人……他就是這種人。」

「就算他是這樣的人，也可能是對方的地位很高，他被對方的威勢所懾，所以才……」

「沒有那回事，如果是懼怕侍從或少將的話，他根本就不敢暗殺人。」

「無論是衙門方面的人，薩州方面的人都認爲是新兵衛所幹的。」

「我還是不相信，那絕不是新兵衛幹的。」

只聽到這些，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有人說殺人者爲田中新兵衛，也有人說不是田中新兵衛。殺了人之後把刀丟棄，他本人則一聲不響的切腹自殺，被殺者是有相當地位的人，這幾句話，就可以判斷佩帶主水正正清那一把長刀的新兵衛，使用那一把刀殺了某人。

總之，田中新兵衛這個男人，很喜歡惹事，但以切腹做爲收尾，未免太可惜了。

龍之助正想再多聽一些有關田中新兵衛的事時，階下響起了很多人的脚步聲。

「啊！太晚了，我們要告辭了。」

「各位請慢走。」

接着，響起了刀鞘的聲音，衣襬擦地的聲音。仔細地聽，那是好多人在一塊的雜音，其中有九州腔調，亦有土佐腔調。這些人都不是本地人而是來自各地的浪人。





田中新兵衛到底殺了什麼人呢？事情是這樣的。

在這稍前的五月二十一日，京都朔平門外，猿十字路口處，有一個叫姉小路少將公知的年輕公卿被殺了。

那一天的黃昏，姉小路少將帶着吉村右京及金輪勇兩個侍者，在提燈者的引導下，走出了邸宅，來到猿十字路口。

就在這個時候，從邸宅蓄水的堤邊，不聲不響的閃出三個男人。他們的手中皆拿着兇器，臉孔及身體都用黑布裹得緊緊的。

「混賬東西！」

吉村右京是血氣旺盛的年輕人，因此，他徒手準備迎擊這些刺客，因爲持着主人大刀的金輪勇已逃之夭夭了。

刺客之中有一個屬於彪形大漢，他手中握着長刀，要其他的兩個人去對付吉村，他則擧刀向姉小路少將砍去。

「狗養的！」

姉小路少將用手中所持的折扇招架，根本招架不住。橫鬢立刻被砍一刀，血流滿面。第二刀則橫着向他的胸膛砍來，但豪勇的少將仍不表屈服。

「好大膽的刺客！」

少將抓住了兇徒的手，把大刀奪了下來。由於少將來勢洶洶，嚇得刺客們再也不敢奪回大刀，連刀鞘也不要了，如喪家之犬般逃走。

那兩個跟吉村拼命的刺客也逃走了。

姉小路少將身雖負重傷，却以奪下的長刀爲拐杖，由吉村攙扶着，走回邸宅。一進入大門，喊了一聲：

「我眞後悔！」

立刻倒地斷氣了。死時只有二十八歲（有人說是三十歲）。

這個叫姉小路的人，雖然體質孱弱，但雄才大略在十九歲時卽謀刺了朝廷的一位公卿（由他

草擬行刺計畫）。

東久世伯曾說：

「我們這些人當中，姉小路最具氣魄，他可以跟岩倉比美。不過，他比岩倉更具有膽識及威嚴。他倆的氣質及政見不同，因此一直勢如水火。想不到他竟然遭到暗殺，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

當時，有不少人暗中說：「三條公是白豆，姉小路卽是黑豆。」

「像這樣的人，爲什麼被殺呢？到底是誰殺了姉小路？現場留下來的一把刀可說是最好的證明。」

這把刀的刀柄處有鐵鏈子，上面有「田中新兵衞」刀主的姓名。刀身依照薩州古法打造，連掉在地上的刀鞘也是薩州製造的。

「田中新兵衞……」

至於薩州的田中新兵衞是何許人？毫無疑問，一定是當時砍殺姉小路的人。新兵衞想殺人想瘋了，據說，連島田左近也是新兵衞所砍殺的。而且，當時有名的志士，常常聚會。就在四、五天以前，他們集結於姉小路少將的家裏，一致同意應該逮捕田中新兵衞。

那時，田中正在薩州邸內安然的睡覺。衙門的人把他叫醒時，他却說：

「我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

田中新兵衞猛然的搖搖頭。

「你說不知道，那未免太卑鄙了！」

衙役開始責難他。

「什麼叫卑鄙？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新兵衞言詞尖銳地反駁。

「那把刀就是最好的證據，你不要強辯。」

衙役毫不放鬆。新兵衞勃然大怒說：

「我田中新兵衞在殺了人之後，會把刀拋掉而溜之大吉嗎？」

因爲田中新兵衞不承認，衙役只好叫人把那一把刀拿來。





「新兵衞，你認得這把刀嗎？」

「讓我看看。」

新兵衞把刀拿起來一瞧，果然是自己的佩刀。

「是不是你的刀？」

新兵衞一直的凝視那把刀。

「不錯，這是我的佩刀！」

衙役滿臉現出得意之色。

當衙役們等待着新兵衞的承認之時，說時遲，那時快，隨着「呀！」的一聲，新兵衞已把刀揷進了自己的側腹。

那些在場的衙役們都嚇了一大跳，他們來不及阻擋，新兵衞已經自裁死亡了。

對於這件突如其來的事，大家都不知所措。

新兵衞雖然已經承認刀是他的，但却沒有承認他殺了姉小路。就是因爲如此，大家都一直感覺到疑問重重。

龍之助的隔壁那些浪人們也不斷爭論，殺人者絕對不是新兵衞。因爲有人說，在案發的前一天，新兵衞曾經到三本木附近的飲食店喝酒，他的大刀暗中被人更換了。武士的佩刀被更換，可說是一件奇恥大辱，田中新兵衞在平時是最樂觀不過的，那一天他也垂頭喪氣起來。

總之，一直到目前爲止，還弄不清楚到底是誰殺了姉小路。

龍之助的隔壁房間內，人越來越多了，以致，有關田中新兵衞的談話，暫時停止了。

「女佣人，請把紙門拿下來。」

那些人集結在龍之助的鄰房，本來是十個榻榻米的一個房間，用紙門隔成兩間。龍之助則是住在隔鄰六個榻榻米大的房間。命令把紙門拿下來的人，很可能是浪人們的首領。

「不過，隔房有客人。」

「什麼，隔房有客人？是什麼客人？」

「也是武士。」

「嗯，也是武士，有幾個人?」

「只有一位。」

「一位嗎?那就拜託他幫幫忙，請他到別的房間去。」

「是!」

「我們把這三間包租了下來，請隔壁的客人幫幫忙。」

「我去跟他說說看。」

女佣人說罷，很快的退下，浪人便說：

「好熱唷!」

「天氣的確太熱了一點。」

「去洗澡吧!」

「現在，酒井跟那須在洗。」

「那麽，就吃冰吧!」

於是，有一陣咬冰的聲音傳了過來。

「我打聽之後才知道，這裏叫鑰匙店的十字路口，乃是荒木又右衛門大展神威，砍殺衆多仇敵的地方。」

「嗯，我們已經知道了。」

「眞有趣，所謂荒木的第三十六次砍殺者，時常在閑談之間聽到，實在是大快人心。的確，這是空前絕後的壯擧。」

「山陽作了一首這樣的詩，我吟詠給你們聽吧!」

「洗耳恭聽。」

有一個善於吟詩的人，想趁興吟詠詩歌，大家就靜靜地聽着：

伊賀城頭西閭門，
有一個復仇的痕跡，血跡隱隱可見，
仇人，騎馬魚貫過，
挺刀一呼，奪其魂，
姊夫慷慨赴義，
脊令的原野寒如冰，但恨已獲雪，
隔水渡過西邊，那兒就是禱原，
當時投宿的旅館今仍在，
吾居此，挑燈思憶往昔，





唉!往事不堪回首……。

詩吟完之後，室內暫時無聲，鄰室的龍之助以爲浪人們要下逐客令了，但却一點也沒有動靜。

這時，龍之助發現有人悄悄的把紙門拉了一條縫，然後，又很快的關上，以激昂的口脗說：

「鄰室的那個男人還在呢!」

說話的聲音雖然很低，但龍之助仍然聽得見。

「還在嗎?那個女佣人不知在幹什麽?」

於是，那些浪人又拍手叫人。

「請問，客官有事嗎?」

女佣人在百忙中趕了過來。

「唉!我不是對妳說過了嗎?叫鄰室的人搬到別的地方去。」

「是，因爲我太忙了，所以……」

「現在，妳快一點去吧!」

「好，我現在就過去。」

龍之助以爲女佣人會很快的過來，但她却沒有來，又去忙着做別的事去了。一直到龍之助想脫下外衣，那個女佣人才過來說：

「客官，您要不要洗澡?」

「我現在還不想洗!」

「客官，隔壁很混亂，也太吵雜了，您可能會忍受不了吧?雖然狹窄了一點，但那邊有一個四個半榻榻米的房間，您要不要搬過去?」

「這裏很不錯。」

既然龍之助說這個房間不錯，那麽，女佣人也就沒有話說了。但隔了一回之後，她又不死心的說：

「好是好，不過，隔壁的客人吵到三更半夜的話，那您可能會感覺到吃不消了。」

「不會的，我倒喜歡熱鬧呢!」

這，實在是非常冷淡的回答。

「那麽……就隨您的意思吧!」

反正，龍之助這個人是說不動的，女佣人也

只好悻悻然離去。

不久，紙門又打開了兩寸左右，一張赭黑色面孔上的兩個大眼睛死盯着龍之助，這個男子留着纜髮。他看見龍之助還穩穩當當的躺在那兒之後，又關上了紙門說：

「他還在呢！」

「什麼，他還在？」

浪人們又拍手叫人。

「請問客官有什麼事？」

畏畏縮縮地走進來者，並不是以前的女佣人，而是店裏的伙計。

「你是什麼人？」

「我是店裏的伙計。」

「我們老早就叫你們把鄰室的客人打發走，已經講了好多遍了！為什麼老不理人？」

「因為我們太忙了，所以……」

伙計現出非常畏縮的樣子，立刻就走到了龍之助的地方。

「請客官開開門！」

「有什麼事嗎？」

「隔壁太混雜了，實在對不起您。客官啊！我們已經勸過您好幾次了，隔壁的那個房子實在太吵雜了，恐怕您會受不住，所以，煩您搬到另外的一間去吧！」

「不必了，這裏很好，我本來就喜歡熱鬧。」

「是真的嗎？」

伙計說罷，把手放在頭頂上面。

「客官，您雖然不在乎，但是隔室那些人看起來很粗暴呢！如果有了什麼差錯的話……」

「你不必就心到這個問題。」

「如果，一旦發生了問題，不但您會惹上麻煩，就是我們也會對您感覺到過意不去。所以說，最好請您搬到另外的一間去。」

「只要我沉默着不吭氣，他們是不會惹事的。請你們儘管放心。」





「話雖然這樣說……」

「我不在乎，就行了。」

伙計已經疲於應付了。就在這個時候，紙門被打開了。

「打擾了！」

一個結着高髻，手提着長刀的魁梧武士出現在龍之助面前。

「伙計，你去吧！」

提長刀的武士坐在龍之助面前說：

「幸會！」

「有什麼貴幹？」

「您知道，我們的人是太多了，因此，打從剛才起，就不斷煩旅舍的人，請您把房間讓給我們，您就到別間委曲一下，想不到您竟不理不睬。」

「如果只有這個理由的話，我還是會拒絕的。」

「什麼？您要拒絕？」

提長刀的武士把眼角吊了起來說：

「女佣人以及伙計，你可以不理睬，不過，我這個武士的要求你可不能不聽！請你看着辦吧！」

龍之助依然固我，看着伙計說：

「伙計先生，把這個瘋子帶出去！」

提長刀的武士大為惱怒，大聲的咆哮說：

「什麼叫瘋子……這一句話我聽不進去！」

「好了好了……大家就少說一句吧！我說，客官啊，他們畢竟是人多勢衆，而您只有一個人，我看，還是您搬到別間算了……」

伙計再試着勸龍之助搬開。

「你一定是間諜，一定是幕府的走狗！」

提長刀的武士咄咄逼人的走向龍之助。

「幹掉！把他幹掉吧！」

從剛才被打開的紙門那邊跳出了七、八個人。其實，他們早就擺起了一副不耐煩的面孔，擁在提長刀的武士背後，如今，他們再也受不了龍

之助的驕矜，一齊跳了出來。

在這個亂世裏，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會碰到這種血氣方剛的漢子。其實，龍之助已經見怪不怪了。因爲在這以前，他就碰到過不知愛惜生命的新撰組，並不止一次鑽過了各國浪士之間的白刄。

龍之助用白眼凝視着那些浪人，左手按着植田丹後守臨別送給他的月山刀。

自從拿了這把刀之後，龍之助還未殺過人。如果把他惹惱了的話……。

在提長刀者一喝之下，浪人們虛張威勢一番。想不到龍之助却沒有任何的反應，他的態度仍然非常的鎭定，蒼白的臉孔上面絲毫沒有憤怒或害怕之色，實在太叫他們大感意外，也叫他們感覺到怒不可遏。

「難道，你一點也不愛惜生命嗎？」

提長刀的浪人拔出了他的刀。

「我是不愛惜生命了。」

龍之助拿起了月山刀，就在這個時候，他萌起了要砍人的念頭。

「你們不能這樣啊，絕對不能……坐下來好好的說，啊！您也冷靜一些，您也不要太衝動了。您們這樣鬧下去，不但會增加我的麻煩，也會嚇壞其他的客人。大家務必保持冷靜，絕對不能拔刀！」

伙計雖然不停的在調停，但由於力量卑微，根本就發揮不了效果。

「各位，我們在旅舍裏鬧也不是辦法，如此一來，老闆的確是會吃虧的。離此不遠的地方，不是有一個叫鑰匙店的十字路口嗎？我們不妨到那個地方比劃一下。據說，荒木又右衛門就在那兒露過一手呢！我們不妨到那兒，轟轟烈烈的比劃一下，以便永久地留下美名。」

那個佩長刀的武士環顧了一下衆人，捲起衣袖說：

「那太好了！我們可以把這個幕府的間諜斬





了，留下美名。喂！幕府的間諜趕快到外面去！我帶你去看荒木第三十六斬的名勝！」

這些浪人正考慮把龍之助拖到鑰匙店的十字路口斬掉。他們實在想得太天眞，而且也太陰險了，可是龍之助也沒有拒絕他們無理的要求。

這時，有一個短小精悍而左眼瞎掉的人，一直斜靠在鄰室的牆柱上，靜靜地看着事情的發展。一直到此時，他才開口說：

「你們不要做太無聊的事情……」

這個短小精幹左眼瞎掉的浪人，老是凝視着膝蓋上面的一幅地圖，對那一場的騷動完全無動於衷，有如跟他完全沒有關係似的。接着又說：

「你們這一夥人也未免太無禮了！」

「那個傢伙才無禮呢！」

「老大，他一定是間諜，要不然就是幕府的走狗。」

「不管他是什麼人物，總之，比你們强多了！」

「那個人，既然惹了我們，那就乾脆把他拖到鑰匙店的十字路口砍了！」

「你們再不識相的話，小心被砍掉！」

「他敢？他到底有什麼能耐？」

「嗯……依我看來，他比你們要强多了。」

「老大，絕對沒有這種事！您怎麼會說出這種話呢？」

「對方的確强多了，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如果你們不識相强逼他到鑰匙店的十字路口的話，不到一瞬間，你們就會被斬盡殺絕！」

「老大，您今天怎麼如此說話？老在滅自己的威風，長他人志氣？」

「總之，你們給我退下！你們是一羣不懂禮貌的人！」

短小精悍左眼瞎了的浪人，如此跟其他的浪人一問一答。「滅自己威風，長他人志氣」，龍之助聽着對方沉着不亂的說出這句話，感覺到這個人實在很妙，認爲他可能不是池中之物。經過

了老大這一場訓戒，本來不可一世的浪人們，氣勢也大受挫折了。

「明天，我們就到大和去，在荻原過夜，然後，到宇陀的松山，或者到初瀨比較好……」

左眼瞎掉的浪人，又打開了地圖說：

「從荻原到松山有兩里一町的距離，從松山到上市有四里十二町的距離，如果再繞到初瀨的話，從榛原到三輪有一里十七町之路，然後，再循着櫻井，八木之地到南方。」

這個短小精悍的人一直從各地算着里數。浪人們則在含煙吐霧。

「好吧！你們都到這裏來吧！瞧瞧這幅地圖，那須氏你一定很熟悉這一條道路，你認為走那一條路比較好？」

「我認為要到十津川的話……」

最先向龍之助挑釁，也就是手握長刀的那個浪人，走到了放地圖的榻榻米邊：

「從初瀨到八木之路雖然可以走，但最近……」

「直接從松山進入是否比較近一些？」

「是！」

他們看到了這張地圖之後，也就把剛才要吵架的事給忘記了。

這個左眼瞎了的人是十津川天誅組的首領松本奎堂。

## 二十

阿豐看着欄干下面來來往往的人，幾乎把自己給忘了。在那個時候，她看到十名左右的武士成隊走過藥店前面。

「啊！那個人分明是……」

雖然那些武士都戴着一頂竹笠，但阿豐仍認得出其中的一個人就是龍之助。

阿豐慌忙的奔下樓梯，却沒有看見隊中的任何一位武士進入藥店。店前，只有一個女佣人提着空桶茫然的站立。





「阿光小姐，剛才有沒有客人進來？」

「沒有啊。」

「那麼，是不是有十個武士走過這裏？」

「有！」

「妳知道……他們朝那兒走？」

「他們循着牌坊走向南方去。」

「原來是這樣，會不會是我認錯了呢？」

說罷，阿豐一直走到了植田丹後守的宅邸前面。

邸宅仍像往常般的平靜。男佣久助在洒水。

「久助先生您好！」

「妳好。」

「請問，剛才是不是有客人來過了？」

「沒有。只是剛才有一個使者從郡山來。中午之前也有三個練武者來，不過，他們很快的就回去了。」

「喔！原來是這樣。剛才有十個武士走過那兒，我以為他們是府上的貴客呢！」

「沒有，妳說的那十個武士從這兒走過，但是老早就不見了。」

「原來是這樣……」

阿豐感覺到非常的失望。

由於上游下了一場暴雨，初瀨川的水位增高了。原本在河原當中的地藏堂被搬到隔一段距離的木板橋與竹叢之間，但眼看着這裏也要浸水了。

阿豐站立在木板橋上面，眺望着對方，她看來看去，只能夠看到櫻井街市明亮的燈火，以及黑壓壓的多武峰而已，除了這些之外，什麼也看不見。

淡月已經高昇到三輪山，然而，河灘還是很黑暗。涼風陣陣吹來，水波徐徐蕩漾。螢火蟲飛舞於岸邊的草叢裏，看起來好像很寂寞的樣子。

「啊！怎麼走到了這個地方了？」

阿豐追慕着她心中的幻影，蹣跚地行走於夢

裏的小徑，竟然被引到了這種寂靜而人跡罕至的地方。一夢醒來，就連阿豐也搞不淸楚，她何以會來到了這種地方。

走到了這裏，阿豐已經感覺到十分的疲倦，再也不想前進，但也懶得走回去了。

她感到萬念俱灰之餘，在地藏堂傍坐了下來。萬般無聊地，心不在焉的望着河灘的夜景。此時此地，她百感交集，思潮起伏不停。

「阿豐小姐……」

地藏堂後面突然的走出了一條人影，使得阿豐嚇了一大跳。

「阿豐小姐，我是金藏，妳不要害怕。」

「啊！你……是……金……藏……」

陰魂不散——到底找上來了……想不到金藏的鬼魂竟然找到了自己。雖然對方說不用害怕，但她能夠不驚慌嗎？阿豐全身起了雞皮疙瘩，汗毛直立，身體在打顫。

「阿豐小姐，妳不用驚恐，我是金藏啊，金藏已經活過來了。」

從竹叢裏現身的金藏，背着一個行囊，打扮成一個雜貨商的樣子。

「阿豐小姐，我不是叫妳不用害怕嗎？妳怎麼在發抖呢？我不是鬼，我是活生生的人啊，因爲我一直忘不了妳，所以又還陽了。」

啊！金藏一定是又活過來了。因爲眼前的這個人看起來一點也沒有鬼的飄忽之感，而是百分之百像活的金藏。

「金藏先生，你果然死裏逃生了？」

時到如今，阿豐想逃走也不可能，因此，只好這麼說了。

「是啊！我得以大難不死。想起那個時候，在針別所的深山嘗到了鍛冶倉的苦頭，雖然頸部被麻繩勒住，但由於我太思念妳了，得以不死還陽。」

「我用小刀把鍛冶倉砍死了，也曾經一度被麻繩勒窒息，想不到我又活過來。眞的，有一個





好心腸的人解開勒在我頸部的麻繩，我才得以死裏逃生。那時我高興萬分，趕快走到了茅屋裏面一看，誰知妳已經不見了……」

金藏蹲了下來，一五一十的把那時的情形說給阿豐聽。

「我定睛一瞧，鍛冶倉已經死在一旁了。眞是太感激妳了，因爲妳在逃跑之前，竟然替我解開了頸部的麻繩，我實在是太高興了。」

「那是，因爲……」

「就算只是那樣，我也非常感激妳的救助，眞的，我實在太高興了。那時，我雖然渾身沒有力氣，但仍勉强支撐着爬出了山谷，總太叫我藏在他家，經過了兩晝夜之後，我的身體已經完全的恢復過來。就這樣，我打扮成賣雜貨的模樣……我不知道到那兒去才好，到了黃昏時我不知不覺的走到這裏，想不到竟然又看到了妳。蒼天不負苦心人，我畢竟又找到了妳。」

「是這樣……」

「我也知道了妳是被一個旅行者救回來的，他甚至把妳送回到了源太郎的藥店。妳也在藥房養好了身子……這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得很淸楚呢！我曾經想動粗，想衝進妳伯父的藥店搶妳過來，所幸，在我動手之前，在這裏再見到妳。

在那些日子裏，我一直想見妳一面而不可得，我一直想對妳吐露我傾慕之情，但妳始終足不出戶。今天傍晚，妳竟然慌慌張張的下了樓，走到了丹後守的邸宅。我認爲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開始尾隨着妳，終於來到了這裏。」

眞是一個用情專一的男人，阿豐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

「金藏先生，你的心令人太感動了，不過，請你寬恕我。」

「阿豐，妳放心，我不會在這個地方動粗，我只是求妳聽聽我的心聲。」

「金藏先生，你不要折磨我好吧！讓我回去

！」

「除非妳聽我把話說完，否則我是不會讓妳同去的。我也絕對不許妳動彈……。阿豐，妳知道嗎？爲了妳，我眞的吃盡了苦頭。」

金藏的聲音帶着哀求的成分。本來金藏並不是生來就是惡棍，只是被父母寵壞的放蕩子罷了。一旦他眞心的在說某一件事時，他就自然流露出幾分孩子的天眞。

「不僅是我，就是我的父母也爲妳受盡了折磨。在那個時候，妳如果嫁給我的話，我也就不會去殺人了。阿豐小姐，妳說是不是？」

「……」

「換句話說，如今我已經是待罪之身了，一旦被衙門的人逮捕，就只有死路一條。那個用槍打傷妳伯父的人就是我，殺死鍛冶倉的人也是我。其實，我根本無意犯罪，只是被妳迷住才身不由己的做了。如果妳不曾來三輪這個地方的話，我也不致於變成罪犯……」

「眞是太對不起你了。我不來此地的話，可能就不會發生這些事……」

「阿豐，妳終於這樣說了。妳能够對我說一聲對不起，已經太使我高興了……」

不知怎麼搞的？金藏好像摀着面，用手拭淚的樣子。阿豐頓時感覺到金藏的可憐，因此，柔情萬分的對他說：

「金藏先生，我的確不應該到三輪這個地方來，如今，我既然已經來了，你就寛恕我吧！爲了減少你的痛苦，你不妨忘了我，到遙遠的地方去謀生。我並非這個世界裏唯一的女人，你不要把我估得太高，這個世界裏，比我好比我漂亮的女人比比皆是。而且，你還很年輕，俗語不是說，男子漢何患無妻嗎？你快一點逃走吧！免得衙門的人把你捉到。」

「阿豐，我非常感激妳……」

金藏又再度哭了起來。

「我本來是想再也不要依戀妳了，經妳這麼





一說，我更是放不下妳！」

「那麼，我應該怎辦才好？」

「阿豐，要叫我忘記妳，那不如叫我死掉比較好。」

「你不應該說這種話。」

「如果妳不聽我的話，我就自殺，不是自己尋死，就是被衙門的人捉去砍頭。總之不管如何，我只有死路一條。」

「那麼，你就快點逃走吧！如果缺少金錢的話，我會傾盡所有給你。」

「錢我多着呢！從家裏逃出來的時候，我帶了很多的錢，如今還放在這個箱子裏面呢！如果想要逃走的話，路費根本不成問題。」

「既然這樣，那麼，金藏先生你就遠遠的逃到江戶去吧！如果我們有緣，仍能够相見，其實，我最近也打算到江戶去呢！」

「什麼？阿豐，妳也準備到江戶？那太好了，我們就一塊兒逃亡吧！」

金藏把他沾滿了眼淚的面孔抬了起來，似乎很滿足的樣子。

看了金藏的臉色，阿豐不覺暗地裏喊了一聲不妙，因爲，她猛然察覺到自己的話說過了頭。

「金藏先生，我固然打算到江戶去，可是並不是立刻就要動身！現在還在考慮中，而你則非趕快離開此地到江戶不可。」

「妳再怎麼說也不行！妳要我獨自一個人到江戶，我絕對不幹。」

「金藏先生，事到如今，你還說這種孩子話？你非快逃不可。只要你走到景色宜人的東海邊，再看看繁華熱鬧的江戶，你就是想念我，恐怕也沒有多餘的時間了。」

「不行就是不行！不管江戶多麼熱鬧，阿豐可只有一個人啊！」

「唉！我到底要怎辦才好？」

到了這種地步，阿豐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她實在是疲於應付了。

「阿豐！請聽我說，我是這樣想的。我的父母爲了我的事，已經無法在這裏住下去了。這件事諒必妳也知道吧？」

「這個，我很淸楚。」

「我的父母已經到了紀州的深山，那兒也就是我母親的故鄉，有一個叫龍神的溫泉，他倆如今就在那個地方開一家溫泉旅舍。」

「原來是這樣。」

「他們把這裏的財產都賣掉了，隱居到紀州，到那兒經營溫泉旅舍。阿豐，妳有沒有意思跟我到那兒去？」

「你是說到紀州？」

「是啊。過去，我雖然用槍打傷了妳的伯父，但我却不是在惡意之下射他的，一切都是爲了愛妳才那樣做啊。萬幸，妳伯父的傷已經完全痊癒了。那個鍛冶倉死了活該！如果他還活着，不知要害多少人。

我如今已是待罪之身，必須早日越過國境。妳跟我到紀州的龍神之後，我們也可以經營溫泉旅舍，我身任老闆，妳呢？痛痛快快的做一個老闆娘，夫唱婦隨，那該是多麼愜意的生活。阿豐，妳有沒有意思跟我到紀州去……」

金藏說着，說着，把頭低垂了下來，差一點就要向阿豐下跪。

「金藏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你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不過……」

「嗯……阿豐，妳還是不願意跟我走，是不是？無論如何，妳都不會答應我，是不是？」

「金藏先生，我瞭解你的心意……不過……」

「光瞭解是不够的！阿豐，妳不依我的話，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金藏先生，你不要自暴自棄啊，你忍耐一些時候吧！說不定，不久之後……」

「不久之後……，我可能會被衙門的人逮到呢！到時，都完了！現在妳就跟我一塊逃命去吧！」





「你這麼說，叫我怎麼辦呢？」

「妳既然這樣的冷酷，阿豐，那麼，我只好自絕了。我要自我毀滅，但不是一個人赴死，我絕不會一人去死，阿豐！」

「唉！你叫我怎麼辦呢？」

「只要妳跟我同心同力，我就可以免除一死。阿豐，請妳放心，只要妳跟我走，保管妳日子過得很愜意。」

「我是不會那樣做的。」

「不會那樣做？」

「因爲我碰巧有事待辦，不能跟你一起逃。」

「眞的不能？不能嗎？那麼，就不要怪我了…」

說罷，金藏從懷中拿出一把匕首。

「阿豐，那麼，我只好殺妳了，然後再自盡，我倆算是殉情而死。」

金藏好像又變成了惡棍。

「金藏先生，那麼，你就殺我吧！」

意外的，阿豐並沒有絲毫的害怕。

「縱然你在此地殺了我，誰也不會認爲我跟你殉情自殺，因爲，我是渾身帶滿了罪惡的人，再也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留念的了。那麼，你就快殺我吧！」

「什麼？妳要死？那麼，我就成全妳……」

金藏拿掉了刀鞘，用左手抓着阿豐的胸口，阿豐自始至終都沒有抵抗。在這種情形下，就連蠻橫的金藏也下不了手。

「阿豐，與其被殺，爲什麼不活着跟我一起逃呢？」

「金藏先生，你不必再說了，你就殺了我吧！」

「我會殺妳的，我當然會成全妳……不過，阿豐，我希望妳再好好的考慮一下。」

「像我這種女人，還是死去比較好。」

「死去比較好？唷！妳爲什麼老是說不動呢！好吧！我就成全妳……，不過，阿豐，我在此地殺死了妳之後，將再度到妳伯父的藥店、植田丹後守的邸宅去放火，最後到三輪的神杉那兒，洒一些火藥，再點上火……。這麼一來，藥店的源太郎，植田丹後守都全燒死。至於我呢？當然也會在火焰中葬身。妳看我的計劃如何？」

「啊！金藏先生，等一下，聽我說啊！」

阿豐竟然抓着金藏的手說：

「金藏先生，你殺我還不够嗎？還洩不了你的恨嗎？你一定要那麼做才肯罷休？」

「當然非幹不可！妳想想看，妳那個藥店的伯父，雖然我的父母一再的要求他把妳嫁給我，但他硬是不答應，冷酷的回絕了我們。那個丹後守更可惡！他竟然把妳藏了起來，不讓我看到。這兩個人是我所最爲憎恨的。所以在我殺了妳之後，一定要找他們算賬。最後，我連三輪的神杉也要放火燒掉，以洩我滿肚子的憎恨。」

「啊！我到底要怎麼辦才好？金藏先生，求求你，千萬不要那樣做。我可以任你處理，要殺要砍悉聽尊便，不過，請你千萬饒過其他的人。」

「那怎麼成？打從先祖時代起，我們就居住在三輪這個地方，如今，我的父母再也不能待下去了，那是誰所造成的呢？所以，我打算把三輪這個地方付之一炬，然後，投身於熊熊烈火之中……。」

「金藏先生，你爲什麼要做那種恐怖的事情呢？」

「我之所以非這樣做不可，那又是誰的責任？」

「你不要說那種不成理由的話！」

「什麼叫做不成理由？如果妳是有夫之婦的話，我那樣做，才叫做不成理由。然而，妳根本就沒有丈夫啊，我要娶妳，難道不成理由？」

「啊……事到如今，我也不知道怎辦才好





。」

「只要妳跟我一塊兒逃走，我什麼都可以依妳。妳叫我做生意，我就做生意，妳叫我到江戶，我就到江戶。我怎會用這種可怕的刀劍來對付妳呢？

一旦妳答應嫁給我，我就會把妳疼愛得像心肝寶貝似的。誰會去幹放火燒藥店及丹後守邸宅的滔天大罪呢！阿豐啊，請妳再三考慮一遍，我是無論如何對妳死不了心的。」

金藏放開了抓着阿豐胸前的手，用那隻手去擦自己的眼淚。他的眼淚好像斷了線的眞珠掉個沒完。

雖然那是一廂情願式的愛情，却是眞心眞意的。想想他的心境，實在值得同情。

「金藏先生，我不知道如何才好？」

「所以我說嘛！妳好好的考慮一下，我也要仔細計劃一下。」

阿豐的眼睛並沒有看錯，機龍之助的確跟松本奎堂的浪人們一起回到大和國來了。

她從藥房的樓上看到，立刻不由自主的開始追踪，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眞實，並非夢境。

然而，龍之助如今又在那兒呢？

其實啊，他也跟那一行浪人們，到了隔岸那邊的櫻井市去投宿了。

這些浪人，乃是日後擁立中山忠光，爲他効力的「天誅組」的濫觴。

所謂「天誅組」也就是「天忠組」，乃是一羣對天皇盡忠的義士之結合。機龍之助則前後幫過「新徵組」與「新撰組」。新徵組及新撰組都是幕府的擁立者，和天忠組正好敵對。

那麼，機龍之助是否被松本奎堂那些人說服，萌起効忠天皇之心？而改變了對德川的盡忠的志向呢？

根本就沒這回事。龍之助之所以幫忙新徵組，並非德川對他有什麼恩情。現在和「天誅組」

的人混在一起，並沒有非打倒幕府不可的義憤，而只是任其自然發展下去罷了。

今日，龍之助之加入「天誅組」，並非表示他開始讚成尊王攘夷的運動。而只是感覺到；調停了那一幕吵架的松本奎堂怪有趣，認為這個人可能不太簡單。

「如何？到吉野那兒玩一趟，有興趣嗎？」

「去走一趟也無妨。」

他們談好了之後，龍之助就加入了那些浪人羣中，再度回到了大和國。

如果我們認為龍之助只是為了這個理由而回到大和國的話，那麼，未免把他想像成為一個太淡泊的男人了。

抵達旅舍，吃過晚飯，洗過澡之後，那些浪人們皆以慷慨悲憤的聲調談論國家大事，唯獨龍之助單獨的出外。

他把竹笠戴得很低，然後，把繩子結好，悄悄的走出櫻井市的旅舍，慢慢的走向初瀨河的河灘。那時，天稍微多雲，月亮因而顯得迷迷朦朦，非常富於詩意，機龍之助渡過了那一個小木橋，不知準備走到那兒去？

龍之助打算到三輪走走，他渡過了初瀨川上面的橋樑，剛剛走到了竹叢裏的地藏堂。天空上掛着迷朦的月，草叢上面沾着露水。螢火蟲追尋晶瑩的露水，人呢？則由內心的情慾牽動着，到處飄蕩。

龍之助現在已經走到了河灘的地藏堂。就在月光照耀到的樹前，他發現了兩個人影。

這是一對男女，兩個都很年輕。

看起來，好像兩個人都在哭泣似的。他們可能是在大白天不便相會的一對，雙雙躲在月影裏面悲哀的啜泣。龍之助認為自己不該去打擾他們，如此才不致於驚動那一對怨偶。他打算另循一條路，橫渡過竹叢。

「金藏先生……」





掩面哭泣的女人突然抬起頭。啊！這個聲音好熟，龍之助不覺停止前進。所幸，那兒有地藏堂遮着，使那一對男女看不到他。

「阿豐！」

一個年輕男人的聲音。這個聲音他也好像聽見過。

「金藏先生，我已經下了決心。」

那個女人說，她已經下了決心，不知她所指的決心是什麼？

是不是由於有這個女人的原故，龍之助才回到了大和國呢？

年輕的男人問道：

「阿豐，妳說決心，是指什麼？」

「金藏先生，我已經看破了。我準備把自己的身子完全無條件的給你……」

「什麼？阿豐，妳說要把身子給我……那是真的嗎？妳答應和我一塊逃嗎？」

由於過度的欣喜，年輕男子把它原本委靡不振的身子彈躍了起來，並把手放置在女人的肩膀上說：

「妳叫我太高興了，妳不會是騙我吧？」

「你也知道，我已經是殘花敗柳之身。我是說的實話。既然我已經答應了你，你就別再憎恨別的人了。」

「妳既然已答應了我……我高興都來不及，那有空閑去恨別人呢？我好高興！我終於如願了，我這一生從來不曾碰到這麼高興之事。我說阿豐啊，我們就立刻逃往紀州吧！就像我剛才告訴妳一般，逃到紀州的龍神那兒。我的父母就在那兒經營溫泉旅舍呢！啊！我好高興。」

龍之助遲來了一步。

如果龍之助一開始就聽他倆談話的話，他就不難明瞭阿豐所以要下決心的理由，以及金藏所以喜不自勝的原因，但他只聽了這麼一點，所以說，不如不聽到的好。

想不到，原來她是輕薄的女人！

龍之助以為阿豐已經把他給忘了，如今，又要把自己的身子委給別的男人，想到此地，龍之助已經說不出任何的話了……想不到堂堂一個男子大丈夫被這個輕薄的女人玩弄於指掌之間。

以殺人並不當成一回事的龍之助的脾氣，極可能在憤怒之下，把這一對男女斬殺，然而，龍之助却沒有去摸刀，也沒有顯出咬牙切齒的模樣。

往日，他在鄰室聽到這個女人和另一個男人談及尋死以及留遺書的事，但他却佯裝不知，並沒有想救他們。如今，他又聽到相同的女人聲稱要把身子委給情敵的男子，但他竟然也放過了他倆，好似根本就沒有碰到過這件事似的，這種心理實在叫人費解。

「阿豐，妳已經死過了一次，我也經歷過了地獄般的逃亡生涯，同時也差一點向閻羅王報到，兩個重新活過來的人竟然能够結合在一塊，這不就是三輪明神的撮合嗎？」

金藏握着阿豐的手。阿豐絲毫沒有反抗，任由他擺佈。

龍之助躲在地藏堂的陰蔽處看得一清二楚，但他却一直站立在那兒不動。





# 龍神

## 一

到了這一年的八月，「天誅組」更形囂張了。

在八月十七日，天誅組的人殺了大和五條的代官鈴木源內。二十八日，更傾全力，以五百多人攻擊該國的高取城。次日，撤退到十津川，令兩千餘人在河灘會合，那時的聲勢顯得很浩大，這些浪人們意氣高昂，攻入京城裏面，企圖打倒幕府。雖然奮勇出戰，但却由於抵擋不住紀州，藤堂，彥根，郡山，以及四藩之大兵，終於潰敗。

侍從中山忠光走避至大阪，松本奎堂，藤本鐵石，吉村寅太郎等勇士不是戰死，就是自殺，只留下了義昭肝膽的美名。

十津川之亂，可說是日本近世勤王史之花，如果要詳細的盡寫出來的話，可以成為一個單獨動人的故事，在此只得省略。總之，那些潰敗之軍，一哄而做鳥獸散。有的走上了伊勢路，有的進入了紀州，或者大阪方面。

經過了鷲家口之激戰，刼後餘生的十一個浪人，飄飄蕩蕩的流浪到風屋村。

「啊，眞想喝水。」

「不喝水不行了，好渴！」

雖然說是村莊，但這兒却是十津川鄉的正中央，也就是深山中的深山。

如果循着十津川沿岸走去的話，水根本就不成問題，但四藩的掃蕩手不斷的尾追，不放過殘黨任何一個人。因此，這些人只能逃亡到深山，不分晝夜地撥開草叢，艱苦的翻山越嶺，當然也就無法喝到水了。

他們日夜行走於接連於大日岳的山嶺，不斷的鑽過樹叢下面行進，當然離水越遠了。

只要看見一顆草莓，十一個人的眼睛就會爲之變色，不難令人想像出那種悽慘的情形。

「我們不妨回到河邊看看。」

他們面面相顧，每張臉孔都顯得慘淡無光。

「我看還是算了吧！槍聲又響起來了。依我看，我們還是橫着走過這片山岳地帶，朝紀州的日高郡走去比較安全。」

「路程有多遠？」

「風屋——小森——平松——三本磯到紀州日高郡的龍神，全部約有十三里。」

「那麼在這個期間內，吃什麼呢？」

「這個……」

一行人啞然無語。

「你們看，那裏竟然有炊煙呢！」

從大家背後用低沉的聲音說話者，就是從那個激戰的時候起不知在幹什麼？一直沒有受到絲毫之傷的機龍之助。

在翠綠之間，有一抹炊煙，煙下面當然一定有火。靠近火的地方一定有人家。

「果然有炊煙，我過去看一看。」

一個叫村本伊兵衞的浪人走了過去。

「好吧！我也跟你去。」

一個叫荷田重吉的浪人附和着說。於是，村本跟荷田並走着到冒煙的方向去。其餘的九個人則坐在木根與岩角，等待着消息。

「各位，請聽好消息。」

村本與荷田欣然的跑回來說：

「有一間茅屋。裏面有一個像獵人的人，他正在爐中燒火，好像在煮什麼獸肉似的。」

「什麼？煮獸肉？」

聽到了有肉，那些浪人的口水幾乎要淌出來了。

「會不會是敵方的奸細呢？」

「看起來不像，一定是獵人。」

「去瞧瞧！」

「你們帶路吧！」





村本與荷田開始帶路。其餘的九個人跟在他後頭，來到了山腹稍平坦之處，他們看到了一間相當大的茅草房。

「打擾了。」

「哇！」

茅屋裏響起了一陣怪叫。那個露出面孔的人，的確是獵人模樣的人。他就是不久以前，教導三輪的金藏射擊的總太。

總太往外一看，恰好看到了一幅狼狽的景象，有十一個浪人，捲起衣袖，衣服都弄髒、破裂，有些人還戴着護手，用布纏着手臂的傷痕，有的裝成雜貨商的模樣，戴着農夫的竹笠，看起來是經過一場激戰，疲倦及饑餓交加的一夥人。

「啊！你們是什麼人……」

「不要害怕，我們並不是壞蛋。我們只是一羣欲往紀州的人，想不到却在半途迷了路，如今，已經感覺到又饑餓又疲倦，想在你這個茅屋裏休息一下好吧？」

「那就請便吧！不過，我這個地方很狹窄，你們只好委曲一下了。」

說着，總太把三塊杉板合綴的門打開，把那一羣浪人迎了進去。然而，他在看到了這些浪人的狼狽情形之時，心裏總不是味道。

「你們是不是天誅組的人？」

「什麼組的人都和你無關，請你快把門關起來！」

「好，好……」

「我說獵人啊，有什麼可以吃的東西嗎？」

「沒有什麼東西，因爲此地是深山啊！」

「那是什麼東西？」

「是野猪。」

「野猪！那太好了，能不能把牠賣給我們？」

「當然可以。」

「那就一言爲定，我們把牠買下。鐵鍋就暫時借我們用一用。對了！你有沒有醬油及豆醬之

類的調味料?」

「有，現在我馬上去拿。」

想不到此地竟然有意想不到的美味。這一行人就在暖爐旁坐了下來，把一個茅屋塞得滿滿的。

「野猪肉實在太難得了，獵人，你有沒有更大的一口鐵鍋呢?」

「有啦!就擱在那兒。」

總太從壁橱裏面取出了大約能够容納三升半的鐵鍋。然後，就到門口，開始切割野猪的腿肉。

「哇!這隻野猪蠻大嚒!這附近有很多這樣的大野猪嗎?」

「是啊，本來的確不少，但最近以來，由於戰爭時常發生，槍砲聲把那些野生動物都嚇跑了，差不多已逃到了紀州方面。我就是整整耗費了五天，才打來這一隻。」

「原來如此，那是太難得了。我們會給你很高的價錢，請快替我們烹調吧!」

「那麼，我就把山猪肉切成一塊一塊，放進鍋中煮。」

「味道一定不錯。」

總太忙碌着烹調山猪肉。總太非常討厭這些浪人，感到他們實在不是好東西，但又不敢怠慢他們，怕他們可能會動起刀槍來。

當總太在忙這忙那時，那些浪人們懶懶散散的躺了下來，等待着野猪肉煮好。

「喂!喂!獵人你爲什麼一直不吭氣?原來，這裏還有那麼難得的東西呢!」

一個名叫磯崎的浪人，在他躺臥的枕頭旁發現了一個酒樽。

「完了……我的心肝寶貝被發現了……」

總太在內心叫了起來，感到一陣捨不得的痛楚。

「那是什麼東西?是酒嗎?」

總太非常不高興那些浪人拿出他的酒。說實





在的，總太現在所以要煮野猪肉，只是想痛痛快快的喝上幾杯。野猪肉總太是捨得割愛的，但酒却不行。因此，當那些浪人拿出了他所藏的酒，總太的臉色立刻顯得很痛苦的樣子。

「喂!獵人你太不够朋友了。你想把酒藏起來，單獨一個人慢慢的享受嗎?實在是太自私了一點……瞧!這裏的藏酒至少有一升。你們大家都去拿小碗吧!」

在煮野猪肉的時間，一升的黃酒正滋潤着十一個浪人的嘴。

在一旁觀看的總太，一直鐵青着臉。總太之所以在這個亂世裏，不顧危險進入深山，追捕猛獸，也不過是想用牠們換取黃湯而已，因爲酒是總太的第二個生命。

這些浪人把他的酒快喝完了，總太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够乾瞪着眼爲浪人們準備食物，他心中越想越不甘，差不多快忍耐不住了。

「喂!獵人，你在什麼地方?」

野猪肉一煮熟，總太已經無影無踪了。

「噯!那個獵人到什麼地方去啦?」

浪人們四處叫獵人，但却沒有反應。那些浪人感到有一點奇怪，但却不怎麼在意，大家圍攏過去，開始切野猪肉。

「獵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會不會逃走了?」

「看樣子，好像是逃走了。如果他去報案，那就不妙了。」

「就算他去報官也沒有什麼可怕。此地到藤堂的衙門至少有六里。我們大可吃他一個飽，然後才趕路，時間充裕得很呢!」

「好吧!就算衙門派來十個二十個的捕手，只要我們吃飽養足了力氣，根本就沒有什麼可怕的。」

「的確打鬪時最忌肚餓。」

「雖然這是古老的說法，但仍有它的價值。」

「嗯，中山侍從不知道抵達了他的目的地沒有?」

「這實在是叫人躭心的一件事。」

「逃出了十津川，從釋迦岳的背後抄近路，抵達了吉野川上游的和田村，就在這個村子裏過夜，那正是十九日的夜晚。」

「你說得很對。」

「以中山侍從爲首，松本奎堂，藤本鐵石，以及吉村寅太郎等領袖人物，在那個地方坐着轎子到鷲家村。再往伊勢路，他們竟然臨時通告說，要往浪花方面去。」

「彥根的間諜早就獲得這個消息，派大軍把他們包圍了起來，當吉村及安積五郎指揮兵士跟後面的敵人戰鬪的當兒，藤本、松本兩位總裁殺出血路，保護着中山侍從逃離現場。不過，那時的情況實在太危險了。」

「才離開現場不久，紀州方面的軍隊突然出現，藤本陣亡。他實在是一名很忠勇的武士，他的壯烈成仁，實在叫人懷念。」

「那一天的黃昏，在他們行進的路線上又出現了大敵，松本總裁下令，牧岡氏與池氏殿後，他自己保護中山侍從欲趕到長州，想不到他也在大敵中殉難了。」

「唉!天命是無法挽回的。我們之所以苟延殘喘，只是一心想知道中山侍從的安危而已。」

「看樣子，好像我們已經絕望了。」

在這一羣浪人中責任最爲沉重，擔任組監察的酒井賢二郎說出的這一句話，給了這一羣浪人很大的打擊。這是近乎一種絕望的呼聲，同時，聽起來也彷彿是痛下覺悟的一語，因此，一夥人暫時沉默，靜觀着酒井的臉色。過了一回兒酒井又說：

「往日建武年代，當楠正成卿刀折箭盡之後，他帶領殘兵到湊川旁的水車茅舍，在那兒宣誓七世爲天皇効忠。相比之下，如今我們的情況可能失色了一些，但也稍能比美當時的情景。」





「是有一點像……」

「如今，無論我們走到那兒，都逃不了袋中之鼠的命運。在這種又饑餓又疲倦的情況下，落入無名小輩之手，羞恥難當的死去，將使前輩及同志的美名蒙上汚點。與其羞恥的死去，不如像武士一般轟烈的收場。」

「這個辦法可行……」

好像一行人都沒有異議似的。在該死的時候不死，一定會招致比死亡更爲難堪的恥辱。這種後果他們知道得十分清楚，因此也就沒有一個人表示異議。一座默然無言，以致，說話的酒井賢二郎認爲是他們同意表白高潔的意志，因此，以非常滿足的口脗說：

「眞高興你們同意我的看法。不過我要把話說淸楚，我並沒有意思強迫每一個人都這樣做。如果有人願意賭着一死追隨中山侍從的話，他大可照自己的意志做去。假如躭心故鄉妻子家人生活的話，也不必勉强。」

酒井賢二郎掃視了大夥兒，一再說明之後，有一個人打破了沉寂說：

「酒井先生說得很對!很有道理。應該死的時候不死，勢將招來比死更爲難堪的恥辱。到如今，就是想追隨中山侍從也來不及了，同時，我相信也沒有人再顧念妻子家人了。我認爲至高無上的武士道爲——在此地切腹!」

一個叫水野善之助的浪人如此的說。但是當這一句話將成爲代表大夥兒的意志時，躲在一角的機龍之助，有如摸了剃刀一把，以冷竣的聲音說：

「我一個人不願切腹。」

這一句話才出口，每一個人的眼睛都盯着龍之助看。

「你是什麼意思?」

「敝人只是不願意在此地死去。雖然只留下了我一個人，但我還是要活下去。」

「你不願意死?」

浪人們的眼裏好像要射出電光似的。龍之助的眼睛却連霎也不霎，他的臉孔也像往常一樣的蒼白。

「嗯，你是怕死！」

其他的浪人也用憤激與輕蔑的眼光看着龍之助。

「敝人不想死。」

龍之助的語氣很冷淡。

「你忘了忠義嗎?」

不管是忘了，還是沒忘，龍之助始終就不存過忠義之心。有如前述，龍之助從來就不曾有過幫助幕府或者向天皇盡忠的念頭。因此，他對於目前各國的浪人忙亂於所謂勤王及佐幕一事，感覺到愚不可及。爲了表示忠義而切腹，這些浪人們在嚷着他們目前的情況有點像楠正成卿的最後收場，而渾身熱血澎湃之時，龍之助仍顯得很冷淡，他完全無動於衷。

「機氏!」

酒井賢二郎叫其他的浪人們保持鎮靜，然後說：

「只有你一個人說不想死，本來，我就不强求任何一個人切腹。所以說，你要落脚於此，或者是逃往他地，悉聽尊便，其餘各位……」

酒井又環顧了四周說：

「如果有什麼要說的話，請你們把它寫出來。」

說罷，遞給他們紙筆。

此時已經沒有人再去理睬機龍之助了。這些人曾經對他表示憤怒，然而一旦知悉他就是這種無血無淚的男子，也懶得再去理他了。

龍之助只能够默默的站立在一旁，既不寫遺書，也不寫一些心中感觸的文字，更不說自己可以做一名介錯者，同時，也沒有一個人去要求他。（介錯——切腹時，立於後斬首者。）

這十個浪人，都前後寫好了辭世的詩歌，以及給妻子的遺書。



星辰書系⑥

大菩薩嶺（上册）

譯者：左秀靈
發行人：趙基信
社長：沈施德
出版者：星辰出版社
辦事處：台北信義路三段一三四巷八號
電話：七〇二二七九七
郵政劃撥一二九一九一沈施德帳號
印刷者：文裕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55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一七七五號



## 著者簡介

### 左秀靈

安徽省懷寧縣人，生於民國二十七年，畢業於中正理工學院測量工程學系。自五十七年開始寫作，譯作有：竹取物語、源氏物語、名山現代中日辭典、日中辭典、李商隱詩欣賞、廣東風物等五十餘冊。曾任中華百科全書（華欣文化事業中心主辦）編譯組長及核稿。現任詩與文雜誌發行人、中國詩經學會促進出版委員會主任，並執教於政戰學校國防語文中心。